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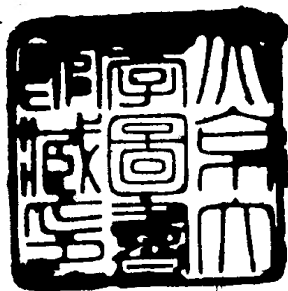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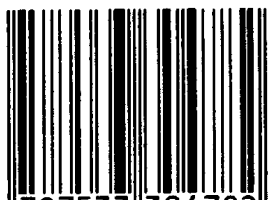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四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倘湖樵書十二卷

〔明〕來集之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來廷楫倘湖小築重刻本

.....一

博學彙書十二卷(一)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刻本

.....五九〇

倘湖樵書十二卷

〔明〕來集之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來廷楫倘湖小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倘湖樵書

十二卷》提要

倘湖樵書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
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暫棄去既又
為雜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
時傭書長河間嘗訪元成先生聽先
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批根尋源窮其
源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此見今古
事與今事而串貫之為之拾其異同
而析其是非然且宛轉醇濃左右旁
及修然如說家入事如按驢官府
吏讀如自訴肌膜所病瘡如數壯貝

其聽者輒存之奕然者累日而惜乎
余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
年也今年夏在京師旅邸移讀之甘
而存之竊物生甘以如是之學今
難舉而聞而識之編之誌之乃亦我
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叙予受

手序

二

而讀之一如當日而談議者書凡為
干編之若干卷不分部類門目而任
取之類之牛一目之內臚其事一可
相資者鱗石櫛比凡夫覓毛龍鮪集
牛牛鐸畢列其扣干而附于盡使
讀者時而顧解時而首肯時而心

開而意釋時而舌橋無不能下時而
低眉決背拱手跼足夫作祇以讀
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過三十車而其
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竊搜討
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存之亦過三
賦先生弄書重屋三克物上之凡徧

手序

三

閱數冊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
略記參互律律今成斯編記而稱傳
學無方又曰儒有傳學而不窮殆謂
是典考之裨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
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黃
覽類苑之後存唐時名臣集群書北

堂作事資而白傳列陶家餅于書
楹區分門目集以記以資六科試帖
用名曰帖此集子實用以自
娛而王仲壬修論衡則實創為考覈
駁難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一為釋官
家者雜記之於復齋論說如筆談叢

年序

四

書隨筆及議諸書亦可為談議之藉
如孫卿考議資辨者而為書並有
之類事而無方比意以廣異此其代
山之能事折竹而末逮也予色風推
多識者三人一志二瀟博一藝五十
一子伯其一則志也予志事也藝

而先生以僂年一長忘分之交將自
廁載德問字之列乃踰趾就老色二
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耳

今

云子方獨文章昭回餘物微天下博
聞強識之士以志著作既已啟趣乞
生聖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為子

年序

五

方悔先生之謝不能朝夕聆談議而
獨是實獨餘之既廢照曜度我如晷
時著雜說而筋力耗頓不可得夫
睹是編而不堪十年不讀書者實矣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色西河後

學毛奇齡領首拘誤并書



毛序

六

自序

讀荀孔明讀書之略觀大旨陶淵明
化五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不求甚
解此二人者以古之第一流人物而毛
子不可垂為後世讀書之

自序一

魏公也一則熟業鼎鑪造詣高
若曰毛子用之妙存乎一以尋章摘
句為所未遇可一以恬淡清強
勇於正靜若曰子將懷志為
用文也他森然森然持文字節

白序二

白序三

子 146—5

傷乃為大體大用之學而極物為
生體生用之學朱榮伯支子補極物
致心一而元以心之靈是不有元而有
不之物是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
无心而不在此教語者破泥沈

自序四

一寂而見天地之心死而見物之
有理一可極者亦儘有理一不可極者
於其可極者極一則神會理自化
一者又解一者恍悟等于是乎上于
其不可極者而亦極其極一乃有則

必上窮若落一校黃淵而為一書以直
亦直貫古今而為一理存而不論
一書亦不究其終食世之所用
略有差等焉身文孔明出師表
助厚以來推為第一文字淵明傳

自序五

一陸六初以來推為第一文字
胸中磊落然如口中之元文一物
一理不色繁至錯不一往洞貫故
肺腑中流出大文章凡雖接聲
悅者可尊第一此所以後王為

古上第一沐人物也衆物之表裏
精養杯豈不致吾心之全體大用
豈不助其爲善儒妙乃實學不
可借彼第一沐人物或志於道或志
於己而以不來甚相視觀大言者

自序六

爲以實也熱甚二陽厥序此語
以示沈罕須至吾信志學自爲
中是句而添本不可蔽其煩亦
可逐其沐即物而窮其理乃可
文豈矣初乾耳郭清狂詩

曰市城謠念青山酸老日耐頤
不斷烟青以酸老而薪一類一樵
蘇不已豈乃以形役了老如紀
汨于莖垢糠粃而不志色季
伐柯伐柯其何不安意氣洗

自序七

心而色耗于泰也時

康熙壬戌十月來集自誠於

馬山壺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楫重鐫

族裔大夏翔燕嘉楠全校

論經

讀聖經之益

士大夫居鄉

草木各物仰迨朝旨

忠義強直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倚湖小築

正人之後便宜

雁臣鳩婦

功業忠節

南北士有定限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珍寶之樹

草木雌雄

各物雌雄

鳥之胎生人與獸之卵生

鏡光有所借

金寶天降地出

洗桐洗竹 附洗水

夢想

遺像靈異

樹蔭

牛思歸之女

義虎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倚湖小築

求賢之像求賢之墓

諸物皆有鬼

世風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纂輯
蕭山來集
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大過至夫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云願養正也大過顛也垢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一

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繼以王省惟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 井觀瑣言尚書詞語聲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詞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

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晉文便自鼻古至漢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

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二

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微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意有所未一也 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入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 推蓬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彘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宋程棊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日子奚不爲政或問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稀之說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僉乎雲麓漫抄云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耄者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宋梟爲隴右刺史惠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又向栩爲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與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栩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四

以爲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坐者忽死 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 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干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開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
露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
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
家 江西通志云江夢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
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爲江都令先是縣廳每有祟禍
泄政者每遷于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
袍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願云北齊權會任助
教音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
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
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
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禪厭而多所全護有病
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
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
曰善禪惡正勝邪 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
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
陵疾豁然 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

成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乃
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
來誦書尋亦得愈 文用昭云唐碑譚章太守下教
築水門有物輒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
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
強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說
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 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
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
也 儒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頗篤 老學菴筆
記云曾文清風典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名賢
錄又云宋昌化人章樵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
山陽教官習知海徵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
劉瑄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
坐堂上講誦賊至歛刃而退 兩浙名賢錄云平陽
章永事母誠謹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爲其資永
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聖人所以教孝者 獨異志
傳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吐火以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卽
 爲聖者高祖詰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
 僧作法于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
 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陳
 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于是母子感悟 東漢周磐子堅伯曰命終日桐
 棺足周身外桐足周棺欽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金罍子云吾之亡可以
 一卷孝經一硃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外此珠玉
 不入銅錫勿求田園讓求墓西門豹側杜元凱求墓
 祭仲冢邊曹子臧求墓遼伯玉側梁伯鸞求墓要離
 塚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 魏田豫
字國讓
 荀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
 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暑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
 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
 勞乎德言曰吾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東觀漢記

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
 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
 丈一竹簞書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入

士大夫居鄉

金罇子云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守溪筆記云王茲李秉俱號一時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九

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茲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乘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茲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既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沉默而餐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隣之誼或高岸以養遺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母相碍也余行之說願云實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讓政以司徒就第後

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鄭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籍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

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于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在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遑併與其善者而掩之讀書鏡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

不識耳又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既退居有園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聽雨記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予謂鄉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尊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束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徇師河北歷此三軍渴甚遇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扳之井忽傾側水溢今碑甃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扳倒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扳倒者 名勝記萬阜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繫馬鞭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 金樓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三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 獨異志云唐中宗爲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于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 錫鼓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入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常遇二月初詣旦市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填牆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微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王堂右有古槐一枝似龍形枝幹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太祖徵時避暑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材而伐之斧斤方加疾作而止名勝志云四川廣安州秀平山昔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軍治其像即自墜云 話諺云宋真宗朝寢殿側有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真宗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捐其枝時以爲瑞 宋真公王欽若新喻人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憲形便之次至關嶺

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畧無存者既標

圖問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側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闕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聖莊謾錄云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陰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微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古

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遇密之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花枯瘠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宋紹興中皇甫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虛庵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神

泉二字賜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于庵側穿

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湧 景物畧云昌平州駐

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觀野燎而獵

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

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酹故石

頂至今白存 庚巳篇云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

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

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

選躋位通顯他所不及也上見蛛布網屋隅曰我誓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造屋稍輟據之耶顧呵之語訖而蛛遂絕 高皇帝

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

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簞

令得遊天下柏後剏亭遠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

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

知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

龍形 又北平平坡寺弘治年間勅建曰大圓通寺

憲宗駕幸之見金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

一 火起金剛毀焉

忠義強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含舊迎新

未免依阿平遜乃有忠義強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

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爲太子會問呂

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

間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

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

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

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砍纂中額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諡紹爲隱

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

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魏徵本傳徵見秦王

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聞我兄

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

直 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

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

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徵以報

太子突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其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歔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王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嘆出牧南海以清節著 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樂義師遂爲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差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復詰樞

密陳喬獻書喬異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署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順久之乃降宋太祖問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 江西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屢擾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隕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八

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曰實臣所爲然大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 閩書吳舉字太冲永興人學春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爲彭澤簿曹彬下江南時彭澤令以城降舉責令曰吾能爲李氏死耳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舉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舉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舉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 備遺錄云靖難兵迫金陵寧波知府王璉方造船航海勤王爲

軍衛縛送至京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
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 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
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
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
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繫于軍其上駐蹕于鼓樓翼日克城上卽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
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
皇養如許人止得此乃令守北平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九

正人之後便宜

菽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
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
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
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
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
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
人悉縱遣之 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
嚴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唐
室勲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
車牛特免 全唐詩話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
日奉宣令換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
心凡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
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
何人輒掠斯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
忠臣憲宗深然之 燕翼貽謀錄云眞宗景德三年
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
并張公寫眞告身詔以爲招州文學 姜南云孔譔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

曲阜人承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按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待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又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卽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宋史司馬池以進士歷知諫院子司馬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次卽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厄朴嘗使二酋問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問公名德曰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復歸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

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卽命左右收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耶卽日辟爲西曹免徭役雜賦云又宋史內云劉溫叟重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屬視西舍封識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雍熙初子照罷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照以溫叟對太宗愀然以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樞太子右贊善大夫而次子炳三子燧並進士及第燧子几歷任至秘書監致仕後又詔詣太常定雅樂得謝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劉氏自北齊中書侍郎瓌傳以下仕者相繼世牒俱存焉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雖而晴呼雖者鳩也洛陽
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
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
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暑移蹕上
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 晉穆帝昇平四年
匈奴劉衛辰遣降符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此則可
謂燕臣矣 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
少有高情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置道頭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買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撐船送妻
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鳩
婦乎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
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
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
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
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 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多

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鳥鴈取其飛之迅
疾也謂候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
倣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 元札木言于汪
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
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
也 洪武初慶王樛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
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 文
皇令歲一至常州慶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木泉
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 文皇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時此亦有鴈臣之意 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
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
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
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鳥君作
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功業忠節有後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后所刦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潸潸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五

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埔有趙佗所賜之詔鄭侯所遺之書勒鼎器云 唐書徐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峰番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番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身固逃而爲僧而子孫又將兵番中也漱石閒談云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族亦有

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獠種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皆進士 王弇洲云方正學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諸生葉君名琰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五

奉先生祀而書以記其詳 應天府志云深水人魏澤字彥思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尚書當文皇靖內難方正學先生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寧海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于世後經正學之宅爲詩以悼時人義之崇禎丁丑年間方氏有名振節者歸而爲台諸生方族之人擯之甚力督學使劉乾所夫子以爲正學先生真嫡毅然正之振節遂登己卯賢書未久謝世按淮陰贊皇爲大功業之人敬業正學爲大忠節之人天不絕其後宜矣但二人子姓

皆沉沒於獠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美耳 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葉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海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日孫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濱島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沙岡耆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礫約丈許天井階闌次第如故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爲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強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爲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塵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于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焉江陰幾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八

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爲樞密使必奎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福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郊等過多以爲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白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授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冠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冠萊公以方隅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誰謂其野渡舟橫之句有休休之度耶 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矣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十

常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可齊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論曰永樂宣德中成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

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柵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躋之爲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國史皆載陶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十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諸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通鑑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曰爲子明選我十年作宰相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嘗煥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爲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嶠州甘霜甜雪仙藥有玄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搗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名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采五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燃堯時海人獻以爲繭蔽則霜固有不殺物而生物者矣霧乃陰陽之氣亂而爲霧馬援曰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胃重霧行一飲酒故無恙一飽食故病一空腹故死且騰蛇乘霧凡山中蛇見霧莫不動躍是霧之爲毒明甚乃蕎麥最喜霧若開花時大霧連朝則收穫倍常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堦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

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殿裏舞人齊插玉龍簪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傳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微子食霧氣而成仙陶谷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則霧又有不爲毒物而爲成物者矣 漁隱叢話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謂人曰吾嘗客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流通周布于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漏併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耳縣令留其人試之果然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穀則是霜乃爲瑞纂要云南海郡有菌毒草草上露人觸之肉卽爛則是露乃爲災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爲考刻數種于左 留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寔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穗而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爲餅餌絕佳古人以爲荒年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鸞鳳之所食也 該聞錄云江南餘干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藉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杵白而已 博物志止豸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餘葉

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 開元十七年

睦州獻竹實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開闢真人常於帝前稱天台山多仙菓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取金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鵲珠棗三十枚甘竹實四枚 贊寧筍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莖土人鹽之以爲果餌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拾遺記閭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衆採藥四言閭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 洞冥記云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路拾得桂子大如狸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路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墮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穠華雲無纖迹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種林中一種卽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而不白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宜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宮故事云宋文帝爲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鵲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宜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卽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卽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洞中翼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憚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同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說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物也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苗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寔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抱朴子云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寔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興歸之于山夫蒙之以砂鋼之以璞然後精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爲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圖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況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寓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 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爲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焉 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瑣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 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真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 熊太古輩越集予嘗見蛋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蛋人

鑿石得樹以求蚌其可異也山海經云閼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玉樹琅玕樹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栢葉皆爲珠 遊山記云于五臺清涼寺下山飲三珠泉聲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真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說林云河伯晏伯禹於河上獻宜土四時寶花珊瑚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 舊唐書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
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
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
珊瑚爲火樹 宗輿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菌一
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
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桂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
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日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
皆石而中有葉如榴梿長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
丁未僉事能希程賦詩記之以比康于斷松化石之
事而不知其名此卽抱朴子所云石桂英耳海邊有
石梅枝幹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 名勝志
云獲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脉理縱橫
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
又云普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
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顏色綉妍有若初粧

此豈人巧能爲之耶 閩書霍童山辟支巖巖下寺
辟支佛所棲辟支佛閩生佛也二月三日降生巖前
生成五百天人石上生成石龜石桃能生能落 邵

武府志勝云烏君山高二千一百餘丈其椒有二石
高十餘丈形皆蒼黑闊葉分枝狀如雙蓴謂之雙石

松陽縣卯山有怪石如樹之有枝葉 贊寧筍譜

云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巖生石乳其峰

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

卽銀筍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囚人下窺百餘

樵書初編

卷之一

早

旬後見洞明煥遂手攀之得三數莖疑是此 洽聞

記云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工馮義得

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十洲記影娥池有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西

京雜記所載又有白銀樹黃銀樹焉 杜陽編云元

藏機大業初爲海使判官遇風飄於滄洲洲方千里

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有四足魚

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燦與真金

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 山海圖贊文王珩琪樹贊

云文玉珥琪方以類聚翠葉倚菱丹柯玲瓏玉光爭
煥彩艷火龍 服常琅玕樹贊云服常琅玕崑山奇
樹丹實朱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何通望通顧 吳孫
皓天璽中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
餘枝莖紫色詰曲靡麗有光彩 周南林纂要紫鉞
樹出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長一丈枝條鬱
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
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卽出紫鉞波斯國使又沙利
深所說並同崑崙國者善波斯者次之 又淨土樹
樵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而覆其
履土中遂生茲樹二月花如楊花八月結實如小栗
殼中皆黃玉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爲區以別也草木無情則亦
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
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爲雌雄牝牡第人不能
盡辨之耳 唐本草云鷄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
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者
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斅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類
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藥尤勝觀此二說
則鷄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樵書初編 卷之一 聖

李時珍則曰雄爲丁香雌爲鷄舌則又混而爲一何
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鷄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
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
不實釀之爲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 物
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
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
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斅云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陽人
使陰陰人使陽 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有雌

雄雄者不實鑿木幹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爲果其核

兩頭尖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

乃結實成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

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 榧木有牝牡牡者花

而牝者實 棟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

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

毒入藥當用雌者 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梗又三月

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寔數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樵書初編

卷之一

星

皮白葉有梗又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採去

子蜜煎作菓食 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

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 徐玄扈曰雄木無用

而衆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衆雌間一雄

結實飽蓬蓬 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

可死毒龜說出周禮 麻黃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

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

收莖陰乾 雷欬曰用澤蘭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

皆圓根青黃能生氣調血爲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

尖能破血通久積爲雄 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

莖紫節大者雄莖青節細者爲雌 寇宗奭曰木鱉

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

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纏定及其生也則去

雄者方結實 李翱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白

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 巴

豆卽剛子緊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

峻利雌者稍緩也 波稜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

叢簇不顯雌者結寔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星

易浸展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 李時珍曰大

麻卽今大麻有雌有雄雄者爲苴蕪頌曰農家擇麻

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

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

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 冬瓜凡瓜蒂

灣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 栝樓一名瓜蒌圓

者色黃皮厚蒂小爲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爲雄

陰人服 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

嫁桑卽以蠟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卽盛 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敲棗
李等樹謂之嫁樹 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
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文昌雜錄云朝議
大夫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
不結子適一姝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
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
裙一腰繫杏上已而莫酒詞呪再三家人莫不笑之
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
何術也

樵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浴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
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清井在長寧縣治北
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
謂之雌雄井 盛弘之荊州記狼山縣有一山獨立
峻絕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
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輒陽石則雨輒
陰石則晴 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
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銅

樵書初編

卷之一

聖

者雌鐵者雄 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
黃生山之陰故曰雌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爲
雌已足者爲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爲石造化有夫婦
之道故曰雌雄 閩部疏云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石
狀似杏仁而碎兩瓣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
鹽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曰
相思亦曰雌雄石本草謂之郎君子 名勝志雲南
馬龍州出石燕有二者爲雄小者爲雌能愈眼疾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

鍊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為兩段

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酉陽雜俎云以牝

為雌劍牡為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 春

雷初起其聲硤硤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

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爾雅注云虹

雙出色鮮盛者為雄 河圖括地象荆山為地雌上

為軒轅星 雨航雜錄云萬歷丁酉四月四日午後

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

其故曰今日日為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哭

徐曰子為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水

阻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為雄雙

日為雌今雨於四日則為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

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

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

陰多變不能信也 近峰間略云雀巢名白丁香左

旋為雄右旋為雌辯而用之蝦蟇置地上東行者雄

陽物受生氣也 已瘡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現

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同

鳥之胎生獸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緊

小不食魚蝦惟食稻梁人餵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

好食魚蝦啄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

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

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

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

化則胎產也 陳藏器云鸕鶿鳥胎生從口出如兔

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鸕鶿鳥或作鸕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哭

似鸕鶿而色白人誤以為白鸕鶿是也雌雄相視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鷃相

視睥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為鸕鶿蓋

鸕鶿名鸕音意白鷃名鷃音相近也 大戴禮注引

韓詩內傳云鸕鶿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即九頭鳥

東園友聞云北方凡鳧鴈作巢所在官司司必令人窮

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

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

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鴈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遂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爲獸屬可異耳
州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鵬窠站
更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爲
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
咸指此犬爲鵬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爲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
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
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爲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燕書初編

卷之一

異

也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
于水濱洲孤獨母有大鵠蒼術所棄卵以歸覆煖之
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爲各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
長立爲徐君後鵠蒼術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
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
變化之莫測耳 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
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髒肉同
食者立爲雷霆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
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及長涉
獵書傳辟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
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 瓊州定安縣五
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黎女星常降此山故名
黎婆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
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
人之祖故曰黎母山 又洱海邊漁人得鵬卵破得
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水土爲
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鵬飛集高興寺不知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平

所止 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僭稱漢于臨
汾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
是有韓媼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
楸兒時已四歲乃白媼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媼從之
楸兒乃變爲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謂媼曰憑灰築
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楸兒遽化爲蛇投
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
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
皆無尾尤爲靈異 投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卽雷

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
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
就于兒所以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
爲已子義卽卵中兒也 湧幢小品云隆萬間緬甸
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鷲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
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
殺之必見不祥 閩書圖經曰鯨魚今南人但謂之
魷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文獻通考云高
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壬

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
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
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
以物裝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
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日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
麗以高爲氏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卽借光于日萬物晝借光于日
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
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竊
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旣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
右所汗不以爲意他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
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 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
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
在屋壁上上了分明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壬

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墨客揮犀云慶歷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
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鬼形甚精巧
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鬼形却在鑑中人莫
究其理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
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
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 千寶搜神記云
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
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火于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
水火之鏡 異聞集隨御史王虔有寶鏡大業中胡
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乃寶鏡
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西陽雜俎云荀諲
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
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
溪礪先有佛現鳥其聲如云佛現此鳥鳴則佛光隨
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
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苟諲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之鏡其又借光于峨眉山之佛光者乎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
十五兩云得之金谿山嘉祐間知撫州王周于臨川
蓋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
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
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轉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
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
復上泰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
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蘆
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
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子于
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
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
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
邕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
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諸視皆水晶
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
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爲其松樹也爭以
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
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
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
茲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乃
水爲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譏衛帥
之水晶茶盤爲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云水晶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清波雜志云政和
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
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
成白骨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
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爲石還其故物
耶 萬歷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去外
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
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
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邵上表云稽覽國史政道得陰物變爲陽
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爲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
石變爲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
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
中有兩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
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
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頒賜公卿

又福州名勝志云福清縣留錢山唐乾符間一夕山
上有錢瑱瑱然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
建陽縣熊袞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爲兵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時有賞
資袞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天忽雨錢
三日始畢葬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隸得者
悉化爲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
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
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于此速止林氏
福也應聲卽止所收已鉅萬矣合二事觀之堯餘而

入之官仰天而祝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溢
受也他人得而化爲土應其祝而卽爲止見天雖極
賞善人而卒無溢賞也 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
南溪橋中漏出開元錢背有閩字或福字居民取之
明臨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
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 文獻通考云黠戛斯國
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
常以輸突厥 唐垂拱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
十丈 又宋建隆二年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隨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壬
水流出方二丈二尺其重七十斤 晉書五行志元
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周南林纂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襁抱
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洒掃其下沙中獲錢
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
其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
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
乃去

洗桐洗竹 附洗水

列朝詩選載姑蘇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
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
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溥草窓
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畫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
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
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
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指洗竟致
稿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壬
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閑前
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褥可
坐兼遇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
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爲撥疎
密遠籬籬已繁不用饒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
清音開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逕正
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
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
爲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朝思暮想

者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嘲二子之洗桐耳 元劉斧青鎖詩話云韓魏公鎮真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寃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在枝亂出牆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也 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畧洗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籜裁冠添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弄

散逸玉芽修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 此亦洗竹之詩 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間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方中通曰泉水壞汲江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河水自浮上先依泉水之高下簸甕至此洩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 清坡雜誌云惠山泉亦可致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爲真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暮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宜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莽丹一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迺月華

樵書初編

卷之一

本

如云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刻溪漫筆云雪竇爲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真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乘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駭公侯第宅皆滿日班

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館儼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真境與

梁史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卽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 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巖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空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 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憩亭上勅遣內官王越賓謝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爲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卽取以竣事越賓詩云碧塢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滁州寶應寺唐大歷中李幼卿以右庶子刺是州而爲僧法琛

建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略云幼卿爲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冥契乃賜額寶應

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跡也 慎蒙名山巖洞記云真賞亭在安吉縣西三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間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空

往上方寺循行而南經此與昔所夢無異遂建亭名真賞蕪子瞻詩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賞是廬山 鎮江志勝云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无外者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卽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所著有沈存中夢溪筆談

遺象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既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士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既無威之可攝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已美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响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愛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人皆書元崇之真神祠焉求之有福 又按玉堂閒話云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寺奠醢仁傑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駿粟日抄云薛稷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稷對曰臣今日降日邳人或奠酬耳帝卽遣使徵訪果然 菽園雜記云蘄州陳信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

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昇輅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之不息也 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今句容者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入爲繕部主政也家有像而尸之朝夕必視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卽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徵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強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

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爲恒至年入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不藥曰有正命在寢姚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 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奪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木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應斯則與蒼喬先生之靈感相符耳

樹陰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背隋書高顯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當出貴人後類至宰相封渤海公 蜀志先主宅東南角餘下有桑樹高丈餘遙遙童童若羽葆車蓋往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羽葆車蓋 齊書太祖宅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樵書二編

卷之一

五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初庭湊曾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寤而僕者以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路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主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

第三人曰石日程官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而已近者石晉胡越令公家庭有橘棗樹婆娑異當

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隣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

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

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

今由太原判官大拜 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

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溪間絲竹之音者省中卽有

人人相俗謂之音聲樹 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

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

樵書二編

卷之一

六

歲月既久榕膚包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年陳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領鄉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慈名其軒曰瑞榕而爲之記 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爲衣錦將軍 昆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弟迺遵讀書外家沈氏成茅山墳墓墓有二松結毬盛蓋旣而兄弟舉博學洪詞 括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一

枝長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壅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 幕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鎖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同啓戶視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期年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得衣冠士族之來觀者車馬不絕不久僦處巖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七

廊居節制人以爲應生槐之朕亦甚異也 樓守晦云東陽梅山趙家祖坟一古栢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栢枝爲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蔚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牛思黯之女

胡元瑞云琵琶記蔡爲牛壻絕無謂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爲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率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八

直入卽出牛氏居嘗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敵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敞後官至秘書高則誠所謂牛相當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稍異耳藝苑卮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蔡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
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其氏相同一至
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幾人耳
攷僧孺二子曰蔚曰蔡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微蔡子
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蔡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
王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
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微前所娶李氏善書
敏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
詩亦彷彿似之但予閱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

雜書初編

卷之一

李九

女適苗愔大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爲
友婿則無所謂蔡生與鄧微也獨微後仕至秘書則
秘微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
之初獲知于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涖貢院謁于相門
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
知其旨則磨勵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
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
爲僨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佩高談極歡而罷
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

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坎壈不復振舉旋丁家故垂
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輿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
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于垂成之冬復
道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
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 按牛蔚僧孺子
屢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牛叢爲諫官
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
聞三人足矣牛微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
盜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七

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偃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
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 晁
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
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
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
十卷 又按武宗會昌四年崔知貢舉左僕射判太
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
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
婿源重故相寶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勅遣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巖一人餘
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壻又不止前
四友壻而已也

義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歐寶者後
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
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
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通于
神明焉法苑云鷲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
乃祈生于歐氏 唐傅亮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
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興有邸姬採桑
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

姬告曰其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
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姬前看之有竹
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
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
一鹿於門而去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
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
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
弭耳去 義堅志云婺州根溪李媼子死媳嫁止餘
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畏飯

哺之相與爲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擷茶一虎蹊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戲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瞑目弭耳若慚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墨客揮犀云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太史陳善作拜虎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崗記曰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嶠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殮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 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家

貧授徒海濱以方嚴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鵬祝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劇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鵬去歸而父果病已瘳悻悻二鵬至則急趨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鵬曰異哉兒之歸也是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 又博羅何孝子字新母死貧不能塋鄉人感其行遠邇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爭購之發引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輓車屈道隨在輓晴既盡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字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決旬則易一新者猶瓜代然字新忽得危疾鄉人昇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視之若素素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蓄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虎苑云景定間鄧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父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瓜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啗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墮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資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傳說宛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傳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凌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真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青字漢臣初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若下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人朝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會寇逼邊俾圖其像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于是有敵萬人之稱明國子祭酒宋訥剛正威嚴高皇待之極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上燕閑之際嘗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幙問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者亟圖以進明日朝罷上謂訥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此時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麻茶蹄而碎既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
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
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已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
考古而徒憑弔之哉 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
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眩臥幽閭中覆衾障而
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
諸賢之上矣 北史柳詵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
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詔嘗入侍宴
讀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與會輒召詵與共榻同席尤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
以像晉每月下飲輒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
焉後從幸江都卒此又妃后同坐則待以狎客木偶
拜舞則近于兒戲非禮賢之道也卒至君臣道盡其
及宜矣 獨異志云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
帝每思諸王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
如對其面 隋來護兒大破高智慧于浙江窮其餘
黨帝命圖其像以進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稱爲
今之仲尼 龍城錄云唐明皇初登極夢一龍騎符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
宛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日兩木相也二
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卽姚崇宋璟當爲宰相兆矣
上歎異之 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
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盤屋迎至典
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 方鎮編年云錢鏐鎮
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松江號鸞手
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厚
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而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夫

有銀光奇士也卽時召見 宋史神宗朝馮京爲呂
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
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
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
則以正人入夢猶庶幾焉 遼史張儉性端恪舉純
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
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愧臣境無他產幕
僚張儉真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
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卽召見詢時

務三十條自此顧遇特異 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弗獲以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新淦祥符觀道士得一適遇郢郡津到闕下召對俾住太乙宮賜號冲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鑒義時道官有仕于州縣者卒擾于民得一力為請于上一切罷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畢而出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按問道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七

人奏曰今日伏覲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噩入見帝視其丰範如舊識曰卿昔仕平舊曾面朕乎噩曰臣往年一朝玉帝瞻視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青牛何在噩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又王老志撰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真人授內丹要訣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奇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

日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按撚得一枝枝上有冤冤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而老志見上熟視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讚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宮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疎受其說有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八

詔庀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漢解化靖康防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于正也夫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千鈞之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刎者而得伊尹伊尹即力牧之後文王夢天帝賜汝望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夢帝賁良弼皆所謂神與天通者也高唐而夢行雲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郎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而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得一皆親見其形貌親聞其

名字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遇其何足以救靖康蒙
塵之禍哉 宋濂之對高帝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人言天下欲太平何琮作
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
友人贈之詩曰空形長弼夢只載侍臣冠國當衰弱
卽夢而不能自踐可慨也夫 南史侯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
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誦佛經因謂左右王慧弼曰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
日定計帝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夢
者已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
殺鴛鴦埋花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
上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
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
有鬼但見一白頭鸞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
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
故敢以實上此鸞有鬼也 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
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至桂林館爲羣鳥所噪王稹以石擊鳥中腦而墜死
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
先行去戒迤邐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
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
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
推司筆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乃是鳥鬼
報仇也則是鳥亦有鬼也 西樵野記云隣人夏傑
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
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委之於野蹢躅于地復作鴨鳴而去 王行甫云越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不可得然在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呼爲鴨鬼爲刊木戒昧者勿捕此鴨之鬼也

四友齋叢說云有關翁者言其隣人有良馬牧於涉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輒不見 三水小牘云河東裴光遠爲滑州渭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雖九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斃于廣場之內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子大順辛亥裴遭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苦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駉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旣而人船俱墜於潭時時聞附船

有駉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 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犬名黃女爲婿奴所殺其鬼忽于主前咋其奴此犬之鬼也 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邁少好吹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擊之旣至無有收鷹上轡行數十步復見兔走又不獲如是者三卽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異聞總錄云宣和中董秀才如廁見白衣婦人而爲所魅致授責之且扣其所有日但遺一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和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踪跡焉一老圃日向者小童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與呼道士行法咒黑豆投于井怪乃絕不出此羊之鬼也 抱朴子云騰承叔常畜一獼猴鎖着牀間大忽齧殺承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獼猴走上承叔承座上不悟是鬼驚指曰獼猴何被傷血流斷鎖足乎承叔方悟乃知猴死亦有鬼也 南史梁武帝攻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殺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明旦城降

世風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資用盡備或有衆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忽見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備諸供養且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纔一嚼齒便卽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默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喫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濯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洒掃設像肅敬筆記云石藏用名用之高賢也嘗言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効 張端義耳錄云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子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閭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厭土之膏畝價一金曹鳳碑曰租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值邇年以來有司徂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嘆也 修真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圍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滅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
莫不漸滅如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頃頃不停亦復
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觀之若日
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
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
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
過墟并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
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大然十年之後
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
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
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
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
疇覺之哉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
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語蓋古
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
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種事錄

族裔大夏翔燕華嘉樹全

女將軍

寶母鐵母

鼻息如雷

合歡

有情之物開花

樵書初編

卷二目錄

一

倚湖小築

塔影

影

發私東

花草之形異

樹肉竹肉

迴心

種銀種金種玉珠

種牙種痘種鬚

種血氣之物

烏祥

魏南齋一號平齋

避晦日之說

東坡詩文

東坡之妹氏

堯母墓

暮年再起

觀人之法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樵書初編 卷二目錄

二

倚湖小築

明太祖睿斷

方卯龍卯

陰功神助

甲申十同年圖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為莊園

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

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

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

解圍 吳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翊覽載

貝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為都督員為丞二人常

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明日欲為

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一

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遶鴻暗

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歸罪殺鴻諸

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

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

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

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

翊平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

哀乃除服蕭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

密覘視不復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亦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
覽員首以祭胡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
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
爲廣冠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
冠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
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 漢書西域傳
夫人名嫁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雜書初編

卷之二

二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
殺之以其首祭子塚 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
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退
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
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冬
蠶冠寧州刺史李毅卒 綱 寧州頻歲饑疫五冬蠶冠
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劍任洛還赴到將河路塞
停住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
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劍乃得達 目各勝志
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
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 湯幢小品
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琰之母孔氏孔年
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厥吳中作亂母爲軍司
馬琛復以已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
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
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
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說

雜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俱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鏖
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
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洗氏封
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實德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
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續旗女將與
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孝烈將軍隋楊
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亭之譙人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冑
馳藥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舉奏省視及還譙
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
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燒君
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惘追贈將軍諡
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
乙剽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土人
言是木蘭戰處 唐書唐初薛仁果將旁仙地者掠
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即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
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四
乘虛突入成都旰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
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
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
辰傾城出遊即任夫人也 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
序云朱樊氏掠女婦擇白腴者一狎即付湯火熬膏
爲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婪酣
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
營遂擒其衆 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
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
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
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
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
名夜梅者楚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
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
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
有險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山上知府陶姓
正統間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曩率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五
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襲爲太淑
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聞
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
事之甚見驪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
謠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
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瘞
密室今夫死妾榜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
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
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撫之乃釋笄薙辮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
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策搗家門臥馬中堂坐素
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破
祿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
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誌云政和五
年四月宜和殿燕羈臣先御崇政殿閑子弟五百餘
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
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据鞍閑神臂弓妙絕無
雙書初編

卷之二

六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
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 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
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
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
因解藏家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
婢鳴金賊退敗鄉人羣家歸砦者甚衆晏助不給者
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
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
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
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
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爲寶
會各開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
傾屢加至千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
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
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頻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
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頻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
海南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
夕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篇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
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
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後貌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貌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卷之二

七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輟耕錄云杭州張存于番中獲聖鐵一塊厚潤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蹶視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八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剝壞謬者云此靈物宜時以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劍出鞘則預爲之備是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煅煉而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真臘國人身嵌聖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爲害 鄭邦章暗記云暹羅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卽千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真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全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于賓晉紀

言中牟縣故魏在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刺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鐵不易得質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牘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九

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 泛水安坐 西湖志餘云錢唐間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北齊書慕容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銓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銓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二十札也

黃衷游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

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

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毀矣常附胎于柳子檳榔

果殼之實內通謂之聖鐵鳥糞能辨之以爲奇寶夫

威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

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番磧之中

有聖鐵焉合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

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

能破之 誠齋雜記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

造又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鎖鐵出西番而上

有旋螺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礪礪之則

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鑄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

者名水鑄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

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

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

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

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

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

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

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

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

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一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

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

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

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

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

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

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

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

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悖下意時公貶
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悖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
殺公意達之悖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
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駁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
其客求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
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
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士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
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
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
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
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啞血而斃
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
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
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
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
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日徬徨而先
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
定不被摧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
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遼寇萊公之
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
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
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士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
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
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
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
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
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
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真置符離之敗於度
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 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
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狀求
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拔筆鼻息如雷道士
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既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
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別觀矣 後山叢談
云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
矣擲骰子矣盍睡矣 澗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
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
史張元遣刺客韓忠獻事又載遣魏書疑鄺瓊之語亦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四

是潘遠記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
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意然方當
大軍悉潰惡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
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鄺瓊不當殺曲端非幸此大失
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
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
張魏公亦奏胡程筆削東書顧使布衣挾進退大臣
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程追勒
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程則李綱客也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
之公言程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
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
東墓贈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于
東亦無憾勅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
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蘓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五

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
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穀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歡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
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
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
鼾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
云

合歡

嵇康云合歡獨念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
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礪中有之或曰合昏秋暮
作筴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
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
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
忘人之愛則贈之以丹棘即立男
萱草欲蠲人之忿則贈
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與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
之其葉至夜卽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椿名合椿木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
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藤暈綠上
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卽
今之烏茸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
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
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
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畏其子於
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
合晝開名合歡葉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

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

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

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

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

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薔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

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

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

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

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七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
幹頗瘁相傳云明皇泊貴妃其植于此每歲結實必
有十數筴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
他枝則不復合歡 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
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
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
玩上曰此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
于是促坐同食焉因畫圖傳之于後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焜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鵝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鵝鵝兩度見之一見于雲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鵝之不鵝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冷小兒瘡癰又能已瘡二川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間雷聲則牙花暴出遙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爲間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石蛃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蟹數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蛃賦注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蛃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筋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窻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于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九

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趙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 文皇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

之無踴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
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扇梟爲之
礙故也若鳥飛空中其影隨鳥而移或中間爲窓隙
所束則影與鳥遂相違焉東則影西焉西則影東又
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
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
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扇梟膜鼓礙
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蕩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
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
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
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 孫一之刻溪漫筆云
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
敞巨木一章峙于異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
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方
沒嘗聞太史薛魯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
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
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躍然後臥疴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
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
談謂中間爲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
說殆無稽也 岳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
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
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
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 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徐
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
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
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
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
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
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其
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屢
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望談
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 藝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厠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日不遇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爲火所燒時雷雨晦其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爲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綃月下無影太陽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則正明耳 蠡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苗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日延娟一日延嬋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涓恒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學

道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
五穀日中無影 槎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荊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努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見遂無影將下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恭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
姪云的不虛故知邵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
云韓衆終丹法漆密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目
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村相傳漢文帝
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
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
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徵時往鳳翔謂節度使王彥才得

錢數千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
各物皆稱 三日而止 甲乙剽言符堅建元十七年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名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曆末溪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傾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將大現堯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
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兩點猶餘
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
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
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
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
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
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索關六名鳧奴七名竈圖一日舊抄九影名在麻面
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入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
辨 又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
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淺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
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凡蠅短狐踏影
蟲皆中人影爲病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酉陽
雜俎所言蠅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蠅
蝮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
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熱沸而大若蓮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子曾六月
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蠅蝮形
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此乃以影
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卽射工又名蜮博物志云江
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
形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珌氏掌除水蟲以土
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此又以聲治影又一奇也
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豉母蟲
一枚口中含之便瘥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
影知貴賤炙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
影其鳥應時卽墮然則人亦慎藏其影哉 冬間正
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頂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云
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
常沸湧如浪 僧園萬歷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
第戮嫩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城一帶凡
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
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

發私東

唐史云錢徽爲禮待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托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托周漢賓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閱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閱增薦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第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天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閱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朗以次舉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歷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岍判吏部南曹事岍德晏之舉每分關必檢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岍爲吏侍炎爲宰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補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岍岍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岍得以志之炎不意岍賣也卽署名托封岍卽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卽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卽徽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天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大囑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素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志云舒寬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併以寄王滂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滂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寬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監荆南鹽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賁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宣繳奏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駛粟日抄云蘇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數日請托書札公笑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日許人之私吾豈爲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李允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母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藤一枝數葩石蟬花生蜀中始生其若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贊云有若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云正德己巳春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帶橫出爲頸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鵡山茶 北戶錄云嶺表有鴿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花麴塵色形如飛鴿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以代面壓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大毒殺人者一日鴟狀如雌鷄生中山一日內童狀如鷺亦生海中一日鴟羽如雀黑頭赤喙 後漢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脰靡臃腫大如手指狀似鴟鵂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祁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並
三連五色重暈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瓦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
晚生其稚蘗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翎贊曰翠
蘗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嬌 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
爲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蘗酒草麵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質似玉煮一
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
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
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
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棬呼爲猢猻眼本草云惟
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醬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
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子庚辰夏五
侯 碩膚夫子飯之餽有榆肉乃邊將所饋榆樹上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生之瘦卽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
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
陸游源蓀床滄餘云榆肉榆葦也產口外腴脆無比
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牂之山及開明東北
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衆肉形如牛肝有兩
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
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
三十足如簪笄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蠶桑
雞木槎樹鷄及雞腿磨菰芋肚來鷄槎菜地鷄皆其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嵒 顧太初說畧云有筵樹則南中枕椰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子也其樹名榮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櫞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不可飲此乃真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其地熱衝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寔中有酒能醉人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卽醉此則真酒草也 酒譜云有人遣任昉松酒者劉杳爲辨其松字之誤松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爲昆崙之墟其鹵面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樂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頓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

齊雜記眞臘石塔中一銅臥佛臂中有水流味如酒易醉人 稽神錄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矣 唐肅宗與張良姊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鷄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脅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圓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木志枕椰出典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麵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確中懸樹下割其寔使汁滴確中卽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 正白其葉用以爲緬字卽貝葉也 都勾似枿欄木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枕椰 俱曝談餘云吳殊庭沙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枕椰亦有麵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

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
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日使酒有驗殺臣
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
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
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迴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絨一篋未嘗開
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
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
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
有暮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
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
知其惡耶 李定資溪鞠蘓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
啓問一日資溪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蘓軾誠奇
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
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嘆息不已此出王鞏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
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
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
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之便忻然改容卽
取其子布算忘其恙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嫂而家甚貧嘗
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
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
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
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
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
永壽縣碑云建信侯裴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
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云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
子金或曰此妻敬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
宋廣輿物志云大秦國金一枚皆大如瓜種之滋息
無極如用則真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
首猶面時人呼爲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
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
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再往遂授
金丹之訣微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
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窠取藥置窠

中有頃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炫立怪

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
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併
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
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
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
食采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祐玉田是玉亦可
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卽玉華山 南
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
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
耒耜小園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
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
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真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
潤者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
玩月華此經兩秋則成真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罕

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 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宓山子曰神痘法九痘汁納鼻呼吸即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即有一惡須易新九痘出不善以火焯而遇之 宋周必大子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北史李諧傳諧子廢生而天關崔誥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廢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誥門有惡疾以呼池爲墓田故廢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謔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罕

種血氣之物 附種蠶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嚼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蠶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楚石大師云大漢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末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末日爲吹笳

樵書初編

卷之二

聖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羊然何以速長成如是耶 博物志云青泥殺蟹得莧復生將蟹到令如基塢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醬成蟹王元頑云蟹切塊同莧菜與老母猪食之則瀉出皆成蟹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鹹成水洒田中一點爲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鹽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樵書初編

卷之二

聖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澳從此出海粉即所澳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十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清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即生此真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樵書初編

卷之二

四

如耕種疏爲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其鹽始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興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鳥名曰鵬鵠或曰神鵠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鬼云鄭立言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望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遂卒于鎮 唐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岐人謂之神鵠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云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烏鵲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鳥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陵符生家舊稱老鵲符家言環庄樹皆鵲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鵲亦不之來 世人以烏鵲之聲爲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鵲鳥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鳥而非可以概諸鵲也酉陽雜俎云烏鵲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鵲而前引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哭

喜是烏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板貢開科如大場側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鵲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一因考諸書所載烏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鵲梟之兆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轎戴帽至樓下仰視之僂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時鵲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鵲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鵲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鵲隨聖駕豈不亦爲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風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鵲鵲之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鵲之報也占之乃驗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哭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 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鳥集不設御史則烏去烏豈非祥物耶 周書宗慆南沮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叅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吐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 烏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敘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

因之潯陽後有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四
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
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
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歇起復置故處如此
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
烏名孝烏又名吉烏皆祥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
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
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哭

有三足鳥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
叢葦上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月初如鷦鷯月
餘五色成大如鷦鷯擾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
曰兵曹鳥 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
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烏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
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卽禽經之所言白脰鳥耳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
見其遺稿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
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旦
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况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
矣故預爲爾輩之囑倘至瞑日慎勿動擾鄉里經營
墳墓及諸親舊贈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囑至囑成化
七年九月十九日父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
昔號南齋今日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早九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
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
才答盛時歛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盡當爲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衆爲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葵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爲得體 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其敕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錫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遑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震廟皆據是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爲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

樵書初編

卷之二

辛

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滄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令方隅無事悉廢又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賓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祓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稔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樵書初編

卷之二

辛

德宗移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滿君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歷象千年正醕醢四海多貞元八年詠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歡日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鈞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用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和尚書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蘓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韻草仇胃者刻其壁面盛以獻至錢塘江瀾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爾扁墨君閣如溪李之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致違訖後予問僧其石安在曰已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燼後塵土淚數尺稍曳加

滴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蘓公之忠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蘇杜瓊有詩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日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蘓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亂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剗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閔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爲禍作凡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全至紹興中詔求燕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佗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
大喜老頭佗得祠曹牒爲僧 劉挺筆談云柳子厚
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
以志民思也宋蔣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
圯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
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
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
州之蹟昌黎之文蔣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手四

地下哉 彙纂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
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
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大實在尚
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
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
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蔡氏學因建
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蔡公
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
在旦而大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詹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
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蘇子瞻訃
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別駕 讀書鏡
云紹興二年度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享寧致奠
而去次年海寇蔡盛犯潮州悉燬城堞且縱火至吳
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蔡內翰
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燬
者甚衆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五

東坡之妹氏

世傳蕓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蕓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蕓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蕓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其

雅書初編

卷之二

五

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蕓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弼之女 蕓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命真君召已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難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閨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憐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顧然一孫則謂我舅其祭二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

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慈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閭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閨 考坡集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二姊八娘與軼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遺骸家一卒送歸衡

雅書初編

卷之二

五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建孝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卽令有司修建祠宸謝少南建白可嘉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樵書初編

卷之二

堯

堯次妃有阪氏日常義生帝肇四皆妃而姜原稱上妃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墓于頓丘而近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也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顯若攻別隊以入其中卽往背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樵書初編

卷之二

堯

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舊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墓最爲得禮

嘉靖二年葬孝惠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
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耐雖有之難免不官耐雖
無之難爲卒耐葬茂陵後漢袁賀臨病因勅使留
墓侍衛先公慎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下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卒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
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
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李華國
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
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
公爲舍人以此譏之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
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
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蕭案當衙並命
時兼葭衰朽倚瑤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
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蕭案當
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
夫君鶴露蹄間者無不大晒癸辛雜識云宋鄭清
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
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
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所雪得雷雷電大作
而清之薨於位初清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訊之云一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空

御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
晚節胡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
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
巷誰爲司馬哭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
可惜角巾歸去遲 閩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
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
仕班本品見在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
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勅文武
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空

制卽宿德動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修古弟修睦
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聞母疾委州印于佐
比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瘠過禮服除判泉越二州知
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
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
京既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
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
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
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園池疏列泉

石置書冊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
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涸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
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遂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
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于家
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
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
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旣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
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
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空

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此玉堂叢話所記如此也范
守已 肅皇大謨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
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伺久之
健朝絨幘短褐出曰應寧而管入相矣復出將乎一
清曰承乏爾健出旣茗飲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
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
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
戴靴纓豈異日尙以復簪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
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
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還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還
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
車杜輓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輓不五月而告歸
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宛玄雖巴
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徘徊
鎖閣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
羞而後幡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
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
年閱年八十歲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
之已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
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
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
知道卽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
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
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卽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
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
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爭
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
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
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
入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所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
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
別取孟浩然詩探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
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
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
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
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
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七

觀人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歇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蘓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亥

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歇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此等相又當別觀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錫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黃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云盧携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而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亥

必貴後竟如其言近今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明道雜志云蘓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殺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之相也 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李九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云余粗知風鑒大槩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餽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

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入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李九

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恤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等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蘇東坡云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朱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主

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諛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孤蠹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志云蘓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

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之退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主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晏翰林學士王著御晏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其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君處之則大獄不解矣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在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

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此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慶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麈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選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人安爲寶此等何足惜

宋眞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上聞至眞祐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最爾一培塿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兗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常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鏡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慈舜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之時曾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見者母病剖腸肉以食不愈禱於僧獄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見杖百謫戍海南又聞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剖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子是命禮部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評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簾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文帝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方遜志論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
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 上疑
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
殺之二人懼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
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
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
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
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儆

歷書初編

卷之二

庚

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
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
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
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
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
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
歐陽招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
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
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具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況實有寬仁
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
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
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
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去一齒誓不二節
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惡累其母上疏
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宥復其官俾終
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
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歷書初編

卷之二

老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各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
全所殺長安入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
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定二平
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
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
相當國李刑部鄺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
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
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謂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
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劫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
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托無義
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賸乞以
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卽活出之又高唐令
唐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
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劫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
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夫

我何能在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世人誤之猶以爲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
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
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
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徇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
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爲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
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
能仰體爲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
謫役泗上以迷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
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
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
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
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
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
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餼
除湜福建布政司叅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
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夫

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
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
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寃遂
兩釋焉祥卿竟以賢長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註誤
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真孝子也祥卿有子
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
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
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創逮赴京亦論
罪輸役時城役殷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且夕死已矣母爲汝累胸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許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日牽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太祖斷自睿哀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前代帝王有赦孝子報仇并錄附董黯字叔達鄆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黠築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瘞降王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烏程人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寶慶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市利錮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刻上宥之和帝元典中舉孝廉不應朱朗永興人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今蕭山

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頴所殺朗志在報仇

未間頴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一吳興人覆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錢塘人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墓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聞報仇之典

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
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爲孝
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
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
行幼方子憚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
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爲吳慶恩所殺
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
之自縊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願憐其孝烈表不加罪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賞
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駁
議以爲開相殺之端又輕侮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
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
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寃請
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
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
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洩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
徵理之洩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殺其父以泄角觥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錡擊之首
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沼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乃一切許之爲多旣以杜姦諂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細者所知吾菴載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
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畧云國朝妻殺夫刑蒙宥
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
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竹奏知州徐孚敬妖言
律斬孚妻李氏泰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
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
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修爲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
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通以縣學生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府妻
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
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
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爲同縣常法
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
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
美之原其罪

方卵龍卵

採蘭雜志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
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
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
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
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獼猴譏大
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璘欲
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
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新塗縣相傳秦時有溫媼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
七龍放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媼
死葬程溪將圯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
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峯高入
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
二石斑斕光彩民刈葛藟昇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卽
煮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躋于山
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
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匿藏之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匿藏子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雜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懸笥瑣琰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鰾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泊泊作聲水也又甚重氣暖而潤澤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千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復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圖識餘云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墾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二口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

上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鷄卵同其很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洗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墻于山西塩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爲何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千金山寺龍能湧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溪爲世廟時內閣擅權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沒入贛產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金鑲龍卵酒甕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强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奠饗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觀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虜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之禮從之 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入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冊爲帝泊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賁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倒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旣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賁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鄴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予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奉玄威保民

伐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効力實鬼神之神陰戮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又陶仲文曾請帝設玄府鎮法壇以視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以諸酋款塞欲撤之忽報酋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南法壇二十一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酋首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震妖氛之氣收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勅禮部擇日告報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卒

玄觀冬十月獲孛顏叛人哈丹兒陳通事兩人道引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爲遊微卒所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觀所致宜蠲吉告謝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仰賴玄威雖已殛死卽剖棺剖尸斬首梟示三十四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視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祭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也乞下日修祀用答玄觀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舉謝玄大興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日仰答玄觀則加陶真人祿秩至仇鸞既死而知其逆又曰玄威所殛不亦慎乎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分舉戶牖挑湯楮鞭鞭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晉王導以儀物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卒

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符堅其復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蘊岐之亂也庾亮于白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與國之舉動也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

乃相率祈請輩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
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其所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綰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冠
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
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
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筵中
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
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 七修類稿云天寶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間西蕃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
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奉
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諸勅道立像故佛寺
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旛設醮
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
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內云頃見
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
軍吏夜間橋下聞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
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已北百姓數

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
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
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者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
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
速行鹵至太后驚寤卽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
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焉 曹
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
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禱于鍾
山將神求助神報許之于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九三

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
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
餘萬 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覩焉
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
道進追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
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
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薰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
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瑛之第因為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為之
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
用敬名載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
柳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名珪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樵書初編

卷之二

齒

浮梁戴公建珍名冊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
亥年二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為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為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閔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為朝中之
天老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為最少年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詩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為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
為令章懋黃仲昭莊泉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樵書初編

卷之二

齒

陳文誼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己張進祿輩之功
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功汪直陳公皆氣節凜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為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于八月次年憲宗御極
補廷試故為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化二年也
王鳳洲題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為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閣莊懿皆別歷中外位丞弼者薦裴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一焦泌陽鴛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仰鏡 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號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懷耶

楊公士奇真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燕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做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得從容爲真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真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諸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素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室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卒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資于文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于舟中轉運使左右取而還之蓋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刮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燕書初編

卷之二

七

詩或偶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澗鄠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文房之具寔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真子隸籍干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稱回道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華帶麻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糝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瀝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癒年逾七旬貌若處子旦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東平人榮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

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墨人間毘陵邵姓十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問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肅衣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肘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後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不已必呂仙也 名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爲武陵郡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翱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芒鞋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軒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



神物有異寶

鳥獸昆蟲之有寶

珠之所出不同

魚腹所藏

朱雀白虎之仁

樵書初編 卷三目錄

倚湖小築

雷擊元祐黨人碑

女國不同

知赦而斬罪人

生于空桑

東方生氣

房中

鴿傳書

尼站狗站

地名天定

馬列主人

觸邪不止獬豸

尚白

象虎象龍

龍食

城始于禹

體香

藥似人物

人之精靈成物至今不朽

樵書初編

卷三目錄

二

倚湖小築

桂菊之性喜清涼

桐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 荊州時吧寺僧邪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鬼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溪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一

地所爲也 藥有鳳凰臺此鳳脚卽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殿前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續藝文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插寶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解合獸樹上衆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圖

以獻 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隋大業二年鳳凰來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爲名山頂有玉液池 爲龍爲虎爲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異物龍以圓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成之劍耶 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食乃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二

鑄膽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耶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畜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藉丹隨身耳藉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本草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如鷄子黃大取得陰乾百日重疊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投水中沾水乃凝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黃 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買似道悅生隨抄云在丘縣民家一大甚惡後病衰為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脉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干葉入藥治瘡毒七修類案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

如鷄卵石而色至白碑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 李

時珍云鮮答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裏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鷄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蘄州侯屠一黃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不知咒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咒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鮮答大者如鷄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四

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 日札云羊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腸食翻胃類稿云羊哀形如溫茅紙 又有馬墨生在腎或曰在肝 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雅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四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為利又李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 異花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日可以為劍 生物簿云孕袋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 鹿帶玉而角斑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

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麤金出功婆塞江

天元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午日探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焉蓋取以爲媚藥也 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翺翺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乃越山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航海來獻帝得此鳥著于靈禽之圖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屬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餽叙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爲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

之而獲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 海語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

二人將卽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畏鹽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二快馬卽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砍日西山下降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沒潭觸石崩陷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踰蹊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六

尾端毒沫時時射潭水色如油潭面火發尺許熟視自蜈蚣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遲明下視蛇踣跡死衆曰畏鹽之夢寔神貺也以藤纜懸巨鐵鉤出平野皮厚如黃牛革節中壘曰醃肉滿船腹鳥爨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給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乃龍也其皮鞣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鼓卽價今值肉以爲詐貨于國中且不知值又幾倍矣船主懊恨自咎其不善買也

珠之所出不同

全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蟹珠在足魚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盡也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鳴珠置于庭拾而懷之照于天下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圍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雜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祖母綠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鷄乃金翅鳥口中結珠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鹿鹿胆中得珠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漢劉鋹時苑中半吐珠幽明錄有人墮落中洞穴見一半捋其鬚得珠而食之廣異記云唐劉全自乳母子衆愛有一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腰便成老狐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常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甌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脣肉炙于甌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甌候炙冷復下兩甌狐涎沫久之炙與甌滿狐乃吐珠而死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山海經太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猗猗其鳴自呼此走獸之有珠者也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八

山海經溫水有鰲魼之魚狀如覆鉢鳥首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溫水有珠鰲魚狀如肺而有四目六足而吐珠鰲音鰲此乃魚也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鰲金樓子舜攝政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鰲蝦亦有珠又交州記蚶蚌似瑇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鰲魚目即明月珠也故鰲魚死而月皆無精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求去鈞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嚼索帝曰豈夢中所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鰲魚尾中有珠如栗色黃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

之寶一人受命下浚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絕世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卽出珠 龍溪縣九龍江以梁大同間有九龍游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圍潤三寸七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猶捕之輒被嚙死後入一大貓兩相嚙三日始寂然及啓視貓鼠皆死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九

鼠較猶尤大日久鼠磨一童以鋤鉅碎鼠腦中一珠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羣兒據石爲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日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卽數千人出征每人畧啗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爲

商耗拆費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名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貨對主人噴噴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到人在謂曰吾觀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強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祇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卽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爲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

早問其值小客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僅拾頭上一寶珠其餘皮肉皆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貨亦所不較小商歸家自此頗獲安富又有一客以泛海耗本遂巡而歸舟泊孤島客閒步島上見一巨殼可受十斛許意爲巨龜之殼繩綴之牽繫下舫歸置旅中值諸客陳寶設會客姑舉殼几上一賈胡趨前曰此鼈殼老而有珠二十四肋肋各一珠價巨萬矣胡以巨富續襄堅志柳州種甘堂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

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卒持斧挺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鴛卵圓融光彩 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宦之舟若有一絲明顯縣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岸無虞衆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始知向者無虞實藉此珠之力 續耳談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 說圖識錄云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蜘蛛爲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其軀重十餘斤 南野閑居錄云藕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公云有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蛛觸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停貽揖曰

願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則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廣異記云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人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而舉價冀有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于貴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懸甚矣又云懷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燼此昆蟲之有珠者也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錙額上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旣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錙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割額得珠貨與商胡胡云珠

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璽工爲佛額珠 又洪州
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
令此子主船載麥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擁
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
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
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
亦恐有物斫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兩
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
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精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三

元李材解醒記云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
城其貢有蝦蟇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
丸國有蝦蟇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灘上土人俟其去
取之 洞冥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
自丹州而來脚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今蒼梧
採藥者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晉
平公鼓琴有雙鶴下脚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
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二
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四

有見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見袁尋仇歷世
至宋猶然不捨此又水懺外之一案矣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爲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廛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謂爲怪談者夫莊周說鯢木擊三千猶曰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況夫波濤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爲之止吞風雷憑其駕厲又安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于左以備考焉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列仙傳齊人涓子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法 秘閣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艇舩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職至此皆謂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云青鰲一匹昆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滾緊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

副貯在腹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 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卽當相還耳刀主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 柳公權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種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雀樓望沅江之滙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六

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貸之置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下云 眉公見聞錄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 酉陽雜俎云平原高苑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算袋囊偶墜于水囊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二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鐘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異苑云桐廬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瑫義熙中遭事在縣中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湖海搜奇云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其窮首尾久之內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執魚雖大肉類也中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熱腹腐是以死耳 白醉璵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脈脈有氣以乳滴口中卽活主人催乳母乳之名其子曰天賜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既半載李邀張設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六

攘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育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官亭廟而乞靈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開元三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卒伏罪曰舊印爲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私其事碎新印令資舊者

歸縣人平知之 鄧人祁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威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視母遇風不便私禱日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以簪投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願同舟者曰適已投簪復買魚何爲關曰投簪權也今幸得魚何爲不買剖之得原簪人謂孝感 記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九

珠云寶歷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銀一隻長六寸 彙纂志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潑刺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砍鱗延客適天色微燠慮假腐使僕作鮓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卽付與此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櫓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爲下車車中覬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謁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鑄德基字甚工建炎已酉避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西湖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黃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卽一事彼此異記 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 明慈谿馮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魚而金見府中相服則魚腹又爲奸宄之匿藏可不慎哉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而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潛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物色又屬青其爲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既飛揚朱又暄炫虎既咆哮白又慘冽恐非休美也考之禽經有云朱鷺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流而爲鳥其色赤越王返國丹鳥夾王而飛陶安公爲治行火有朱雀止治上鳴曰安公安公治與天

樞書初編

卷之三

世一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思玄賦繼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博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已老故也演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者晉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于枝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

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

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黑章食自死之獸逸

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殷吾白虎晉宋時正

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

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

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 朝野記畧

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名速麻黑兒國中

樞書初編

卷之三

世一

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遭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 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兔三十有七赤鳥赤雀二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爲瑞物矣 吳赤鳥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雞之

文曰漢德無疆廣乎唐虞黃龍見今白虎仁神異記
云漢時健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黑虎隨之不傷人物
卽王褒所謂白虎仁也 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
也爾雅謂之舛胡甘反 蓋馴虞之異各也不食生物食
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
與麟鳳龜俱爲王者之符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
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琅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爲
瑞而特書之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饒
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德之風中興徵祥說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云馴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生
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
虎紋爾雅所謂彪虎耳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閩書陳蔡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
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
置蔡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
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
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
耶但崇寧九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
從以下如趙鼎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
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
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
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
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
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嘗
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
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謫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達等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廿五

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真御塔明塔之不宜塔也以真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骸雜之故也然則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孫氏談圃云司馬溫公隨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毀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工匠受禍如此則卑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毀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唐義士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年之年大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官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廿六

請徵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此載韓
无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填亦
人所意計不到者也 在蔡京直欲使諸人遺臭千古
故金填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真是流芳百世合
當御書金填惜終毀之耳 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
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
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藉黃不作
文章客重蔡翻爲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
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廿七

毀雕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
填之當矣 揮塵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
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
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蕪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
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
已 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
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爲廣西僉事時碎之廣自記于
集韻郎仁寶以爲德祐航海時所載之物則過矣此

乃當時奉吉州縣皆刊此碑以其僻遠當時偶未
之毀耳 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墓也勅蕪子瞻爲
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香
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
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
封植繪圖傳之 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咥毀蓋
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屠戮
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既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
曾封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出帝耶律德光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廿八

滅晉使人召承勳責其封父樹而食之以其次子承
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
中書舍人張正揆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
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
誅焉豈區區勸薦福寺石徒因貧士而已哉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之沙門辨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三國其一爲蕪伐刺拏瞿哩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金故以名焉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大女國乃在波刺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清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嫁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棄逃師子王負女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而去入溪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遠猶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投寄邑人皆哀憫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憤恚往來村邑暴害人傷王乃率兵擒獵師子震吼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母不可曰彼雖畜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于是乎親愛忘怒乃剗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剗腹舍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福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一大船多儲糧糗毋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于中止其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王留其子女如是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舊曰波斯西神鬼所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陳壽魏書云母邱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更進

師擊之宮奔北沃沮王願別遣追討官盡其東界聞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投馬國又南至耶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日奴佳靉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一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獻詔書報獎併賜錦罽等物入年太守王願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已死

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綿二十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與倭相近即所謂東女國也 稽神錄云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萬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飲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紫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蕃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倭屬之東精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杜

陽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
羗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 又按職方外記云迤西
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搦最號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日
厄弗俗卽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
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
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
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
闕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 文獻通考所引
女國亦有三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册拜其王欽臂左玉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
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
曲江封其王曳夫爲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
以男子爲王其後有詰劍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
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一曰西女國
卽拂菻前作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
觀八年初貢使至 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鵲山去餘
姚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
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羹板橋
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
僧男爲腰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
外有女國以彼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
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爲夫夫
殺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
出台危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
六矣此言頗屬無稽然亦一說也 海槎錄云女人
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過
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
喻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
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
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
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
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
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卽以經筵召公晦翁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竟斬之纔畢而登
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參軍所殺者止一人朱夫子
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
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
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纔畢
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 鼎革之時
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爲盜仍死于法
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 北齊真
子融世爲井陘關收租使賊貨甚多爲人所糾齊主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窮治則其人已應死矣乃法官親望而不能執奏竟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 冊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府元龜云唐代宗大歷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京兆府勅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漢桓帝時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旺與賊曹吏張牧勒成瑁收捕泛既而遇赦瑁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瓚皆下獄竟死獄中岑

旺張牧逃竄得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念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已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殺人此其情爲更毒若以其真情上請必當案罪于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侍調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在東郡時治餽兵車至效倣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乘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許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哉後漢諸吏傳周紆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諸廷尉免歸北史隋諸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爲襄州總管乃酷吏之所爲不足道矣 元史蒙古忽必烈既卽位阿里不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爲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三

曾有詔赦主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關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宋莆田陳居仁紹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殺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 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商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木出焉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瘻若人姓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瘻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四

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屬的斤居和林別力駁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 後漢書蜀郡徵外有夜郎國初有女子浣于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木之不可生伊尹也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
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
日出復舊是則樹真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
落之葉非血肉之軀也 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
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瘰癧也至今越巫
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
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卽雨臨川
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驟雨則暗
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
之須菩提縣掾置龕中仁壽卽日來獻烈祖驚異迎
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
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真生于空
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 補襄堅志云大食國西
陸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入年木及西岸中有一方石
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
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 集
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鬼一二云見雷雨卽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曾有人
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梵志衛州
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榆樹生瘰
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
七歲能語因名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是則樹瘰之
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 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
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鐘山僧
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 陸游
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大人長六寸

東方生氣

紫陽真人傳云真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
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
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
行何等事真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
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
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
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亭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
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
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滄江之濱
手携一鳥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
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
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真人獨以日初
出時面東受氣則其所得爲獨深矣子後午前爲生
氣午後子前爲死氣故素問金匱真言篇曰平旦至
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
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

日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真人俱登于平日後
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觀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
以延年 博物志有人墜溪碕無出路飢餓分死左
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
不復飢餓加輕便數年後試煉身舉臂頓超碕上卽
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
蕭東坡仇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溪不可測有人墮其
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
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 舊唐書天竺國
有伽沒路國其俗俱開東以向日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祖考列仙傳箋云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
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箋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
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
欲形容入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入家
百入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
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
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耕錄

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冒道人
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隣至爲清淨服食
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
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
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
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
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
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

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

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

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蘓東坡

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

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書曰沉潜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

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矣且爲陽
物而內執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
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
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爲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
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
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
愈而接女人則女人病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
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祖補湯
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
熟者蓋滯之爲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爲樂而
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 漢武
故事云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
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
死而有靈其妃宛若妃之祀之遂關通言語說人家
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諸術初霍去病徵時數自
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
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樞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
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
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
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
與之通後徙此女子于敬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
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
書史記褚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
方朔傳則近人情理可稱信史矣而褚先生傳內云
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樞書初編 卷之三 聖

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
疾篤上令爲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
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
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遣
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
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
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
疑化去未死也上聞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
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所者即棄去史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
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爲疑即後世所傳容成
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隔垣
如見毋怪平盡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
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
孫頰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
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
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于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又波斯船上多養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吳

信 輟畊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鵲鴿歸以供膳于稍閒得書一紙題云家書付舅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鴿病少愈抵仲賢官所獻之仲賢感然曰育此鴿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三餘醉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辛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因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觀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信矣 娜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我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閤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暇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掇掇思好遠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鴟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謂余欸馳想當雲浮時魚能致書寔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激潁海蠻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營右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卽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視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至一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五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裴演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蕭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收旌澤中武因獲還此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寔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

雁乃能遠離鎗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謙修宋史旣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鴿號白將軍取烏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次此又一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至一

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呼而語于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婿離家不歸已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一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近視之燕遂泊于肩
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
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
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
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
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
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
白曰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
燕書初編 卷之三 五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 羣芳譜
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
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于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
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三絕繫
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卽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
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揆通欲求之
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鶩乃繫書于鶩頸徐視之
乃揆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輟畊錄載高麗以北名別十入華言連五城也罪人
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
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
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
四狗挽之狗悉諸人性站有分例若尅減之必囓其
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
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
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濫者以供不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
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諧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爲狗之
行矣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關地向南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蟠更爲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縣時鑿井得甕甕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一徑高千尺溪僅五里因爲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辦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今漳龍溪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某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牌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甕封鎬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爲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馬列主人

西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登越三領黑墮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項之鼻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卽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閑人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竊林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閑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晉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馴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繫之園中適遇獄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茫然出涕啗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九江成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踰食之後亦

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嗣冠李元礪所殺馬悲鳴

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慍其意

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踰識旗幟急馳賊覺

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槩脰爲盡傷踰不復顧

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二日踰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

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成與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其等願以身相翼公卽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殞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而無意償值槐旣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華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握馬驟嚼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搖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平有司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為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蹣蹣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遂歸對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壬九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免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噉之贖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榻篇云流賊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闕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臯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繡獬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闕訟者行立而象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驪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跪自咎是象亦可為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六十

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澆滌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海大潭名鱷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皆可為獬豸也酉陽雜俎云狼脰中有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攀縮是狼亦可為獬豸然以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者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下搗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冤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燂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苦手爛潰其事不枉卽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萇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像囚之形鑿地爲曰以蘆葦爲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木

樵書初編

卷之三

空一

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畜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早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後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咎犯欲究情寔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寔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寔則石重人輕毒

則以一釵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甦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水若草若水若火若稱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禦豸者矣 杜光庭云

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

樵書初編

卷之三

空二

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究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寃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而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睛則耗耗下垂陰則蹙蹙整整以製臥褥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藉寃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輅車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帛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齊則縞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樵書初編

卷之三

空

子帝王卽位乃用白帽湘東王或旣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復讓表榮榮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曰事須及執侯景僭主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爲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註注云今巾以葛爲之形似帽切呂洽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驟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再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七修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烏身上白之謠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吉乃素服凶則皂衣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有尚白者已剪勝野聞太祖王師與僞漢戰于

樵書初編

卷之三

空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歷之及戰王師大捷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之尚白也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元黃朱紫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絹紳有諱忌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譽惡人髮白韻語陽秋日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麗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
迎元頑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
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 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
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
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
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襦書初編 卷之三 室

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
服有白紗明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
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
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白紵
苦合 以易舊服傳元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千寶以
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紵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
白紵橫縫其前後名之曰顏紵傳行之永嘉間稍去
其縫名無顏紵無顏者愧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
返天下醜焉按此皆服之妖青祥之先兆也非徒尚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
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嘗着皂帽又云
着紫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
寧在家常着皂帽豈以皂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
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
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離謝萬著
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
帽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
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忘者蓋喪服
襦書初編 卷之三 室

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縐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
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 西
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王梅
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盆蠟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
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 南史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
朝衣孝武與豫章王晏同生相友睦宮內曲晏許佞
元嘉疑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

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
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
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
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
識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
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雜牛
纁之諸軍稍旛皆倣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
映若花園 米元章書史云韓長源字仲永收宣王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卒七

姜后免冠諫圖宜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葉助字
天祐收蜀范瓊書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
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
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閭位乎 宣和書
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爲受命符唐王天下以
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
縣至有以白鳥白兔白鸚鵡白鹿爲獻者 象逸傳
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並無他

旌幟 國王止建一
白旗九尾 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參虎參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參虎參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
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實實不見有身而牙
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
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一龍由其世業
子梓人之檄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
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居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
真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計宗道惟中
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卒八

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鵝伏之百
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長不盈
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
漸大好飲生血每刳剖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
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
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
心念日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厓後溪中
囑曰汝母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餉之汝自今不得復
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此日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如解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輒奮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刀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所化也鄭仲葵傳區云贛州郭老子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豬肉小鴨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完

雖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性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家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于林莽中作吼聲個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比晚郭出縣門虎咆哮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又

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壓壓虎死郭泣而墓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紫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歷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刺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十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參龍者矣宛委餘編引吳炯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韓退之詩所云衛時龍戶集者也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禽獸入海取此龍育于圓室以供祭祀又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參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成應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菓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子郡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撲而鎚之絙其舌已重餓之飼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彈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出諸四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仰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爲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鋤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招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園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馴虎開園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齋龍往賈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參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關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甕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鯁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澗其人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甕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葦下 玉海云祥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寸許極細鱗腹如玳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左傳龍見終郊魏獻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獺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蓄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參龍封諸豳川醴羹氏其
後也及有夏孔甲時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雌
雄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其後劉累學擾
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
之既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翁走
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餐即揖
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栗
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下頃
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淵靈侯龍復見于殿自
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 高皇帝
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即以帽收之後
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
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儒鎮興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參龍者
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
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 山堂肆考判
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
人捕虎擊于臺前 虎苑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
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扁虎
室中五日方還虎榜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
大驚命格殺之 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即從主人求密室置僕其
內加扁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
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
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拒致山
中虎耳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龕猛而畏蜺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鷲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百枚以奉守珠之龍女者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一怪石跨丁江渚石上有龍擾之跡謠傳唐高時賴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大如碓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勅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獫狁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獫狁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圭

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則築城所起爲鯀爲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鯀也洪範曰鯀湮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

龍馬負圖靈龜負書皆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
成或以靈龜或以龍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
矣 天中記云鵝鵒縣者秦使太子扶蕪及蒙恬築
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之以鵒爵其祭乃有鵝鳥
飛升鵒上因名鵝鵒之城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鵝鵒
縣 南林禁要云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
城晉張飭作令有惠政白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
爲名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七

體香

探蘭雜志云卓文君門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
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
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吳故宮有香
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
于此溪上源至今暮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
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罍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
俱香罍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
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袂交趾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十八

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偁名 馬嵬坡上土
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卽除 蘭
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探蘭志無愛樹女
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
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
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
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
以香啗之故肌膚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
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蘭望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也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奚囊摘袖云女香草甚繁續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子強轉鼻得成香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潁州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遇效問之曾誦法華經否曰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既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感應篇註陳倍敏公益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蕪州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喚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卽散去之侍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頂上有一穴常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窒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八

藥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葵狀馳獻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一

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糲慕元好道約爲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子皆得預亦願力爲一席以答厚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蓬髮穢陋卑令諸丐掃除舍下陳列簞條營席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各以醢醢竹筴置于客前途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肥幕之既撤油帕氣煙燻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飢飽亦有慚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縱食餐喫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一

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天十友剝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蔘亦浸漸之義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鐔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稽神錄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筯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于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三

口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獨生白衣甚爲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携笈書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吾子志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往山西尋其跡果有假樹蓀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鍾磬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稍菟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四

錢云麻姑宣城人遇老君示以禳除災厄法姑方妙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鼠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山白之
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清江縣主
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
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
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
抱兒還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殯矣視之如草木
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甌蒸之會山中糧
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甌中之物盡此三束
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樵書初編

卷之三

金

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甌中物
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
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
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
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羣芳譜云
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陶隱居曰茯苓大者
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微茯苓贊云皓
苓下居形絲上蒼中狀雞見其容龜蔡金陵記云
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率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僊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
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
起上杪不長如僊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
伏龜壽皆千歲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
芝如龍形名飛節芝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
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肉
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
二錢并塗之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

樵書初編

卷之三

金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羣芳譜昔有獵
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
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又東平城南許司
馬後園薔薇花太繁欲分于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
錫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埤雅商陸根如
蘆服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
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
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海墨
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獅子鸞鳳仙人之狀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木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爲獅子木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癸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宏行至華嶽廟前忽憊憤前進不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以櫃鑲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循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踏之翩然飛去

人之情靈成竹

吳僧贊寧僧譜云涪陵相思山有桃竹昔有童子在山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簋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 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故號湘妃竹 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涇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 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王竹根生石上細莖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簾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

越王棄餘筭而生焉 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辟蛇行者陰廬山之竹成圖出筍便圖名圖竹 越志云甌堯祖師禪修越嶧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捻竹歪縛多態狀焉 外紀云蘓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而枝葉皆有墨痕所生新竹皆然 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節化爲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筍甚妙 癸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有村姬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筍生
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
之精靈成竹者也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
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深恨勁節惜
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問中賦竹則質
簪涵人挑枝育蟲建安有質簪竹節中有物長數寸
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魁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
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九

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竿雉頭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馬厓藝花如藝粟稟馳之技名天下凡
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儲密室鑿地作坎
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植澆之法然後
覺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益然
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
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
巖實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
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稜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卒

高墜干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 藕
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
盛發嶺南地煩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
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
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
在海南藝菊九晚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遜
齋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
遲菊性宜冷也

桐

東坡云凡木本質而未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寔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鵄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而日爲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日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共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全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恒與雨陽寒暑相應 採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蓑笠入溪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斷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微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

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卽略寺僧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華



精誠之至

君子國君子營

鐘異

瞽目復明

瞳珠復生

樵書初編

卷四目錄

一

倚湖小集

再世爲姻

兵

待秀才之異禮

凡物之能人言

禽有異名

醫術之奇

金玉銅錢能飛

風力

鬼能進疏告狀

物有異飛

將威將度

草木靈異

雌雄不相離

亭名

地動日食

蛙鳴之異

爲將奢食

樵書初編

卷四目錄

二

倚湖小集

精誠之至

烈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弛車車輪未周而亡水經注云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一

率吏民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隨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又云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砍水罵伍胥風濤得息而濟水經注云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英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瀕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勣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庫陀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勣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譟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漢永平十八年耿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二

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疎勒城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引去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沉暗殺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日往伐之其父洶洶然波

浪震撼浮查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
祚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
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
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
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
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墮淚郡縣
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
順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越燒他至古初父喪未葬陸家失火初割棺柩上以
身杆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于蜀范迎父喪歸葭
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釣求得之療救僅
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
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繞墓號
哭羣鳥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廬火野火延及
廬廬丙與子慈按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
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
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親歿摧毀

骨立柱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
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柏亘五六十里時有鹿犯栽松故
長號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
死于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復至孜前自撲而
死孜益嘆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
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 宋書
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
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四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
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
舫漂流不知所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庚舫過庚
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
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
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
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 獨異志云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雁數行飛逆
唐書王駿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駿聞行卷

甲舍幕起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駿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土衆無與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駿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 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爲蓬萊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曠甲漫昔韓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鎧甲盡沉京怒朔人日擊石鎧甲盡浮水上故名 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元後孝武入關思政策名西魏後雖被遇文帝非相府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擣蒲爲樂山綾錦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卽與之諸將遍擲次至思政乃歛容跪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已若此念願實願擲卽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卽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奇更深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掃且次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盧于所當決吏民涕泣

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又杜常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掃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掃上掃漬水溢至常坐而止 晉江傳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閭中知漳州時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 宋孝宗時人 閩書松溪縣葉孜妻陳氏年二十二孜故獨遺一子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六

及遇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隣西舍俱燼陳號泣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燼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爲返風乃免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片山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卽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清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元樂清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美觀以薄棺殮數日

屍腐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仰
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復戾若是哉盡舉飲之
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 又永嘉王泰幼
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伯父求財不得將
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兄知瘞物
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見
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
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
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滴水口中稍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七

稍能嚙至暮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
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
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傳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
止凡八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 湧幢小品云黃
岡杜傑父貪事子鳴客死于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
值暑灑瀝大如馮麗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
額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
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寧知縣採木萬
山中一切馭以信義諸酋長咸爲盡力水涸木不行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洙丈許
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 明海鹽顧薇年十八
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
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
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 仰山隴錄
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墓其父霖
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墓畢雨如初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以墓所鄰
翁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八

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附父壙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 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聶氏早歿
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踣踞方
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創其頸同
樵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圍死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 南
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
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器
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娘

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
紅視哭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又南海王子
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
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
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
又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 又魯
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
捧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愈 又王虛之十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九

三喪父三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
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
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又蕭廩明母病風積年沉
臥廩明晝夜祈禱時寒廩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
叩頭血亦冰不涸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廩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服于時秣陵朱緒
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

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
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
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廩明聞之大悲慟不
食積日間緒尸在何處將手自戮之旣而曰汗吾刃
乃止 又蕭矯妻牟字淑緯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
血母常有疾淑緯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
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
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天監中宣城宛
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擊猛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

獸行數里獸手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
息經時乃絕郡縣表上詔榜其門 五代史徐溫姪
許多疑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
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
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咎其使者
而遣之曰吾以咎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謂
信逗遛陰縱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虔捷
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
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一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六十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搜神記新與劉殷
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
會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栗窟而掘
之得栗十五鍾銘曰七年栗石以賜孝子劉殷自
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大婦毀瘠幾至滅性時
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
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續耳談汪存欽東
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
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
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風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
傷吾父虎不動蓋存孝所感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一

君子國君子營

君子者士君子之美稱也乃或以名其國或以名其
城或以名其營或以名其地亦各有景慕其名之意
焉獨異志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猿鶴君子為
鶴小人為猿又述異記云穆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
鶴小人化為莎鷄 史記越王勾踐發習流二千人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左傳楚沈
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博物志云君子國人衣冠
帶劍食獸使兩文虎在旁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士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二

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
為君子國 修真錄云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大狗一
名胎譽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花鍊成上藥以相
饋遺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樵之花人民食之
後漢書東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有君子不死
之國焉 開元中新羅國王數入朝二十五年承慶
龍王詔邢璣持節往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卿宜
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請禮記并雜文章以往 十
六國春秋云永嘉三年劉淵授石勒安東大將軍勒

衆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 晉載記石勒
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平幽州擢裴憲荀
綽等還襄國經此今訛其子城 晉書成帝初劉超
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
衆宿衛號君子營 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
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
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
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
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三

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
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山堂肆考云君子
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亭有賢德時稱君子
庭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
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 巴州有君子泉在
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鑄有君子泉
三字 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
一里岡巒端正故名 又云遽伯玉墓在衛城今汲
縣西又西北三十里之君子村爲瓊故宅 隨州東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 又有君
子山在陝西鳳縣 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崑
昔傳有隱君子居之石孟石白見存遂昌縣君子山
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
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 閩順昌
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 延平志勝云將樂
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
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
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四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 登州有金
泉在君子洲上 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
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
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璫卽舊址爲
亭扁曰君子亭 戴嵩詩接樾稱交讓連樹名君子
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宋史張齊賢傳
東師敗績于君子館未詳何地 一統志古州有君
子堂在靜鎮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眞宗常有君子人
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宋直龍

圖閣趙陽字又若常居此故名 君子嶺在桂陽縣

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朗則爲顯

達之占 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

愛 洪武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

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鐘異

金爲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爲鐘取精多而用物

宏朝廷命司漏者昏旦擊之以覺寐而振聾宜其靈

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搜覽之所及者列

之余行之說願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

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

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即

岸設木駕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

其上有鐫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六

上今尚存 鄭胃師傳區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

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歷間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

之遂設奠誅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

懋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嶺致兩位

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瞶勿啓爰

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不滅莫厭庚

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日宣日

暢快久禱之人心爲爾銘功鑒于申祝詠訖遷鐘于

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唇有聲

自此大鳴邑人異之 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
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忽失之未幾有客言此者
文潭漁者得一鐘歸于天寶寺扣之無聲僧詣天寶
寺物色得之贖之不許乃約日扣之而鳴則寺中物
也天寶寺僧屢扣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卽鳴遂載以
歸至今尚存 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
大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視乃二大
鐘相擊而鳴以往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
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七

額人言此必昇真寺飛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
于火乃殿左大鐘未有銹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
火宅中也 猗園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
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
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一巨鐘浮來
忽濤濺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鸛鶴連呼曰觀音
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卽取其
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
知所之 道敎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六

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
焉其後溫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
遠有人忽見水中有物如半鐘形側露水上舟近卽
覆以物網之便沉水中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
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道場
經懺而請稍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香火迎之
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有與迎鐘者于泉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惟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
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

往某旬日即歸于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
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焚香迎之沉
泥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爾自後
時亦飛去旬日却廻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
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
字乃觀中舊鐘也 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誰鐘相
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
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
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十九

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既再
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眷民益
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
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
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
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
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
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
相沿懼而復止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

擊倭殆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
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
五十里 炎徵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
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
相之欲提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
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
入六印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
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 慎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二十

蒙名山記云祁陽縣白鶴觀唐末有鐘數百斤一夕
雷雨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野宿昭潭夢一道流曰
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
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有文祁陽白鶴觀鐘乃載以
歸之 五行志陝州黃河有銅鐘在中央水大恒
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笞撻憾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蟬蟪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目疾遂愈 菽園雜記云當塗民邵某事母孝母病瞽目每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蟬蟪數枚炙以奉姑姑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留之終身 輟耕錄云越楓橋里丁孝子名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夜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久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沛梁蘭陵段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雙

日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 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一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 南史云宋齊間永興棧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 樂善錄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宋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俾日陪侍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寐手中果得藥簡在脚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南史齊鄒陽王蕭恢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恢病日久廢視瞻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

針砭然開明咸謂精誠所格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
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常帶一囊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
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
福偶讀藥師經見言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籲祝曰天人師乎元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求代聞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針治其祖目願
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
卽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一統
志云廣東電白人陳燾瞽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塋
燾欲送柩至壙人咸止之燾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
土享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二里雙目忽開人皆
異之 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爲貴
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春尚幼隨母護三喪歸會苗
寇亂間道逆旅區別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進

士時長子廷和已先一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春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日久昵爲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受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既入相訓之加重邑城不固守臣欲
爲慎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舉子盍移之修城以
庇萬衆乎城完流賊遁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 閩書晉江章起宗生而孤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母蔡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縉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
旌母欲開母節于朝家貧假賞圖之三十餘年垂成
矣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
聞朝旨復開母死爲土屋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
孤缺于喪紀重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
蟲大生楸槲食盡起宗抱樹而號墓前後樹皆不被
蟲一日雨甚聞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遽圯起宗得無
恙鄉人以其里舊名會通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
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綽枿如故萬歷中旌

門 又襄寧縣陳榮少失怙事母至孝母目失明晝夜扶持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舌舐可愈榮如其言一旦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大水二子俱髻飄入水中抵福之螺洲遇衝逢岸陸家被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 予族伯來士賢萬歷己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貢萬歷癸酉浙江鄉試中式兩人爲其祖兄弟其祖母兩目久不見物已卯榜後子孫稱慶眼忽有見曰列拜之中其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王五

長而滄鬱多髯者何人也曰此乃孫名士賢者也蓋其先未有髮而後多髯前未見而今見故云然自是眼遂明 天中記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被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舊 淮安志淮安衛人王絃年七十久喪雙目丁丑年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瞭然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其債則焚券約此亦天報矣

瞳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爲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銘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餒或值胸次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既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龔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二迎靈感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洪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卽取鐵彈投諸火煨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王

香欲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閭境霑足法慧眼卽枯溪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二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旁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旣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口止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鸞眼

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
悟六六送還之兆 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
紙坊街有文昌閣閣圯改關帝廟視舊址縮十之四
廟後有清真寺禮拜所所謂回子教門中者崇禎癸
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庫隘議擴而新之復其
故址回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
糾黨數百毀垣攪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最理郡
心直諸生而難衆回子模稜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
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放生花事急以重賄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中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
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
井間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髮髮刀劍其雙目拚之以
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昇至
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
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間喀喀有聲家
人駭視繡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胸腹稍適次夜
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
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已

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間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
姬至以杏李數枚噴之味極佳又以羊眼盈相授之
捧接之次二睛欬然而墮姬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
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炯如放生花聞益
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
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樓乘亂狂逞爲衆戮殺
亦剗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
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陟名賢書矣已而果然
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冬臘月十三日益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授書爲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
畔方生耳草頭入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入天老
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
修未解沉吟次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
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入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
內入天關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右人然也又祐也
耳邊絲亂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爲陳益修關公
默祐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王道新侄宏亦
同登是科甲榜尤異云益修後謁選後得貴池令歷

官監司 耳談萬歷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杓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蓋有白晝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其婦故婦亦感悔喊衆聞官抵罪此事固先于陳公益修者矣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再世爲姻

獨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而卒 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若後娶必我告頃之夫婦俱被掠有千戶強使婦從已婦給曰夫在情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即拒鬪奮搏乃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借因告故妻夜夢妻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 郭象睽車志云丹陽牙校靳瑤與其妻偕謁揚州后土祠妻遽心痛輿歸卽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祟瑤哀憤既歛火化卽具半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忽見其妻曰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訟于神神俾我還旣被焚乃無所依城南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瑤拜再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瑤懇益勤茅良八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即
書几取筆速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橫茫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
者瑤如言至則小茂陰翳廟遂深可畏有青衣童受
書而入俄頃復山斬竹一根燭曰騎此但閉目東行
當有所覩瑤跨山去如駿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
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
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廳下小門令入觀
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求議姻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新瑤其家竟以
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惘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通謁與李有舊叙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獻歎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黑瘠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傳母曰女之托身惟擇
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識
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
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
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
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
奩貲妻起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
昔貯金五十金于小罍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吝

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騰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撫慰之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二妻知之疑其繁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化偶改醮異哉 會昌解願錄云劉立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笑笑爲托曰他日笑笑長成望留之二三年其父楊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又十餘年矣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庄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云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

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笑笑僕名秋荀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荀入宅中見一女泣謂曰笑笑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餘問趙曰其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是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迄藉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歎歎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其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衆共成之于是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成婚而笑笑長于母三歲矣 孝子傳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邁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髮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悶倒忽有一狗直至衙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二醉人適共酌于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邁常寢忽見一女言

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憫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見有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述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

沂州志云生員馬憲妻高氏生二男一女病故數年有李天福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卽云我生前係憲妻于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前遺下金環一雙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壹

見藏宅內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厭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入咸稱之曰兩世婚姻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文度爲桓溫長史桓寫兄求王女王許諾詎父藍田

卽王述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

文度下膝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安嘗過桓溫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持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 三國志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云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悲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寔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渺之曰老兵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爲後主之后而劉巴渺之曰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目爲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 史
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
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所餐卒謝其舍中曰吾將
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
以爲然乃歸趙王所餐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
所餐卒目之乎必不然矣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
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數集諸將
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
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唐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太宗朝罷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
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
入院衣衾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
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谿筆談云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
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
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
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
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
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
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
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綬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歡旣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殊厚其等不能無疑公
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
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
無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
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 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珣
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
具橐篋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
賁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州有年歷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姓同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多士豪傑起斯乃衙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爲民上者待秀才之輕重矣 書傳正誤云晉書王祥年垂耳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西漢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榮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鳥上告曰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爲鳥也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啾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 典畧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爲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楊宜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宜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犢栗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管輅聞有鳴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罕

西家婦離妻侯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
我有嫌來殺我耳 幽明錄云晉司空栢谿在荆有
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
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顰鼻語難學因頭向
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盜物鸚鵡竊白之參軍
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鸚鵡曰以荷
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以熱湯灌
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 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樵書初編

卷之四

聖

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于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于
身巧解人語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嘗爲玉屑
和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棲于金籠一日爲巨
鵬所搏而斃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
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張燕公有表
賀稱爲時樂鳥 幽明錄云晉兖州刺史宋處宗嘗
買一長鳴鸚鵡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鸚鵡遂作人語與
宗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禽
蟲述云宋高宗時鸚言于陳州 白洋國老鸚能呼

入姓名殺之則止 霏雪錄云友人某解禽言見二
雀啾啾鳴樹間久之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
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
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高僧
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
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 名勝志云唐武
德初有于藤州峽內灘邊得馴鸚者能言語歌舞戲
之內庭歲餘不語世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土長禽

樵書初編

卷之四

聖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
因以名灘曰金環灘 又云麗江軍民府麥示生七
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見石盎有水飲之遂
知禽鳥語一日羣鵲在林有一鵲南來哀鳴甚急羣
鵲從之哀鳴宗曰此雄者爲白沙里人所弋也之果
然及長而百蠻諸方之書無不通曉元中統初子麥
良內附授以官立功加陞至元中良子尤襲職 朝
野紀畧云泰興劉機爲子矜時郡有鷹神乃 獵鷹
也一日飛止機宅以糞飼之偶不潔鷹擾其奴若欲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座
參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 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
人多以捕雁爲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
羣雁過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
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 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
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
鵲鳴于庭樹聞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
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
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
其妻苦留之稱墮馬腰折詰朝而難作
左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述異記云吳太皇時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
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犬明年家人並死 輟耕
錄云元太祖提兵回國與速不解追至印度國鐵
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
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元主問耶

律楚材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旋星之精日行八萬里
能解異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有此
數國元主即日班師 關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
見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
中吃妳前果有大槐樹 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
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
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
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
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四

殺而食之 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
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塲園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
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
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
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
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
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
其言而得豕 晉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
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飢荒 翰府

名談云白龜年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金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 廣異記云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張璠漢記云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未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伽藍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望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兄弟相毆聞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閭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大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 五行志云魏濟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其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日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 緯畧云廣漢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哭

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右目盲者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 北夢瑣言唐路巖相稔鎮滑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吉凶影響錄馮乘虞湯夜獵見一大塵射之塵便云虞湯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塵而入卽時蕩死 菊坡叢話云駃蹄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云駃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 禽獸決錄云羅

舍之鷄能言西周之大能語 王明清投轄錄云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口有萬里之役無繇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行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首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園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園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闔敵苑園亦廢矣 西湖志餘云嘉祐中沈遵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罕七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歔嘆眾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眾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舊朋乎 耳談云嘉靖末予家因墓事求僮廷資鴨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資下股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資云如某命當盡願速食我毋久駭我爲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予友

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庚鋪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爲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邱之鵲人言荆南之虎人言夢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罕八

傅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衣女子云我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居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云 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

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楚之不祥願記無有曰君已除死藉又何懼焉又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可爲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視謝之次日有人長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兒

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藕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願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多術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觀亦嘗問至禁中由是纒頭賞賚所獲盈積自聲一詞云海多風錯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恠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場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搜神記云彭蠡湖側李進勃常以販魚爲業一日販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溺水諸魚掖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日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日其人將龜

樵書初編

卷之四

辛

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洞冥記云元封三年鄭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鑿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怨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買府不三四年買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

抱朴子云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述異記云合塗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鴉犬皆使能言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鸞鴨卵小者如鷄頭實能人言 天中記云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吳苑太原二年冬太寒南州人見二白鶴于橋下語云今茲寒不減堯崩之年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秦衆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于市肆焉 酉陽雜俎云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李時珍曰鵲鳴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冬毛落如鳥鵲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蟲其尿名五靈脂 巧婦鳥卽鵲亦名桃蟲見于詩經周頌小苾章曰肇允彼桃蟲攪飛惟鳥 淮南子云馬蟬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

醫術之奇

切脉疏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外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焉南史曰薛伯宗善徙難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齊前柳樹上明日而難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難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瘻損拾遺記云柳休祖舍下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差休祖卜得履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旣而鄉里有奴姓石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三

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放翁筆記祖母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幣一丁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駝灸之祖母方卧忽覺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及祖母時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

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駝事言訖遽遁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影治病陶九成云都下一兄患頭痛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斲項焉方死疼亦過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成式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禪師世號吉州空者一弟子名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柱鎖之僧難輒愈劉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四

敬叔云榮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脚患瘰癧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旣生女脚瘡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簇不出有黃村潘姥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卽時出顯達目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王審知夫人病瘡往聘之以夫人不面診用綫察之初繫于木日本也復繫丁犬曰犬也最後繫瘡灸立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朝野翕載云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三月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袖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轆見桑曲枝臨川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蓋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見于此矣 水鑑仙人治百日兒瘡歌云瘡是那風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穴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兒生氣宮如金生入金生在巳卽釘巳上木生人釘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瘡之藥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螢火云 幽寘錄云海陵黃尋家先日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真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掏之可得數十而已 續齊諧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轡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轡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轡上乃知信然帝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 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

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陰盛陽微

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去 晉

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

漳河 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

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 王

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

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

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標識而

去明日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

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遂以 上聞 上曰此

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

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鷲鄉

銅錢百萬忽自飛 王虛舟曰銀積久蟲食之前其

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桐城雙港風吹錢過

市方中履曰張雛隱集有飛鏹行言庚子歲穗城衆

見鏹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之飛下近簷兒童羣逐竟復飛去 劉同人景物畧

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倒內

古錢飛空如蝶 圖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

父汝器家居積善貲產遜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

政和進士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陳後主初明

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

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萬歷八年四月寧德縣水穀飛集白鶴巖 七脩類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五

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

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間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

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

庭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

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 稽神錄建

鄴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

中一夕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窬戶而去發視埋

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

寶物因收置篋篋中自爾稍充足致富 吳地記朱

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爲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

風力

感通錄云晉陶侃建旛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因以白伽伽遺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趨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所輿數人可舉在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輪車牽拽僅得上船船覆卽沒伽遂聽還本寺兩三入便起沙門慧遠迎入廬岫了無艱阻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卒

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果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得還正如舊云 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開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其高甲于江左年代震遠而南閣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尅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 雲笈七籤云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

廻軒廣厦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
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殷齋堂三門存焉
里中民庶多壘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爲墟墓大中二
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
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
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
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
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
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威是也 祁州卽漢

樓書初編

卷之四

空

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
土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 仁壽十年有一胡
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
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 吉安府志勝云
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負墜而面市卽東山之麓也有
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
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
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通
力曾借六丁風雨催 水經注云始興曲江之間有

逃石

今在廣
東縣

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昔舊

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
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
靈石 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
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
可鎮耶 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
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
閩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渚南唐末天雨晦冥飛過溪
北遂以爲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景

樓書初編

卷之四

空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聖之不
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
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
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木
經三卷行世 水經注云沅水注于龍溪南帶移山
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
名 馬氏日抄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
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墮墮水中皆溺
死人不能救 居東錄云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墜剝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
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
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窓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
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軟上面簪簪布列
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
風尚在其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繪圖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創立甚
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
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空三
暴雨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
測果應禪師之識 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
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鎗俱開文牘飄
散不知所在 元劉郁西使記云業滿城北有海鐵
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 遼史開泰七年節度
使勃魯里至鼻瀝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
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
登酒在地竟不移 湧幢小品云温州自夏徂秋嘗
觀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重凝澁密而不散則居

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
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旣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
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
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
間或晴或雨者無惑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
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
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
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
萬其高廣闊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卒四
則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
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
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塔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
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
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
之遂明塔正如初 瓊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
樓占踰其孤在婆娑地基僅一間其孤婆吞聲忍氣
惟旦夕焚香稽首額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
天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婆至曉入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著察有威權矣

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巖寺有塔故十三級
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王皇
閣石塔自元時塔上八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
乘雨飛去今缺焉大興縣故安村塔萬歷初大雷雨
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著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
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 鄭仲
慶云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此亦風力也 邸報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空五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
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
雍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
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
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
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鬼能進疏告狀

鬼之還冤者屢見于正史稗官若其直叩九閭聳于
朝聽扣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顯然者為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秉
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為適秉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
理言高貴不尚節隴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
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空六

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去三十里車駕皆滅不
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
子兼為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 拾遺記云漢景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
遠聞有所乘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
與帝連婚時時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
忍拾之緯因密構孝直受賊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
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三百張筆十
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葬如言不經

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 紹興郡志云馬臻于永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亥

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多淹冢宅有千餘人飛章告臻臻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人據籍皆是死丁者 南史南平繆士通爲江安公今卒于官龔法崇時爲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通來謂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鄉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敝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卽承因復領輸還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

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卽應聲而滅匠焚鑊以酬已而平安 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共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跪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亥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牢曰訴何事口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爲是耶景字下爲小祥字旁爲牢也沈執其弟一訊卽服乃知小牢卽景祥乳名也 懸榻篇云戊寅已卯間王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鬼所據其狀控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諫不得已

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
曰若爲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更喜過望于路叩問
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
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
房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
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遣
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
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
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
性書初編

卷之四

李九

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耶夫令
荷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薰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麋身音如犴犬
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
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巾山有
雷尾狀如雉以其翳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
鼯犬鼯犬者露大也孫恂云鼯鼠能飛食虎豹鼯犬
與鼯鼠或卽一類與星槎覽勝云亞魯國有飛虎如
猶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
連後足 李時珍云蜺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殼

性書初編

卷之四

李

飛蛤蜊亦然 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
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
飛納鰲守之則免故鰲名神守 陶宏景云鯉爲諸
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
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鵠魚生東海形似鵠有肉翅能
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鵠子魚嘴形如鵠肉翅無鱗色
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卽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
又云文鰐魚卽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
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海鏡文鰐
常卽一物 吳都賦

云文鰩夜飛而網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
多文鰩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
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鸛鷄其味酸甘食之已
狂見則大獲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
郭璞讀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
西陽雜俎明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
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
人羣飛遊翔翳蒼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鄠
縣澇水出飛魚狀如鮒食之已瘁卽山海經澇水出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飛魚者也 本草飛鰩能飛徐雲林云龍鳥以足上
申 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鳳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
涇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涇流如塵沙足踐則
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鰩皆能飛
翔仙人嘗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齊先生遊
沙海七言頌云青梁灼燦千載舒百年暫死餌飛魚
涇沙中有石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 拾遺記云陰
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
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故知黑蚌能飛此蚌千歲一生珠也 又云溟海之
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
千歲惡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
旋其國也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 風生
獸卽風狸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蜩風則飛行空中
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
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墜 物理小識云飛魚
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
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名勝志云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 方輿記云陞川
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 邢
頤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碩捕魚于五渠
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碩曰須
吏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碩與其食惟覺出
氣少腥而衣衫多襪及去碩送之以魚固辭不受去
後碩下網果得大魚如鯉碩以爲異物遂烹食之俄
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
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

處爲飛魚口江西志晉吳豫爲魚塞于雲湖有大魚
化爲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
魚至羣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瞑魚
悉飛上樹間因號爲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徐
廣曰飛鵲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稱飛郭璞云
蠅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山海經云
柴桑多飛蛇荀子云騰蛇無足而飛洞冥記云翁
韓國有飛鼯狀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
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
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
聞者罪及家屬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
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
者終不按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
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非必何力
西番酋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
至白雀城爲賊所圍屢中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卽
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鵠鵬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
何力曰犬馬猶爲其主况人乎彼爲其主用力而刺
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
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汪度爲將者
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
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
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取青曳卒馬前斬之至廣
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
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狄毫無犯遂破
賊焉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草木靈異

述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長安故以爲名城中有聚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引俗謂思鄉聚 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日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羌活天麻鬼臼藤叩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州有舞草三葉如大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卽虞美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薊頰壠上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樹皆西靡 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卽風茄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

舞予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驗也 薊頰壠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棘也 泊宅篇云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墨娥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名勝志云東廂縣紅草坡在縣南唐裨將張興之墓草也餘并皆綠墓草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多離合草似江離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黃 顧野王志九華山有五級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綜縷如羅紋衲子金地藏自西携來種惟塔寺前有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萊州府志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舊現每禮敬之邑中舊無耐涼花三丰自海島中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卽花蕃艷可愛歷今二百

餘年柯幹大小如初 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 五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輪岐分七條上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 永新縣三株樹在縣西八十里溶湖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人歷七百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甥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有喜怒 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使趙時賞一軍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爾作書有所徵發泚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墨暈 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神木 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一統志鄆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悲此覆其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栗炭中皆黃玉 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在

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蟹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又云剗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拾俗比長歷祭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啜朗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圭

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弔州南浦人間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劇采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幹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寫坐化 墨

客棹屏云甫田壺公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遷至私第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名勝志云西寧都縣產異蓮其葉曰雙捲劍脊其花曰雙頭了警三萼二十四葉其實曰覆鐘金鉗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雲山倒影所致 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索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油脂不可浣相國東門

機書初編

卷之四

完

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視曰木我種爾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復汗實歷未予見說已十五八年無汗素公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 咏式如手抄汝南府陝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枝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鏡紋理堅

密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草 集異記云京兆

田真兄弟三人分析財產皆均平堂前紫荆樹歲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即枯死真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枝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熙安縣有孤古慶樹生其號

曰古慶人無子于祠灸其孔則生男 纂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仙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機書初編

卷之四

全

琴瑟之響上以枝鳴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十年一濕萬歲

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閼之間 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瞻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必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瞻

三世矣 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釐刀剖之則辛

雌雄不相離

墨客揮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常相離，處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嶺表錄異云：紅飛鼠有濃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賣而佩之以爲茹葉。一名紅蝙蝠，出隴州。郡志云：南海郡有水蟲，名諸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說

燕書初編

卷之四

全

畧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酉陽見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若予鄉德興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溪溪中捕之，名曰石撞，乃巨田鷄耳，則奇而非偶。物理小識云：蟹負雄垂風而遊，謂之蟹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蟹化小無目，得化始行曰蟹。月令廣義云：對蟹蟹味之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大者如升，小者如碟。一統志云：廣西橫州甚多，蛤

蚧化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

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神境

記：榮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翔，夕輒

偶影。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子，草蔓

上大，于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

色隨滅，如螢光。九華山志云：山有碧鴉，每雌雄相

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膊碧臆，鳴聲甚清，每歲翼

二鵝羽，翼成則舊者飛去。湯曠小品云：世宗中正

月望前三日，有蠶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

燕書初編

卷之四

全

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蠶爪入肩，理手，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水徵云。爾雅翼曰：鰕魚，皮厚肉緊，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露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頭。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鰕，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相如賦：禺禺鰕鰕，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行。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鳬，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鵽，爾雅曰：南方有比

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鵲鵲而封禪書西海致

比翼之鳥 異物志云鵲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

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于人

晝用夜歸此即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

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

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

謂之匹鳥 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

色口內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即下卵如

粟狀難得之物 禽經云鳩鵲雌雄前後注云鳩鵲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全

鳩也鵲大如鴿生關西爲鳥聚急二鳥雌飛則隨雌

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近日蕪杭間有一種俗名相

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

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

可以云鵲又別一種也 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

蝨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緬甸諸國多有之其

婦不得于夫者飼隊隊于枕空中則夫歸情自洽合

土目把富彙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亭名

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

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徵吳地記云

嘉興縣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

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

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以

越之君臣得名君產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產一兒于

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 說類云偶

至嵯縣問嵯字之義一岸生云四山爲嵯如四矢四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全

馬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

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蕪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

嵯亭生子因名嵯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

書未到云越范蠡至語兒亭而生一子因以兒名其

亭齊張稷至嵯縣亭而生一子因以亭名其兒天下

事之偶有同者 予友曹木上云西施入吳到浙江

岸即無言于魚軒中聞與隸侍衛女奴輩相語習學

其言至嘉興遠處忽發一言則直似吳語之輕倩者

有一石碑勒西施開口處五字則語兒亭似是因西

施發言而名則兒字屬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墮地卽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爲實字然考之國語則其地名禦兒非語兒也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魯題西興驛綽楔上爲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酤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

樵書初編

卷之四

金

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甍否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遠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請公更宰殺爲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卽唐之樟亭否耶

地動口食

地動災異之大有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圓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入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餘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而乃知

樵書初編

卷之四

金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如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災異之有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儀一卷按漢翼奉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嘗上封事曰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動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 夢溪

筆談云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

鍾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左手中

鼠線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驚之以獻荆王

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

可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即月

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爲無憑矣然

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

傳耳淮南子曰晝蘆灰而月暈缺許慎注云有軍事

樞書初編 卷之四 宅

相圓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圓亦缺

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圖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既致

之于物之閭豈不可禳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

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

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

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常伯鸞問曰昔吾見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莊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

相薄卽地爲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張衡

也 史記天官書鈞鈴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拆

者乃地動之祥又云辰星出房心間地動 又羣芳

譜云四月朔日值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屬火

老人不安地震牛羊死應來年正月 極後四星曰

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

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之三柱也 晉天官志曰

房北二小星曰鈞鈴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關鍵天

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鈞鈴間有星及疎拆則地

動河清 又云鈞星直則地動星經鈞星在造父西

樞書初編 卷之四 宅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鈞鈴主地動鈞鈴出

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

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卽地動期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歎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東園友開云元仁宗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驛輩之父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閤閣不少休兩官達旦不寐朔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八

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 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王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減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止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 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臨睡聞羣蛙忽鳴誤聽

爲淨髮響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響板也奇恍然謂方丈割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喉羅乎遽止日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曰夢中間板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板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參究洞臻玄奧夫元仁宗將有天下則太后之旨卽可以禁絕蛙聲與天師道人之符無以異乃禪師反借蛙聲以悟道又何與田汝成云周禮蠲氏焚牡獮以殺蛙蠲其法未傳物理小識云以芝蔴磨碎順風撒去則蛙禁聲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六

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未知文通以何術禁之也 一統志云淨蛙池在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肇法師厭蛙聲聒耳驅而去至今池中不生蝌蚪宋猶寔治平間爲蜀繁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囂已果不鳴及湖涸羣蛙結聚成團啓視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猶今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 長沙府善化縣綠龍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相傳宋張栻讀

書于此厭蛙聲禁之乃息 南陽府新野東北有彈
子池世傳漢光武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 無爲
州西北有墨池宋米芾爲守時所穿初厭池中蛙聲
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江右饒州樂平縣
永善鄉披雲閣下有靜蛙池馬廷鸞讀書閣上苦蛙
夜聞聲以楮爲三千日再喧罪汝自後池無蛙聲聞
產蛙皆白頸 富好禮游峨眉山記峨眉山黑水寺前
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
一蛙先鳴羣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
鳴如止樂然 湧幢小品云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
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龜庚復浚之以其土
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
春間蛙大鳴蔡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樵書初編

卷之四

本一

爲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以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
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
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
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
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
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
雜用千二百防閑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
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
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
一晏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
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
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三萬貫官供二千人熟
食馬料五百石 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
四萬私錢不與焉 又按唐書大歷初代宗詔許宰
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
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二十萬安郭子儀于子儀私
第內侍魚朝恩叅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全

殺一百足爲子饑饉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
誇言未必然矣 晝漫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鎮至
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纒頭絲率千匹教坊梨
園所勞各以千計 史懷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
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
前斬郭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
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
萬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
伶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樞書初編

卷之四

三

之過也 蜀志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
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奢靡
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教誦讀經書光祿賦 袁
小修云晉伐吳之役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暨曰濬
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
使可酬也卒以成功 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
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
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
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

貼地嘶得席上玉簪勸資歌人王娥兄東宮亦資歌
者並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爲軍
師將軍區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築長圍困之時景
得侃子鸞執以殉侃曰吾傾家報國猶恨不足況計
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
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吳
爲侃子鸞所誅 周書李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
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諡曰壯武遷哲累

樞書初編

卷之四

四

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饗宴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綠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
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衛關守之
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平生之樂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
五子王子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鎮白帝信州先無
倉儲軍糧置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
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爲名將也 北齊

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

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

纈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

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纈士

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

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

祖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

樵書初編

卷之四

七

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鞘以夾道使弼

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

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

寬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

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

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燕間錄云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異姓真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

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

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

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

問即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

敵又晉溪總二邊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

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

不數辭盡撤去散與從官衆頭目亦皆需及故西北

一有警則人效命 藉談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

樵書初編

卷之四

六

時峒蠻方熾公溪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

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每

出入擲之以爲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

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

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

者諸發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倭一

事以解政 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

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請請留

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授之地頃刻

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襄助給率數十百金以月
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于一介
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
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蓄
財產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
所爲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
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減聲伎評
唐之將略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蓋司馬

樵書初編

卷之四

空七

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較優劣視其
所存所視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吾則奢均爲齊
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國老
談苑曹瑛彬之子爲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
千緡召聚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
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
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絲金寸錦之附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五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肇機大夏

治家之法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自然之米

魚異

天然之字

樵書初編

卷五目錄

倚湖小築

自然之畫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洛陽橋再修定數

蛰兆有吉有凶

濟瀆廟靈異

火能生物

閒題定數

水之乾濕靈異

撒賞金珠

草之有寶者

草木能奪天工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土木之像能神

人聲屬火

植物靈異變化

同異異同

山海經諸神

日月之異

樵書初編

卷五目錄

二

倘湖小築

占卜異兆

治家之法

魏書源懷云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

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方正基壁完

半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澄懷錄云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

人名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

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蔡虛齋清言曰儒者

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一

管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

考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

興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

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幾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

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

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

子須是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

又積善以滋潤之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

而不知教猶勿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

其教猶勿思也 鶴林玉露引周益公云漢二獻王
 好書而其傳國最久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
 子衰熄乎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
 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股
 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章荏佩云
 無此逍遙湯治倫理難醫之証寧耐一箇糊塗一箇
 學聾一箇正經三分痴呆七分和勻用威化湯下如
 前症未便即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
 必太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
 愚書初編 卷之五 二
 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皆醫倫理之要藥也 葉
 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
 成否則天也 世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
 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
 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
 有瘡癰洗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言如此 博聞類纂云
 邱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
 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

計桑東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
 祿三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
 年之計爲金爲玉

愚書初編

卷之五

三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爲厲鬼以殺賊扶幽恨而報怨如
觀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稗官所載尤多至
於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殺鬼賊敵其
出意表今見者色駭聞者鬼悚則其氣可以不朽而
其事固爲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
于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
縣党一元以剛直爲團練都司時青澗縣團練南正
中行多詭詐強取一婦有孕三月爲之委曲設謀其
樞書初編 卷之五 四
婦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投崖而死一元具文撫
軍撫軍遣役攝之正中遂反命李三竟投老獬獬賊
營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聞獬賊擁至衆寡不敵
一元被獲嚼舌噴血於正中面憤絕而死正中招
聚羣賊設飲以鳴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
馬整頓鞍轡扶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昔所佩雁
翎刀插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手擎卮酒謂
之曰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
與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領鬃蹀躞大嘶一聲

屋瓦欲裂党都司遂肩舉發張掣劍于手直斬南團

練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焉舉座失色其馬出蹶李
三蹶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 異

苑云潯陽周統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

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意統躬治達陌謂使者曰煩

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潯陽裴堅堅聞

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

食而卒歿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屍斃歟廻

眸髮髭張裂睛瞳明亮廻眸屬堅堅視而嘉稱厚加

樞書初編 卷之五 五

賻贈 綱目云晉明帝建武元年九月殺都陽王

等七人陸超之者晉安王子懋之防閑也子懋被殺

子淋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

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手刃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等厚加殯殮

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漁隱叢話

云花卿塚在丹稜縣之東館鎮至今猶顯英氣按花

卿字敬定本關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

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鏖戰喪其元猶探戈至東
館鎮下馬沃盥適遇流紗女曰無頭何以盟爲遂自
僵仆居民墓之溪上廟祀不絕 塚廟記云黃巢之
亂廖中兄弟二人糾義兵迎敵賊斷其首猶躍馬七
里與戰今祠在湖廣崇陽縣上津渡 迪吉錄云僞
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
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
生沉澗頭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
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挽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六

竟得疾暴卒 江西通志云南唐時豐城王子邳爲
御史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邳子邕執保社民
兵以衛鄉井而寇果入境子邳獨搏戰賊悉衆掩之
救不至遇害首雖斷猶挾足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
大駭竟以是去鄉人至今祭于社 雋區云張千總
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
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殲敵兩手猶伐鼓不
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
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 吾學編景清本

姓歐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
林編修三十年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叅議 成
祖常晏之尋召還 成祖卽位相傳建文君出亡志
圖興復乃自詣 上 上厚遇之清藏利劍衣衾中
謀行刺先一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色甚紅明
明日清果衣緋獨趨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直前犯
駕 上驚令執之得所藏劍清奮躍罵 上大怒
先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
繫長安門是夕 上夢清仗劍追逼晨過清繫所忽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昆索自斷前一二步若張拳肩帝者三乃焚其先墓
夷九族又藉其鄉轉相琴染謂之瓜蔓抄 王行甫
云金陵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往來江北道上主千
王庄某家甚相習也一日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
挾刃道旁催金蚤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
堅莫能解相持許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
趨視之降居之子與一無頭人持也屍見人至始解
抱而田夫盡知見之矣聞于官父子伏罪 輟耕錄
楊連真珈發掘宋陵之禍起于天長寺僧福圓成于

演福僧剡澤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恐遂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致富不義之財後倚楊光勢豪奪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何道遇問居而歸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

自然之米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其播種刈穫之功姑勿論至以穀而成米尚亦頗費工力蓋天之示人以勞而得食也乃亦有得自地中不假人力者豈記述之附會或一時之傳說與黃氏日抄云唐武宗時淮南旱荒百姓漉漚渠遺米呼爲聖米而食之麥蒲之類食且盡而杜棕鎮淮南反表爲祥此雖民稱之爲聖官表之爲祥然總是漚渠之遺則以豐年之狼戾補凶歲之缺陷未爲大異也按宋史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

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惠州府龍川縣有霍山宋循州守林須霍山記云太乙宮巖內有穴唐會昌間穴中出米今時或有之名勝志云逢米巖在會昌縣東三十里溪廣二丈許伏虎禪師駐錫處有小竇相傳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人鑿之僅有泉流宋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蘓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又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皆黑元至正十一年衢州東北雨米如黍然則世固有自然之米與至天降

麥大麥小 見于詩經 倉頡造字而天雨粟見于古

麥也

史若夏禹時天雨稻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
家富家則不雨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漢武帝時廣
陽縣雨麥又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
形如稗實宋仁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
賓縣雨豆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
方三十里金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
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元至正十一年十一
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十

黍如蘆秫信州雨黑黍都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
皆取而食之今之于前則或從地出或從天降母煩
播種緩勸勤動糞土之加矣若夫扶海洲上有草名
藟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飲獲至冬乃訖
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此則雖云自然亦理之所
有耳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五
月鍾離縣地生麵占曰民將飢徵宗政和四年八月
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 名山記云唐有裴頭
陀者鐵履渡江居于福建永安縣山中披荆蒺藜小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庵坐側石罅日湧米二升以膳之客至則隨增後人
大其竅米遂絕所居之地名頭陀巖 名勝記云濟
南章邱縣有天倉嶺相傳戰國時齊師飢見巨蟻銜
粟前過因隨覬至嶺上遇穴發之獲粟以濟因名天
倉 湧糧小品云滋陽縣大飢衆皆携老幼逃散忽
一羽士星冠挂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
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
氣饑者拊而吞之感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覓至飽
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
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此俯地若有所拾坑
已滿再掘成沙土不可食矣 名山記滄州石倉在
彭山縣半山石壁間有崖竇如蜂房相傳竇中常出
米崖上刻石倉米洞四字 閩書萬歷二十年福建
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時飢民食之得活
聞奇錄云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墜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林百斛莫知其由將以
釀酒其味濃厚 雲仙雜記引二賢典略云無棣有
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取之不極

魚異

魚相依于水離水即死不必刀刃也乃有刀刃所傷尚復唼蠕動得水尚復游泳豈水即是命刀刃又其次與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瀧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十二

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刺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夢溪筆談云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幾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澗不可知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嘗以此候之華鎮攷古云飛來山下有

石井大如盆孟無耗溢有二鰻文彩爛煥相傳下通滄海餘姚客星山山半有華清泉一名旋井昔有人得一鰻于井持歸鬻而烹之俄而失鰻後數日見其游泳于井而有鬻痕疑其為龍云奉化縣有靈濟泉昔有牧童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鬻而為九夏久失去急往泉所視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每早致禱得見此鰻則雨立至宋宣和中立碑記其異

燕書初編

卷之五

十三

魚 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杜陽雜編云處士元藏棧海舟壞沒飄于一島曰滄浪洲內有良金池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刑部員外盧得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四足魚 遜齋閑覽云海中有異物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海有物正如鞠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絲其味極肥美人但呼為毬魚 霏雪錄云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述征

記云城陽東南有堯母慶都之墓上有堯母祠繞墓有池池魚類問生印謂之印頰魚 一統志陝西岷州衛有齒魚出閭井河魚有齒舌 余自日疏云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蚺青類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成車類男陰文嚙類女陰文嚙卽淡菜也又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並鍾類鹿鳩敗類象木藻類鳧更奇 名勝志龍門江在安南嘉興州蒙縣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聲聞數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十四

曲似鸚鵡 靈川縣水產魴魚四足有角譬如小兒嶺表錄異云鹿子魚有鹿班赤黃色羅州圖南海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 又興安縣龍蟠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靈水溪溪中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人不敢捕捕則有風雷之變 朝野僉載云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將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杭州

富陽縣縣垣莊掘井繞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東坡仇池筆記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化猪伏于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化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溪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一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溪疑意予之誕予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于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閩書石斑魚生南方溪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十五

水石處長數寸白鱗黑斑浮游水間聞人聲則劃然溪入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蟄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魚影落于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爲鳥其名休舊籍稱于春傷墮在白夜飛曳音聞春疾走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鯢六足鳥尾繡爲之母胎育厥子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古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 周南林纂要云

鮎魚身小首大音如嬰兒 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海中有魚曰鼠鮎善食鼠每揭尾于沙際以結鼠見之以爲彼且失水矣舐其尾將食之鮎卽轉首厲齒撮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蝦皆食之 建同魚有四足無鱗吸水上噴高五六丈 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于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蠅蛭而無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隱慘乃爾

天然之字

郭相奎郡縣釋名云岳州平江縣本孫吳漢昌縣唐置昌江縣昌水在縣北出幕阜流至南江其西南山澗中有巨石水溢其中環繞類昌字形下流合汨水入洞庭 漢置句容縣以縣東南有山形如句字之曲 處州遂昌縣有孟山頭兩山前後如昌字各平昌山吳赤烏三年置平昌縣晉改名遂昌 廣東樂昌縣有昌山山二石相連上小下大如昌字故名曰樂昌者以昌爲樂土也 陝西商州有商山以山形如商字一名商洛山卽秦時四皓隱處 四川巫山縣縣南有山形如巫字卽高唐賦中所云也 巴縣有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故又名文字江巴字水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 又永川縣縣之水三溪合而似永字 江津縣有江水卽岷江也過縣下合涪水而東當縣治處形如几字故又謂之几江 玉海云天寶初有獻書圖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 延平志勝云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六

宋章齋先生朱松爲尤溪尉任滿假館于鄭氏建炎
庚戌九月十五日考亭夫子生焉先是文山在清印
溪濱臨溪爲公山二山草木繁密及考亭既生野燒
同時盡焚山形畢露儼若文公二字 成都綿竹縣
有無爲山宋淳熙間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爲二字故
名 通江縣有公山隔江形如公字 江油縣有山
接彭明界高聳亭亭形如匡字此大匡山也 瓜水
在寧州南志謂沅江之水流自北角思永之水流自
西角轉而東南丁矣冲之俱會于茶部冲形如瓜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故名 又寧州有登樓山蒙氏有國封爲東隅之神
山形如文字一名文峰 廣信志勝云鉛山縣白石
底絕頂上有天成八字極端楷相傳曰真人逐蛇入
穴巖中以劍劃成 南豐縣有麗禾石宋紹興四年
五月十日風雨晝合雷震石上拆裂成大字縱橫交
互不可識乃鏤板傳觀有道人辨之曰此介嘉泰稷
字也既得其譌競熟視之果然自是郡境屢豐 宸
字記云白水源出永安鄉北會于賴水古老傳云吉
水出有以文成吉字按志十八灘水自泰和而下經

府城又東北注于墨潭爲吉文水與永豐江水之橫
出者合有清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繚繞狀若吉字故
灘曰吉陽縣曰吉水又曰文字水又曰文江 宋仁
宗慶歷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柏木板二有文曰天
下太平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軟屋折柱木
裏有文曰天下太平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
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
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八

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正十六
年有黍自生成文紅稽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
下節云天下刀兵 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
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 宣和五年福建順
昌縣交溪廖懋以奉議大夫家居役夫鋤柿木爲薪
有文曰聖元天何四字體製楷正墨色瑩然
洪武間臨川獻瑞木中有文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
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 東
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瑞

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夾山縣民王誼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曰君王萬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緘其石來獻 徽宗政和二年元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二丈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於左鄰堂驗視礪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元圭出乃有此瑞焉建炎二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文

群書初編

卷之五

五

門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對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鬼 晉史吳興戴洋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上卿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陽八年土地盛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山堂肆考唐貞觀十七年八月梁州松昌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成字入十八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

昭然歷數惟承又二十年陝西有石成字曰李君王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文舊有帝字新生上字廣西富川縣有碧雲洞洞門石脉隱起廣陽島三字遠極分明近視如掌絮狀 閩書閩縣薛老峯山頂突起向陽峯三字周朴詩薛老峯頭三個字須知此與石齊生直教截斷蒼苔色浮世人才始眼明薛老薛逢也咸通中爲侯官令與僧靈觀遊創庭其側人書其峯曰薛老云偽閩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旦則三字倒立其年閩云云 惠安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三

縣靈瑞山有員常院院東北麓大石上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怪偉可喜 政和縣佛字山石上有紋成佛字莆田嵩山在海濱山頂有峯名文筆其上石壁有苔文宛然文筆峯三大字刮去復明 連城縣有蕭坑山萬歷中令徐大化築北關鑿石此山石線中有徐欽徐昌四大字連人異之 嘉靖甲辰秋七月既望沙縣大路旁有巨石一片方數丈忽暴雷雨震電石旁數十丈昏黑莫辨隱隱雷鳴不止約二時乃雨晴雷止行人見石上刻五十七字大六寸皆如符

篆之文又有如禹刻者竟莫辨何字也今歲久糊模
矣 于一錄云萬歷己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
之乃沒踏疲資對 晉書張軌霸河西時張掖臨松
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
初祥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
八宿 酉陽雜俎云徑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
黃不似鐫刻狀如蝌蚪莫有識者 杜光庭錄異記
云唐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
凡一百一十字內有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午年又有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廿一

貞觀昌大聖又有忠孝爲善等字勅禮部郎中柳遂
馳驛檢覆不差 王行甫云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
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
柳塘先生題其峯曰卓爾 又瑞州高安縣字山一
曰龍珠山峭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
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 德化縣丁溪俗云
水盡丁羅簪纓宋時一夕雷雨決流一縱一橫成丁
字邑人程揚林登高第 陝西城固縣西北合流兩
水宛如文字名文水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

石若龜形有五丹書曰李淵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
文字映徹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漬而
紅色磨之其字愈明高祖曰上天明命朕以萬吉以
少牢祀祭石龜而爵送之人 漢書昭帝時長安諸
陵柏樹枯倒者悉生枝葉蟲蠹作字云曾孫病已立
既而昭帝崩昌邑王廢而宣帝立宣帝一名病已
智伯率韓魏攻趙時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于
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
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送趙無卹原過以告襄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廿二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
也 唐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齊永明九年秣陵
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二字
真州宋蔡祖發迹地有樵破樹樹中有生成二字
曰天下趙

自然之書

字雖屢變其體然起於上古書則起于後代固未嘗不因天地之自然是以有自然之字則亦有自然之書其理一耳因臆而列之 名勝志岳州慈利縣有花石在縣之武口寨石上自然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于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花葉應手而碎略加拂拭其花復見重疊非一 史異云宋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 元至正二十五年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朱葆爾望不絕凡五日始解 唐昭宗景德中滄州城墮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花與葉芬敷者時人以爲其地當有兵 宋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雜樹人物之狀 宋太宗至道二年桂陽監鑄銀自湧成山峯狀都穆云河南新安有王喬洞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存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 靈川縣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西山在桂江之上其山九峯屹立丹崖蒼壁望之如畫繪然 山堂肆考云大理府點蒼山石白質黑文有山水草木之形溫潤如玉可取爲屏又階州北峽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柏人物溪橋木石山林樓閣日月之狀 朝野記畧云定海東桃州山寺相傳安期生以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 記畧云儲柴墟璫于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卒于南都其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璫于墓舍丁丑十月啓而葬諸別域發視棺上變生黧墨成繪畫文具畫家皴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古松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觀削而究之深入木理四境嘆異灝乃拂楮其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廟 廣西志勝云整頭山俗名鷄籠山在崇善縣城東北四里卽鰲山也屹立江心其頂有方石長八尺四面花闌中有石紋自然成樹如丹桂狀 應惕篇云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縣伐木

如臯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亦在伐中以其觀重難
舉鋸而折之 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崖石水竹
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若圖畫此而所有合之
彼面亦無小 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
置縣西門外 舍殿壁中衆共瞻禮餘一面不知所在
游卜朋近過如臯目擊焉 陳承曰乾州乾陵所出
栢樹子實氣味豐美其栢異于他處木之文理大者
多爲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可觀有盜得一
株徑尺者值萬錢 未齊雜言云肇慶岩洞中石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荳

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蟹石
蛇之屬首尾足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往往
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畫 樽俎餘功云余尚書
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
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
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
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貞孝公公常夢仙人授丹訣自
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

則一拳墮地 化壯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
鸞雀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
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真皆肖生雖雕鏤不
能及也 三柳軒筆記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
有崖樹景物宋子因帥師桂林以兩石致洪景盧老
韓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長無斧鑿過
求石遠矣 王行甫云姑蕪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堂
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雨起繞柱奮擊遂回其人驚死
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 又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其

黃州一家藏有大理石屏風黑質白文成梅花二樹
繪事所難工其墜瓣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下
一異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名勝志云廣州東莞亦有廬山山上有湖每甲戌日輒聞鼓角聲又肇慶府四會縣亦有扶廬山世傳山上有池每甲戌日聞笙簫鼓角之聲長卽一山兩府接壤而分記兩處 密雲縣有霧靈山每擁祥光如霧以六月六日現土人如期候之 贛州志勝云贛縣黃堂山有石室口方八尺如數十間屋上通天窓下有方榻二石人巾櫛而坐旁有小石室七所相通悉有石人室前有車馬跡春夏不草無毒蟲林木繁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茂水石幽絕山下居人每丙日輒聞室有笳鼓笙樂之音蓋靈仙窟宅也鄧德明南康記云山角石子如彈丸至丙日則不見他日皆在 李元陽云畢鉢羅窟一名賓波羅窟在白崖川西山巖壁銜拔千餘丈其下林麓翳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南巖者卽崖而寺之捫摩巖壁上有獨木橋十餘所木如大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脚樵子偃疾者履之而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十五交換薪一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一新無復舊木矣世

謂之仙橋昔寺僧育大仙橋斷後屏大橋復完 入

蜀記云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洞真人卽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挿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不可悉所見入九峯惟神女峯最爲嶽麗奇峭宜爲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絳竹之音往來峯頂上猿鳥皆鳴達旦方漸止 湘潭方廣寺每四月朔日東壁見維揚官府樓臺 秦再思記與云嵩山之上玉女揭帛石壁徹九潔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八

每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響 羣芳譜云中秋天色陰晴與外國同藕東坡曰故人史生爲余言常見海買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同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 方輿勝覽云雍之洋縣念佛巖下有潭如碧鏡每歲五日巳午間忽有泡光出色艷異甚常時則無 文目雜錄廣州大奚山洞端午間土人以紙單手摸石壁覆紙刷之得咒語藥方之類見自然方藥條下 圖經云陽江縣海

中有魚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為鹿 建水州南
回回村有龍井每正月朔旦水中輒浮雙魚 祁陽
縣北金冲井旁有一竅每日午水溢排魚遊泳夜半
魚匿日午又然 惠州志云惠州南海有黃雀魚常
以八月化為黃雀至十月後復入海為魚 泉州志
勝云德化縣五花山有端午泉每五月之朔泉水溢
至欄凡五日為度 唐咸通間蜀僧無晦至五花山
鑿石築室與虎同居穴土得泉深數十丈味甚甘冽
端午日指井語曰此泉萬古及此日則溢而至欄吾

燕書初編

卷之五

芫

化後以此為證今五月朔日則泉游至五日盈坎院
挹注以辦千人齋翼日如故號端午泉 廣信志勝
云永豐縣六石峰上有聖泉每歲以立夏七日應期
而至有聲如雷則為年豐之兆過期則旱冬至則泉
竭 蕭縣有天棗樹一株枝幹蟠屈數百年物正二
月之交開小花結實如酸棗可食四月初七日全樹
皆熟初八日遂空 猗園云五臺山有欒樹定以六
月十九日開花 羣芳譜云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
丈花甲一週始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

視之取花以回 七修類彙云予友烏鎮王天雨潛
為橫州州判言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
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
厚問之曰此銀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
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 慎象名山記
云洱海之內每於八月望夜河漢正中有珊瑚樹出
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撐
月 河州鳳林閣有靈岩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
聖柰大如盞 鸞栗花九月九日及中秋種之花必

燕書初編

卷之五

三

大又必滿 波菽菜下種于地必過月乃出其初一
二日下種與二十八九下種者皆于月過同出
千一錄云閒居數年培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
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巢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
必更雞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
雪鵲乃復來畧無爽也 鵬鵠雖復東西迴翔命翻
之始必先南翥又飛逐月數如正月一飛而止但伏
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 俗傳八月一日盤
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 啓縣偶

談云許叔微精于醫云五臟蟲皆上行惟肺蟲下行
 最難治常用鰾瓜爲末調藥于初四日六日治之此
 二日肺蟲上行也 朱平涵云鵲髻于七夕 短狐
 上弩于孟夏之朔短狐卽蟻四月一日上弩入月卽
 弩 徐雲林云五月五日蝦蟇必伏水草不鳴 七
 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
 文如瓦屋名海扇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丙日嘉魚
 出穴 甲子庚申日玳瑁閉口不食 蝙蝠伏庚申
 夜 鼠伏甲子夜 廢蟲逢申日則過街 燕啣泥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子
 避戊巳 道州舜祠遇正月元日則山狙朝廟猿亦
 如之 南靖縣龍池有祠每朔望則羣魚浮列水上
 宣和士人之蠹魚石至午則堅冷爲石至巳時則
 蠕動爲小蟲 李芬之未石每日至未時則氣出如
 雲烟 羣芳譜藝菊法小暑至秋分看節邊蛙孔有
 蟲在內用鐵線插入孔上半月向上搜下半月向下
 搜又梅雨中濕熱時葉底蟲名象榦青色如蠶食葉
 上半月在葉根上榦下半月在葉根下榦 物類相
 感志芒種日螳螂一齊出 九月九日蚊嘴生花

谷云鉤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銅翠共色子後稍淡
 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蟬
 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 鵲鷄飼子日從上而
 下幕從下而上 物類相感志魚始雷向下未驚蟄
 頭皆向上 土附魚清明之前眼閉過清明眼卽開
 食菊之蟲朝在葉上午在葉中暮在葉下不特分
 朔望也 天中記云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
 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
 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又鷺鷥人養之于池塘馴若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世
 家禽至白露日卽飛騰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
 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黃岡武陵記云
 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鯢無不備者七月七日皆出
 遊嶺頭族類各別

洛陽橋再修定數

朱平涵云宋蔡忠惠創洛陽橋橫亘江中遲時揆日畫基所向鍤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茲緯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礪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已俗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解曰四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實前朝蔡錫之事名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湍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賁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于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

又仁和鍾化民字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襲而生宰惠安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化民毅然修復之既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後爲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常少卿巡撫河南卒于官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端明之祠證合亦可異也然則端明之于前明蓋兩大降身矣或疑其數之前知而端明又未嘗以前知著稱也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五

進士閩書泉州晉江李俊育鳳池里人以貴豪里中而急爲義縣洛陽橋壯橋也歲久海沙日積橋趾下沒而風潮過當水常漫橋不得涉守馮補以委俊育俊育出貲高之幾五尺餘凡費貲萬計今其子孫多衣冠而鳳池之李爲華族然則洛陽橋之在于前明蓋三大修矣按忠惠母盧氏忠惠於慶歷初爲諫官有除授非常者屢封還仁宗遇忠惠益厚曰有子如此母賢可知特賜冠帔以處之又忠惠子旬妻劉氏者員外昇之女也忠惠故與員外善員外以女

許句既員外死家益落忠惠知福州特就劉尋婚劉以非偶辭忠惠不可具套送劉命句娶員外女以歸而旬天子傳方二歲劉撫教之六經子史皆使貫串傳以養母早乞致仕傳子構出知泉州爲忠惠舊治劉已封令人白首康強傳綠髮尚茂泉州仙遊相距四舍許板輿往來奉養珍厚衆人榮之忠惠有賢母毓之于先而其後有賢媳有賢孫有賢曾孫洛陽橋之造留澤既廣食報亦深矣 閩書又云泉州烏嶼四面皆水嶼上可居民砌石爲沉橋宋寶祐中僧道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詢募建石橋名鳳興盤九橋長四百餘丈廣丈六尺比洛陽橋長加四百餘尺濶加一尺此二橋海中相望如二虹然道詢少遇丫角髻道人授以丹光遂同悟內典若惠安峯崎山之青龍橋猶窟嶼橋皆其所建當嶺窟未橋時與丫角髻道人待渡嶼前道人曰何不橋此曰風波日作橋不易也道人曰愚無真念道詢遂率其徒成橋七百七十間一日建庵或欲捨之曰辭曰世間田有數我敢與人爭食哉自障白沙海壩田之全其高處爲廡其始障也埤爲潮嶼道詢

窮庵之曰海于天地間最大不能尺寸相葺耶遂立退三尺然則福建之橋固有大于洛陽橋者而亦有靈異如造洛陽橋者特洛陽橋以蔡忠惠蓋若耳何匪我曰沈存中言水以漳洛名者甚衆洛落也水落于下謂之洛舊號洛陽九域作樂洋江後乃以洛陽名之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洲上有關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忠惠橋記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繫趾於淵醴水爲四十七道梁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余同年都給事中劉宏實者洛陽里人爲余言幼讀書祠下嘉靖末有兵燹之變祠被賊燬碑離地四尺許石理橫裂斜倚石垣之上居久之忽自端正意有神物呵護非偶然也 懸榻篇云丹陽人姜志禮字同節萬歷己丑進士其爲泉州太守時值地震洛陽橋圯過半公鳩工更理造墩凡三十二經始之際波浸湖漫公禱于神廟不至者數日匠師因獲措手其上某石梁舟重

水以不克致公曰昔蔡忠惠公以八月二十一日安
橋第需之至日有水滔天自東方至舟頃刻濟蓋忠
惠公夙有橋斷我來修之說衆謂太守公實再來云
泉州雜志按蔡忠惠所自書萬安橋記共一百五
十二言字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間之父老言
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撈之得後一石
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摸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
碑時與江濤競響也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濶
五里蔡忠惠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往來此橋及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按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岸左面山非
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蜂兆有吉有凶

朱平涵云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
謝承後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萌
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
徵萌不從果見殺王隱晉書陶侃以袁謙爲高涼太
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
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得還浦遂沒海
中此蜂之兆凶者也拾遺記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
野雲明如晝入百之辰皆齊而船有大蜂狀如丹鳥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飛集王舟因以鳥書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
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此其類也
爾雅翌云軍行卒逢羣蜂及飛蚤多者必驚於伏藏
之賊狀元考云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
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
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
周果及第第一斯二者乃武乃文又何蜂之能兆吉
如此哉 湖湘故事云楚王遠奉馬氏詔伐吳有蜜
蜂無萬數進達傘蓋後遂戰敗死

濟瀆廟靈異

河南懷慶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線被二花銀
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一錠勞之其池時
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否則祝之不復出
且至虧折矣此名勝志所載也續可談云濟瀆廟相
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 二祠前有大池
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玦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
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
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光

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項
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
也嘗有不能償者含其兒以盆盛之投入俄頃盆子
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監其誠憫而貸其
債也盆外濕而內乾其他類此甚多予讀書至此而
疑焉夫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市道也計之以子母要
之以約質市道之器也胡神人之下憚煩而爲之乎
及閱李濂游濟源池記而始知前所言皆過其實者
也李記云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人獻香祠下

者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
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朝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
州縣獻香紛還四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既至
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
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
殿前有池卽浮物之處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
西有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
伏行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漚爲二池地志謂東
源周廻七百步其漚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早

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號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
觀之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卽西
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
乙池亦洵古今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
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
愈于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
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池面
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之咸三日內所投者則向
所聞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裹成藥浮出

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書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即以浮沉繫之試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于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予按獨異志云韓晉公混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舉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填其數混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星一

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詬責俄然二繯浮出波上遂以取之名勝志云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薨吉安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于綿而生歐陽子官于泰而歿此越國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附崇公之兆塋後還穎嘗于青州刻瀧岡阡表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黃山谷爲文誌龍項之靈龜湧碑

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錢取置西陽官爲亭以覆之後宮火獨亭無恙西陽雜俎云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潯陽兵北渡黃河時十二月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請公一視沉浮於河憑公神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祝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視史咸扶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醉冰辭已而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星一

誠已達乃沉鈎索之一鈎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安有舟覆六日一醉而堅冰陷一鈎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夫江河與濟並大於域中江可以浮出繯錢碑版河可以浮出詔紙安在濟不可以浮出諸物哉江河之靈可以詰責之詞動之則濟之靈寧不可以要約之參通之乎天下固有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此類是也冊府元龜云高齊太祖建元元年鄆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采以爲績湧幢小品云陳高祖生于湖州長興下若里

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中湧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其上勒銘焉又洪武太祖初生三日宅邊水中浮出紅羅因名其地爲紅羅障然則水中之浮物多矣不得以濟瀆廟爲怪也吳炳龍虎山記云宮南聖井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輒浮投以楮幣則竟入苟不虔則推出不納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又有余公井嘉靖戊戌有獻菓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名山記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聖

云天齊淵在臨淄縣東南平地泉半畝土人名曰龍池漢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顏監曰謂其中有異如天之腹齊齊記補遺云晏子曰吾聞江漢五里海溪十里此洞與天齊此中曾浮出鸞鳬有天齊二字魏永平中出木五齊天保中出木四皆五采類栢木明弘治辛亥又出香木二焉朝野記畧云景泰三年寧德縣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疏文未善授之須臾別浮片紙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曰某等俯陳愚悃仰冀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

居在世治本于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陽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愚民故降災寔由上帝爰爰溪修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日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頓回天心大赦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涓滴于金甌龜坼全消霈滂沱于壠畝副寔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祐我民迓續乃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聖

命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又陝西太白山間有龍池遇歲旱有司必于此祈禱乞水一罐意有不誠水自飛上樹來結成冰塊意誠則水中浮出物來持物歸候雨足仍納于池成化中西安府同知張侃往乞之水面浮出古銅盆又浮出觀音經其池週四十里四圍奇葩異卉上干雲霄每墮一葉則鴛鴦鳥成對嘶出池外不容渣滓于中嘗有大魚通紅者長丈許或二丈者浮遊波面殊不怖人山極高峻官夫以繩牽逐步附之而行約二十里至頂不容肩輿上有神

廟陰飢之氣襲人最有霜爽 劇談錄云咸通中京城南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有草木飄其上或覩片葉纖華飛鳥必啣而去祈禱者多致花細粉黛及綺羅之類啓視授之欽然而沒 紀畧又載國初有金箔張者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治金泊往學於浙之杭州歸而授諸鄉人因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錢物者隨所須許出水張見之曰是鳥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星

與客玩以爲戲夫伏機于池底而發之則無春冬之分矣恐未足以破之也又康願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晏賓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黍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銅及桌椅上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借晏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怪莫測此又何說哉駁耕錄亦集乃路有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飲有所事則授之吉安道士學仙常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沉之祝曰神爲我霖涖爲期而去不期復祠則得成革

火能生物

火爲至熾殺之物無復生氣而張子和云嘗見人家破一鐵釜釜中中有紅嘴細蟲趨走如飛 周吉甫云嘉靖間金陵三坊巷吳璵開大葷店生意茂盛大鍋晝夜火不停燄鍋底忽生一炮有乞食老全真云此鍋旺氣方熾其炮不可動後值曩者慮其費柴鏟去之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其家生道消滅矣

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猪獮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授火中而此獸不焦 本草綱目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異

載龜有山澤水火四種火龜則生炎地如火鼠類也武周縣有黃水合火山山水有火井火鼠楚經言燈燭燄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火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此蠱獸之生于火者也 史異云宋紹興二十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錢簡栖猶園云嘉靖中民人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朶六朶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生蓮花七朶是庚戌辛亥年間事陳莊靖公女嫁于孫幼

同莊靖侯佛既嫁持誦益虔嘗設觀音齋萬歷五年六月十九齋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下吐時尚含翠色如欲滴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嫺嫺無不讚嘆三日後爲姪身人觸之而萎 紇野馬川有瑣瑣木燒之火經年不滅不作炭婦女取其根作帽入火不燒 建昌南豐縣白含鎮有康太保廟先是土人謝氏之居冬夜宿火地爐有香菌生火中亭亭如蓋次夕神見夢曰種菌于爐中者我也子能祠我我當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星

禰子謝乃徙居爲神立廟 簡栖又云毛桐生浙東諸山中落其子種之多未必生土人取桐木燒作炭播之山椒則一炭一株易生如蒲蘆矣又鳳尾蕉以鐵筋燒紅刺其根則易長此卉木之生于火者也如鼯鼠食烟火蛇遊燄鱉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風生獸積薪而不燃鴉鳥啄樹而火出獨斗獸如大食火而遺燬却火鳥如雀處火而散燄厭火如獮而色黑火出其口中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耳鼠能食火烟山啄木能食火炭蜀有火鴉能噉火駝鳥能食火炭

即火鷄 徐雲林引山海經崑崙山有鳥如鸚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如鸚而赤足名曰嬰餘可以禦火掩師之山丹木葉如穀實如瓜赤符黑理食之可以禦火即公之山有獸如龜而身首赤名曰蛻可以禦火翠水鰓鰈之魚如鸚十翼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翠山鳥多鸚如鸚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符禺之山鳥多鸚如鸚而赤喙可以禦火小華之山多赤鸚可以禦火帶山有雕疏如馬一角可以辟火章義之山有鳥如鸚一足赤文青質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吳

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鮮山有獸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名移即見則邑有火已上諸物或以禦火或以兆火何所稟而然耶 郡國志云宜春縣南鄉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熟水經注瀧水與雲水合處有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赤魚遊之不爲灼也又廣州城東南火湧泉出石罅中大如濤湧前去二十餘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 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爲衣會

賓客爭酒伴失盃而汚之解衣付于火燃之如灰垢
盡火滅燦然潔白魏文帝不信有火浣布者論辟
之後外邦有貢火浣布者試之誠然乃毀其論按火
浣布有二種俱載于正史今詳之 魏書南荒之外
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遇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
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
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
布 斯謂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吳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銷枝皮更活秋冬
火死則皆枯悴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
若塵埃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南史扶南國東
界卽大漲海海中有火洲其上樹生火中洲左近人
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
青黑若小汙則投火中復更精潔作燈炷用之不知
盡按此布出于木皮者色青黑出于鼠毛者色白也
宋滕景直家廣中炊釜有聲如雷霆家人走視旣
上生花漸長如蓮花赤色俄頃卽萎景直旬日卒

開題定數

棘闈試題甚闊多有小房師各拈數題大主考合闈
而得之卽在本主師未能懸擬乃亦有一定之數可
以前知數定而天弗違之甚可怪也宋孔平仲談苑
云學士王汾字彥祖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
夢中有人告之曰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
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于配
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雷州
召爲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辛

在下 又宋張世南遊宦記聞云先伯大正字汝弼
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
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能
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
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場中過程三畏字景宜厲聲曰汝弼可
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
宜爲解首 癸堅志撫州后土祠靈輦昭著宜黃士

人鄉秘未及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吟東
壁大書一詩呪而讀之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
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後以
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
題曰公生明焉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
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焉 萬歷年間
桐城吳公應琦以甲午登賢書計偕至臨清聞降乩
仙者甚靈趨候之曰某此行登會榜否曰不知曰然
則何年登會榜耶曰不知又問不登會榜終作何官

樵書初編

卷之五

手

曰不知曰某聞仙示頗靈顯故禱誠叩可無一言見
示乃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好把中庸仔細推老老
幼幼平天下此是男兒得意時及甲辰科應琦捷禮
闈其首題爲不知命全章則三不知在焉次題爲極
高明而道中庸三題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豈題目于十年前
可預定如此耶 萬歷丁未科人有叩乩仙以會場
題者批云丈人章衆曰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二
句矣再叩第二題批云亦丈人章衆一闕而罷後首

題果然次題爲君子依乎中庸蓋丈人章註中有是
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一句也今康熙己酉科予郡袁
公顯襄叩乩仙問今科浙江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
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
示之則批一署字又曰主司意重知及入場則知之
者一節乃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四者字爲署袁公
因念重知一語遂縱筆成篇果獲售 胡元瑞甲乙
刺言云萬歷乙未春試前一日忽夢見冕服一人坐
殿上召予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至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
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
得既覺而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
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
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訖言意
耳及揭榜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 前
定錄云李相國探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
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
雲集自辰及酉有空反者挾持一錄晨往生爲之開

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變色去王生日君無快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授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答揆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于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聖

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見揆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一日紫絲盛露襲賦二日答土蕃書三日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有疑願得詳之乃許拆緘塗入字旁註兩句封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訪王生竟不見矣觀此則文

章竟可前定而添注塗抹亦有數存則題目之前定又不足爲奇也 懸榻篇記云近年來山左有李神仙者以術數遊京師頗能知來事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從占得失且密以試題詢李謝不知但笑曰兩公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卜及入試首題則志于道全章所謂道德仁藝者實隱寓其字而兩生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餞者李曰此何敢言但題中常有五後字四可字他日或驗耳其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有五後字二題乃夫子之文

樵書初編

卷之五

聖

章一節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有四可字乃嘆其異又樵川諸生吳君善凡仙之術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臨樵數友問場中何題則書曰尹字帶兒孫心一旦題或近此衆不測復問二題何題倚經乎書曰否否否諸生皆喜謂非經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已搭至得見有恒者斯可已乃知尹帶兒孫寓君子字心一旦寓恒字二題是樂正子強乎曰否三段乃知否否否者寓三段中三否字也同時武學諸生亦請問試題仙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生茫然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半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不獨前知之神拆字奇巧雖與黃紉幼婦三橫兩縱之語並存千古可也相傳何公早南直懷寧人早初生時其父夢門前豎一橫機上寫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未解所謂第誌其事于壁已而早以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一節題入泮以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一節題中式丙午鄉試以吾未見好仁者全章中式癸丑會試平生得力果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全在此一章書先君子萬歷丙午科科試冠軍補廩入場先是有請凡仙問是科題者批云子路十三章先伯玉衡公亦與試性穎悟解之日此必非先勞一章必是子路問成人一章也予以意問十四內數之自意問耻至問成人正一十三章耳且予曾問于凡仙批云子今有志問功名丙午之年亦可成固知必成人章耳已而出題果然

入水即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即濕或曰夫出水即濕吾得而見之矣入水即乾其誰見之考之本草別錄曰路石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乾日出獨濡花黃莖赤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莖葉陰乾是則天下固有遇水而反乾之物此則灼然可見者也

杜麻草見日則濕入蔭則乾路石草實赤如麻子意即杜麻乎神異經荒外大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酉陽雜俎云雀芋狀如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雀頭置乾處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感應經名宋臨川吳曾能改齊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勛叛卒由劍安寇延平道出小山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此乃正氣所不磨亦復雨乾而晴濕何耶名勝志騰越州羅生山上有天應寺殿墀片地雨則曠晴反濕閩書同安縣涪

洲與寶月巷旁有石如盤俞武襄大猷作亭望海海
頭有島天將雨則明現晴則日光晶晶反隱不見名
其島曰變山 名山記冰山在慶尚道義成縣大巖
下有石穴是爲風穴又有穴在巖底直下廣一尺深
可量十一尺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
熱則冰堅霜雨則冰釋春夏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
春是爲冰穴 拾遺記古之關山有林木焉疾風震
地而此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獨活草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 又通志畧云無風獨搖草頭如
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拾遺記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欲見之李少君曰黑海
北封都之野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
石溫夏盛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
之命工刻作夫人形置之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
近之少君曰此石壽可望不可近也

撒珠撒銀錢

宋史明道二年注鞏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
使言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稽
慕之心乃自捧銀盤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以
堂堂天朝而幾與戎蠻爲戲甚非大體 清波雜志
祖母太夫人爲曹武惠燕王五世孫暇日與子孫談
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宮稱賀盛
飾羣立于露臺人各許携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
撒包子及成束金銀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
卽裂爲二俯拾次多遺簪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
有捷慧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此朝廷與
命婦爲嬉娛也 雲仙雜記云唐玄宗于正月十五
夜御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
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光曲又撒闌江錦
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被綠傘山
焉 明通記云天順間帝頗聲色奢侈常以銀豆金
錢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闌笑編修楊守陳賦
銀豆謠以諷之 客燕雜記云往時宮中出遊西苑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有大要外小要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晚用金銀豆酒地聽內監拾取爲笑樂崇禎間悉罷之易以胡桃紅棗等物 酌中志云萬歷末年宮中偶興掉讀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入實授之落于某城卽照數賞之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遂有撫順開原之失亦其兆也此朝廷與宮嬪內侍爲嬉娛也 文館記唐景龍四年清明中

樞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繩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杜牧之退官人詩云開元皇帝掌中舞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長安客話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

學士一日 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蓋大臣位文武之極講官有師傅之尊踏繩頓地俯仰拾錢褻慢甚矣 雲仙雜記云唐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棍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笑終日不倦歲已復收于篋此則儉嗇而娛其歲年者也 又云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若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珍珠厚盈數寸以琉璃今妓女酌之仍各具數

樞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謝主人斯其爲娛樂者奢華之極不可以爲繼亦恐造物鬼神或窺之矣 唐高宗咸亨三年太子宏因宴集命官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于謝之上聞賜及善緣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注擲掉倒作也猶相撲元氏掖庭記云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妃嬪不得登九引臺臺乃後宮乞巧之所臺上結綵爲樓妃獨與官數人升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

設晏大會謂之鬪巧晏負巧者司一席 瑯環記七
友徐婉好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以進
極其精巧上大稱賞對之竟日喜不勝至定昏時上
自散置宮中地上令官人暗中摸取以所得多寡精
粗爲勝負謂之鬪巧 泉志云按舊譜撒帳錢徑寸
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
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爲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
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勅
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空

每十文卽繫一絲條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有學
士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藉味道各執
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是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
撥平一懷中盡而後已 先叔祖馬湖公作族祖姑
無爲心禪師傳師幼許字湯氏子湯歿不受他聘雅
修淨業竟從剃染一日豁然大悟神通妙用成化中
以妖人之亂徵天下有道術者有司敦遣入京中孝
肅太后引見尼僧手擲金豆師獨岸然不動凡宮人
有疾病以手摩挲之卽愈孝肅增以無爲師號

草之有寶者

韓保昇云馬齒莧有二葉大者不堪用葉小者節葉
間有水銀每十斤有八兩至十兩已來然至難燥當
以槐木搥碎向日東作架晒之三兩日卽乾如隔年
又續隨子莖中有白汁可結水銀 博物志云積
艾草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庚辛玉
冊曰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氣石楊柳含銀氣馬
齒莧含汞氣艾蒿粟麥含鉛錫之氣酸牙三葉酸含
銅氣 雲仙雜記云山上有蔥下必有銀有薤下必
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
之寶苗 儲泳菰疑云荷葉有水銀 酉陽雜俎云
椒可以來水銀故曰椒日可以來頭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空

草木能奪天工

淮南子萬畢術云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 相感志云楓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鬼天旱以泥封之即雨又注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動天雨即止 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柳先知之起氣以應故名雨師 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 類林南海有草叢生如蔓土人視其節以占歲之風每一節則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一風名曰知風草 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杜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病雖危亦無害也 本草云此蒟出銀州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綠鶴于此同翔是此蒟香直上雲間若有過往聞之者皆氣爽也又降真香燒之則羣鶴至 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 著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狼虎蟲無毒螫又日上有叢著下有神龜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

雲覆之 感應類志云胡桃之券令鷄夜鳴蓋以胡

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遶之于鷄栖下則夜鳴

不止 史記有蒼雲圓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

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于地乃更滅拂之其蒼

雲爲之半滅故曰蘆灰投地蒼雲自滅 感應志云

以榆化疑是花字灰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

取迴風草挿頭上令人顧見四戶之事迴風即旋風

也 卜宅書云栗木爲闕可遠盜青楊木爲床可驅

蚤 談薈云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鹿蛇啣草能續已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五

斷之指 門冬赤黍煮爲丸令婦人不妬 橄欖

爲柑撥魚則浮 風生獸死後向風便活以石上莖

蒲塞鼻則死 橫公魚刺之不殊以烏梅二枚煮之

則死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園圃四旁種決明草

蛇不敢入以胡麻麴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

狐兔兼得三十餘歲 椒目可以來煩構液可以膠

丹聖灰可以鑿銅地榆金鹽可以煮石皂莢碎鐵鬼

茨腐銅修天拒火紫背制金 竹譜云永嘉大羅山

有龍牙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人

下山則安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通志畧云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蘘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爲治蠱之最 蘘東坡曰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然大豐則實凶歲則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得益智之名豈以知歲耶 詞林海錯云黃精一名土竹服其花勝樵書初編

卷之五

奎

實服其實勝根有黃精處必有黃雲時起 茯苓葛歲則其上下小本狀似蓮花名曰威喜 枸樹一名狗骨又名枳枸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烏鰂魚能奪天工

燕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 鼯能吐霧致雨

鵲鳴則大風 樊堅志劉居中見蜥蜴大者百枚在

山中長三四尺光膩如脂吐雹如彈丸俄頃風雷作

而雨也宗奭曰有人見蜥蜴從石罅中出飲水數

十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數里雨雹大作故今

人用之祈雨 劉法師嘗在龍興府西山見許多蜥

蜴如手臂大一日無數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雹

又嵩山有大蜥蜴數百能吐雹 淮南子云朱鰲浮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亥

波必有大雨 李時珍云鵲鳥仰天鳴號則大雨至

人探巢取鵲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散雨也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 鵲鵲羣繞旋飛謂之鵲井必有風雨

鵲井可對蟻封凡蟻封戶天將大雨也鵲有長水石

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又墨子云以丁卯日

或乙卯日燒三雉羽揚其灰風立至若風止又燒黑

狗皮揚灰大風立起一云黑犬皮灰止風一云黑犬

皮灰起風此必有一訛矣 本草綱目引感應志云

五酉日以白鵝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

燒灰揚之風立止 狼糞為烽燧大風不折 江狔
入火藥逆風不回 鶩驚鬼 鷄鵲厭火 孔雀辟
惡 鶩鵲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 啄木遇竊以
鶩書字成符而竊自出 鶩有隱巢木鶩鳥不能見
鶩鳴在上蜩反不行 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
不傾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其中 鶩飛則蟻
沉鶩鳴則蛇結 竹鷄自呼泥滑滑者是也白蟻聞
其聲則化為水或曰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故陶隱
居言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鷄可以辟邪 埤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宅

雅云蛤者蛇屬潛于神淵能與風雨淮南曰機牛粹
毛宜于廟社于以致雨不若黑蜩又騰蛇龍類有鱗
無足能與雲霧而遊其中其行千里因風而化 鵲
弄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諸天晏淨無雲則運日先
鳴天將陰雨則陰諸鳴之淮南子所云暈日知晏陰
諸知雨也食蝮蛇及椶實知巨木大石間有虺蛇卽
為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樹石
為之崩倒虺蛇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
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虺蛇時呼同力數

十聲石起蛇出江東人呼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
以手搭腰鼓大率蛇入口卽爛矢溺著石石爛如泥
一說矢著石卽變為雌黃及生金 本草云鵲鳥能
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擾而食之淮南子曰鳥有
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 談者云螳螂之
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 取玳瑁甲帶左
臂若飲食中有毒甲自搖動 伏翼之血滴眼見夜
中物 鸚鵡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蒼鷹之睛注眼見碧霄外物 猴孫毛置之網四角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突

則多得魚以鹿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 象胸
前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 丹魚之血塗
足底可行水上 獬獬血飲之可以見鬼 鸛鵲頸
血塗鷄頭鷄不能起 僵蠶末塗馬口不能嚙人亦
不能食草豆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鮭魚塗樹
立致焦枯而灌以犬膽榮盤如故 牛膽塗熱釜釜
卽鳴 五月五日取蠅虎以刺血用硃砂和牛羊脂
食之令其腹赤乃取爲末少許塗處女臂卽有文章
揩拭不去男女交其文卽滅此東方朔法漢武以驗

宮人故曰守宮也 倭蚌之淚作畫盡隱而夜見烏
 鰕之墨寫券誓明而久滅唇脂和蠟爲燭其烟上成
 樓臺 雷獸骨擊鼙鼓聲聞五百里 海鵝風伯使
 白袋雨師奴 數光競搏土作九清三百而潮至
 拾遺記云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尾端有角噴水爲
 雲輪圍五色 鷗頗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以
 爲候 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
 尾文如豹文武帝作觀於于長安上有銅飛廉因名
 飛廉觀 大清外衍言蓄蠱之家鷄輒飛去五行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兖

雄雞毛灰着酒中飲之所求必得 狔將風則踴躍
 欲雨則鳴鵙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暮鳩鳴即小
 雨朝鷺鳴則大風 鷓鴣水鳥天將雨則鳴鷓鴣鳴則
 天當大雪 海螺鳴主大風螺吐光主陰雨 李時
 珍曰術家言蚯蚓可與雲又知陰晴故有土龍龍子
 之稱蓋蚓雨則先出晴則夜鳴 螢火懸網中能多
 聚魚古人製螢火丸服之能辟刀矢 東海魚獸似
 猪名魚狸皮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天將
 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天晴如故 麒麟闕而日月蝕

天中記鵲巢取在樹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
 卵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炙病者立愈又鵲腦令人相
 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之則相思 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歷八年四月十
 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半

土木之像能神

神鬼之附麗于土木像以降旨禍福而坐享血食者往往有之然不過附麗之耳若土木之像而自能神則尤可異焉 搜神後記云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皆見 留青日札云嶧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鏃犯及遂乃束手就戮如有神助者此則節婦正氣之靈也 太平廣記引神鬼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主

云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竟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猪因不覺忽在床下追者至竟不見羣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慶云何有牛猪之異而垂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前去 宣室志云初唐有神像云周隋間有術士範金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

稚俱侍上高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

之年其法當厲聲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

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動移時

仆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

震又命王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

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

年盡契其占也 劉楚記曰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

盜相迹于途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

神類能威殛人也亟迎至而露禱焉曰必得盜見乃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主

歸否則暴露耳其神固木偶大小長短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大冠儀狀儼赫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卒有聲其人以爲必盜至也從壁隙覘之見一虎至神所以爲人也曳尾雖肝旁復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乃稍迫近對踞注視久之忽風颺神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噴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齒不得吐嗑虎搖首振腦跳擲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次早里人聚觀見偶

人狼藉道上無完膚方疑神向威靈何遂至此其家
故畜豕不數日虎復來伺夜躍入垣內有虛窗伏半
側虎失足陷窗中咆吼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
刃擊死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相率昇虎祭神食
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歸神于祠盜亦遠絕
徐仲堯神鉞記庚辰夏歲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
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役母使炊俟熟
乃起小不如意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
沸釜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卽潛竄不孝子聞見叫起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圭

視已死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厨得刀逐出離家百武
有闕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
操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
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
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母具述其事遠
近喧傳周將軍靈爽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
謝肇淛塵餘吳人丁應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
入古廟中見土偶踞然以爲人攫之偶臨而折虎腰
虎驚翼日聞于丁命播之歌謠以爲是政所致

人聲屬火

洪範之五行以言配火則人之聲原屬火也予考記
籍所載凡水得人聲則溫熱者愈溫熱騰湧者愈騰
湧豈非水得火而相激致然乎錄異記云岐府西隴
州路七十餘里而有魚龍洞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
水流出破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
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至驚懼奔走 物理小識韋
莊峽程記言急流有漩緩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
爭則舟埋水矣海舟人言用蘆席稿鋪之物投漩漩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圭

卽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不可聞聲聞聲
則船不可救 沮陽城大翻小翻山有溫湯下足便
爛不得言言則愈熱 郝郊入蜀記云巴縣不語瀝
險甚舟過戒人言言則水勢噴湧不語則平易 林
水錄云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口口徑二丈五
尺根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
聲則場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鷄洪瀾百
餘步冷若寒泉 記義云宣城縣蓋山有舞水聞人
歌湧出 論衡云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鴟蛇治葛巴

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
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南越之人祝禁輒效
口舌爲毒也 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
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
立至上有洞卽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四川志
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有孔道行者過
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曰婆婆賣水來初呼
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呼三五聲其水如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圭

壺中傾下注于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卽止至
今如常 宋王鞏見聞錄云夔峽將及瀧瀨堆峽左
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
泉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
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
家室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
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
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于是出 壽州有咄泉人
至其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又

有樵掌泉聞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
石底人有笑聲泉卽滾沸 名勝志云蜀馬湖府屏
山縣有雷番山隋史萬歲南征過此書雷番山三字
鎮于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亦須
緘默若或吐聲雖冬月必起雷霆 又云嘉客泉一
名珍珠泉此泉在平壩衛西南十里冬溫而夏清客
至語笑明珠翠玉累累而沸風恬日霽清瑩射目客
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衆寡亦如之否則已殆
如酬酢因名之曰嘉客泉 壽州北三里有珍珠泉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圭

淮南王鍊丹之所早煥不竭每聞人聲則珍珠湧集
或呼爲嗽泉 又呼應泉在龍里衛俗名叫水泉脉
淤滲不見呼之則湧出僅足掬啜復涸雖日百呼皆
應亦甚異矣 宜興張公洞中石孔萬株異形詭狀
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襟如故稍
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 江西武功水獨源其
顛瀕瀟噴沫如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益溢出 龍
虎山水簾洞亦有祖天師煉丹爐其濯丹池萃日月
交化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洒若珠簾玉箔人嘯泉

下則水辟易其處 襄陽府南漳縣雙池寺內人于
池旁蹴踘則四圍水湧躍如珠 歐陽公與梅聖俞
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存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
妄語笑以瀆神龍怒則有雷 胡直云峨眉雷動
坪相傳雷神居其下一聞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道
有禁語古鐵碑二富好禮云相傳人至此語則雨予
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勝
八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 犀泉在廣西富川縣東
北泉藏坎中坎在平地溪約丈許長不下三四尺橫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圭
可七八尺上覆綠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
人呼則出不移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
然其靈異如此 桂平縣白石山有泉曰漱玉始流
微細鳴鐘鼓則泉湧 和曲州武陵洞夾西山中潑
不可測內有流泉石人石獸以火燭之不敢語語則
雷雨輒至 江西通志云玉山縣柳居山其石有古
井一泓神龍所潛歲旱禱之多應井後有石崖壁立
遇人有語聲激之則有泉迸出如瀉 西寧衛有泉
聞人足音即沸

句容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
聞擊掌之聲則沸 湖廣歷城縣有溫泉在京山上
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揚湯奮發 澧州西有雙泉二
泉相近其水常湧聞人聲則怒濤異常 荆南志華
容有方臺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候雲所出處掘取無
不獲者當掘時忌有人聲不則所得粗惡

植物而兼動物

草木之類植物也蟲豸之類動物也植物無精無性動物則有血氣知覺雨不相蒙然譚子所謂無情化有情如朽麥化蝶朽草化螢朽瓜化魚稷米爲鮑芋根爲鮑之類不可得而究其理焉交州記古度樹不花而寔寔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蝶穿皮飛出着屋正黑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搖動物理小識云蠅蜂生南海陽春附橄欖樹雖有手

樵書初編

卷之五

七

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而得之志曰土人藏于筒篋中以聲之清濁卜禍福或云遇蟲毒必鳴焉 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盒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 嶺南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 大和中田在實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鶴鵲巢在顛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如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又大麻蠅茅根所化 秀才韋嗣庄在杜曲常冬日掘樹根見復蠅木蛻時附于其處怪之

行人言蠅固朽木所化類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

木 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瀟湘錄云長安城禁苑內有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復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明年暮高祖入長安此其先兆也 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視岩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縵者金眼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全

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爾雅翼云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化泥蝦相傳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 本草云白茅其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黃東發云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倘湖曰此說非也腐草實自生光而成螢豈有子宿于其間哉腐竹節亦成大螢火又黃東發云江之有鱸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

皆謂飲食殘魚之所變正非造化氣類之所成宜之
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爲琴高昇仙時所
棄藥滓化成故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惟上已
前後有之他時則無此又神仙餘丹所及非尋常可
比矣 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藥化
爲蠅數萬飛去 蠅是苕苕根所化異魚圖贊云土
龍之屬苕苕芹根化而爲蠅黃白異形按白蠅出交
趾 劉庭筆談云萬歷十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
草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全
豹獅象之類或飛遇山木高處偶爲木杪所礙卽有
一二穗飄挂其上土人援木取視之則皆腐已化爲
蟲矣巡道東陽王公親見之 述異記云晉永嘉中
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又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
蟲中郎王羲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
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四川大竹縣志
云宋紹興時產大竹竹中有白兔因以名縣 海物
異名記海樹霜葉風飄浪翻如腐草化螢厥質爲魚
名楓葉魚 酉陽雜俎云以盆覆寒食飯于閤室地

入夏悉化爲赤蜘蛛 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
瓜子化爲壁魚因知刻子朽瓜化魚之言爲不虛
李時珍曰古今註謂橘蠹化蝶爾雅翼謂菜蟲化蝶
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 螢之爲物一種小而宵飛
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化爲螢是也
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
一名蠹俗名螢蛆明堂月令腐草化爲蠹是也 搜
神記云朽葦之爲蜚也稻之爲螢也 淮南萬畢術
風黍成蜚蠹言以秋冬獲黍置溝中卽生蜚蠹也莊
子云鳥足之根爲蜚蠹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同異異同

驢父馬母曰驢馬父驢母曰驢 燕以日出爲旦
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 龜甲裏肉
紫肉裏甲 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 鶴愛陰惡
陽雁愛陽惡陰 兔以涼爲繁繁以旱爲兔 麥葉
日舒夜欽莢葉晝合宵炕 松木葉直而身曲栢木
身直而葉曲栢木松葉栢身身葉俱直栢木栢葉松
身身葉俱曲 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 賜必單
棲驚必匹飛 睡蓮晝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夜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金

出水 太陽草曰鷄格 即黃精 餌之長生太陰草曰鈞
吻 其葉有鈎 食之立死二物相類 柳性耐水楊性宜旱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猩猩啼而就擒 即猓
笑而被格 鹿則比類環角外向以自防麝 即麝
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 蝶笑于蟻蟻笑于眉 秋
葉大而早脫謂之楸楸葉小而早秀謂之榎 蕤荷
依陰葵藿向陽 鸞入夜而歌天勝之也乾臯斷舌
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 蠅市于朝蚊
市于夕 鷄晝明而夜昏梟夜明而晝昏

山海經諸神

山海經所載諸神殊形異狀筆之于圖令人怪駭何
爲荒唐至此乎然作者亦必稍有據依豈盡憑空結
撰以誑惑後人也按李元陽洱海志云榆水西北岸
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雞喙皆大石自
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此則山海經之一証矣 又遊
皖山記云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肅然起敬中
峰之頂其下如盤白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
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
樵書初編 卷之五 金

翹如黃雷公之狀晴大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
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此亦山海經之一
証矣 又按金史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于熙州野
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
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
帶如少年官馬前有人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
湧幢小品云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
樹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
戊子米貴死者滿道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

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
驚與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
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作三舟俱溺 魏濟西事耳
云廣西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
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潤土尺餘披髮
烏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
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神能變語呼曰合合勿
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
喜拊手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此皆足

樵書初編

卷之五

金

爲山海經諸神之証云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宜
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各兩指執一
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 龍城錄云開元四年景
州水中龍見一龍三頭時雨中大水後一日風自龍
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南史梁武帝聽魏
降人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于鍾離南起浮山
北抵礮石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費萬萬計夏日疾
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
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濶九丈五尺夾之

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水清漈俯視邑居墳墓
了然若在其下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
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三吳記
云吳大帝赤烏二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
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
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
四望見海上風寒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
伏于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

樵書初編

卷之五

金

黑蛟耳

日月之異

漢景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漢成帝
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
見東方 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
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占曰三
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四年二日復出 晉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
青珥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太興三年五日旦出
梁武帝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

樞書初編

卷之五

全

于西方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於
東方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旦兩月並見 唐太
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常照又有三月並見 唐僖
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四日並出而閏三日
乃不見閏者離而復合也 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
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
久之旋有陳橋之變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
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 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

樞書初編

卷之五

全

西南方兩月重光 近異錄云宋慶元二年十月二
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
見其圓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
稔又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街道史氏以
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嘆曰大好
月色依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
斗燦然而星日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掩也 兗州
別集云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
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
一夜者其後一歲至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
也 後漢書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
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側匿則晦朔見月之異古蓋有之矣晉義熙九年十
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謂之側匿則侯王其肅乃
劉裕擅政之應 雲錄漫抄云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
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
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

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倍黑人爲亮云 異姓周昭
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采貫紫微王雨巡狩濟江弱
死

書初編

卷之五

允

占一異兆

隋唐嘉品云今上玄宗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
人韓凝祖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
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
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石林燕語云
宋慈聖人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
錢盤旋久之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此非占也而兆也
耳目記云長慶初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歷
數尤工下筮成德軍節度田宏正月于財賄民衆怨
恚書初編 卷之五 卒
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于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
求醫未愈因就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
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
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鹿不遠
兼有河山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庭湊聞言遽自掩
其耳卽辭魏帥而迴未逾旬軍民大變殺宏正將校
擁脅庭湊而立之王師攻討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
文宗嗣位詔曲赦之就加節制庭湊既立甚有治聲
閩書云建炎初林公武避地建安城南時葉僂作

亂挺身持帛皆詣壘招降賊疑間謀執而且殺之賊
取玦卜神曰必立玦乃免玦下荷案而立賊異釋之
五代史周世宗在民間常與商賈跌販貨至江陵
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顛跌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
一著躍然卓立下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
記曾祖以來遺傳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
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
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揮塵錄顯仁在北地
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于裏以黃羅書康玉字
樵書初編

卷之五

空

貶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
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
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日瑞卜昭應異常
可無慮矣

倚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廷樞重輯

族裔隆境六夏華

丁酉科場

遭遇

風送

風雨順人情

吟齋夜話二則

樵書初編

卷六目錄

一

倚湖小築

枯樹復起

李士實妻妃詩

寧藩先兆

西域稱王之多

露筋廟

貞鳥

草木有節義道德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七夕

鐵冠道人

諸墓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造命

武宗逸事

禁烟

石中人物

襄雲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樵書初編

卷六目錄

二

倚湖小築

狀元光耀

宰相取于留心農務者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肅生
哭于文廟騰有歌謠

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而分房一十八人
皆論殺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為甚
明嘉靖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衡主應天鄉試時
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
其品騷文字不與主名為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
策以國家戎祀為問所對多訛訕語遂逮繫汝璧衡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一

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陽俱命南法
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
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剛自外來而為主
于內為暗含訛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
一生策題紙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

萬歷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
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
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當官氣

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 按嘉靖丁酉安南莫
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
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
南途次日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微外君臣自相
篡弑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竊自
號其負罪為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
必勞師征之為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
迫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勲臣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二

配享止歲給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
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
以為應云勲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
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舶副提舉
衛謫南雄通判 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試錄如聖謨帝怒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
沙倫迂闊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存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
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郊射及黃

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
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鞠問
提調官陸杰余銓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
鞠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鞠問

又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鑾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
中王堯日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瑄高節等附
附闕通達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覈有跡併同榜
進士焦清崔奇勳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
削翟鑾官為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俱奪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
官袁煒潘仲驂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干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
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黜奪耶 續耳談云萬歷丁
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
闕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子猶臥未覺
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闥見諸舉子紛紛
皆白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
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

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萬
歷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閭試取解首洪承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某廣文塗抹皆滿竄在棄卷
而解首已定楊聯芳矣劉公有小童侵晨入厨爲鬼
捷其類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
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卽封
視藩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竄棄已
十六日矣 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
呈主試董元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勒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

卽似有人引卻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
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
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閭中固有鬼神然未有如
萬歷丁酉科之甚各省閭中或包舉子之眼或掣主
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遭遇

三楊相業最爲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
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
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
喜曰寔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
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真偁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卽曰俊改估終不赦衆頗聞
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共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
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閭畜馬蕃衍散之軍
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耗民力正官領壯
馬佐試官領化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
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爲負
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聞明日公
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
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卽當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劾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憚真蹇蹇大臣哉而二主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清夜思而感涕矣 溶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皆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崩大二三楊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風送

唐都督閣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晏僚屬于閣欲誇其婿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爲序時王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晏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闕不命更得句卽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矍然曰此天才也其婿慙而退世所傳時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閒唇脂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流盡巴江洗不消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渙盪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 蕪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載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載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浦淑言卒風掠耳簷
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耳
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
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天順壬午移浙江東
陽盧楷初爲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
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
次早撥船又明日卽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于
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
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八

斯真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順人情

燕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
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人人之無憾也
然廬山那亭湖神以真故投身于巨蟒其爲神能分
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戲以
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者是也蒲
田大嵎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商祈風分帆
南北東漢鄭宏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爲仙人取箭
宏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宏何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九

所欲宏知其爲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爲難願旦
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
其地爲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
之風哉 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聞北
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
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
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筮曰此點蒼十
景之一所謂晴川秋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
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雨無所妨世傳觀音

大士授記而已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
雨哉 客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頓吉連雨暴漲子
守頓方多僑士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
而臺符令禱雨旱格之下下乃據定報之已而聞吉
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
請雨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
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操仗哉 閩書元時莆田許天
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卒苦塊二年既葬墓基三
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
檣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塹五里天明日明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
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將令君築九清
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談脚行觴西山雨注獨
橋埕數百武日色朗霽萬目詫異漏清縣余坑山昭
靈廟前有醴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歡熱酒
善醴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醴酒風相傳漢
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
舍舟而陸憩于磐石陟而北留巨跡鹿踪于蒼石之
上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普知
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
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跏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
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
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頽木之上予念此道人
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
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袈裟多
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梳曰豈不畜經
檣書初編 卷之六 十
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
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
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
亦欲睡時作枕子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予
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
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
之爲木陳禪師者一武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
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廢

詔住法雲寺其成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
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
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
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
頭然無故于八達衙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閑
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于曹
猶當見之子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具德禪師者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
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
故此則世宗入繼中興之祥也

余聞耆考之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
朝起生畦孟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
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 漢書五行志
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莽
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莽生之歲也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漢元帝建昭五
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豪第鄉社
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
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 南史侯景入
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
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砍南面
十餘株再宿悉再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
賊乃大驚惡之使悉砍殺識者以爲僵柳起于上林
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開元

天寶遺事云明皇遺祿山之亂變真西幸禁中枯松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之祥 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枯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肅宗以相王登位而傳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 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二檜曰煉丹檜于有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于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大歷九年晉州神山縣唐真觀枯檜復生 建中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十四

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貞元十二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枝瑞柳賦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下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驚駭惶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爲李氏中興之符 成都劉先王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圓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輒輒自起此則樹之自爲神異者 汝南府州治東有伯翳祠棠樹枝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 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新發焉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十五

之後側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 舊志濟南新泰縣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枯後縣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 後山談叢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李士實妻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幅
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
路難行處有人行鐵基未備時空好局面雖奇者不
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識矣竊王之妃妻氏屢謀
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
語夫兮夫轉聽探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
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
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
橫桃花灘下水漫漫花枝不動鳥聲靜得琴來此
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牆逢
逢畫鼓兩三聲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
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
爲省鄉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皚
皚道人邀我觀中坐著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莽
不尋常併附記之 士實贈日者云蕭蕭雙鬢亂秋
雲一日身閑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軍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妄事有由然矣

士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意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獨取劉瑔病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甌 寧藩宸
濤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遇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濤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宦殺此兒一云其母爲南昌人宮人環跪曰
稱爲針兒故倡也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
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
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
三日也及濤年十二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士覺曰
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濤于柱觀鞭之數
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
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以身蔽濤曰殺春殺春王
不得已遂捨焉後卒符所夢云 濤被擒見陽明先
生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道羣之比使還果得屍蓋周身紙繩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濠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祝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濠俘囚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入簾涼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濶雲拖雨脚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著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痛思孺子
眞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十六

與野人來濠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
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
羣航嶺道風行豺吻厲海天雲濶雁飛將身曾許國
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應
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
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政在
汾淮後戀闕眞隨江漢東羣醜沒勢同吠犬九重端
合是飛龍涓浹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今總

述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
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燧
至江西藩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燧
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
尺檻下隱故藩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
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
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謹
曰天眼開矣此卽宸濠將擒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
首袁榮襄公宗臯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尤

安陸遂充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尾從 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
姬扶床踞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人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寧家

寧藩先兆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聞者久之則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洪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即仁寶云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彭湃而盡涸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周禮

樞書初編

卷之六

辛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就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麗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往往有之國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驚叫後省民多有逆逆徒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魔寐中者耶

西域稱王之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輿情缺望下禮兵部議言後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屬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二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勞煩重安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邊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關封其渠帥爲侯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壬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毋丘儉討
遼東有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率衆五千餘人降遣
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
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
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
半日可至曰峭山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稱爲王
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格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
殊可笑笑諒淳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嶼
之中安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多俱給與勅未免失體所謂各執賜勅任意往來者
勢所必至蓋中國以王號爲重未免奸人乘之耳此
亦謀國者之長慮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
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歷日詔書予謂
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則
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廟
典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建南平王死
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明
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

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
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
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
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在國安南國王食邑三
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 鄭邦章汝璧云隆慶間
暹羅失印其世次子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且請印
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 上
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予謂國初受封未必卽稱王宜檄廣東撫臣取舊文
至循而予之及取觀則都統使印因如式製與之觀
周益公及鄭邦章之所持議則是外邦之來廷者雖
各自稱王而天朝未嘗輕以王之號畀之也豈嘉隆
間諸禮臣未嘗考究及此耶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陰蚊甚嫂顧湖邊田舍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爲立祠木南宮碑記云澤國之女啗膚露筋不就有韓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按段柯古續昌陽雜俎云相傳江湖間有騷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白鳥姑吸血清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達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然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蓋莫可的考矣始之爲梁則鹿也繼之爲騷則男也又繼之爲廟則非娘娘不足以當之矣 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縣吏醉仆爲蚊所啖而死則高郵之露筋亦未爲怪也 搜神記云仙人趙炳長安令恐其戚衆收殺之民爲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能入則露筋廟之無蚊容或似之也 水經注江水

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徧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閭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漢中寶珠寺荆州李姥浦同金壘子云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于其中及後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漢州寶珠寺亦無蚊 史異云南梁孫謙字長遷天監中爲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儉素牀施邊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一寸卒年九十二 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鐵城嶧人庾亮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朱平涵云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觀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 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其街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幙可無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教習識禮義而然也大抵惟雁爲其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漣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因賦模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斂其羽翼其足立之打畔以爲媒每見

燕書初編

卷之六

三

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一坏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蹴湖漁父弋一雄鴈剖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金卽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二雁矣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奏吉了一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

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則禽譜中佳話耳王奎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鸝鵲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按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繞籠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則又夫妻父子同難相死不謂金衣公子有此義烈也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額有二鸛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坐歷輪索中奮翼自

燕書初編

卷之六

三

擲空懸弗脫雄下首大鳴若籲丁人衆雖憐之然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倚其旁不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殆毛骨盡化乃亡時高啓居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乃爲之讚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殺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又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

亦墮而死 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邊庵相公一清令家伴送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陶石梁許齊公傳曰池州許齊公家世鳥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擲而下遠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復來者數四齊公有女甚明慧方侍母饋其旁見之慘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錫頸交翼若喜若悲俄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胆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壬

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敗業買販江湖家漸沒日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而其端寔自二鳥發之 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鶴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愛子致死剖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誓提心 羣芳譜云陳州作盧某畜一鶴甚馴一劍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廬側廬曰爾欲去耶有天

可飛有林可棲不爾也鶴振羽雲際數四回翔乃去盧老無子後歸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非我陳州侶耶即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指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鶴其旁後盧沒鶴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 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了能人言有楚人欲以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樊中遂不食而死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壬

天中記云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擊哀鳴與龍陸水中死 王招之神境記云樂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一日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竭其雄驚墮爲貓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雖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太守鄭夏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哀
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
鶴飛赴堂中墮之不去卽哀之雄也交頸頤頤撫翼
聞奏鐘磬翻然共舞旋轉低昂妙契絃節焉 徐天
池云襄衛衙梓巢鶴父死于弩項之衆擁一雄來匹
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羣酋乃挾其雄逸去 南康記歸美山有石室
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鸚鵡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
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鸚對鏡不爲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虛矣 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
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
心俱然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怒焉立
便庾信爲讚 永嘉郡記有洙溪西去青田九里中
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耳
稱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邱公相鶴經云青田之
鶴 元至正間諸暨吳金家大病踏大子銜食哺
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人呼孝大墓又名桃
花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雜錄云楊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撰亭花旁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馮子猶笑史云楊州瓊花天
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入
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
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
筆云楊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冠揭本而去小
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旁復出二蘗老道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士金大寧日加培養久之暢茂婆娑不異昔時得而
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崇國有絕句弔云名擅無
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
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艷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同是
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安羅樹碑云婆羅樹者非
中夏物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幢足以綴飛颺高蔭
足以却流景惡禽翎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華葉自
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岸則青郊苦而
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爾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餘若且
稿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
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狀木有娑
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餘無藝于松栢成陰不
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
莖如得托根長樂樓額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
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云凡樹皆以貞樸自立
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揚州之瓊花
淮安之娑羅樹並立于古而子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樞書初編

卷之六

三

樹者如此 香案牘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
蟾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
聞數里人常見之陳鑒峨山游記云峨眉山娑羅坪娑
羅花盛開凡數十朵爲一叢遠看如牡丹深淺紅色
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 記
畧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澤州官圃一株
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
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
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 朱平涵云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極美材也
買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
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
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苑百
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
是不特芳姿艷質足壓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
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氏之宅牡丹一
株百餘年矣朵朵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

樞書初編

卷之六

三

既移其花朵采皆背主而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
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二聖
山下曰靈峯中曰翠峯上曰岑峯皆有僧舍而岑峯
爲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
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二瓣宋政和間宣入御
苑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 周紫芝竹
坡詩話云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
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
谷暖鱸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爲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郡人以此花繁稀卜科第盛衰 會稽志云雙箭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二后登格星穿花布泥者各三年華嶺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省之豐凶 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餘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謠李唐來關干於矣 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麥略無生意勸還蜀植之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邇者其在城南者韓古顛介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諸他用既而斷為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今秘內帑 李適庵滇遊記云滇中江川有山茶花神宗移入大內時已六月開花極盛後三年不花廷杖一百發還故里今每年開花百朵杖痕歷歷可數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紫纒糾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予謂此樹兩樹合為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為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予謂此樹分一幹為兩家有兄弟之義焉 按山川記吳云朔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幹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 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江陰幾雜志云楠樹直疎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讓故施之棟梁橋樑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相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綢綢種於永懷寺殿庭左右後相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寺在崑山玉峯意外園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
同一類與 羣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芽
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語
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
相疎人有懷一心生離間者觀此可以爲鑑諸王皆
咍唯帝呼爲義竹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三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爲不經夫諸星各
以其象而命之名牛之爲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
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
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耕田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
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耕人故牛上
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既有耕則有織其上又
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
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
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
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鵲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
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卽牽牛云 凡單月而日
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
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
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卽變也而氣已召攝少陰矣
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牛耳 五與午
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 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真有所謂渡河者矣按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耕車綉帳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視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中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

吾此疾自知未到衰頹因話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薨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來其言未足爲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綢縠數刻乃沒大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紛之狀如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曰微光奕奕渡天河鸞咽鶴唳飄飄歌其言似信而有徵焉 七修類稿云子友王

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旂非旂如龍非龍閃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聞一一聲似項雲氣被郁香馥飄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鵲橋之事也 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光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脫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而能熅喜甚改各爲縹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謀錄云北俗週月三十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已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爲異聞 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故取之爲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焉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

樵書初編

卷之六

甲

元旦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五爲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月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而爲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于如上戊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有無巳矣不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旦端午七夕

合較之其爲用巳時而非用巳日也明矣 外傳漢竇后小時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然則織女之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花叢談云肅宗時鄭代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所何福曰願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

樵書初編

卷之六

甲

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娘女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采娘曰某之告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母收藏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見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何繼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執錢希白洞微志載魏德哥爲徐璧祀其先人日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彊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優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子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爲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難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二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東廟木天三地入含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爲陰數四六廿四老陰之策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識緯之事悉以歸之甚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卽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盧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恭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樵書初編

卷之六

聖

丙寅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
勤授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
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
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
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
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沅法當爲祭之祭已
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
王遇春從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
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

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
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青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
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
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藁于故篋因繕錄而併記所
識之事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此而世乃疑鬼疑
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爲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
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又贊云朔之詆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

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
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
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
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
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是在丙戌解去其
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
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
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
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嘯上意方杜門待罪

庶童兒攸監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
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讀鐵冠子傳則豈非後世好
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者哉子故亦錄其全文以
示世耳 列仙通鑑云吳涓虛字合靈于後唐潞王
清泰二年上昇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
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湧幢小品蜀灌縣青城山樵
陽子指一大樹下前身在焉開視果見委貌其貌像
則樵陽子也晚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
布衲有鐵冠絛 陝西通志徐問真濰州人有道術

與歐陽修善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罪
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
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筭童子遣回不
知所在童子亦發在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
坡試之有驗 閩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
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
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藹
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一章以授其孫而
卒 宋郭象駿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吳

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
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
押諸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
詣縣由某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
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特達
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
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
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唐後公果貴顯卒陷圍
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冠

道人之名由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之子隱居不仕
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
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押關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
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御製周顛仙傳有云
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間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于
是諸軍上絳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
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七

冠傳則此達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
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
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
成又有難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
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
在所不棄也 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
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
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荊山
日久糧盡計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未上坐胡床指揮升遼棹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
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瑄反被我軍一箭射死通記
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
驚起回側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餽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
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捧帝避胡床而
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
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日有先凶後吉之占則
又似歸于朱者爲多矣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八

諸墓 并塔

禽獸昆蟲皆各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追思之
者彙集其事焉 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居山一名
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青泉
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
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
因以各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
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塔函鳳骨脛骨長二尺
圓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圓如脛骨其潔如玉鳳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四九

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 華陽真逸焦山莊
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
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
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
篆銘不朽 華陽真逸 即陶弘景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
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
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誦誦一日飛
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夢爲鸚鵡鳥所搏將盡此
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紀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懼

禍而有所禱。貴妃置雪衣娘于步輦竿上與之同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瘞于苑中。爲之氣呼之。爲鸚鵡家。堯山堂外紀云。韋臯鎮蜀嘗馴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沙門故事茶毘之。得舍利爲塔。臯自爲記畧曰。元情以五行投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文。以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鑒者。因嘆息久之。金泰和間。元裕之瘞二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樵書初編。

卷之六

手

雁丘詳見貞鳥則中。朝野記畧云。萬歷間松江馮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時可公。相時可不携室從一姬。諸婢媚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甚喜。畜之。雕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豈夫人哉。鸚鵡卽呼如君。婢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恚。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死。時可嘆曰。市如絃。死道邊。鳥亦然哉。塋之益陽官舍。華亭范機令有鸚鵡家志。鄭環記云。修武人姓魏善彈。以鐵爲丸。彈樹木。迴丸中鳥。人以爲神。一

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魏覺心動。欲止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托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九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塋其鳥于樹下。蟲天志云。宋天台黃巖正善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塋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樵書初編。

卷之六

手

智律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名勝志云。永樂年間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死鳥。塋之。穿大穴封塋之。爲文以祭。號曰鳥塚。高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鷄塚在山之麓。彙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廚賊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遂下令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趨之亭人王
魏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是得歸王
翁入陳城取瘞物聲跡殊絕十年後魏營產竟成大
家素畜一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雞者奉之及尉
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語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
貨別貯蓄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宿野店
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孤
鬼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隣人買
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爲鷄前所殺者買
燕書初編 卷之六 至

之碑曰義鹿塚 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狼邱塚相
傳薛仁貴東征時憇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
水展草火至而熄旣覺則狼已死因瘞之 朝野僉
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
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瘞之其上起塔設千
人供勒碑號爲虎塔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
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
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
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大曰汝能
燕書初編 卷之六 至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瓊出獵從火焚草犬以口唧純
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遇
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
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
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古今
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
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朝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
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涕泗以至疲瘠章聖
初卽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十四

論以奉陵卽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柶置
鹵簿中見者隕涕後犬斃詔以幣蓋葬于熙陵之側
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
且勿喜願君出世繼浮俗 滬水燕談云楊光遠叛
于青州有孫中含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
食盡舉家愁嘆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中含因囑曰
爾能爲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
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
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氏閨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
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潏
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
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章溢爲
胡公咏桃花馬詩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青
來慎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 五代史吳
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
錢鏐弟鏐收姑蘇與敵遇逼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五十五

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 傳信記云開元中上將登
封泰山益州進白馬至佛朗豐潤權奇偉異上親乘
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機
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馬無疾而瘞嘆異之
詔曰白馬將軍命有司具機積疊石爲墓在封禪壇
北一里餘今存焉 輿聖志云恩州民張氏以屠牛
致富一牛臨命踴躍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
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
等張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

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
張卽日罷業畏從來所棄骨骨并舍利作一塔墓之
王行甫云大內萬歲山陰有虬龍塚蓋嘉靖初禁
中猶曰霜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依然潔白耳
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
極忠勤每侍 上寢林樞不移 上益憐愛之後死
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

帝京景物畧黃南允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次一
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蹠之盤踞復來就前
燕書初編 卷之六 幸天

位伏南允曰此聽經來者爲誦經終卷又爲說情想
四緣竟蜘蛛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嘆耳以沙門
法龕之塔之碑之名曰蜘蛛塔 方輿勝覽云蜀王
盤鼓氏祠今呼爲青衣神在聖壽寺昔盤鼓氏教人
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
爲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鑑爲益州刺史于
州園得古塚有金爲蠶數十鎰一無所取復爲起塚
立祠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看命皆以生日爲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爲主以斷生
尅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
以生日也按周輝清波雜志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
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諸若非乙巳
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遇神用事多失
機會然福不成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
珂程史云蜀有楊良者善議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爲
主不深信珞珞諸書嘉泰辛酉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燕書初編

卷之六

幸天

天下或叩其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
申辛亥巳巳丙寅年于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
厚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曰劍鋒從可知巳是金不復
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爲火而履于
木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磨
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未今乃遇之兆已成矣
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
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
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定不然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
轉萬物一秦箴孰可鄉邇是年固當兆禍耳未疾顛
也年運于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餘燭不能支
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豈其時乎
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
干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干支之
為切矣 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
殊共命若胎而天壽異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
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無書初編 卷之六 五
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
法應窮賤又觸勾紋六害青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當病癲法曰為人厄弱
建陋而詩言莊公頤而長美目巧趨歸惟何命一物
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
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祿于法
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尅驛馬法
日舉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
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青祿命驛馬三刑
身尅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
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
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
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
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富早卒而高祖
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
財若祿其孫何濟皆墓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
命皆止以年為主而以月令配之遂斷禍福竟直時
無書初編 卷之六 五
日之支于子不道于今大異 陸儼山纂錄云術家
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
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
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干最
為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
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 文太清雲夢集
漢談云子嘗語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
刻異于日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
無五柱而惑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數
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
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戶有至千
四五百萬或千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
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
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
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
以一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

樞書初編

卷之六

辛

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
物之衆謂一日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詎文山角載
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錢簡栖槍園諸賢
一老人行憩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巔一
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息枕石而臥纔覺
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
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
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树語云豫章生七
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

從一術士布筭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
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有蘭若重建
居民伐其材裝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
有命也一典史善談星命其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
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爲小鹿

一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與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
成一八字數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
字三犯水厄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
井中而死 鐵圍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歷丁亥月當

樞書初編

卷之六

空

壬寅日當壬辰時當辛亥幼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
極人臣不過二數及逢時遇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
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鄒氏貨粉
于市家頗賸給號鄭粉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
月日時適合魯公其家大喜長携妓從浮浪醉歸失
水死

造命

凡造屋墼項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然在人亦真有造命者焉凡宦官初開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報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松漢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與欲效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置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日謂之周正靡不佔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宗二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後反不知生日何哉況年月日時推命其法本出于聿斯國又名屬斯故推命書有聿斯經或金人以弓馬牧獵爲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按金史右丞相完顏亮生日金主亶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爾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乃亮篡位後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

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

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

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山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

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

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

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

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湧幢小品云馮道自

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徵致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全

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

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

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

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邊帥移文境上曰

皇帝生日本自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

作九月一日夫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

爲生日者亦一證也

武宗逸事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祿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
值武宗南巡江彬檄諸衛以遺金二書進衛無以
應提陳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
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彬怒將逮
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
耶衆大懼笑助之聲徹御帳武宗訊得其故亦笑
曰江平由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
之江淋漓免冠擄之走出自此喪氣王棖宣夏人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十四

吏員爲保定府知事武宗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
饌符素洪于飲上召問與若圖賭大碗偶不勝其
慙連罰符數觥潑倒側倒皆前上大笑稟直前奏
曰符老不勝罰臣進請代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
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
賜者二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他這蠻子會
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
罵之曰是薦酒觀聽不雅卒辭之武宗南巡姚煥
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

龍舟被觸上驚問爲誰曰姚布政上笑曰是美

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鎖住驛中是不知次日有以告
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定州有大塔曰料
敵塔宋陰築以望昇丹者正德己卯武宗南巡駐
脚于此揮洒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名賢錄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荆襄徙楊
武宗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親軍賂遺莫可
背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
患止于身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權倖江彬輩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十五

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
百金謀所以饗者彬請以昇瑤促直甚急瑤即脫妻
女簪珥及綈絹服數事潛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
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花生
于其年爲瑞應至徵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
耳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
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傳數事
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藕木瑣幅白木等物計二千
餘斤且刻期撫按惶懼命瑤速辦瑤曰任土作貢國
之經也非楊州所產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
空手隨內侍謁見行宮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
所需諸物知府蔣瑤不肯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

曬白布非楊產耶止取四百疋罷又山陰汪應軫

以丁丑進士改庶常諫南巡廷杖尋謫知泗州一日

樵書初編

卷之六

空六

民素相信駕至費旦夕可貸今未有期而措派四出
吏胥易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彌月有凍
死者應軫令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
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軫令壯士百
人列舟大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軫麾牽舟逆行頃
刻百里倏出酒境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
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
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倘蒙納宮中伴授蠶
事寔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耆老十餘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上知之也

遂撫應軫背曰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蠶
婦也不用你的武宗在南京諸司朝參時景陽爲

國子司業賜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頤失朝儀江彬卽

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

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

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徵

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

樵書初編

卷之六

空七

庸關往宜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
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
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
駕過關名義未正虛是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會
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開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
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
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官內外分
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
至門固守之收其高鑰手自持誓曰此是我皇家後

門有奪門者御史常自殺岳不得入回報 上卽起
鑿獵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建行宮
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北開張御史曾回鑾駕在居
庸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駐蹕太原先是
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勝妻劉良女嬖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進
輦却之 十四年九月丁亥 上親征寧濠壬辰至
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藏閣附酒以爲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築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
晏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然竟不怒及晏
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休珣
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趙進自言姪
名恐 上誤以爲珣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真以
得罪兩人 上不爲動時太監聚鑑家人有以科飲
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
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 上

自臨清北還 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 此卽媚女因
上幸而人呼
劉娘 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漣溝橋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遂

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
戊寅大閱諸妓女于儀真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
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人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
妓以半送舟中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 上

留宣府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
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六

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十五年五
月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又 上
在楊州聞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 上曰春何常迎
之卽至耳果迎之次日河水漸羣臣駭觀則是 上
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清
江浦幸太監張揚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己未至寶應
縣漁池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至儀真漁于江口
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
如鎮江幸楊一清第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 上自
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他書又記 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
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

十二月平鹵伯朱彬奏奉太師鎮國公朱壽指不方
畧擒獲逆濠奸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
賜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
耀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以親征凱還遣官祭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主

告天地宗廟社稷云 王行甫云麻城劉大京兆守
相始主政南戶部 武宗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
命文官皆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
此何官不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
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日壯
說竟亦不以爲罪

禁煙

癸辛後集云緇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
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電之變社長輩至日就
人家以鷄翎掠電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
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烘木炭
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
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
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日風電
大作有如東廟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主

中雖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
雨雷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電起西
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墜下丈餘行人禽獸死
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鞠問徐充曰
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故有此災 水經注
云澤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
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炫服靚粧過此必
與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
龍晝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 真定府志云妒女

祠在真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
入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姝于冬至日以後
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凡則禁火以示誠姝
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歷中游擊將軍上
柱國李諲撰祠頌其銘有曰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
爲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錦綺又曰妒
神之水澄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興雲致雨伴
造化力則所爲婦女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
迨非此泉之謂也 拾遺記云昔人爲介子推起思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圭

烟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 曹能
始云貴州鎮遠縣每清明三日居人皆閉門禁烟行
旅不敢出其塗犯者立致災禍余同年友鄭憲爲鎮
遠縣令目視其事

石中人物

感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
谷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欄更修禪
院大石橫礙甚爲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
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
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
藥堅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提臺石陳夜步月忽聞
鷄鳴于石上卽而視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次宿
鳴如故復携石以歸置之月下鷄必鳴其子剖視中

樞書初編

卷之六

圭

有雌雄二鷄文采可觀 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
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 陸溪金
臺紀聞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
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
辟瘴魚 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
魚形以爲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
八十餘丈廣十里石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
形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
地遍山皆此石矣 雲林石譜潭州湘鄉山之類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卽揭去謂之蓋石自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鰕鮒鱗最悉如墨描穴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載石石下卽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隨游泳或石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片中無一二可觀大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具尤爲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洞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 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十四

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取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跡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雲林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喜聞子壁石中得真玉璞外臚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項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

連簡冊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墜地破而爲三四段中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躑頃刻卽死 唐杜綰謂石鎮子于內得小魚 王文祿文昌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素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碑于積石下得白然圓石試加礪琢乃重疊相至盡如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十五

掌破之有蟲出于中似螭蟠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後有人曰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螭蟠也 修真錄云水仙子爲南濱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螭就硯池飲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徐園云楚宗室藏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眉髮纓絡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
無故自動持歸整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
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僵仆爲見風也漸化成石兔
平昌黃家營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
不忍鋸欲截其柱湊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
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 龍門山
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帆然
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
得寶劍于石罅後仕唐宗出將入相 閩書宋紹興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 方洲雜錄予常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君墓祖考時啓祖妣攢
合墓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偃曝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天寶中李應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鋒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 夏侯攸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

似牛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關二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隙不知緣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樵書初編

卷之六

七

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闕于石上
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急索既得撞破內空
段有二鳥處 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
有鳴聲形酷類燕雄圓而大雌長而小巨石之下亂
石之中或斷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
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軀殼自脫中
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
有煅煉之法 一統志遼東有竭臺在故東京城東
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破

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搖撼作動邊聲破之有二大
蝎尾稍相勾不解見風卽死 又滇南寶井中得一
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 武宗會
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
樹影其形若枯松偃蓋颯颯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
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颯颯卽令撤去 纂要云
建德縣有金鵝石羅隱題曰金鵝不向五更啼石遂
破裂有鵝飛鳴而去 採蘭雜志云張牧過點蒼山
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觀之則有綠樹陰陰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未

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
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
也一日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
知所之 北窓炙穀云有人曾畜石胡人以千萬
購之其人與之而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
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
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 抱朴子吳
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
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

有赤雀銜書以致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
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
年濟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
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一統志金鵝巖在
嚴州府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聞石中有
鵝聲剖石得一物如鵝有金色石寂今存

樵書初編

卷之六

羌

裴雲

瑯環記云更羸之妻能作鎖鑰囊佩之勝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青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鸛鹵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際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癸辛雜識云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巖危巒之間既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尤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蕙東坡曰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出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白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機雲扇 王行甫云麗仙者寧慶王之先王也多藝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陳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氲動如在崑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宏景坐來看按宏景行山中常聚雲袖內遇客輒放之爲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

竊珠

墨莊漫錄云烏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殿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具以竊珠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西域記云錫蘭山國有小精舍內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有盜鑿孔入舍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吝寶像乃俯首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而投寶焉是盜尋持寶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擒以白王盜口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睹聖靈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佛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夫禪居寺之佛像使盜知懼而或望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乃濫于誨盜乎 星槎勝覽云翠嶼山在龍涎嶼之西北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之嚴

也 名山古蹟記云眉州中巖山半石筍乃三石突
起其形類筍旁有諸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
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鎗曰後欲
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
低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鎗峯裂爲三
乃見異僧曰盜取珠失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
珠而還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火不焚木而焚石焚金

井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溪穴四季出火昇
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
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
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
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爲室室
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黦有
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
地漆器皆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爲汁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全

而室亦儼然 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酒
物得水則出火 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
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
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釋而其餘采
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
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 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
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瀉滴而火不滅爲陰火 名
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
投之烟焰上發可熟物 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二

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樹燭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又何也 膠州有木如蒲草束以爲燎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成火謂之萬年火把天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挿入井底其上筒接以口繫對金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烘水卽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雜書初編

卷之六

全四

則復灌之雷煥以詩張華華曰然石也此亦似用火之神者矣 潼川州蓬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土水爲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乾者至焚衣襪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志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採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卽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人投之須臾光焰土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華陽國志云火井并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人投之頃許

如雷火焰出通燭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潯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 隋唐嘉話云江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澗繞其東西冬夏嘗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

雜書初編

卷之六

全五

山今儀部李文虎遨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火焰飛出因以暖酒炙肉火焰烈煖矣而草又蒙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而圻火自圻中出氣之搖撼輒摩者爲之耳此又何常有搖撼輒摩哉 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得氣爲泉爲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爲焰爲涼然而水性非熱火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焰以燃物還熱 宋紹興二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室篋中時有火光燭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夫衣帛與

僮皆木之類也衣帛然而僮不燃此何理與 談苑

云韶州岑水場地中沙土運置穴外爲風所吹卽火

起奕奕然 詩嵐州焚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

火井 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隔江山下水溪

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 漢成帝河

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元帝延

禧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行相驚噪 淳熙元

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穆帝升平二年梁州地

東池有火姑滅澤水中有火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

然書初編 卷之六 全六

八日而滅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

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

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按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火生

于木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木而生

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廝地三尺輒見水予頃

在南鄭見一火山軍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

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然亦不妨種植

西域風土記云尼波羅國周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

東南有小水池人投火于中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

變爲火西洱海志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則地

中亦生火水中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燃之謂也 西

溪叢話台州杜清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

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

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

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卽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

且舉衣視之背後裂裳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梳

谷下燒一圓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

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

然書初編 卷之六 全七

中又何解也 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

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三

藏傳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南方

近黑崑崙其國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啻敬而事矣

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溟

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

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注云山林數澤晦明之夜則

野火生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萬歷庚

申邸報正月初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青

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看果神口噴火焰光相雜卽令廟戶樂進等日率各廟道士并地方人將神扯到運水救滅不至延燒巡撫王在晉奏聞言神口噴火自爲燃像雖則未焚殿宇實乃異常怪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時平地黃風從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方止肥城縣又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起沙土蔽日惟風異常因查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土平鋪堆積遍地等因此正當遼左失律羣情震駭

燕書初編

卷之六

六

之時而又怪異如此夫火出自塑神之口中則又莫解其何由矣 岱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歛起燒像 晉成帝咸通八年卽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然于泰山水經注崦嵫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涸打不已涸盡火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石如初有人言動火發疾經年不敢輕近 郡國志邢州尚書房東井地周百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火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選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臚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鞬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歡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蹶好辯人也常曰狀元登

燕書初編

卷之六

六

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強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却掃篇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投世聖營爲卒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僂類數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爲狀元而吾輩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觀此則狀元不得以做狄公也又渾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頗立戰

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
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
所溪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究古
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爲宋名將觀此則
狀元益不得以倣狄公也 續耳談勾章姚明山來
大司馬東泉先生鑒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
鑒督學廣東青衫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
異一日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界遇一羽衣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本

而兩口者中道跌坐公心疑其爲異人也前謂之道
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並日榮公未解所謂及中
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邊提上露
布當世競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
于一日者 宋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
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適在征和間擒蠻卜漏編次
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來奏永裔亦得賜此亦可稱
文武並榮者然止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
見齊駒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
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
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爲卿相後穆
宗朝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
時居相位四年出鎮淮南 宋史真宗時呂夷簡知
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勸
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稽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樵書初編

卷之六

本

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首相王曾由三元擢
官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
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
爲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
存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辦有聲
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劉太后臨朝遂
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
以太尉致仕 青箱雜記云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
農器賦云我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驅民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
下已見于此賦矣 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
全書一部達于乙覽遂卽大拜 金鼎子云唐盧杞
爲號州刺史州有官家食民爲窖杞奏請去之詔徙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
且嘆曰守號而愛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
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
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
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幕當按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奎

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
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
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
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伸理此
大節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小
人撫機選會有仁人長者之言聞于上遂至大用豈
非天耶 文獻通考云真宗初卽位王文穆公與毋
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
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卽父

俾吏治其數翌旦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
穆曰先帝曷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
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四三千
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文穆晚繆所爲要
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
爲宰相耳 唐書云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閩中舊仰
鄭白二渠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
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魁然有
宰相望元載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奎

器明矣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貪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曹完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虹谷水災害退于戊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嚮明而治卒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 錄異傳云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墓地遂至四世五公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左四

搜採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數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府監郗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塋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卹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家益用顯三世爲司隸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兇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女壻李見殺此皆言擇日避忌之說也 太史公曰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典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乃後世明堂容萬馬之說也 天中記云俗言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詣市卜云犯土卽依方治之病卽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司皆

樵書初編

卷之六

左五

議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說然而因天性據真土處高敞惡客土後世之談風水者莫過焉

倚湖樵書一編卷之七目錄

二編自卷八至卷十二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嘉楠全樓

牡丹芍藥之瑞

荔枝靈異

詩文得力

文章瘵疾

附畫筆瘵疾

水紋

樵書一編

卷七目錄

倚湖小集

水色

相馬

龍降之應

龍吟之應

降生之瑞

梁顥詩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浩翁

聲氣

秦將

歷代田名各異

五經應試

儒家測數

診夫知妻墓子蔭父

頂日換月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涵者

龍虎助軍威

漢晉行服

禽獸之贊

樵書一編

卷七目錄

倚湖小集

護堤侯

分界

石生石長

地水脉相通

牡丹芍藥之瑞

牡丹芍藥花之麗者真不負富貴花之目乃有瑞瑞極麗者其爲花之祥瑞而傳留爲盛事也清波雜志云楊州多芍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城中有時而出則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伴王荊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挿之四公後皆爲首相焉 雙槐歲抄云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一

宗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淡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淡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晏因各純白

者曰玉帶白淡紅者曰官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

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寮咸和葉成曰玉堂賞化集賢序其端亦引魏公故事以爲榮 綱素雜記云洛陽杜

丹無若陳州之盛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類鸞雛而淡其

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于葩莢之端有金粉一縷暈之其心紫蕊亦

金粉縷之牛氏乃命爲濃金黃以蓮條作棚屋圍障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二

復張青希護之于門首約止行人人輪千錢乃得入觀十日之內而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御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幻者不可爲常他時復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又舊長公記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附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蔣氏園中此與牛家

牡丹並足傳異者 王文正遺事云宋仁宗于後苑
曲燕步于檻中自剪牡丹兩朵召王文正公曾親戴
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還賜相公已于別齋
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斟一卮同獻上大
喜引滿以杯示公羣臣皆榮之

湯幢小品云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皋縣桑子河堰東
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
則紫牡丹也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分
一株掘土溪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
生辰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
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
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燕談錄晁文元
公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常曲宴宜春
殿出牡丹百餘盤于葉者幾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
臣與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
中名花故事爲親王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
上忽顧公命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 龍城錄言洛

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
千種紅白圖色人亦莫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
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
西湖志餘云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
篇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
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
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盞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
有二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植
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燕書二編

卷之七

四

荔枝靈異

按荔枝譜云其熟時未經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則蝙蝠蟲蟻爭來齧食此雖似有靈然凡菓亦多爾不爲甚異也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太平廣記王嫗荔枝宋氏名宋香旣被巢冠下斧以後結實雖千萬一一若有斧痕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五

焉又莆田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約以當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者之于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譏龍牙荔枝者荔枝之變怪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筆談謂焦杉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復植于土以石壓之勿令生旁枝其核自小凡此皆荔枝之靈異也若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俗傳閩王王氏有女

第十八好嗽此品因而得名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狀元紅荔枝舊名延壽紅宋元豐間狀元徐鐸公所植也公與楓亭薛奕以文武雙魁遂結婚姻故授其種子薛而楓亭之地宜荔枝故狀元紅出于楓亭者特珍此皆因其人而名之非有所異也

燕書二編

卷之七

六



詩文得力

後漢文苑傳杜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
居吳陽與吳陽之令遊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恣收
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光武詔諸儒誅之篤于
獄中爲誄詞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歷代吟譜云
梁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
成暮編好事者咸誦嘗爲詩曰塞上羣鳥返雲中侶
雁歸高祖見大怒卽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
鶴響夾鼓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關山林遠一去不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
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卽旣爲風所開還爲風所落也
江西通志云贛縣王奇字漢謀少爲縣吏令題詩
于屏云隻隻銜蘆背曉霜盡飛鵲立寒塘奇密續
日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異之因邀
使學後遊京師眞宗偶見其所作詩召見賜第奇自
慶詩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雲溪
友議云元和十二年下第者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
君平標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其詩曰舊壘危

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
誰家門戶飛庾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侯秋期

必當引薦庾果重秉禮曹孝標本年擢第羣議以爲
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避避和礪礪也 玉

泉子云劉賡之父名景寒士也一歲許在鄭細左右
主筆視至年十八九細爲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歌馬

亭俯瞻山水時雨新霽巖嵐奇秀泉石甚佳細坐久
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便晚何妨卽停于

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染翰尚濕細大訝其佳絕時南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

北無行人顧左右但同來劉景在後二三里公戲之
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郎吟賞起予輒有寓題
引咎又拜公容嗟久之比回京問戒子弟涵瀚已下
曰劉景有奇才他日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
處于學寢俱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三數年
所成文學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
省清級及生贈及第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傳昭之
間就試于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
時復微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于崇慶

寺壁後榮賜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惘然動容
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其項主文衡以
溫憲庭筠之子溪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惘然幸
勿遺也于是成名詩曰十口溝壑待一身十年千里
絕音塵髣髴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全唐詩話

王季見聞近錄宋處歷初歐陽永叔余安道王素俱
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
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
謀猷祗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上留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九

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時
號爲一棚鶻 宋史范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
遼遼人相曰此長嘯公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
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
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
又滿枝葉毵場外獨支願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
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江西通志云任濤
高安人早有詩名時常侍李鵬觀察江西聞其有露
薄沙鶴起人以釣船流之句特免其役鄉民援例訴

之陽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無敢應

者咸通登進士焉 名賢錄魯鼎字國器台之寧海

人方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鼎匿不出國珍問

其才以計獲之不得已因爲盡力至正末我兵臨慶

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入海 上怒欲舉兵誅之國

珍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讀表曰孰

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

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 四友齋叢說云顧祿字

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十

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

之果然遂得釋故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懸笥瑣探

云况鍾爲蘇州守鄒亮獻詩二十首鍾稱賞欲薦于

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

得書笑曰彼欲阻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可用

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餘姚志

云餘姚胡惟彥號淳朴居鄉以耆德見推元季之亂

隱居行義明興舉遺逸上太平頌 太祖覽而悅之

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稱旨拜湖廣叅政悉改克州

知府在那一年政平訟理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
仁宗一日幸文淵閣曰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
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仰召之繼至吏部擬授
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
博士繼字嗣初初未嘗識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
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慈談楊文貞薦達士類多
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焉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
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士

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紀畧云華除二年正月召
河州衛吏目解縉還爲文淵閣待詔董倫薦之也先
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一絕云謫宦西來登華嶽黃
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閒却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
帝聞之故召 永樂中 上在北京有白鵲之瑞南
京各衙門例皆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
庶子贊善撰呈稿東宮不憚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
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士奇
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增一對云

與鳳同類贈贈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焉爲在文王
之囿義以進東宮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迺內厨
進膳遂命中使陳昂撤以賜士奇 閱書嘉靖二十
七年劉邦憲以貢士任高安訓導母喪途遇劇盜
詢知爲邦憲能誦其試文甚悉歎服護歸 薛賓字
持志昌國人以聖人執權賦領鄉薦調衡陽簿時史
彌堅帥淮南一日寇起黑風洞檄賓往撫諭將至有
道其姓名者其首日非四明作聖人執權賦之薛賓
耶遂投戈而逝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士

文章療疾 附畫筆療疾

水經注云王延壽字子山有異材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川其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序夢後人夢者誦讀以却鬼往往有驗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賜褒等皆之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 典畧曰陳琳作諸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藉東坡題劉壯與文編後云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與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 閩書閩縣高潏字宗呂善書善隸草八分海內時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及其醉也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構變古意態突兀醒則雖工意爲之皆所不逮鄉有宋子者與潏善常病瘧歲餘弗愈一日潏造問之宋強疾

移樹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絹素請書潏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江波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遂就差 各書錄云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筆力道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書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時感福寺僧禮塔院僧模寫宋展子虔獅子于壁延昌一見口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獅子一圖獻通進王昭遠公公有壁妾患疔是夕懸于臥內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其疾頓減王公召而問其神異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祥寺佛殿之內書此二獅子患人因坐壁下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題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 李陽冰鄂州篆字在江夏治內相傳篆此字時鬼神泣于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禦魑魅 山堂肆考建康有陸溉患瘧醫療無效有顧光實能書遂命筆書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可虔心祈禱當有驗溉如言中夜聞戶外

有憲宰之聲明日看獅子口應有血淋漓病乃愈
又秦太虛云予臥病商符仲携厚語朝川圖示予曰
閱此可愈病予甚喜恍然若與摩詰入朝川數日疾
愈 全唐詩話云有病瘥者杜子美語詩可以療之
病者問云何日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
瘥猶是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車獨懷血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圭

水紋

水經註云允街縣故城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縣有龍
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紋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
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 山東
名勝志云濟南城西金線泉石甃方池泉發其下涇
徹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曾鞏詩玉
氣常浮灝氣鮮金線不定路南泉無風到底塵埃盡
界破冰綃一片天 又蒲昌海有龍城城臨海岸餘
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 又天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大

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
水下趨處也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聯絕壑溪墜石
梁跨之憑虛凌空可渡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潏
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 蜀安縣有
銀線潭相傳白龍偕泳其間水面有銀線一痕以物
撓之則不見波定如故 廣昌縣德興里石壁出泉
白如乳泡沫成佛面名佛面泉 寓仙洞在咸寧縣
南洞門高廣其深莫測寒氣襲人有白石如簌滴水
結成龍蛇狀 名山記金線泉在泰安州城西石甃

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澄微見底波心南北有

金線一道隱起水面

此與濟南金線池或一脈也

蜀江津縣之

周溪上石磧中有淺水一段周圍五六尺隱隱見雙

金釵影 朝野記畧云金陵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

園書福寧州半洋洲在水底東接龜嶺西接南鎮

如遇風晴見白浪一條長百餘尺又名白玉礁 名

勝志廣東清遠縣峽山東有泡潭其水流動盤旋則

白泡浮游如堆銀浪 又涪州鑑湖上流江心中有

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街萱草一街蓮花有石稱

雜書三編

卷之七

七

石斗在旁魚現則年豐按魚現亦水紋之類 山堂

肆考南陽府舞陽縣東南二河南崖有舞水泉其泉

湧躍若舞故名 四川龍州宣尉司東泉瀉石崖噴

漱如珠名濺珠泉 一統志奉恩溪在重慶府南川

縣西十餘里溪上流有色如水銀形如白蛇者二泝

灘上下人或以為寶劍之精

水色

人之恒言曰青山綠水則水色固綠又曰山青水碧

則水色又碧綠與碧皆形容其色而不可得而彷彿

言之掬水細視有何色哉然天下之水固有各具一

色而著名者請為分別言之使有所考焉

水之具五色者述異記雖煥二水波五色成文故名

縉水 名勝志秀水在秀水縣麗橋東值天和景明

水光五色見之者秀士多擢第選人輒笑遷常人亦

獲福利 程縣程江以其水自程收鄉來故名旁有

雜書二編

卷之七

六

百花洲遇過數百步相傳洲東有五色水絢爛如錦

名錦江 武關齊陝路記事旋奏陵三日過浣紗河

有浣紗廟伍胥過秦關遇此女浣紗河濱胥囑無言

又可憐之女示胥無恐投河死每歲當其沒日則水

泛漲五色沸騰湍流竟日土人不忍飲其水 湖廣

當陽縣紫蓋山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

石皆紺色下出綠水甘馨異常 見聞錄云徐文貞

公階居近城西隅瀦水曰少湖因自號焉嘗公拜首

揆日少湖水忽作五色涌起高八尺踰兩時始息

一統志沿江城內五色泉相傳有玄煉丹于此丹成
投水中至今湧泉成五色郡人士見者必擢高第
荊州五色潭水色上浮或成五色

水之黃者莫大于黃河歷數折入中國幾遍寰中元
時遣使窮河源則其初亦清水後合衆流混濁成黃
入中國竟成黃色若置水于器而澄之則黃者俱屬
沙土而非其本色矣 慎蒙名山記云朝鮮金井山
在慶尚道東萊縣北山頂有石高可三丈上有井圓
十五尺深七寸許有水常滿旱不竭色如黃金世傳

樵書一編

卷之七

十九

有一金色色兼五色雲從天而下游泳其中以此名
其山 水經注黃水出零陵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
黃嶺著靈異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溪丈方採得之故
溪水取其名 山川記吉安府城中有井出泉二色
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粥飲有金色而且芬香 一
統志天台縣西北有銅溪其水色黃如銅色故名
水之赤色者莊子所云黃帝遺玄珠于赤水今則未
詳何地乃寓言無考也赤水河在貴州畢節道所屬
赤水衛城南舊名赤虺唐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虺

河卽此虺與水聲相近耳源出芒部經紅土川東流
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深赤故名 蒲田城山有紅泉
在觀察廟後水作紅色林光朝講學之地 山海經

崑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三珠樹出赤水之陰
異苑云永寧縣潯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
多魚獺異禽時聞號角聲甚亮 若夫水之變異見
于五行志者斯則一時作幻乃災之大非可常論也
周考王時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秦武王三年渭水
赤者二日周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後漢安

樵書一編

卷之七

二十

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元初二年潁
州襄城臨水化爲血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
國池水皆赤如血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
水赤劉聰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
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龍奮迅而去齊東昏侯永
元元年泔水變赤如血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自
建業西至荊州江水赤如血顧明中江水赤自方州
東至海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
血國史纂異云懷州地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

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
改爲懷水武后長安中晉州祠水赤如血唐武德七
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晏羣將于舟中以金盃酌
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貞元十七年福州細池水赤
如血長慶元年河水赤三日咸通七年鄭州永福湖
水赤如凝血者三日光啓元年潤州汀水赤凡數日
太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
槎庵小乘云萬歷四十六年四月禮部一本水異駭
觀天心示儆乞聖明加意修省以圖消弭事祠祭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廿

案呈本月內京師喧傳城河水赤臣等隨于二十五
日親詣觀看見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間起至正陽門
外御河間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淡紅紫暗狀如
積敗之血委係異常相應題請修省云云四十七年
四月中長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遠陽三
路喪師之候 一統志紅泉在涼州衛城東五十里
水色微紅又紅水在肅州衛城東南三十里源出衛
南山谷中下流與黑水白水合又紅鹽池在山丹衛
城南五百里池產紅鹽 江西紅泉在南城縣麻源

第三谷自砂中流出色紅謝靈運賦訊丹砂于紅泉
宋李昉詩紅流停自靈砂液溪處應藏九轉丹

水之紫者杜陽雜編云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
浮光表夜明犀云其國有酒山紫海酒山之水味如
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樅可以染
衣其魚龍龜鯢沙石草木無不紫焉 廣東新會縣
大雲山有龍窟其下紫水出宋皇祐間其水變紫者
旬日 廣西貴縣縣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偶現
紫色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爲祥洪武元年十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廿

一月已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時葉
琛勅諭交趾州守鄒天琦爲之頌又云其水有兩派
共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應自縣門流下者必濯賢
守令或出英俊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
色如紫練 紫泉在鬱林州南二里舊名濯纓泉忽
變紫改今名 橫州學前西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
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湧出須流過學前則
中舉人必多如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
外其年中舉者六人 一統志大同有紫河又陝西

階州有紫溪漢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印此水泥也

水之綠者一統志綠水在長沙府醴陵縣學前其水湧卽泮池自地脉如絲如霧用白器入水酌而澄之其水溪綠可以書每出則其歲登科者必多遇雨連

陰則色淡 橫州有綠礬山出綠泉多產礬石 福

寧州有藍溪源出大姥山每歲八月中溪水變藍相

傳大姥染衣居民候其時漚藍染帛最佳 上杭縣

南安巖有綠水湖水色溪綠相傳定光佛創院取水

爲大綠 西湖志云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中僧曇起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

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計清徹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

游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傍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

粉投之亦成綠色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

水味其美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今人可愛 衡州府

城東有鄧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極佳晉武帝薦

之太廟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鄧醪 耳談云耨耨溪

水于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罨畫染色湛綠可

鑑過橋淡白大異 范石湖云眉州城外江謂之玻

黎江冬時水色如玻璃方夏潦怒濤漲則皆黃流

一統志河南固始縣有溫泉在西南山中其熱如湯

其色綠 又陝西涇州有碧泉洞其中水皆青色四

時長流味苦不堪食 藍溪在泉州安溪縣南源發

萬山中環繞一邑水溪而碧故名 長沙湘潭縣西

南有碧泉天寶間石巖中泉忽湧出色掇藍投物水

中皆碧 潯州府城南有涑水在曠野中天然怪石

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捕 碧泉

洞在陝西涇州廢臨涇縣其中水皆青色四時長流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味苦不堪食 綠泉在滄州久視山下出澄綠水其

泉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沉

水之黑者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是也

程石門漢補云漢張騫言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

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之水赤黃黑青水

以方異禹本記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水自積

石三千里而至龍門何見其色以方異耶山海經云

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禹貢黑水西河惟

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三危卽今麗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番西北來迤邐入于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按名勝志瀾滄江在蒙化府城西南五十里出叶蕃嗟和縣甸南流永昌羅岷山以東至順寧府境崑崙山又東歷景東境入南海卽禹貢所稱黑水是矣迤西之水此爲經蒙氏立國以此爲四瀆之一 說畧云水之在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其入積石河者乃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志今輿地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著爲蠻書曰蠻水之南流入南海者有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其曰麗水卽古之黑水也又西洱河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古黑水祠在益州然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 三水小牘云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澗有黑水將軍祠 梁四公記云黑谷之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 廣東始興縣西有墨江源出翁源縣界水黑如墨韓文公有題墨江詩 蕭縣勝

高之山山陰有黑塢至秋積雨其中染人衣卽成墨色古置黑沙城名本此 史異云陳後主肅明二年四月鄧州南浦水黑如墨宋眞宗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義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元至正十七年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 泊宅篇云山陰蘭亭有王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眞宗御製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縑太常少卿沈仲常紀之珍珠船云會稽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既大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光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徹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皆至御書 七修類藁云杭州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詔爲烏龍潭焉 宋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漳州界有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飲之則瘡病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素多病預憂瘡癘至烏脚溪使數人負荷之以物象首恐爲毒水所憊兢惕過甚忽墮水中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疾頓除無復昔之

羸瘠 楊升菴云黑溪立嶺南荒有黑溪水取其水以塗石象至輒不去崑崙取以塗身卽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崑崙今之象奴也 游宦紀聞云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淙如玉連州太守張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徽經田事往訪索僧壁額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黑汁嗟愴不足因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七

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于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數日泉如故則水之黑白又變幻不常如此耳 北轅錄云盧溝河卽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黑爲盧亦謂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 松漠記聞女真卽古肅慎國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辨丹目爲混同江一統志眞定府定州界有黑水池溪而不流俗謂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漢置盧奴縣 又云平陽府黑山

在浮山縣北亦名牛首又名烏嶺其山卽出黑水亦名滌水西北流入于海大同府有黑河在府城西北又漢中府城固縣西北有黑水諸葛亮箋云朝發南鄭夜宿黑水又固原州北一百五十里有大黑水流入黃河旁有小黑水入焉 黑水源出肅州張掖縣鷄山又有黑河在鎮彝千戶所城西四里卽古張掖河流經石峽口入居延海 又黑水河在慶陽城西一百三十里源出大白山合浦川流入寧州界 玄泉在會川衛城東泉色稍黑灌溉山田民獲其利常以仲春祀之 臨洮有黑水河 寧夏衛有黑水河 四川叙州府城東南有黑水輿地志謂此水卽禹貢之黑水也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此水則自西南彝界流于南廣洞入于江名同地異也 周南林纂要云玄醴騰湧於陰溝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八

水之白者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弘治辛酉仲夏二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清叙州府使人捩流至木川

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蒼鬱阻不能前前之父老
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 釋氏通鑑云
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立寺東谷中有
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山每逢仙聖恍惚現寺東
北嶺上出一清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一統志順
天府玉泉山東北有玉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爲螭頭
泉從螭口噴出鳴若雜珮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滙而
爲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
湖爲京師入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 又徽州府城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壬

南有白水泉水色如練 又玉泉在濟南新泰縣北
一十五里水色如玉故名 又陝西文縣有白水在
城外源自松州亦磨嶺流下東北流至縣境宋閻蒼
舒詩廣溪無際燭鬚眉過者覓驚不敢窺爲語世人
須具眼誰知此地有天池 紹興府廣化寺側有白
乳泉其水白如漿須澄之至清有白沙如漿粉棄去
取泉烹之其味甘冽僧具德住其旁多年朝夕飲此
水體本瘦弱後變成肥大之軀面焉 一統志肅州
南城西南二十里有白水下流與紅水黑水合 江

西新淦縣玉筍山白乳泉舊傳梅真人修煉于此有
泉出石罅潔白如乳 又玉泉在龍泉縣東南亂山
中有泉出石罅潔白如玉 新昌縣西乳泉其水五
色光瑩白者如乳 瑞應圖白泉泉色白自出山澤
人君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人長壽 易
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
黑變黃各三日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壬

湖廣靖州紫井在永興縣北其泉紫色重于他水銅
壺漏取此水以定時刻

相馬

相馬之法載于馬經其骨骼毛色而目身蹄稟受不同良駑亦異此自有專門能辨之矣而九方臯之于馬得之于化牡驪黃之外古人有云相馬失之瘦僧支公亦云吾賞其神駿然則相馬固自有別法耶水東日記云邊塞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驟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國事類記云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每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歲其納馬二萬疋馬毛秘秘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爲無病少粘者則有病 文獻通考云漢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鞠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二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馬授傳銅馬相法曰水火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清而澤腹欲充臙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肱本欲起肘腋欲開肱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古之龍馬旋毛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白圈皆陽左旋圈微黑皆陰右旋上而向下下而向上左而右右而左上下左右黑白順逆一一分明所以成變化此古之龍馬爲靈物也他馬則不然他馬亦有旋毛如上下左右向之順者爲善其反背橫差皆惡也 旋毛在上在左者爲陽向下向右者陽數順也在下在右者屬陰向上向左者陰逆也逆者陰順之謂非違逆也 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爲善旋上不向下下不向上左不向左右不向左又或左右縱而向上向上下下橫而向左向右參差不一爲惡旋惡旋粗逆易見善旋若減若沒若亡若失也 凡馬初生無毛者良骨角雙生者良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者良旋毛

細膩溫鮮者良 邊外畜馬之法凡馬至秋高則其肥于此而急馳驟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騰未實也必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禁其前足不令之跳踴躑躅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齧草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曉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堅其脊大而實向之青草虛騰至此皆堅實凝聚即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即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竭若邊內人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驎不御有以也 珍珠彪云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書蕉云相馬經言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蘭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圍趨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千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齊民要術云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

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廉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中肉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頭顱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助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 蒙邊傳錄云塞外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五

嚼也于馬爲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徇秣惟至夜方始收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蔡雲云相馬法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匡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色膝骨欲得圓而長耳欲從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先除二羸五羸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

腹二麻小頭大蹄三歲五鬐者大頭緩耳一鬐長頸
不折一鬐上短下長三鬐大脰短脊四鬐淺髀薄髀
爲五鬐 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
相類子女屬相目衛忘相目衛忘相髭許鄙相尻投
伐禍相胛臂管青相腹肋肱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
君相俊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
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
之堅脆能之長短 集異記寧王方宴賓客鬻馬牙
趙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于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龍降之應

輟耕錄云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橋李城東馬橋上
白龍挂肩風怪雨天黑暗若溪夜然壤民居五百餘
所大木盡坂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萬瓦亂飛溪
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不一
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
昔之繁華如一夢也 朝野紀畧云正德年中夏有
龍墮于陝西乾州長數十丈目光如火開闔閃閃可
畏四足據地而行五里許得井水飛去旣而其村多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六

疫死殆不祥也 文獻通考云梁天監二年北梁州
潭中有龍鬪噴霧數里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
妖龍鬪是時帝卽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
內危懼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
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折開數十丈至太清元年黎
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
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俄
而難作帝實憂之 程史云金國僖宗聖皇統十年
夏龍見御察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置大懼以爲

不祥欲厭禳之左右以爲當肆赦召當制學士張鈞
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譯者不曉
其退託謙冲之義以爲漢兒冒我主上釋之日寡者
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子小子爲小孩兒
豈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斫其口棘
而醢之其年豈被絃亮初登位赦文暴其惡引及此
事 梁元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
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
出建康淮山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
而惡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七

龍吟之應

名勝志云唐薛令之居靈谷草堂在福安縣山中嘗
聞龍吟之聲後登神龍二年進士開元中累補左補
缺太子侍講卽題朝日上園圖之詩者也 靈怪集
云太尉房琯嘗修學終南山谷中間忽聞聲若受銅
器之聲蓋未之前聞也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
至矣琯望之冉冉雲氣瀾漫果聚雨自爾再聞徵驗
不差後將金鉢受之爲偶龍吟云 袁宇記云天統
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于皖于時龍鳴城內潛以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六
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僧辨嵩彈津集云吾
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號道姑舍姑異人也
留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
若振大鐘者數吾初怪此非有鐘可聲以問道姑姑
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
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瘖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
女子卽下之而還不樂家居鄉人神之遂結精廬于
山中自少精潔齋戒頗逆道人間吉凶多驗今年六
十不復道吉凶事處高樓專誦妙法蓮花經數萬言

日夜必數呖吾嘗問其所以授經曰姬少時嘗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姬耳故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

謝東山云難尼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入城者 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

吹角爲龍吟御之吹角似龍吟又云似銅器聲 廣東名勝志云

化州之州庭左有石微露出地謂之龍首州治後有

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每夜靜龍首多鳴吼聲類鸞而

洪大特甚隋開皇間置石龍縣者以此今者入州至

弘治間石龍鳴二日夜州同知楊景生于二清弘治

燕書二編 卷之七 三九

聞爲太平宰相

降生之瑞

朝野紀畧商輅父名仲宜爲嚴州府吏輅生時太守

夜間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翼旦問羣吏家

夜間有何事羣吏云商仲宜生一子太守曰此子必

貴非尋常人宜善撫之是日適有以宋馮文簡京中

三元記餽之後輅竟中三元入相云 王鳳洲作嚴

相傳云嚴嵩父爲儒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縣舍

已生嵩藩司奇之齋醮精錢布以贈之後卒爲權相

二人者其生時之有光同其入相同而一賢一奸薰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罕

猶迥別豈造物止慝其入相之瑞而不究其終局耶

又鄒康靖公幹乃少詹事鄒濟之子也餘杭人幹

在雉時濟爲春坊庶子 英宗一夕有夢召日者占

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也 上問廷臣濟對曰臣

婦夜生一子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幹後歷官

禮部尚書彼二人爲宰相初生時見其兆于藩司郡

伯鄒幹終于尚書何至初生時見其兆于帝王耶

聞書泉州府治舊時皆在雲山之麓宋韓國華爲守

思獻魏公寔生于此公生時治前榕樹悉花花如拳

板今樹尚在 春浩記聞云楊文公之生也其胞姪
始脫則見兩鵲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亟令密棄
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款開
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以爲非常器也 陳
眉公見聞錄云太原王相公諱錫始生冷無氣母驚
謂已死有隣姬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者吾能治之當活後必富貴但不免多病累
阿奴耳起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掬其背百餘
下逾時啼下而醒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四

秘笈云李奎爲鄆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
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于郊如產男女悉取至
筮視十餘輩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得牧
羊胡婦一子李慘然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奎
不可曰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異者胡雛卽安祿
山也 蜀檮杌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鄰里
皆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南唐書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
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生時紫氣滿庭 天

中記胡實夫人翁氏密州司戶僕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嬰女星也當生君家
翼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殿撰曰此必清貴而壽者
也長歸于寅以婦德聞見元孫有三封太原寧郡太
夫人 後漢書應氏生四子神九鼎社或曰天符也
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生喜雙光若飛流滿
堂良久乃散 十國春秋唐乾寧三年丙辰狀元沈
崧字吉甫閩人崧初生時有大蛇墜榻前引首注視
久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雷震環浴盤人咸異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四

之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知貢舉登進士第者二
十五人崧與焉已而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
衮秘書監馮涯覆試凡落十人崧再入選後崧與羅
隱從事浙江幕下王公出妓衆冊殊麗便似嫦娥崧
曰嫦娥甚陋如何及此王公驚曰書記識嫦娥否曰
崧常兩度到月宮何爲不識崧蓋以是諷隱云

梁顥詩 他書有考而未詳

何文肅喬新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爲執政名載宋史而好事者相傳謂八十二歲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二史官還載秘書梁誰將鵲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應多信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對泉離笑幾場予按宋末亨搜採異聞錄云陳正敏遜齋開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皓首窮經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聖

少壯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率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折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又按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梁內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却年二十則四十二而卒與

異聞錄符合其所謂國史乃宋時之史也若元時所

定之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卒年九十

二則又據其八十二歲中甲科之說而推衍之也然

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閱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

第至卒時又該年一百零二歲矣不若二十三歲中

甲科四十二歲而卒之爲確何文肅亦淡于考古者

四十登科五十二又從何証據乎按顥子梁固幼

有志節常著漢春秋穎器重之以蔭賜進士出身大

中祥符元年議命舉服勤詞學科以祥符二年已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聖

酉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幼子梁適字賢仲少孤常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更舉進士官至樞密副使進同平章事宋呂希哲傳講雜記云翰林梁狀元顥卽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爲郡官見其有異于人定目看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讀書耶曰亦就學曾學屬對否曰其師常教之但不識其能否指壁間曰此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顥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鸞單鶯異

東坡考亭之號各有原本 附浩翁

名勝志云白樂天爲蜀忠州刺史于東坡種花東澗
種柳勝覽云東坡在南賓郡園有亭名東亭樂天詩
綠樹爲朋友紅蕖當美人又何處戀戀重回首東坡
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藉子瞻東坡之號實始于此其序云平生自覺出處
老大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爾同也 二老堂詩
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
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聖

此新成樹舊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
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
有情于物無着大畧相似諸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
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 閩書云建陽王枕山考亭
在其麓謂之考亭者黃端公堯父于此名其亭曰望
考亭以望先壠也端公之父爲故唐禮部尚書宋朱
韋齊遊此愛其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文公
成先志自崇安潭溪徙築時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
益盛廣而居之名精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滄洲前作

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庶
壁畫周濂溪程明道伊川邵康節張橫渠司馬涑水
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爲七賢文公與門徒晨夕禮
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若廟祝然其尊奉聖道可
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其
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 按黃端公名子稜字
元威洛陽人隨父入閩累官侍御史居建陽之東觀
山有詩云青衫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止
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 愛日齋叢抄云山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哭

谷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州耆舊傳廣陵有
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
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唐書陸龜蒙傳時
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
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然則涪翁之
稱蓋連山谷而五矣

聲氣

沈作誥寓簡云凡人一身視聽語言飲食口耳目未嘗少休也惟鼻止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寐寢則耳目之用皆暫止而鼻之出入獨無異于晝同話錄云聲者氣之精粹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陶書宋福清林萬頃字叔度始解春秋易陳藻不善也及見其解同聲相應章曰當北面矣萬頃解曰蠶絲吐而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語六

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鐵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 齋海集云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故何也蓋萬物精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席上腐談云素問言升降出入無

器不有註云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乘來氣衝擊于是人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漚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瓶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器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即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語

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間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仇池筆記云晉方技傳有章虛者有追術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願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迫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于華

岳山下云 獨異志云王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
帥長沙甚易之一日擊毬馳逐既酣鐔仰天呵氣高
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
之鐔終爲將相 雲溪友議云李筌郎中爲荆南節
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詔之曰常文也乃
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之制在氣經年憤然
不解忽夢鳥衣人引理而教之所謂元龜食蟬黃腹
服虎飛鼠斷猿狼蝨嚙鵪以小鼠大皆以氣制之也
此鳥衣之旨而筌通其意其書遂行于世會謂鬼谷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哭

留侯復生也 經祖堂云松聲洞聲山禽聲夜蟲聲
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
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 王氏彙
苑漢武帝駕出駙馬都尉巫炎見於渭橋上見炎頭
上有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
道術朔曰此君有陰陽之術

秦將

秦時火燭詩書禁令甚嚴至漢初其禁未弛故一時
忠義豪傑之士多有湮沒不傳者于以見焚書之罪
大也予于己卯年以赴試應天行至鎮江辛豐停船
入辛君廟廟有宋人碑記云辛君諱翼字大鵬韓人
秦時結客欲爲韓報仇而不果後追叛賊至此遇紫
虛真人遂修道漢時以壽終至隋開河而其塚中顯
靈故祠于此祀之至今 名勝志云山東膠州柘蘭
將軍廟史逸其姓名秦將也韓信下齊追田橫假道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哭

于柘蘭柘蘭不忍倍齊與信拒力戰而死 輟耕錄
至正丙申歲大旱蕭山有方士陳希微禱雨于武祐
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
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
于此爾歷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渾我姓名至茂焉
無聞故以相告耳至今人呼爲厲將軍廟又謂之北
嶺將軍正名爲武祐廟也劉誠意伯基記云北嶺將
軍爲神甚靈能祛疫厲作雲雨有所必應宋徽宗時
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其舟將渡江吏民大恐怖相

率禱于神比冠至卽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冠平知越州劉給上其績于朝賜額曰武祐廟後封顯應侯元至正十二年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寤市井爲空主簿趙君誠至縣甫八日卽往西興募民禦寇而沿江守兵單弱無賴子兢起剽劫應寇衆恟懼君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乃分遣捕誅無賴之剽劫者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壁寇欲渡時寇以故畏懼無東心寇退巨入皆德趙君而君歸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辛

功于神明年夏大旱君往禱輒得雨元統甲戌之春天大雨雹廟毀惟神所居室獨存君乃與邑人維新其廟焉 小卜靈岳祠在姚州府城西北小卜莊蹟之將也從蹟定滇中戰死于此蒙氏立廟祀之 紀畧云石氏名固秦之將也生于贛沒而爲神今四方所爲江東廟者吳楊晉嘗署爲昭聖王宋封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朝縣尉傅燧嘗爲撰籤詞百章今乃移其籤詞于關神者 洪武

太祖欲伐江東廟前一樹爲桅竿卜于江東神得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 太祖怒以其籤筒置于關神之前曰此籤詞當助雲關真君耳故至今卜于關神以此詞決焉按江東神漢高六年顏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以克捷之期唐大中元年里人行禱有奇徵宋元祐間夏旱洎火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孟太后駐蹕于賴金人深入至皂口彷彿觀神兵甚衆乃旋免都統制李玘殲叛兵山寇皆其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壬

陰翊之力今處處祠祀之宋景濂有碑記 淮南子始皇利輿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鑿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興安縣有靈渠亦名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越史祿轉餉乃自零陵上流鑿渠至桂林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斗門閘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既通舟楫又利灌溉號爲靈渠 梅鎬墓在餘干縣之梅港鄱陽吳芮秦時爲鄱陽鎬其裨將

也後隨芮入漢爲長沙王 瑯環記引賈子說林云
張璠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
耕畢輒握典籍呼唔囁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
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則
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璠聞之曰
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
諸侯之策旨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璠曰臣少
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
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至

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
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匍匐而前不敢仰視璠故自
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
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
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姓名入山中及沛
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此亦秦人
與燕秦頗相似至其散財與宗黨則未聞燕秦曾有
此舉也乃說士而非將然可傳而史失焉故併誌之

歷代田名各異

弄田名田分田民田
華田代田爰田王田

漢書昭帝紀上耕于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中
謂遊宴之山天子所戲弄也鉤盾宦者近署昭帝幼
卽位故往試耕爲戲弄 哀帝紀諸侯王得名田四
中列侯公士得名田縣道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
買人皆不得名田爲吏注名田私置田也 食貨志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分田謂貧人無田而耕種富
人田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也劫謂劫
奪其稅也 羣談錄餘云按文獻通考言唐始使民
得立券自買其田遂有私田此說亦未深考如蕭何
買民田自污貢禹被召之日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自
漢以來有夫倘湖樵人日不必始于漢也春秋時顏
子所謂負郭之田戰國時藺季子所謂使我有洛陽
之田二頃工剪發兵廣求田宅豈非所謂私田而民
田哉 升庵詩話云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
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華音
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漢書武帝末年悔征
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至

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
代處故曰代田師古云代易也是時邊城河東弘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書秦
孝公用商鞅制轍田註云轍爰同周制三年一易以
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
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 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
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隣里鄉黨先是哀帝年間師
丹建言請行限田之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五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
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犯者沒入
官其制雖定亦寢不行至新莽時有王田之舉行三
年而罷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間因李安世之請行
均田之制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成事者謂之
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夾漈鄭氏曰觀其所受者
露田而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
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
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之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固非盡奪富者之田
以予貧人也 宋皇祐治平間歐陽修言秘書丞孫
林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
法括定民田請于毫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
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方量畢
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凡田方之角
立土爲埧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
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柝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五
置簿皆今所方之田爲正元豐八年帝知官吏奉行
多致搔擾詔罷方田崇寧三年蔡京請復行方田從
之 按周禮于田有各別之名載師則掌任土之法
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
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
田任疆地註云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
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

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賞
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
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王子弟所食邑
也夏五百里王畿界也 碧里雜存云畝法古今不
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
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
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
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
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
畝通計百畝二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
百畝信乎其貧哉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至六

五經應試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二
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入殼借爾達式命止錄
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追墨卷入對始
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
專題疏上請命侍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于會元之
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默慈
谿馮眉仙元慶皆以兼五經具題 奉旨一體校閱
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
樵書二編 卷之七 至
實晚號迦叟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
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特具題 太祖讀其天下
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賞第一免會試受刑部主
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
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章子特賜五經及
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
經狀元

儒家測數

閩書蔡季通爲堂于象巖山曰頤慶讀書其中紹興辛巳季通于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末有數數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某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頤慶堂推演詩不覺悚然即捐俸爲建傳心堂菽園雜記云朱晦菴先生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美

延念其有功于世求訪其子孫于是九世孫祔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

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此墓在建陽

湧幢小品云劉

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義堅志云昭州

今平樂府

郡固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

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于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爲易曰清輝已揭榜而師川來請李

視積壤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潞之乃此亭舊

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

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

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 元史陸文圭字子方江陰

人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元延

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東

南學者皆師宗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

果行卒年八十五一日語門人曰吾州二十年後必

有兵變吾死當墓不食之地勿封樹使人不知吾墓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美

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

診夫知妻葬子舊父

古人言夫壽視于其妻父祿卜于其子此言骨肉一氣婦不當婦則夫應延算子不當貧則父猶受祿理之可通若夫診脉則相其一身之血氣盈耗耳夫之脉何預于妻名賢錄云紹興間邢氏以醫名于杭術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閣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報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誕妄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報卒又宋棣字彥誠鄞人靖康初逃難于

樵書二編

卷之七

木

高巖得石匣有書一劍一印自是知役鬼治病之術最異者能追覓診脉人有病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否符亦安是則診夫而知其妻世蓋有其術矣夫木華于山東茅于室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言一氣之相通也故祖父遺鬼藏于名山大川銷風納水而子孫受其福報古來聖賢不廢其說也若夫葬子則何能反蔭其父哉戎幕閒談唐有僧泓師善陰陽術數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于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

葬此地者必累世爲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

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視地所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爲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日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嘆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紹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卽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紹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紹後爲太常卿禮儀使卒官是則葬子而蔭其父世蓋又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有其術矣 名賢錄又云明奉化吳國材相術巧中遠游歸訪縣故舊值不在其孫開肆乃索筆爲書緘留而去祖歸孫曰頃有吳翁留書祖啓視之曰此吳國材先生也風鑒入神久遊始回書中云相汝色汝婦當有粉骨碎身之禍其慎之及期俾婦晏坐新室竟日不出抵暮食既至期啓檻取水虎爪之入山以食按國材卽袁廷玉珙之師此乃相夫而知其妻者矣 清波雜誌云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溪不然

之明年秀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請公乞文以爲寵公
爲書曰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
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
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于君之脉息見
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 南史梁丁貴嬪薨昭明太
子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問人俞三副求
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
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
夫墓丁貴嬪而曰于帝吉則又是妻妻而欲蔭及夫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矣 王行甫云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
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一見
卽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
麓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 朝野僉載唐杭州
刺史裴敏疾甚錢塘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無慮夫
人須崇福以禳夫人問禳法曰癸二姬厭之出三年
厄過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無病何禳爲曰夫人不
信榮不致言使君合有三婦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
人曰乍可死此亦不相當其年夫人死

頂日挨月

古人取日虞淵及扶輪之說不過取其意而言之耳
揮戈逐日蓋屬誕妄至于嫦娥奔月渺茫無稽并月
宮邀遊梯天取月亦歸妖幻可以付之不論獨庚巳
篇云楊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璣于
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留滯凡數月常于舟中見
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
日輪而上日漸高入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然則太
陽果有人頂之而出者耶快雪齋漫錄云虞長孺祖
母今年八十一矣常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
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
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然則太陰之在天
果有挨之而過者耶 天中記羲和東方二國名日
所由過處每日日出二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然則趙
馬兒所見豈卽此耶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中秋夜
會月色方盛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取筋
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月懷中
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入肌骨 長慶山人楊隱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主人謂百歲人楊謂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貼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明如張燭 宜室志云長慶中有王先生者弘農晦之聞其有術往謁焉王留之宿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謂之曰汝爲我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之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于垣上忽月光洞然一室毫髮盡辨晦之驚嘆不測 酉陽雜俎云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一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秀才遊嵩山迷歸路徒倚間忽覺叢中解睡聲見一人枕一穢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笑曰汝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取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可一生無病乃指一支徑示之言已不見又月中有桂有蟾蜍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草木泉石蟲魚之誨謠者

頓遜國有漆樹晝開夜合名日夜合亦云有情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不遠晝開夜合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李翱何首烏傳云何首烏順州南河縣人祖名能嗣父名延秀能嗣本名田兒生而閹弱年五十八無妻子嘗慕道術隨師在山一日醉臥山野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二尺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餘苗夏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見驚訝其異至旦遂採其根歸問諸人無識者有山老曰子既無嗣其藤乃異此恐是神仙之藥何不服之遂取其根杵爲末空心酒服一錢七七日而思人道數月似強健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錢經年舊疾皆痊髮烏容少十年之內卽生數男乃改名能嗣又與其子延秀服皆壽百六十歲延秀生首烏首烏亦服藥生數子年百三十歲此藥名交藤亦名夜合有赤白二種赤者雄苗色黃白者雌苗色黃赤 寧康人濠有方士獻

房中術者用一石卵佩云帶間香氣氤結經月不散
自是容止無度嬪御苦之潛投石卵在沼中拷問竟
無覓所方士言取海鵲水跡之可得俄一鵲瞥至迴
翔似有覓忽沉沼銜石而去庶人驚悞尋究所以方
士曰此石海鵲精也海鵲恒孤飛雲表俯瞰海流照
見其影以爲已雌繫下追逐頡頏之間不覺精墮凝
化爲石佩者御女惟意所如非術致海鵲不能得耳
漱石閒談云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
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范石湖虞衡志云
山微出廣之宜州溪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挿翹其
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化獸皆避去獼無偶則抱木
而枯猿女春時成羣以山採物賴聞婦人氣必躍來
抱之刺骨而入牢不可解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
枚值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獼甚珍重之
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鼠
璞候胎偽造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
心以氣呵之卽躍然而動蓋氣所感也 拾遺錄云

日南國有滂泉男女飲之則滂其水甘軟 名勝志

云瑞州府新昌縣洞山寺水口有夜合石高丈餘土

人謂二石夜間常合爲一 四川寧番衛外金川堡

係威龍州地有公母石志云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

日復合土人呼爲公母石猶言翁姥也 菽園雜記

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

狀長僅三寸許于是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莫

究所以以獻平江伯陳公銳珍藏之

名勝志云雲南廣南府小孟貢江產鮑魚食之日御

樵書二編

卷之七

空

百女莖性極落無論貴賤有數妻不如忌 春渚記

聞蕭注從狄殿前破洞蠻也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

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祭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

玉筯撚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一

錢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祇鹽而龍死其

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力後聞此龍歸

蔡元長家云

龍虎助軍威

諸葛武侯八陣有龍虎烏蛇之目蓋按其象而爲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令軍士排列變化其中非真有江海之龍山岡之虎可得而驅使之如胡僧咒雨道士行符作百端怪幻者 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龍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索隱云周禮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卽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漢書王莽末巨毋霸出師驅虎豹犀象諸猛獸以從昆陽之戰師崩衆潰虎豹爲之股栗此

樵書一編

卷之七

六

則真以虎豹爲兵而虎豹亦莫救兵之敗予考史得數事焉洎宮故事云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洲侯景渡江南郡朱元英往問之法和曰果熟時不檢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無勞問也景遣任約寇江陵法和出詣湘東自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

軍之龍甚是踴躍卽攻之縱火舫于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卽反約衆皆見梁軍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荊語檀越等此雖爲利寔是賊標今日何不目標下求賊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荊柱頭繞山鼻遂擒之按此所言彼龍吾軍之龍意卽軍中之氣如龍耳尚非真龍也 南史梁武帝起兵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遂至進逼建

樵書一編

卷之七

六

康東昏爲其下所殺以黃油裹首送軍 名賢錄云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陳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舳舻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蕭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以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繼而隋軍屢捷獲陳軍士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于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作雲霧晦

順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一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華陽國志云武帝通博南山度瀾滄水以取哀牢地置不韋縣而哀牢轉衰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尾栗遣兵乘草船南攻鹿麥時鹿麥弱將就擒會天大震雷疾風雨水爲逆流軍船沉沒死者數千人後尾栗復遣六王攻鹿麥鹿麥王逆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上夜虎跑而食之哀牢大驚怖尾栗謀諸耆叟曰哀牢略微自來不如此今輒被天誅將中國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有受命之上乎是何天祐也二十七年遣使詣越嵩太守鄭鴻言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地爲西部屬國以王爲君長此二事則真龍虎之助軍威者也 唐書哥舒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于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輪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文獻通考云陳武帝討侯景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色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宋太祖從周世祖征淮南戰于江亭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奮躍識者驚

異此皆龍之助軍威者也 裴松之引世語曰曹大

祖攻張魯魯欲降其弟張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師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而曹操郭譙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返衛雖不同偏勢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其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此又野麋之助軍威不獨龍虎矣 晉書載記呂光征西域焉耆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驅徒城外人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光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田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出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彼必亡矣戰于城

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楊升菴云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閩書云五代時建寧陳誨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初爲王延政裨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走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因自歸于唐將查文徽用爲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戰敗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算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數表其能授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卽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壞乃以木爲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遂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以功遷建州節度使進侍中此又借木龍以助軍威者矣 北夢瑣言云福建道以海口黃碕所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王王審知思

欲制置憚于力役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卽子許助開鑿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乃憇于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長千百丈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 于逖聞奇錄云宋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氣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南史王僧辨討侯景發江州至益口與陳武帝會于白茅洲盟而歎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自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 剪勝野聞云 太祖在滁常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掘以堯鑿墳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若多乃置其堽登
于前甫莫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堽登中出挾雷
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宣驗記元嘉
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
貨產逐入浮屠搏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
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
賊身首腫痛眼背背合先諸所抄掠皆棄而走然則
蟲類亦有能殺賊者又按拾遺記周武王伐紂夜濟
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五

兵主知靈祐遂整戎馬未明掩襲匈奴方欲駕乘被
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縋凡厥帶係鼠皆齧斷于
是殺其將殲其兵匈奴震懾王感鼠恩建祠設祭奕
世相承此又鼠助軍威之一異也 震澤事苑楚王
畋于震澤遇羣鹿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鹿入大
谷谷無他道將令弓弩並發盡燼之忽一大鹿突圍
而走跪王前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與族類盡困於此
谷中王如盡取之則我族滅絕無遺類願大王憫而
釋之今後日獻一鹿大王可長享而我類不殲絕也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五

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跳躍而往嗚呼其群整
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月有一鹿鹿置王所獵處三
年王崩而止青瑣高議云此楚元王後吳侯楚萬鹿
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
達吳營見鹿跡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敘其報恩
曲折乃立廟以旌其德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
谷廟曰仁鹿廟此又鹿助軍威之一異也

漢晉人行服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殷詡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上不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其于父母之喪抑何忍也又考之揚仁爲什加令行兄喪去官譴玄適太常以弟服去職陳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此三人于兄弟姊妹之喪又何厚也其三人自行之與抑功令然與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十六

既云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喪則公卿刺史二千石以下皆行三年喪可知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行三年之喪而公卿刺史二千以下者槩行兄弟姊妹之喪是遵何禮耶 楊雄傳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後漢書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傳咸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下殯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便行楊駿造急詔媚

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此乃同堂兄弟之喪也而乃謹嚴如此 又晉劉隗爲丞相司直奏以刑憲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婦服 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有三年之喪既除而晏春秋猶譏况龔匹夫朝晏暮禪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龔官削侯爵顗等知龔有喪吉會非禮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七

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此皆叔父叔母及妻之喪而皆謹嚴如此 若鄉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相飴時只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吾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什食訖以飯着兩願間還吐與一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此則恩同于父母非常情之比三年而又止心喪得其中矣 通志畧云漢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之者貴之矣 後漢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開舉將喪棄官歸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魏王朗師事楊賜卒棄官行服 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廬 按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五八

喪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于塚凡六年斯乃聖門之道也而漢晉人至有服斬居廬恐非先王之正道矣 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宣謂修曰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修竟行服兄弟繇是不和 漢議郎韋義貶刺竇氏久病不遷以兄喪去

禽獸之蟄

龍蛇蟲豸皆有所蟄若羽毛之族則不然至冬則各生細毛以自溫故尚書云鳥獸氄毛顧乃有不盡爾者 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則鴛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 李時珍云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立春後則鳴嚙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人或畜之冬月則死又燕營巢避戊巳日春社來秋社去其來也銜泥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五九

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氣蟄于窟穴之中俗謂其渡海者謬談也或云燕蟄于井底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

李時珍曰熊如大豕而監目人足黑色春夏臙肥時皮厚筋弩每升木引氣或墮地自快俗呼跌臙卽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冬月蟄時不食飢則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陶弘景曰熊脂卽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則有夏月則無然則此脂亦因其蟄而生耳詩義云熊冬入穴而蟄至春始出 猿潛上

伏不度越阡陌又山海經綸次山有橐肥狀如臯人面一足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然則他物之蟄以冬而此二物獨以夏蟄爲尤異耳 山海經堯光山有猾褢狀如人面蜼鬣穴居而冬蟄抵山之水有鱉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羽在鰭下音如留牛冬死夏生近有流人述所聞見云傳聞寧公臺外有一國人至冬則穴土而藏不食不動至驚蟄後始食動如常則人亦有蟄焉者不獨禽獸也 博物志云無啓國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人細民國人死其肝不朽百年化爲人皆穴居處二國同類焚門廣積云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肝肺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此竟以百年爲蟄益荒唐難稽矣

護堤侯

吾邑有神曰張六五相公凡江湖河海並著靈異予已祀禱之甚虔紹興府中浙江省中巡邏而達于燕都莫不廟貌崇煥香火輻輳士民奔趨恍惚有睥睨陟降之感焉省志云神諱亮府志云神名夏皆未之詳考者也按邑志載王多吉集張氏先塋碑記云吳越王時刑部尚書張亮厥後一傳護堤侯十一稅院襲爲長山海神則前行六五者卽指十一言也是神乃亮之裔而非卽亮也予嘗取神之子孫藏有宋時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勅書雖絹素塵朽而字墨昭然可讀神果名六五而非亮亦非夏也夏則宋時已有祠祀勅封豈與六五相公爲一人哉宋葉祐翁四朝見聞錄云張目封廟號昭卽景祐中張夏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里以防江湖之患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廟于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贈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二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

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扼
憤盡抱所書墳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寓所感夢
繼是修江者始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之
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
便工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
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意當何如是尙得生
名之智歟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
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謬矣
清波雜志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之水至卽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
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
嘉其功封寧江侯 楓窓小牘云杭州江隄築自梁
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
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潮水
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
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
累木爲岸實土薪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
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植石以捍潮

波從之其後踰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
辛酉符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歷六年漕
臣杜杞築錢塘堤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
塘初于錢氏景祐中工部侍郎張夏爲轉運使置捍
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人龜言潮爲吳
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
湖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額置一
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

沈夏修石堤成增石塘凡九十四丈 按張之子孫
所藏勅書一道稱神爲六五太尉一爲理宗淳佑十
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神爲顯應侯其言有爾生有
奇證學精行誠發廩以活飢餓出力以濟婚喪族黨
歸德閭里稱仁常言死當廟食民之下忘相與尸祝
之水旱疾厲應禱如響江湖爲患建祠水滸隄岸以
固等語一爲慶宗咸淳四年十月八日封神爲護隄
侯其言有頃潮嚙汀岸糜縣官金錢畚土龍石以捍
之包凌民田廢其畝祀越人惟神之求鉅役始爲就

緒計臣立石記功以浙壤農而宜稼買而利涉廟以英濟稱舊矣陰陽之運江海之態無窮爾能闔關其間遂民之願非英姿義概弘以用物能然耶等語然則神之德行勲蹟載于二勅中者皆當時之實錄世俗所傳怪怪奇奇之事頗屬無稽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四

分界

括地志云欽州馬援征交趾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 名勝志云洱河遠太和縣城西南由石穴中出東所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岸下分水爲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卽返 萌渚嶠在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爲界水南北分流 閩書大田縣有分流泉陽年流右陰年流左 名山記解州有分雲嶺雲至此東西兩分 圖經閩尤溪縣南至泉州德化縣尤嶺爲界嶺上有分枝樹一枝南向一枝北向此尤溪之源也 李膺益州記云漢高時巴蜀人爭山界久而不決漢高八年一朝密霧石爲之裂自上及下開數尺真若繩引之于是巴蜀界限始定 宣室志云東陽郡漢于浙江有山週圍數百里江小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山守其山一夕雲物騰晦暴風雷電動薄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追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連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全五

遂無繫繞之患 黃衷海語云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于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爲諸番之路南注爲珠厓僭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卽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 珍珠船云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于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鶴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洽南百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出泉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十六

均爲二流昔人有欲兼利之者引而爲一至鷄鳴其水復分 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爲黎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水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春撞號怒波濤洶湧舫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羗狄也父老云有塞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爲水所吞沒須臾片片自沫浮出蠻人益不敢窺伺矣

焦氏竚乘銅柱不止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雲長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州珍珠船以爲銅棺恐傳之訛當以銅柱爲正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于點蒼之滴溪 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

李臯銘在辰州 地理通釋云吳會吳郡會稽郡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吳志朱桓部伍吳會二郡莊子釋文云浙江爲吳會分界是也 耳談云淮河分水開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督亢地也 幽明錄宜都建平二郡之間有五六峯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十七

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 彝堅志廬陵之西六十里有田十五其形如斧兄弟議分而左右不等紛爭不已逆訟之官越一二年亦無結斷忽一日黑雲四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翠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兄弟爭訟貼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 周南林云泰順天湖山明初旱耕者爭決致闕忽大風震雷中分其水爭乃息

石生石長

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無人覺其是石偶一人見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菽園雜記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二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月患痢死者千餘人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

物理小識云石在地上有剝落在土中有生長變化崇禎中方融啓雲居禪師塔碑上皆古錢有懸鏡直驚錢開者碑字平杳不可識錢覆者其字如故名勝志云建昌府有綿纒石其初低小凡禱者以綿一幕纏其上今漸高大雖綿十倍繞不能過 吉安府禾山下爲龍門溪懸流數十丈奔厓飛瀑湧爲溪潭最稱奇絕顏魯公大書龍溪二字刻巖上先時字去地二丈許摹榻者必附梯緣之今字漸近平地而巖壁無少損 秦州聖果院古井欄保大中琢舊有

經跡深入寸許後更合滿其銘亦隨之漫滅蓋活石

云按集古錄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亦由

石活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 瓊州府龍堆山山

疵有息石初甚小歲久漸大鄉人祀以爲神 山堂

肆考云慶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唐武后時因風

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高至六百餘丈武后改

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

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堤阜出今陛

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八

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錄異記云天復中洪州寶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青碧如玉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稍小長三尺數日石長止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內 酉陽雜俎云于季友爲利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親見其事 舊唐書云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

長四五尺廣數畝里人駭異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馬燧等討之朱滔王武俊稱兵助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爲益土頌以媚悅焉 綱目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電成紀縣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一統志天堆山在江西廣昌縣東南溪中紹興間一夕雷雨大作聞砂礫聲且視之有山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六

屹然高丈餘因名天堆山先是童謠曰天雷飛石頭一夜成汀洲五十年內興公侯 又仙湧山在廣州新會縣西北六十里地本無山一夜風雷震怒湧出數峯人見而異之因名仙湧山 一統志息壤在荊州府南故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鵬吻色如青石出地廣約數步高一尺五寸初爲堂時刻平平而益高凡持鐫者盡死人以爲神不敢犯柳宗元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韓與茂盟于息壤是見其地也

地水脉相通

名山記云廬山棲賢寺寺僧曾浸甌渾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頂從洞庭湖得此甌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渾下通湖南 荊門州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溪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絃聽者忘倦宋熙寧中山泉溢有樵器斫車流出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南郡中有盧侯國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

樵書二編

卷之七

六

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都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神僧傳云牛頭山牛有洞人傳入百里與眉州通曾有避罪者匿其中後于青神山巖見之 輿地記勝云竹泉在荊州松滋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得筆後黃山谷諱黔過之視筆曰此吾蝦蟇碣所墜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松滋縣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漫說蝦蟇碣試裏春茶來就煎 碣在夔陵州有白馬穴水經注云西陵北崖有

石穴遠望常有白馬出入其間尋之莫覩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潛相爲通

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古

老相傳常有人乘車池側忽大風飄之入水後乃獲

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泉流通注矣 北史云魏

孝武帝以金珠穿七魚于池濱後于桑乾得魚身之

魚又以金鑿符箭射池之巨鯨亦于桑乾獲之 蜀

江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脉與蜀江相通有老

僧洗鉢蜀江失之從此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袖衣贖歸 說畧

云昔郭緣生于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

源通生日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

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

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耳今之歷下等處發

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

膠止濁主吐下膈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上清而下

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疴耳 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

包山潛通 玉泉子云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泉

自毘陵至京置遞運舖有僧人請謁德裕好奇并遊

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

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

有惑也敢以上謁欲阻此可乎德裕曰大凡爲人未

有無嗜者至于燒亦亦是所短况三戒博塞弋奕之

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毋乃虐乎

爲上人停之卽三戒馳聘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

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

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井在何坊日吳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三

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巖吳天一巖雜以

八巖一類十巖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

山吳天餘八巖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運人

不告勞浮議乃弭 墨客揮犀云福州雪峰有應潮

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

無差然四旁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

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爲海眼但其處高當

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 名勝志云博平

縣西有靈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洩

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 馬湖府有龍湖四圍皆峻崖長二十里廣七里中有堆如螺髻去大江二里其水與江水同消長日夕作潮相傳曾有龍馬見于湖因以名郡

諸阜記云景公寺前街中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水誤墜梳經月餘出于渭河 趙抃成都記云嚴真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耆舊傳云此井與漢州綿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有人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九古

淘井得銅錢三文僅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中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 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人多死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軀灸脚而愈今餘于水口沙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祀而掘之權乃密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饑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 堯山堂外紀云蜀興元境內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于斗底故名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悵宅之跡其宅三畝許陷爲坑蓋連

地而上昇也王仁裕辛巳歲于此爲節度判官常以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鷄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塵夢入景雲朋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巖斗山一洞西去二十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水相通仁裕癸未歲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當時無不異之 一統志浙江長興縣有青山上有石竇通太湖及洞庭山冬夏常暖色光黛青 處州鼎湖石旁

樵書二編

卷之七

九古

有軒轅洞卽黃帝飛昇之處洞內有軒轅像時聞潮聲相傳與錢塘江通故人不致深入 山堂肆考杭州北山有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地可通浙東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八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集輯

元孫

族裔聲機

莘

補金

能修朝禮

諸物有光

雪蛆風蛤

地中藏金

淫祠

樵書二編

卷八目錄

倘湖小集

蛇神

梓潼文昌神

物之應月者

自爲化仕

帝王御用之器

地中害氣

風雷虹霓之爲物

活寶

河圖洛書

兵之先兆

求生西方

有喪不塋

物之方者

陵墓興廢之數

鳥獸率舞

各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毒地

樵書二編

卷八目錄

二

倘湖小集

蝴蝶與喪祭之事

子孫間有或肖其祖

儒家脫化

不可理解

能修朝禮

春秋倪黎來朝胡康侯以爲能修朝禮故書之曰
朝然凡物之能修朝禮者多矣以春秋之筆爲爾雅
之疏則亦當書曰朝也 元仇遠釋史云道州有舜
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于祠旁以千百數跳踉
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獼亦如之三
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獼朝廟 廣異記唐睢陽郡宋
王冢旁有玄豹每至朔日山中之虎悉往朝之豹坐
冢上虎列其下

燕書二編

卷之八

一

南史云高昌國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名勝志大理府趙州赤水岸
有鳳栖木二株俗傳鳳昔栖其上至今日哺時鷹隼
朝之以千數 一統志鳳羽山在浪穹縣相傳蒙氏
細奴羅興時有鳳翔于此故舊名羅浮山改名鳳羽
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
人于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寰宇
記云交州有鳥王如鵲頭上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
純黑色獼人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一

兩枝以膠插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嗚呼衆鳥聞聲
皆爭集其處或啣果實或送蟲蟻諸鳥着膠獼人于
其下取之也

鯉朝日鯉朝星本草綱目云烏鰧魚首有七星夜朝
北斗 名山記云金山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
陷大者如山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閩書云福寧
州棲雲潭多生鮒魚其魚向日而朝 延平府大田
縣有鰲池朔望則羣魚浮列朝向 閩胡俗名彈塗
以孟覆活者數百于地發之皆駢首拱北頭上有星

燕書二編

卷之八

二

爾雅翼云蟹八腕而二螯入足折而容俯故謂之
腕兩鈴偃而容仰故謂之螯字從解者以從潮解甲
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淡臘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秋
冬之交各出于穴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傳臆蟹譜引孟說食料本草云蟹至八月銜稻芒
兩莖長寸許東嚮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
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卽陸魯望所
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
得自然之禮

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墓廩津山上有鹿市
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于此其山有穴如墓之
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而上有平地
詞林海錯云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
鄙人未嘗識郡朝吏民謂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邱
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天工開物記云蜂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
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春夏造蜜事王每日出
遊兩度遊則入蜂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反翼頂如
前凡人家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螫
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
殺一蝙蝠懸下蜂前即不敢食俗謂之梟令然則其
出遊而羣蜂喧聚洞穴間或送或迎均有朝之之象
故稱蜜蜂朝王

玉匱經云青城山在成都黃帝封爲五嶽丈人一月
之內羣岳再朝 楊升庵云武當山一名纂山又名
仙室極晴望之輕宵卷其上白雲帶其前日必西行

夕而東反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岳陽風土記云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
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
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
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
而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又農圃春秋引陰陽變化論云蜂每歲三四月則生
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
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四

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不死則羣蜂飢俗謂相蜂過
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則死有二
王則分分時多老王遜位而出羣羣其半未嘗多寡
從王出者不復回飛止必環衛其王皆有隊伍行列
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差授花少者更罰每一
日必三朝 蜂惟採得蘭花則拱之于背以入房他
花則否

諸物有光

沈存中嘗言海州人夜煮鹽鴨卵爛有光如玉瑩然居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舊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萬歷二十九年四月山陽庠生唐續修寓北沙鎮李家四更寐覺滿室光明秋毫可辨乃視光起處從床頭案上竹升內奕奕吐出驗之乃夜寢時所置白布裹肚也取觀之表裏洞徹如鎔銀炫目不可逼視達旦而止李氏概室觀之採蘭雜志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

樵書初編

卷之八

五

三恒於暗中誦之言紙上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見暗中筆端吐光金疊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嘗聞外舅說頃歲在壁間焚熒光尺餘衆謂之恠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七修類稿云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竈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

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異朝野紀畧云一貴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里許山愈深心甚恐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道近而人逐之也既近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蓋山中之氣無時發洩則光而爲火地中之氣無時發洩則溢而爲水水火一氣人僅信泉而不信火何哉園居手錄云橫海張

樵書初編

卷之八

六

澤夜自庄還月色昏暗見道旁木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醒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叩之清越如玉而質更光瑩奪目過暗則光映一室遂寶藏傳玩好事人爭異之嶺表錄異云黃蠟魚卽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鱗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燂乾夜卽有光如龍燭西湖志餘云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冷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

稍淡雷電之時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豈卽水燈之類與

樵書初編

卷之八

七

雪蛆風蛤

萬物以氣而生氣盡則絕然氣以成形氣卽麗于形體之中因相生而成種類乃有隨氣成形卽隨氣消化氣與形俱在有無之間使人莫得而測焉嘉祐雜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內執事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巖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銷盡 閩書云泰寧縣青簾山高廣十餘里宛如簾幙是有風蛤秋值薰風滿布地下可食氣化生滅倏焉而盡酉陽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八

雜俎言仙藥有白水靈蛤豈此類與 名勝志云長沙府洗藥池在司空山南齊張岳浴丹之所中有紫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于水中人潔心以往則隨采可得若混以葷腥苦澁不可下咽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蛾眉山北人謂之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美 陳藏器曰石蠶蟲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 李時珍曰水母形渾然凝結其色

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縣絮羣蝦附之嘔其涎沫浮沉如飛爲潮頭擁則蝦去而蛇不得歸人因割取之浸以石灰礬水去其血汁其色最白其形最厚者謂蛇頭味更勝漁人云石灰礬水加之少遲則盡消而爲水性暖治魚腹之疾農田餘話云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其性未詳 名勝志云湖廣黃安縣有羅漢菜出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淨食雜以葷膩其味頓衰 與玄武山相近有一石堦山一名華嶽地肺一名肺山福地其西北有大松樹

樵書一編

卷之八

九

樹下生草名救窮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絕穀不飢一統志雲南點蒼山生高河萊于高河泉出莖紅葉青味甚辛辣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久雨不溢久旱不涸 天中記僧顓居臨海山中山有蕈觸樹皆滿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他涉蕈即不生 番禺記廣州邑容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爲海風攝至者 本草綱目石帆紫色梗大者如筍見風漸硬色如漆人以飴作珊瑚粧

地中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先生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暗標誌號以遺其子孫此妄誕不根之說而愚人往往信之至有偽造藏本以售人而得其酬價轉相煽惑挖掘地土殊可笑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品豈以是爲子孫計哉且亦安得如許金而隨處埋瘞也因考古來之以藏金見于諸書者列于後 名勝志云湖州九龍山上有石城山下有晏子城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以居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形

樵書一編

卷之八

十

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天中記云晏子鄉在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 洛陽伽藍記云洛陽修梵宇北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曰董卓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 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種秦舊宅按蘇秦時未有

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蹟也

南史蕭穎胄字雲長齊高祖從弟南豐伯赤斧之

子也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將起兵穎胄殺劉山陽以

應穎胄有器局既倡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

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

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輟耕錄云趙生者宋宗室

子也家苦貧居間之深山業薪以自給忽見巨蛇草

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因竊念曰白蛇白鼠豈

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尚宿留未去見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十

其夫婦來回首迴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

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

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指取

時零仍掩蓋生主 巨室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

賂有司其能問追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

室私獻金甲具申白之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榻下一

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鑄

鑄如故啓籠乃無

搜神記陳昭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

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

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

賣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因憶夫

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妻遂賣板賣之使者

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耶妻曰

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

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含名

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

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分

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

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乃金

興定三年金臣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即汴京

金主

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

請募人能致費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

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淮格遷賞城成

滌祠

隋唐嘉話云狄內使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然而古今之爲滌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也 山堂肆考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而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沉其主于江柳宗元作斥鼻亭祠記而王陽明公又有象祠記云靈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十三

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蠻之居者咸神而祀之宣尉安君因諸苗民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此必丞父克諧之後父既允若而化爲慈父象亦化于其兄而進于善故能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懷之也然則象祠雖毀于唐而復延祀以至今亦異矣哉 廣東始興縣有鼻天子墓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對列器飾皆金俄聞墓中擊鼓大呼懼勿敢取而返間日重往掩封如故象之威靈于墓如此則祠安能終毀之乎 象乃有祠 三國誌

註云會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王朗爲會稽太守以爲無德之君不宜建祠以祀遂除之 秦始皇亦有祠

南史孔靖字季恭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季恭居之無疑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蕭惠明亦守是邦謂網紀曰孔季恭常爲此郡未常有災遂盛設延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生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此郡有項王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于郡廳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古

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庭下再拜殺軀下牛以祀既祭而避居他室琰至着屐登廳事間室中有叱聲琰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 一統志楚霸王廟在含山縣宋紹興間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琰不從亮怒欲焚廟俄有大蜂遶出至梁殿後林中鼓噪發聲如數千兵亮大驚左右駭散 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面上亦色赭異死云烏程卞山

本名土山有頂籍廟稱號卞王因名卞山山足有一石匿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

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

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

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

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

垂淚亦未已霸王之英靈如此宜乎仁傑欲毀而先

以微文施之也 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廟靈威王乃吳主孫時祠汪大猷等使北庭還言其

威靈故加封乃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孫皓亦有祠

宋史王旦之侄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

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

李愬像祀之

吳元濟亦有祠

北齊書魏蘭根丁母憂居喪

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

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栢材人

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董卓亦有祠

陸長

源辨疑志云吳閶門外有太伯廟住來舟船求賽者

常溢廟東又有一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

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

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爲人

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則太伯三

郎不知出何據耶秋梁公毀江南洛祠而存太伯之

祠則太伯三郎不可謂非洛祠之一也

太伯三郎亦有祠

調言長語云予過濟源有聶政廟鄉人賽之聞杭有

秦檜祠朗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方回云馬伏波爲

其所傾理不當祀

梁松亦有祠

南史宗室南安王顓以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六

旱祈雨于郡神鄉城有石虎廟廟告虎神像云三日

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

死

石虎亦有祠

夢林懸解云太和中萬安村李杰妻聶

氏夢一女人高冠大髻緋衣鳳履如神女狀謂聶曰

我則天后也所居久廢能爲新之當結子母緣村民

有所賽錫嗣之會士女畢集于泰安祠聶亦往路次

見一野廟入玩之中有女人一如夢之所見垣宇傾

圯淒楚不堪歸與夫言夫爲少葺其廟俄夢神女來

謝曰當結百年緣未幾孕生女聰俊奇窈窕及長手有

文如武字年十六適國學士張世昌李夫婦將為終身之倚乃婚方三月而女死杰夫婦悲悼過傷未幾先後繼頌而同亦絕武則天后亦有祠 稽神錄江南戎師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新其廟祠數有靈驗宋無忌亦有祠 耳談武廟時華容令楊公多善政故傷水園堤四十八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徬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徬莫得其故眾夢神自稱朱太尉曰能祠我當還公眾往祀而得公于河北渡船底昏然不自省土人于神所雨暘多應劉文宣公作廟記近廟為水毀忽辨袍象簡見夢于孫給舍公鄉里人重為建祠給舍亦有記謂是朱泚云朱泚亦有祠 一統志魏武廟在無為

州祀曹操和州亦有魏武祠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曹操亦有祠 澧州有繫馬柱澧在隋為崇

州有崇驢堯廟祠堂石室存焉下有相公潭有立石三皆數丈野人呼為相公繫馬柱驢堯亦有祠

蛇神

杜牧之片昌谷集云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幻誕也牛鬼則稍見于諸物皆有鬼一則中然而世則真有蛇神為一一考列之名勝志云通江縣有二洞一日龍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七尺內有池殿清瑩湛然一口蛇洞在治北四百里南壩寺唐建也每歲端陽前役有蛇自柱礎間出沿堦滿室顏色大小非一種然不為害昔人傳三萬四千尾不可數按此即巴蛇洞云 曹能始云蒼梧縣有三界廟廟中小蛇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太

無數背青腹赤目有火光嘗緣神身及蟠繞懸香土人以手按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嚮有所願越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紱偕予至梧渡江視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 名賢錄云縉雲沈造字次仲初知澄浦後判潮州有韓山神歲需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 聞見近錄云孔道輔祥符中為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即將而下日雨往拜焉每

視之蛇自神中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蛇死
遂揮衆壞其廟以去石介作擊蛇笏銘 異聞總錄
云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
整焉常化形爲蛇人目爲小青大青小青極暴猛人
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不肯致謁眷屬共請
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烟霧冥晦咫尺不可見
相與袂背穿有小竅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
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靈而雷必神物所致知是二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龍驄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
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遂絕
卽開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謾 周輝清波雜誌
云輝平生四汎大江儔嘗艱險共載死生係于浮沉
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禱
者致冥幣于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幃脚及花瓶中
小青蛇蟠結舉首蜿蜒者甚衆視者云神今在廟飲
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
浩若川流倘不盡于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子豚蹄

一聽耳 宋史胡頴字叔獻湘潭人登進士第歷官
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
民皆信奉之頴檄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欄
檻頴令之日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爾遂殺之 梁史殷子
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
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毀神形像壞屋舍當坐棟
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
子春夢見人通姓名來謂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慰此境子春密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因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
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謹經月子春破魏寇授南青州刺史 西樵野記
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
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
豚出入無憚人或遶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
故謂之蛇菩薩 幽明錄云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
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

姓氏則皆昔友也自言我罪深能見濟脫否沙門卽
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
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
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夢
林懸解云晉司馬恬于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
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爲
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一女子會于神座上有一蛇
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祀不解而死 搜神
記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
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一統志青蛇神
祠在陝西環縣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
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
遂爲停淵土民仰足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又
江西南昌府有吳城山山上順濟廟世號小龍相傳
卽吳許二君所誅大蛇之子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
製戒蛟石刻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卽有異蛇
墮桌上翼自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巡几案俄循入

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舐爐送至彭蠡而沒後藉子
瞻自僭耳北歸藏舟祠下忽得古石弩矢于岸側傳
觀左右失手墮江中乃禱于神許留廟中使人汲水
求之一撿而獲因爲之記 周南林纂要云諸葛伯
衡太平鄉人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
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履行泥塗中弗厭
也遷隨州吏目有建寧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
必有禍伯衡殺青蛇逐巫者民以不惑以春坊學士
董倫薦召問治道擢陝西參政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梓潼文昌祠

太平廣記云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昔雋州張翁往溪谷採薪亦傷其指血滴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他日往視化爲小蛇翁取至家啖以雜肉蛇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大而食二年後盜羊豕其後縣令失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日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壑渾澗無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祠蛇曰張惡子爾後姚萇至梓潼嶺上憇于路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其神自廟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勿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窮王鐸有詩刻石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鳳入九重城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

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鄙衰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祀或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 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解劍親幸其廟以贈焉 郡國志云濟順王廟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却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長隨楊安南伐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遂至廟門鹿白死追騎共劍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禮烹食而去 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爲廟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追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爲帝 以上諸書所言梓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爲神名之曰張惡子又降生爲蜀王建之子克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之封左丞相廣明之封爲王咸平之封爲帝皆以冥助武功而唐人詩曰文昌勳將星又文昌六星中有上將次將貴相等則又武而非文也唐及後五代皆未有主文之說宋祥符中有舉子二人宿張惡子廟中見諸神會廟商作來歲狀元賦則爲主文也明矣

三條贅筆云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祀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上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溪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上有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譚言長語云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死後爲神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上

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內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則有是文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

程史吳曦叛逆時其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來事

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緒玉謂焉因告以逆且祈十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潼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意在徐圖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踰月而誅曦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常正書見于閔武堂逆黨恇懼以迄天誅據此二事則與唐時主于兵事者爲合然而在宋時則顯驗于文場之事者屢屢矣 予按張惡子與文昌星君廟必是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兩廟以其俱在梓潼故後人誤混爲一耳世但以所稱張惡子之名與所傳張惡子之事俱爲不雅遂改其名曰張亞豈復悟文昌所降神與張惡子原是二廟而俱在梓潼哉一爲星之精一爲蛇之精相隔天淵安得誤認爲一乎 考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遂分爲五嶺是知蜀蛇之爲靈異也久矣後世編文昌化書者

以此事靈異亦以爲文昌所化而入爲七十二化之一母怪乎竟以張惡子之爲蛇神混之而爲一也
青巖路史引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共先越僞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按文昌在北斗上故步天歌曰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個星而北斗名七曲星張亞子之神所居名七曲山亦其應也世俗稱文昌星曰文昌星抑有由矣

雜書二編

卷之八

三

物之應月者

雲龍漫抄引徐叔明高麗錄論潮云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日臨于午則陰氣始升夜潮之期月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于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隨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

雜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沈存中云盧肇論海潮謂爲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日出沒常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乎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唐新語云高宗乾封

初封禪須用明水以貢尊彝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向月
則水生詔令試之取蛤蚌一尺三寸者摩拭令熱向
月取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二三升周禮明珠承水
于月陳饌爲立酒是也 桂花叢談云世免皆雌惟
月兔雄耳故望月而孕 羅願云今世卜死之多寡
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百千爲列延首月
影中月明則一歲免多月暗則免少是稟願免之氣
以孕也 本草綱目曰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壬

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左思賦云
蚌蛤珠胎與月盈虧故中秋無月則蚌無胎 蟹腹
中黃亦與月盈虧然他物月滿則盛月虧則衰獨蟹
月望時瘦月朔時肥蓋其性躁動月滿則愈動故瘦
月暗則潛伏故肥也物類志云取漆盒置蟹其中則
肥蓋盒既暗黑又畏漆則伏而不敢動耳 蓬窓錄
錄云胸肥瓊州地音屈忍或以爲蚯蚓也瓊多此
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者月之精也
旁句忍者月如勾如刃環而是物生也 禽經云蟹

逆月本章言爲伏卯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卯也
月令廣義云浙山中有狗中秋望月而戲輒吐寶如
團呵舞久而復吞之農父窺見月下有光不能攫取
今藥中狗寶色狀不一難以辨真然羣狗皆戲月
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月光屬于林
間知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蟆耳疑卽其身中者
古詩云犀因望月紋生角凡虎交則月暈 蕎麥得
月而秀中秋無月則蕎麥不實 扶支國有望舒草
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北戶錄云張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壬

掖池中出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崔蕃小乘
云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
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無 月上下弦
之時觸響敗壞里俗忌之 文獻通考于闐國有玉
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人身之血其流行與
月相應靈樞經言用針之法月滿無補月郭空無瀉
言月滿則血盛月虧則血衰 漢書凡匈奴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裴漼詩忽聞窺月
滿相聚寇雲中今邊人候賊以月如半規入則淺月

如全璧入則溪 說畧云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
近時水處有同量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暗隨月盈虧
妮古錄云呂東萊蓄犀帶一圓文理縝密中有一
月影過望則見蓋犀半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太平清話云張景山于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然其紋黑而枝葉老
勁雖工于畫者不能爲 西域風土記那羅精羅州
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
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廻照水懸流時有商侶親至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此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停經數日
月隱而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吾賣而流水
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將非佛頂上有此
寶耶遂登崖果以月愛珠爲像肉髻 天啓壬戌歲
予侍 先嚴讀書冠山西隱寺八月十六日子與昆
季數人奉題課文有數客過訪留飲至初更 先君
同數人送客下山山麓附一小山曰貓山時望其小
山之上忽見光明如燈月之燭卽而視之平頂一石

星月朗入其中卽此石之發光也予與昆季輩以課
文未竟不隨見急起視之則光已沉矣次月十四十
五兩夜仍同衆往候約二更初月正照其石上則發
光瑩亮約二更末月不正對其石則光沒其石上有
黑光數處光中則照見外物故對月而生光其應月
如此 珍珠船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
月照入夜耕後有勑鑿下見仕本州明月池上 羣
芳譜云薔薇之類另有月桂一種應月圓缺 纂要
云拘尼佗樹花見月卽開又石髮乃南中水底草每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月三四月生至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
月盛衰也 淮南子曰晝蘆灰而月暈缺許慎註曰
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如月狀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 墨客揮犀云慶歷中有宦者
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
鏡背鑄成兔形每至月滿夜持此鏡當月照之則兔
形却在鏡中人莫究其理

自爲牝牡

獸之有牝牡猶人之有男女鳥之有雌雄此一成而不可易乃有自爲牝牡之獸豈非異氣之所生乎

郭璞云獐猪即豪猪自爲牝牡而孕贊曰剛鬣之族

號曰豪豨毛如猗猗中有微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陳藏器曰靈貓生南陽山谷狀如狸自爲牝牡異

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按段成式言

靈狸有四外腎則自爲牝牡者或繇此也 南山經

直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此列子所謂豈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食者不妨讚

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自

佩不知姑忌 山海經帶山有鵲鴒如鳥五采而赤

文自爲牝牡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雉而五采自爲牝

牡 口詢手鏡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

爲黃黃去其勢與麋即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

有總鎮府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麋

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橫州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

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唐人詩黃

猿領白兒謬矣初生之猿豈有白者 輟耕錄小大

段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言博又半釋迎謂半月能

男半月能女未趙忠惠帥維揚日暮僚趙恭議自婦

強卽之則男子也蓋身二形前後好狀不一蓋其之

極刑近李安民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文際

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晉五行

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用

人道而性尤婦亂此亂氣所生也王歷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國婦亂而二十八宿其形圖所載心房出星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褚氏遺書

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

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博

物志云蒙雙氏者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

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久皆

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素問註心爲牡

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爲牝藏上焦以陰居陽腎

爲牝藏下焦肝爲牡藏中焦脾爲牝藏中焦然則人

身中之五藏其各爲牝牡如此 說文獬狴似犢而

狗頭一名獨莊莊子獲獨狸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 丹鉛錄龍生三卵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
水邊遺精遇枯葉浮木枝如葡萄焉號紫梢花道樞
所爲龍鹽有益雌簿者也 李時珍云獼猴無雌以
爲爲雌故云猿鳴而獼候 本草云阜螽蛭蜋二物
其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
之詩疏廣要云羅大于熊而能爲羆之雄而稱熊猶
殺爲鎗之牝而稱殺兕爲犀之特而稱犀也蓋皆相
類而爲牝牡 莊子麋與鹿交鱗與魚游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帝王御用之器

拾遺記云額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
兵此劍飛指其方故戰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
虎吟 湧幢小品云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
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對峙者曰
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研北雜志云殿祔城有祔
祔廟殿祔疑是一兵器其秦禱兵之所乎 又拾遺
記漢太上皇徵時常佩一劍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
識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
中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
答曰爲天子鑄劍然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
間佩刀而治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昂星精爲
輔佐以礪三僧上皇曰予此物名爲七首斫玉鑄金
其刀不卷卽解以投爐中烟焰冲天日爲之晝晦及
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于身以礪
三僧蕭何爲昂星胡亥
陳勝項羽爲三僧刀劍錄高祖以始皇二十四
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卽斬
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西京雜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記高皇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雜厠五色琉璃爲劍匣其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一年一加磨瑩刃上皆有霜雪開匣投鞘輒有風起光彩射人 刀劍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名曰定光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曰照膽又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秦望山上列二十八宿面背有文面記星辰背記山水 漢平帝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按平帝名衍 光武徵時在南陽鄧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于燕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二曰百鍊二曰青嶺三曰漏影 魏文帝造寶刀曰露陌銘曰於鍊良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巨刀曰陌露陌者精光射注也石勒發地得一劍銘曰石氏昌黎書 晉書劉曜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于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常夜閉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

神劍御除衆毒驅遠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內外諸軍事鎮長安及斬準殺劉聰子榮曜自長安赴之羣臣上尊號曜僭即皇帝位國號曰趙 李綽尚書故實云天冊府藏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一將勇壯絕人首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冊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而斃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服神勇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西陽雜俎云太宗武藝當威張弓掛矢好用四羽大苛長常箭一膚 隋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于洛陽馳馬頓之城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之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而還迄今國家陳設必列于殿庭以旌異之蓋旣陳列于殿庭則亦止之御用器械矣 鶴林玉露云孝廟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之敢昵常遊後苑偶忘携焉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緻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陳眉公見聞錄云 高皇

帝御用鎗凡二大者幾盈一握修可丈六疑卽用以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所爲馬楫也淦和之間無日不親御焉武昌以後不復自將矣此鎗樹之御座後以示子孫無忘王業之艱難 文皇帝御用鎗上有帶號在午門之五鳳樓上王弇州先生有歌其序云相傳 文皇御鎗在午門中樓欄座之右甲戌仲夏六日世貞以朝退偕其僚得寓目焉槍以漆橫竹爲柄有黑纓懸黑旌若號帶者中繡列星之屬槍柄爲刃痕者三旌爲矢穿者五按記稱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九

文皇每遇大敵輒率驍騎衝中堅繞出敵後舉旌颺之士爭奮敵輒大潰此卽所執銳也

地中害氣

地中之氣不可見而莖經云莖乘生氣則是地中果有氣可乘也往往見人家開舊坟而氤氲之氣冲人而出別無水泉螻蟻之患其爲吉壤可知顧地有生氣卽有害氣萬一遇其害氣則爲人家之禍不淺矣今將地中害氣之最甚者考列數條于後 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窟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携茅拱許于穴口焚烟俟地交吸入以禁資取間有蒲姓者以厚薦一番溪入焚之其烟猛深入新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聲如鼯吼次入者聞急回至穴口良久始言穴中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戟如椒而脹滿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於穴色紫而腹脹少頃色變而腹消矣 談苑云韶州岑水塲往歲銅發掘地數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人云中變怪甚多烟氣中人卽死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冷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甲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急以面合地令火自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忽有異香芬郁亦人間所無 朝野僉載云前侍御史王景融池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見聞錄云萬歷間河南採礦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于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為青泥又有白泥叠出如人腦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聖

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猪聲吼叫黑日二氣薰蒸而出人人鼻竅臭不可當衆人股栗一擁跑走 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死 名勝志雲南鶴慶軍府朝霞山每晨霞綯采其上山畔有小穴圓徑六寸有氣出入如爐名風洞土人目青者以夏至日羣聚穴口薰之 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發入先以鷄毛試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以

沮數斗澆之方可入 天中記引建康實錄云謝尚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宿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若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返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才遺遂捨宅爲莊嚴寺宋路太后改爲謝鎮西寺 馬氏日抄云正統己巳春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勃勃上騰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隨後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聖

即有土木之禍

風雷虹霓之爲物

交州志風狸出九德縣似狻見人若慙出頭打殺得風卽活

國史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以伏地中其狀如鼯人取而食之 投荒雜錄云常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凡輒爲雷火所灾其屋屢遷皆火雷民盡書圖以祀 雷民于冬蟄時穴山取雷其狀如猪能使其穴忽合忽閉其民土中以死故取雷者必持鼓以往穴山而置鼓于其中山土若合則破其鼓以出昔人有宦于雷者有軍人家屬告落藉言是破雷穴而被合山閉死者也 昔雷民有畜獵犬有十二耳俱動及至山之濱海間有一山洞犬向洞鳴嗥就視獲十二雷卵至今雷民以得雷卵鼓而藏之者以爲甲族焉 禹貢蔡註雷夏既澤澤中有神鼓其腹卽雷鳴 書蕉云曹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鳴故名曰雷澤史記舜漁于雷澤

樵書二編

卷之八

雷

成都記韋臯鎮蜀常與客晏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

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

盡身五色似霞首似驢四顧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

晏臯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晏怪之甚矣

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戾降于正則爲祥

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雨虎雲師如鸞長六寸似

兔雨師似蝸長六七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其

肉甘可熟而食 霏雪錄云越中道士陸國賓曉乘

樵書二編

卷之八

雷

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若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搜神記晉扶風楊道和夏日于田中值雷雨避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脉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幼嘗有德于王姥王姥兒殺人下獄求救于一行一行乃徙大甕于渾天寺授布囊一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七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甕中而封之明皇急召一行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
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今乃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一行歸
放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活寶

凡寶玉硃砂琥珀之類刻琢爲人物之形極其工巧
不過曰宛然生動而已乃亦有真能自生自動者猶
所謂活寶者非耶 山堂肆考云秦始皇命蒙恬伐
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
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卽躍去遣邏候捕之竟不得至
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閭人驚焉命
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
建白虎殿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見白毛光潔
繞宮而行閭官見之以問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
異獸非祥也使宦者視之果見一白虎子通房而走
候者以戈授之中左目止往取視惟血在地不復見
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
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
帝辛之枕常與妲己同枕之則殷時遺寶也 唐肅
宗賜李輔國辟邪二乃玉刻成者各高一尺五寸奇
巧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
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

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廁中香聞不絕不周歲
輔國就誅 續已編唐昭陵在醴泉縣縣民逐一白
兔失足落隧道中頗暗黑油缸十數皆設開捩流注
最下一缸中碗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白兔
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個回
視珠寶懷出路迷便捨之乃復有門及携兔出隧門
遂閉 清波雜志元祐間季才元大臨知汝州時辰
州貢丹砂道經葉縣遺其二篋化爲二雉闔山谷間
耕者獲之疑其盜將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聖
畔者 楊妃外傳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
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
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
爲雲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
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
自是不登樓未幾遂敗 宣室志宋順帝昇明中荆
州刺史沈攸之庇中羣馬輒蹄踰驚嘶若見他物攸
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從外來圍者

具言其狀攸之使人伏櫪追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
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
咸謂粧奩間物沈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
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常夜有時失去至曉復
還試取視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杜
陽雜編云德宗時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
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間物帝賜獨孤妃子與帝
同泛舟于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中
帝由是命置于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一龍騰空去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哭
太平廣記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歷中村女爲皇太子
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香案牘桐君入
山得鳴石鷄春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鷄色赤大如燕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
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
然狀如美女青衣 續博物志李德裕好餌雄朱有
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
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然香致
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卽復

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
公好道因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
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
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
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瀾并作玉
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聞奇錄沈傳師
爲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溪丈餘得一穴洞有玉
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仗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綠
砂如綠豆而金色 晚唐時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

雜書二編

卷之八

異

其妻夜寢聞有啁啾聞聲既覺于枕下攬之得二玉
猪大數升刻像妙甚置之枕中而寶之財貨日增
神異錄玉龍子者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
常置于衣袖中及大帝誕日后以珠襪衣襪并玉龍
子賜焉其後常藏于內府雖廣不盈寸而溫潤精巧
的爲國寶天后常召諸孫嬉戲出衆寶縱令爭取莫
不奔競玄宗時爲嬰兒獨坐不動后撫其背曰此兒
當爲太平天子因取玉龍賜之及卽位開元中三輔
大旱帝密投于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

作及次西蜀駕次渭水左右侍御有臨流濯弄者忽
于沙中得之上視泫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
自是每夜有光輝燭一室及上還爲小黃門竊以遺
李輔國輔國置櫃中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已亡
所在 玉南筆記云寧波豐南畝有別墅在月湖之
上忽漁人夜見光晃波際網之得銅蟾蜍一隻南畝
公以斗米易之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每在地上異
之他日漁者又網得一隻色象如前又易之以米一
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南畝方

雜書二編

卷之八

平

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啓是夜果聚一處始知爲寶
以語黃山人復初復初曰此磁石引針之類必舛銅
所爲也古人取青蚨汁鑄錢亦合 說聽集云湖廣
保靖宣慰司彭九霄之母有玉戒指中映一蟻閃動
其足歷歷可見錢塘金編修有一金鑲貓睛釵凡正
午時眼如線過則復圓 談林云殿東樓盛時有人
獻二寶石內各有一鴛鴦飛躍上下嚴寶藏笥中京
師有能幻術者用紙剪鼠三五枚靜夜咒之卽成真
鼠散走而去久之各脚物至如銀簪釵之類物重則

兩三鼠共拽以來一夕二寶失去隣民忽得之以銀女環女出觀迎霜降者嚴僕察見之以告嚴覓所藏不得逮民治以盜并家屬皆遠徙 拾遺記始皇元年嘗霄國獻刻玉善書工名裔使舍丹青漱地成魑魅及鬼怪羣物象刻玉爲百獸形毛髮宛若眞皆銘其牕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鸞翥若飛皆不可點睛試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畫之形安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睛旬日失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于常見者明年西方獻二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異苑云弘農楊子開閭土中有聲稱得玉狔長可尺許 錄異傳江巖常到吳採藥富春縣清泉山南見二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過石之音嚴往就之未及數十步女輒隱不見惟見所踞石如此數四嚴乃破石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又郢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鷄色赤鳴如笙箏射中之入石穴浪遂鑿石得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至

一赤玉如鳥形 古琴疏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卽見此樹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樹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曰涼天月夜不鼓自鳴請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一統志金營池在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俱沒于池發之得金營二其母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成池 聞見錄周長孺字士彥爲其城縣令獵于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卽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兔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率 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二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賜趙婕妤好至昭帝時宮人猶見此釵欲碎之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燕釵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戟而旋未嘗中鋒鏑西人憚之常曰每見青龍突陣而來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至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咸謂神助將軍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王子喬墓在金陵盜發之見一劍停在空進取之劍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 又唐明皇御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之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雨破作二截有黑蛟踰山而去 唐樂工廉郊池上彈琵琶作樂賓謂忽聞菱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蔡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賓鐵也 纂要門村朱家舊畜一銅盆盆中有鴨形隱然不以爲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農人不識賤價售于朱家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 杜陽雜篇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決亡去掌庫以告上令遍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首上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額下有阿廢字上默然曰果不出朕所疑

耳阿廢煬廣小字也上之精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玉珰之前足以疑能啖蛇也其後更復見焉 寓簡云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于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三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土遂獻之 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製甚精中宵風雨輒聞嘶聲 如皋縣志金孩兒池在如皋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怪竭池水視獲金香童一對 彝堅志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常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于地疑其有異卽呼童斫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

賜妾也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
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日景
直徵宗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自古相傳人或疑之以爲聖人神道
設教耳未必真有其事也然而後世往往有見之而
可訛者要當信其事之實有焉 山堂肆考云與國
之儒林鄉有石圓如龜背頂皆具人謂之龜背石彷彿
佛八卦形象遂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怪移置他
所翌日復歸故處人因視之 唐書先天三年江都
獻靈龜六脾腹下有玄文象卦爻 彙苑明皇在位
靈郡得異馬于河其狀龍鱗尾毛肉鬣居帝闕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二十一年帝西奔入渭水化爲龍游泳而去 車頻奏
書云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
書誠有之矣 廣輿記陝西秦州有畫卦臺相傳伏
羲畫八卦于此雪後猶見卦痕 酉陽雜俎云孝億
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又銅馬俱在德
建國烏潁河中灘流中有火祇祠祠內無像于大屋
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
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視竟不

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首每歲自烏潯河中有馬
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然則馬
固有自水中出不獨漢之渥洼水也 湧幢小品云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
于蒲月山常言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
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構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
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
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
遂不自居謹視駒牧後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閩書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歸化縣瀚溪其澗中有大石紋如龜又有八小石如
龜四圍繞之如八卦名八卦石 宋明帝泰始二年
八月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卦爻太守劉勰以獻
晉書魏之初張掖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丈
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驪鹿鳳凰仙人之象當
時稱爲祥瑞處士張洎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
蓋將來之休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
禪

兵之先兆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運數所臻天亦不能違之至其
兆往往有先見蓋示人以修德銷弭之方及爲思患
預防之策庶幾不至于潰決而不可收拾耳 庚巳
篇云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客
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百千
人自腹已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者皆花繒繳股
其行甚疾客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
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鉏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諸衛討之殘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
也 元周密浩然齋觀聽抄云癸酉十月李應山開
淮關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車馬旗幟無數
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
北軍至 史異云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方
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
八里許并有人往來檢束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
者千餘人 金史海陵天德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
中有車馬聲仰見風雲杳諸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

南仍有詔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親征 輟耕錄云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

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

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繚西方而沒正淮漸徐黃蘗

起之時也 朝野紀畧云弘治壬戌蕪郡醫生顧某

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旂于上凡三

日不見踰年有施鈕之冠 山海經歷石之山有獸

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

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狙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壬

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

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其國有大兵 集異志漢

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

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

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人形操持弓矢牛馬萬

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后兄何進

乃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淮

南子流星色青赤曰地鴈其所墜主兵起流星有光

青赤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

求索西方

世人佞佛往往求索西方考之史傳西方未必遂勝

于中國也常聞晉法顯傳唐三藏法師傳及所撰西

域風土記所歷諸國止有盜賊竊發與中國同並無

如小說家所演妖魔鬼魅怪怪奇奇者至于佛所留

遺亦止名勝古蹟如中國之有杏壇洙泗勝蹟耳未

見有歷世不朽巍巍丈六之金身在也讀書偶見云

朱泰應嘗從事使于印度諸國泰應謂其國中實佳

乃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之旁國也其國舊無

樵書二編 卷之八 辛

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

其形出諸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

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奉佛往往欲死後超至西方極

樂世界但未知考究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

者人多詭怪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

之有何可樂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機械心忘故

也 洛陽伽藍記宋雲至烏傷國國王見雲云大魏

使來膜拜受詔遣解魏語人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

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

聖人百雲具說周孔老莊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
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又說管輅等卜華佗治病
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言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
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焉 李適菴記遊云小
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爲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
百里皆雪四時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雪
以石旁草生爲春枯爲冬記年老幼男婦皆各佛衣
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
樂世界子康熙壬寅度此男佛二千五百四十春女
佛二千五百二十四春一佛死不拘男女以壽之長
者稱佛老爲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炊木有烟無烟有
殺伐以中國茶爲至寶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空

有喪不葬

昔伯夷叩武王之馬首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人
既歸化以入土爲安禮曰死有惡之道焉故葬者藏
也所以藏親鬼不令人之指目之也一日不葬則爲
親者一日之體鬼不安而爲人子顧能安其心乎每
見久喪不葬之家其受陰譴人非爲最甚人奈何不
一徹悟焉 道山清話云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
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 畫墁錄云
張璞者幽人少屢爲盜貝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
爲正使帶御器械涇原鈴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
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斃歿如蟬竟三年
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
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來式如抄云太學羅肇以
前程祈禱于神神告之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于冥
可亟歸葬曰其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
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遂卒 通
志畧云晉山濤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
奏凡所公奏始終如其言嘗啓事曰臣欲以郗詵爲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空

溫令詔可尋又啓日訪聞訖喪母不時葬遂于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三柳軒雜志云明楷世行常言先世錄徵來雪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櫬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郊誦母亡不致葬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誦云此方下湯惟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

江隣幾雜志云王景芬職方邵氏壻常州人生小兒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其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收葬其父母 孔氏談苑云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葬父母當爲貴神今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南史沈洙曰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脉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 談苑又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

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

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

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 危稹漳州義

阡記先于制禮喪葬有期下至于士則踰月而已何

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

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于荀簡中則因循久則忘

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

霜弱影弔月其望于子孫之一旦與念猶未已也

後魏宋世梁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六

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命收瘞之卽時澍雨夫以墓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不葬者其罪何如

物之方者

天學初編云凡天下之物無有不圓者天圓地方以言其理則可耳若言其形則亦圓者天爲鷄子之殼地爲鷄子之黃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皆體圓水之滴而成珠漩而爲窩亦無勿圓然圓蓋物之本來面目而亦有不盡然者 雲林石譜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此得名所產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粗 本草方解石敲破塊塊方解故以爲名別錄曰方解石生方山李時珍曰方解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奎

石與硬石膏皆光潔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爲硬石膏塊塊方稜者爲方解石 名山記云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其洞之旁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過是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此卽雲林石譜所云耶 宇中一覽云洞庭君山產方竹不宜移植有江南人掘得一本種于園次年抽筍亦方然細軟不堪爲杖再年筍亦不方與他竹等耳昔李衛公常以方竹枝施金山寺僧越數年見僧詢方竹杖今在否

答云已規圓漆之矣德裕悵然 寧治志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峯寺植竹飭化爲竹而方又登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健勁可爲杖不讓張騫節竹也融州亦出大者數丈 陸璣疏云詩谷中有蕓蕓益母也方莖白華 本草牡荊其木心方枝對生按方竹其枝亦對生故方 本草魴魚李時珍曰魴方也其形方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奎

山海經歷兒之山其上多樗多櫟木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花而毛其實如楝服之不忘 天中記云湖熟有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又云山形方如印故又名印山始皇時望氣者云江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碓是其所斷之地也

陵墓興廢之數

名勝志云殷湯陵在汾陰縣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思破其陵先有石罽以銅爲鎖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思更爲他計卒取墓物多是鐘磬及樂器投其銘于汾水後事泄爲有司所理乃于水次得其銘銘曰吾後二千年終困于思繇是執事不復深其罪又山西澤州有成湯池舊傳商王因旱禱于此鑿池者二元至正間重修湯廟工徒渴飲池水水暴湧作雷鳴聲衆因建亭其上名曰顯化池又江陵幾雜志云

樵書一編

卷之八

宅

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乙之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清淵侯失于考詳地誌致此謬夫商湯王能顯化于廟之中而不能顯化于墓之內能預知其數于二千年之前而不能弭救其變于二千年之後且同一廟也能顯化于衆工修廟之時而不能顯化于降封爲侯之日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也三代之時便有銘石卽便有設機伏弩耶皆難以測也 湧幢小品云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

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李憲爲太守旣至命伐其樹吏人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卽令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

樵書一編

卷之八

矣

東晉元帝元年郭璞爲王敦所害事在金陵不知何緣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卽五百歲矣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刻室廬墳卽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前三五步工人以言于師度師度嘆息久之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十數郡明皇詔侍御史
鄭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漬而
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于高原既發墓得一石盤
而成文蓋誌其墓也後有銘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
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考其
年果千歲矣 又太和中柳光者常南遊行山道
誤入山嶺中日已晚見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
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相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
固非人境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啓之其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堯

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缶以飲若甘醴盡
十餘缶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回視石壁有
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祠曰武之在卯
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屢深深然蒿蒿然人不吾
知人不吾會錄今之後二百餘祀熠熠其光和其
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
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
東平子光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
見矣光寃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蓋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
德二年歲己卯武之在卯蓋武德二年也堯皇高祖
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屢
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溪溪然蒿蒿然人
不我知人不我會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錄今之後
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值唐初至此二百餘矣熠熠
其光和其始者謂歲在丁未南方丙丁火未亦火
位也今天子建號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
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兎者卯也卯以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丰

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
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
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
而獨吾能辨之東平乃吾之邑也益又信矣此非得
道者之遺記乎 西湖志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
何代人此地宋時爲左軍教場三寶墓墓教場內常
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
月軍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
墓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定數如此則行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圭

春橋乃橫衝橋也，稽神錄能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縛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間五百年後遇能博博使平光寺僧爲至錢墓之博後至建州刺史一統志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河決水絕城破一古墓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有高流之還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柳敗墓焉上虞縣琵琶圻水經圻有古塚墮水甕上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宋謝靈運取甕詣京咸傳觀焉一統志云鐵棺在湖廣歸州白狗峽其地亦名鐵棺峽唐將軍王果爲雅州刺史舟經三峽望見縣岸間有物似棺令人視之果棺也骸骨存焉旁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之愴然因爲致祭而去博物志漢夏侯嬰封滕公一日駕出東都門外馬悲鳴踣地不進命左右掘馬蹄下得一石柳有科斗書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江南野史沈彬年將八十居阜上有大樹可數拱嘗示家人曰吾死可葬此既將葬穴其處乃古塚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圭

見其間儼然一古燈臺上有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葬留待沈彬來隋唐嘉話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髣髴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者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莊子孫韋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逢其子靈公奪吾里夫靈公之爲靈久矣兩京記洛陽西市隋曰利人市而西北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水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異聞記云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錄示史官姚普并諸學官詳識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誠其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

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日子當錄以示我我試
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子長
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
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擴者未知誰
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閱昭之預
識冀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歷術測會微旨當梁武大
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
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三

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也三月
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
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庚辰十二也從
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次辰交也二九爲千
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
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
二日巳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
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嘗考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
德時官常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邳山下獲瓦棺
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髑髏
一中古錢一枚有二蛇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
五嫁于崇五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
印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
世變陵谷險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
德六年丙子合郎即承檢小字也 前定錄云延陵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包圍因選派舟于隋河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
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
旁有水上有道入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
其所謂尋問墜穴者名栲栳也 又考開河記云麻
叔謀開河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
人如玉髮生過腹矣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皆有流泉
得逢麻叔謀墓我在高原叔謀葬于城西

鳥獸率舞

虞書百獸率舞蓋言八音諧和而感動之也然鳥獸
蟲魚固各自有能舞者類記之 竹書記年周宣王
三十年有鬼舞于鎬京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
國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詞林海錯陶詩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註刑天獸
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 搜神記漢昭帝時燕有黃
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伺以酒脯舞一
日一夜不休即死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圭

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 通考云大宛國
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
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 南史宋孝武時
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謝莊所上其美又使莊更
作舞馬歌以令樂府歌之 梁史天監中襍飲于華
光殿適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張率
與劉涇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梁武
帝設無遮會舞象驚排突陸衛王公皆散惟黃門侍
郎裴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

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 瑯環記云姑蘇城中皮日

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
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
雲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
邊 荊州有鶴澤在府境晉羊祜鎮荊門澤中多鶴
嘗取教舞以娛賓客 神仙傳葛公指蝦蟇舞皆應
節使止乃止 曰氏集孤鸞見鏡睹其形謂爲雌必
悲鳴而舞 搜神記云葛玄常指蝦蟇及諸行蟲燕
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 異苑云山鷄愛其羽毛映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夫

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羣公子
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前舞不知止遂乏死
韋仲將爲之賦 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
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
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
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脊溝中養者十年及
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
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
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譔話曰今日出艱危

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質安
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鼗
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嗷嗷從事悉異之曰昔
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止豈遠耶鴻漸曰若其于此稍
曾致功未臻玄妙尚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
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園每遇
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
頭驟闕不已其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其復
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七

旋有二大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
首似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
率舞固不難矣 珍珠船云教舞驚者燒地置繫其
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鼓掌亦跳梁
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漢書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
舞于河 大歷十四年五月丁亥放舞象三十二于
劍山之陽 虞國爲日南守有惠政鰥鴻隨行而舞
東觀漢紀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爲
張雅樂舉足垂翅應樂聲而舞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而增盡之

杭州西湖擅名天下晴好雨奇比于西子致令金亮
有立馬吳山之志斯亦可謂勝絕寰區矣然天下之
以西湖名者不一而足要必各有勝處茲臚而誌之
在浙江則杭州有西湖矣而湖州府長興縣亦有西
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輦
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頃後湮廢唐貞元中刺
史于頔復之 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亦名西湖有
十景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島松島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八

花嶼烟嶼竹嶼爲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
咏今湖存而洲島嶼廢 嚴州府城西南有西湖唐
刺史侯溫開 衢州龍游縣西南有西湖宋馬天驥
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遊覽 溫州府城西有西湖
謝靈運詩側聽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
臨大壑淙 在順天元氏掖庭記燕京城北三十里
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常避暑于北山
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仰
南爲楫刻飛鸞翔鶴旂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

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漿命官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 在應天則潁州西北有西湖長十里廣二里景象甚佳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皆常晏賞于此題咏甚富 在河南則開封府兩西湖一在許州週九里一在鄆陵週二里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溪水滯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耳且西廣千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呂公爲守時因黃河春夫浚治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七

之始與西相通呂公嘗有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遇寒新樹便留烟使君真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大池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數瀾西邊終易渾塞數十年來公私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 河南歸德府之睢州亦有西湖河南汝寧府城西有西湖上有翠光亭待月臺舊志

云潁許陳蔡四州皆有西湖孔武仲詩亭下湖光疑不流及百尺樓臺蘸新綠之句皆咏汝寧府城西之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龍塘陂其水四時不竭灌田千餘頃 在湖廣則孝感縣有西湖村宋太祖徵時常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幸密之後登極弛西湖酒禁此縣又有東湖村徽宗時夜光燭天掘地得周九鼎貢于朝 湖廣沔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 又景陵縣有西湖唐陸羽傳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鴈集陂橋上而遷小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八

見于下僧史積師得之至三歲以易占得鴻漸于陸之爻而定姓名也 在福建則福州府城西有西湖相傳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漳州府城西有西湖泉極甘美可辟瘴屬上有綠蘿幽勝古諺云圓山嘯西湖平此時出公卿宋張成六詩水遠漳城湖已平向來有記出公卿白袍不倦三冬學錦綬行看四馬榮又長泰縣西有西湖池 在四川則成都府崇慶縣有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州之勝 又成都漢川西湖有金龜亭僞蜀武成三

年庚午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有金龜九寸遊于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 叙州富順縣有西湖方廣二頃水冽多佳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宋程驤詩飽看西湖似輞川有懷無處問長年四山橫翠爭爲地一水涵空欲補天 范石湖吳船錄云蘇青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圍內西湖極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川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 在廣東則潮州府治西有西湖綿亘十餘里中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有四亭曰倒影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嘯宋陳堯佐詩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治東又有東湖夏月荷花柳陰絕勝 瓊州府亦有東湖南湖與西湖東坡謫瓊州之僮耳此湖常爲所遊玩 蘇州府有五湖東西南北中各一湖也東湖岸上陶弼建五湖亭 惠州府城西有豐湖焉廣一十里有激玉灘點翠洲明月灣披雲島諸勝此不名西湖而實在惠州城西亦東坡之所樂遊也湖上有平湖閣六如亭東坡之妾朝雲葬于亭下又云蕪州府城西羅湖亦名西湖

上有平湖書院宋寇準藉藪藉藪相繼謫此東坡常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守陳太常因取其語作書院而名之邛州有西湖池在白鶴 在廣西則桂林府西有西湖環浸隱山六洞廣七十餘里按隱山在府城西本名盤龍崗唐李渤出領乃辟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名隱山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四湖中隱山之上一日朝陽二日夕陽三日南華四日北牖五日嘉運六日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西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有穴通嘉運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東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採取玩之或以釘盤相間遺南潛洞在西湖羅家山上 雲南府城西亦有四湖卽滇池之上流蒲藻長清人多泛舟遊賞 交趾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凡奇寶異藥來自遠方人第珍重之展玩服食之豈知人力採取亦自有百方艱難焉古聖王所以不貴異物也如廣東採珠之人繫繩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繩船上人拏出之墜于龜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 又合浦海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可採又或乘驪龍之睡

樵書一編

卷之八

全

而奪于領下稍逢其寤輒爲糝粉雲南寶井寶氣悶入中之輒死須置水盤中盤底多竅水霏微四灑久隨而下寶氣始不上騰推此而言其類實多 西溪叢話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卽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卽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云 李時珍云鉛生山穴石間入挾油燈入至數里隨礦上下曲折砍取之其氣

人若連月不出則皮膚萎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

死 西溪叢話又云昇立子伏承圖有試烏塲消石

法云其色取白石英炙令熟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

書言出烏塲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

出處氣極惡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

身上諸惡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如鸞管音良

陳霆墨談拂林國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許掘坑并數

十乃使健夫駿馬皆貼金箔遮暈行近海邊日照金

樵書一編

卷之八

全

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勢若粘裹其人卽回馬疾馳水銀隨起若行緩則人馬俱撲滅也人馬行速則水銀勢緩力微遇坑塹而溜積于其中然後取之與香草同煎則成花銀

毒地

地以生物爲王然亦有毒地出于常理之外者周叙云嵩陽有郭汾陽廟金趙琢撰碑云汾陽領兵清河朔至是索芻粟里人皆言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蓋毒霧所出處 曲江志云龍塘濠濠對過山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魚人不敢食 搜神記云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而似有聲如有所投擊而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人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李延壽曰吐谷渾部內有黃沙週圍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山堂肆考徵外火州地皆砂磧若遇大風則行人馬相失徵外人呼爲瀚海宋史云沙漠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

蝴蝶與喪祭之事

蝴蝶之爲物甚微何與人間事而往往喪祭之間有見之者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大抵蝴蝶俱從蜩動之蟲類蛻化而成頗有游魂之意故以氣相感召與 鼻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微饌然後辭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至病常璩云益州刺史毀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栢爲舟惟不敢毀武帝祠 晝搜錄云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殞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 癸辛雜識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于江氏之旁竟日不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愛于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耳李商常記之以詩云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楊上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

翻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 太平廣記梓

州有陽關神卽蜀西鄉侯張翼德刑也靈應嚴暴州

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郡美姬霞卿甚

寵之携之赴官經陽神祠前過霞卿暴卒惟所生一

女非延鎬之媳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

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

于盥漱飲食皆如生焉乃曰俟我嫁女乃與君別延

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

客列坐卽有一黑蝴蝶翩翩翻掠筵席方過率以爲常

燕書二編

卷之八

七

延鎬爲延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蛺蝶

一名鬼車 河南通志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

亡葬于沁曲後父亡合窆焉玄堂旣闢有二黃蝶飛

出已而母柩益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

幢纓絡之狀清香襲人移刻乃睇觀者莫不異之

子孫間有肖其祖

父子祖孫一脉之所傳一氣之所通往往貌有肖似

宜其然矣乃有數傳之後而支裔仍復肖似其祖先

則溪可異焉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

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

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

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

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遽負櫓去穎士必

謂非仙則神虔心嚮觸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肝

燕書二編

卷之八

六

貽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

于某處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

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纆

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

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邱

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曾開

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

十髭髮斑白僵臥于石榻委歟正與穎士相類無少

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

言我豈有他術哉常聞人之紹續其祖或三二世則必有一人肖其祖先之形狀斯其驗與 娶車志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 堯山堂外紀云曾榮字子榮永豐人永樂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而追亦于成化戊戌探花及第鄭小同玄之曾孫以其手紋似已故名之小同英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允

發不羣輟積六經人師尊之 郭願世語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尸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長沙王至綱四百四十年如前蕭穎士追至忠烈王亦二百八十年矣

儒家脫化

去來脩然坦化無碍此其遊行自得僧禪宗示之以爲高然而理達則可前知心空則能無累吾儒往往有之顧不以駭俗驚人耳 孫公談圃云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一子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侯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跣坐而化次尚官至屯田郎 夢溪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卒

驗尹師魯自龍圖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遽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泯死矣與炎談

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日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又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 又吳人鄭夔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寺一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空

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夔甫聞之喟然太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懸蒲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

歿 國老談苑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甚召謂之曰得非售宅虧直致是耶丁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授筆而絕 淮安志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預置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期遍請羣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空

合掌而去 玉壺清話云南唐先主李昇受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唐延和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殮溫軟如生 眉公見聞錄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

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明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朔天地晦冥悉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湧幢小品云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遂輟業治園圖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其子卽臺山先生晚年結社談詩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淡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儕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得往思吾父母沒時痛苦故悲年八十二 清波雜志云葛謙問乃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禪悅倅毘陵常語人曰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移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聲

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 珂雪齋外集云淮張爲吳王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旣長絕矣欲納爲后不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於堂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以籍沒常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常熟猶有金姬塚云 錢江府志開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全

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正坐者如天帝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搜取焚滅矣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簾下幕中設几席筆硯上置一青冊公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前日草疏具在也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丞昱至引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額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

謂與帝面此爲內詔之兆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
蔡朝帝永歸之兆也時太守虞純臣告其子曰適尊
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強何乃爾言未既傳呼陳殿院
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
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
迨夜歎逆不止諸子至則已跌坐而往矣七日有僧
來唁曰皆在瓜州夢一官人朱衣騎導從甚盛凌波
而北人馬不濡或指言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
又猶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衣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五

褐者通謂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既見日羅浮黃真人
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
出小盒藥黃色而膏融以置佛室後食密雪和以龍
腦一夕暴下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卽甦紹興
十七年歲旦與家人約別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
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不可理解之事

李元陽記畧云雲南劍川州石寶山緣崖多石觀音
諸菩薩羅漢像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
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知爲天成者又省其空洞
之穴皆有鑿痕反覆辨別莫究端倪 閩部疏云尤
溪縣有山鋼鐵出焉山珉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爐
經宿不遷鐵不可煨此理之難辨者 名勝志云博
羅縣有石鑑在石樓之南有一石光彩如鑑石下有
黑白棋十八子往來相盪人拈之不起 隋唐嘉話

樵書二編

卷之八

六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
信宿之後則無復有聲 睽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
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
林木枝葉蔚然 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
峯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
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紙揚七社民家壓死幾萬
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
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
木廬舍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肅皇

大謨云陝西澄城山初爲一山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此山分崩東西馳三四十里遺址平陷 宋史慶元
二年合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
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淵潭 宋孝宗乾道二
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石竹山入石自移聲如雷石方
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南方
草木狀云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
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
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于此而香于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矣

彼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與 桂海器志竹
筴猗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鑪鼎食物熟而竹不燔
蓋物理自爾非異也浙江沿海等處以竹篾代鐵盤
煮肉其中火然于下鹽成而竹亦不焦同此理 後
山談叢云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
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褲紗綿相半 陳文燭遊峨山
記婆羅坪捫石穿林黥黥不見天日岩下磈礧甚多
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上天門石度仙人橋投
光相寺宿老僧取米炊飯爲言頂池水無泉脉可給

千人炊米數沸中食過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
大業拾遺云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
石者將船兵丁困斂于役嗟嘆聲聞于道路時運石
之人將船于江東岸山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
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
無所損 錄異記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
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踞之逸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
便成疾往往致死古老相傳若聚火燒此石吼卽響
唐山吼而水沸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矣

經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尺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
又是落星東邊者坐卽靈西邊者坐之與諸石無異
色並帶青白 洽聞記云南嶽嶠巉峯有響石呼喚
則應如人共語不可解也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
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
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酉陽雜俎有人
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
數十若工刻玉石者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
腹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

成矣孔不復滴當手承處元袂二寸不就 天中記
寶歷元年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却
上坡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執鋤耨至止
所其石高二丈 又李師誨兄弟于納僧處得落星
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二
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
穿縑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而墮與此石流傳安
邑李吉甫宅中 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南史梁陰子春雖無才術臨
樵書二編 卷之八 九元
人以廉潔稱閭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
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名
山記招寶山有棋子坪凡欲取棋子者先以白飯撒
之翌日可得白子以黑豆撒之翌日可得黑子 晉
書宋漢賁少時善射常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
而落其鏃正中其體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頑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鏃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鴈
▲草木子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
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椅圓爐臺桌廳旁一室封

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蠶大其床椅爐桌皆從此
孔入堆登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涼州異物志有大
人生于北邊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塞
川人若近視即有尖銅雹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
到下列下則雷霆流銅鐵之丸以擊人 七修類稿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門俗曰馬異左轉數丈
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
若鷄棲之聲予親試之果然 彭文憲筆記成化元
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齋壇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
樵書二編 卷之八 百
然視之皆黃泥丸于堅淨如櫻桃大拾而破之中有
硫黃氣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
農家誦經屢旛行者暑倦置牛皮于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
針萬計皆長三寸許彈丸皆如櫻桃竹針皆長三寸
是孰爲而孰較量之

倚湖樵書二編卷之九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倚湖樵書

族裔大夏翔燕嘉楠全校

仙神攷 附魁星

祀宣聖靈異

蘇州置獄

留氏子姓結狀

遷海

樵書二編

卷九目錄

倚湖小築

年號

海中國知尊中國

黃魚船

海程

僧兵取勝具

任環禦倭

大將偏將

外國詩文

各種落花生異

候潮草

羅念庵先生

百衲琴

西南風雨

後唐小周后

代草狀元賦

洪武初待元紳士

忠義之人有後

金陀粹編

樵書二編

卷九目錄

倚湖小築

越王山

貢櫻桃

不對策不書史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禽言

漢壽亭侯考證

曹操不強孔明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神畫

子字魁字

世人奉張仙打彈圖以爲宜子奉魁星踢斗圖以爲宜科名夫張弓則發彈彈發而子見所謂張仙打彈者不過藏一子字以爲見子之兆耳魁字乃鬼抱斗鬼之脚右轉如踢此斗然所謂魁星踢斗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爲得魁之兆耳而世以張仙或謂張仲或爲張遠霄且以爲花蓋夫人奉蜀主孟昶之像而誑宋主以爲此神名張仙宜子故奉之則蜀主入宋封爵秦國宋主豈不能見似而察之哉此所爲不得其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說從而爲之辭也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爲姓則張仙之立名可思已抑有見魁星之像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上真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爲文星哉陳公士奇督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貢之士奇呼各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心不買虧心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真麒麟脂假麒麟焉知是假焉知是真又世本云揮子作弓藝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績長則其爲神

而爲張也不過以弓故也 詢芻錄云人以二郎挾

彈者卽張仙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舊老泉所夢仙

挾二彈以爲宜子之兆果得執轡二子見集中 張

遠霄眉山入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

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

後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視舉首見其目中各

有兩瞳子後往垂釣西湖峯上有一老人曰此乃四

目老翁君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此其挾

彈則似矣而于宜子之說何居 遠霄遊青城山名得道老泉有贊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二

勝志云鶴慶軍民府有峰頂山上翠嶺有佛祠郡人以歲三月之望乞子投弓矢山中登俗亦知投弓矢爲乞子之義則張仙之說不可通之乎 閩書福寧州霍童子那羅巖卽華嚴經所云陀羅延窟者也有石室數百丈可容數百人寺建石室之內頂石如彈搖之則動祈嗣者祝彈爲應莫不如響此亦可証以彈爲子之說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于祠大祝

酌酒飲于高禰之前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韜授以
弓矢求男之祥也 王居明堂禮日帶以弓韜禮之
禰下其子必得天材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禰神之
前禰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禰下以祭神必福降故
曰其子必得天材

金龍四大王傳是宋處士謝緒宋亡赴水死不欲爲
元臣且大有功于河封爲水神其生在金龍山故號
爲金龍考之嘉靖乙丑會元陳棟作淮郡鎮海金神
廟記有云龍于五行屬乙洎吳風皆木也木畏金吾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
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卽其以金鎮海之義而
謝處士旣爲宋室忠臣且有功于河沒而爲水神不
必拘拘于住金龍山而行四也 金臺記問云江淮
間濱海多天妃宮其人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
遂寔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
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元故天稱皇地稱后
海次于地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
文蓋所祀者海神也由是推之黃河之水天上來終

歸于海則河者海之源也金能生水以河神而取像
于金不亦宜乎海神之數以三而爲女河神之行以
四而爲秀才亦見陰陽相生之意焉 藝堅志云黃

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
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
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撰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
晝夜遂命備牢禮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
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
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四

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許以相族至
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
登舟洪流隄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
予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祀于其處請于朝封
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于旁靈應甚
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疑爲神云然則宋
之河神已爲四將軍矣自元至今又稱爲四大王或
亦有因焉 湯輅小品云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謝
安之裔金兵方熾神以威曉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

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損家貲餒餒人所全
活甚衆元兵入臨安義不臣北庭赴江死尸僵不壞
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後值明兵起神示夢當祐
聖主時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整合通河舟楫過洪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陰
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
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
伯拾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何得無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五
禮河流塞亦天數豈吾爲此屬民爲語司空吾已得
請于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
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祇
事益虔

祀宣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拜先聖于廟門外埽
立而望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
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尚足也善內煉
精氣結爲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
本身偃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
侍于浦城青華道院適值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宣
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爲變儒學不然未
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六
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
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
噓氣啓戶而出語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
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
昌君也天帝命我爲宣聖察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
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
天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真人飛
神謁帝者未嘗獲睹其像惟見金光煜耀吾乃今知
仲尼亦然考之續綱目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

子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宣聖之靈仙與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利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做耶 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同學掌東甌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攔入聖殿伏石桌下數十卒昇之莫能率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馬伏如故某同學問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麾之二馬飛奔而出一時民兵無不橋舌稱異又聞先輩云某學官有兩廣文值春祭相期七戒三齋竭誠求感至日見爐烟鬱起篆結仲由二大字祭畢方散 又蘓州府泖良著隆慶年間以歲貢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間無人焉時以爲至誠所格御史某爲撰記碑于學亭 鐫書云明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

孝廉作敘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禋祀片筵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坐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湧幢小品云吳道子畫孔聖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實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火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八

蕪州置獄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盜起而武肅錢王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受命盡籍土地府庫率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綬爲蔡京誣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逮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貼四鼓州民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疇姚失其重按之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景象其後遂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竟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按通鑑此爲徽宗大觀元年丁亥歲也時蔡京怨劉達會蕪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端兄章綬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

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蕭服往代疇至蕪卽日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闕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虔州而綬竟竄海島

攷之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子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僕郎中詩云雷霆號今雪霜威二獄東西鎮翠眉彷彿鄧都叢棘地嚴扉應是古圓扉其地有獄山故累朝皆典大獄于此地今順治末年亦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十

以三法司官親蒞姑蘇按殺諸生以錢糧事而哭哀詔者也雖數百年其光景猶相符焉若沈疇蕭服可謂真御史矣不殺人以苟富貴陰德莫大焉然通鑑實無姚姓之御史紀聞或傳說也

留氏子姓結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此抑太祖之遺令或上臺明大義者之著爲憲禁也宋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俱家狀有不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士

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亦此類考之福建泉州志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徙居泉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船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城宋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薰灼者十餘年明太祖有天下禁蒲姓不得讀書入仕然則留氏子姓之結狀應亦朝廷之

功令也 姚涑曰 太祖禁蒲壽庚孫勝宗之子孫

不得齒于士類 留夢炎字中齋與文文山俱一狀元宰相末後結單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夢炎自北歸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劫灰化塵網夢裏功名泰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風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裏遺尸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士

遷海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恒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爲遷入內地其觀望不卽遷者殺兵剿誅之其遯海州縣所遷之民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按海壇山屬福州有舊事私記曰海壇山周圍八百里計三千七百八萬四千餘口秋鹽魚課等米計五千餘石巡海四塞烟墩二十四所外隔小琉球三晝夜內通海口港一湖水居民依山佃種蓋海表名區也洪武中遣江夏

樵書初編

卷之九

十三

侯視海防倭侯以轉委福州右衛李龔龔索賄無厭而有林揚者素任俠有氣率里人逐龔龔怒遂齎圖貼說本山書作徵小孤輿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東城三晝夜巡司只畫一寨烟墩盡行抹殺太祖覽圖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旣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宮室與居于是東南至福建廣東北直沽澎湖三十六嶼盡行調過下令三日爲期後者死皆倉卒不得舟編門戶床簀爲筏以度值暴風十九覆沒時海壇已墟而田

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其他雜徭皆如故諸徙者旣失業不任徭賦鞭笞逮繫無虛日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有司不敢問揚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乃請闕上書具狀有旨逮繫龔併繫楊侯守臣還報龔懼投縊死闕中守臣遷延不卽報至宣德初擬上詔釋楊復下旨凡自孤山調移者產業稅銀及遞年雜役俱免一半于是廣閩浙潮調移之人皆頌揚德楊子孫科第繁不絕云則是明之國初亦遷海也蓋無海警而以一夫索賄簞鼓以致如此

樵書初編

卷之九

十四

按澎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福州連江縣下竿塘山有白沙鏡厓等七灣與上竿塘並峙大海中上並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內徙同安縣彭浪嶼在嘉禾海中民居之二十年與大嶼小嶼俱內徙成化間復舊 福寧州崙山在大海中有三十六灣昔有居人洪武中內徙又浮瀛山在大海中有四灣控壓海道宋元間居民甚蕃亦洪武間內徙

年號

順治年間改浙江崇德縣爲石門以其與年號相犯故諱之此建言之誤亦禮官之不深考也夫年號所以標年記事官民通行非若廟諱之當諱也唐德宗興元二年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元二年廢昇州府改爲上元縣從年號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江南仍置太平軍改永興軍爲興國軍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畿內改祥符縣高宗建炎四年避金寇自溫台圓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官吏軍民上表乞府額帝曰唐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十五

德宗以興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爲興元府于是賜名紹興府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年間改洪州爲隆興府不但不必諱而且賜之州縣以爲佳名矣若明時隆慶之改爲延慶及今崇德之改爲石門蓋皆建言者之誤而禮官偶之不深考耳 朱平涵云隆慶年間改隆慶州爲延慶州其衛亦如之承天有延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名勝志云陝西鎮安縣地唐之安樂縣七唐之乾元五代之乾

佑皆以年號名縣至元廢爲乾佑巡檢司景泰二年

仍置縣改今名河南通許縣本陳留扶溝二縣地宋

初置通許鎮咸平間升爲縣楊侃東京賦曰復有咸

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

宇之制甲于畿甸宋嘉定十年知瀘州事趙彥橐奏

割崑山縣安亭等五鄉于練所市置嘉定縣以其年

號爲名宋嘉定未寧宗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

禦使尋承大統改元寶慶是爲理宗遂陞邵州爲寶

慶府從建號名也宋慶元三年從吏部胡紘奏析龍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十六

泉縣松源鄉置慶元縣以紀年爲名也閩永福縣唐永泰年間置初名永泰從年號名焉宋崇寧間避哲宗陵名改永福漢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縣亦從年號徽宗政和五年改關隸縣爲政和縣又徽宗崇寧間改四川永昌縣爲崇寧縣以從年號陝西仁壽縣舊名普寧隋文帝辛酉改元仁壽是歲邑人因遼亂避兵東嶠早苦無水禱泉騰湧事聞以年號改元命縣名仁壽而以東嶠山爲飛泉山又蜀成都亦有仁壽縣亦隋仁壽年間所置

海中國知尊中國

縉雲鄭公汝璧字邦章所著賄記云暹羅國海界有萬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患統沙外諸國兵由萬里入國暹羅三年而城破王自到并席捲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屢書令請印報仇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方物入貢請印時余在儀曹詰以請印何爲答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耳時予奏請檄廣東取舊文製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都統制使印以予之揭通事江西豐城人歸此遂不同貢使往言其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度卽糾正之國人向背王以國師爲著蔡崑山鄭若曾記曰嘉靖丙辰四月十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搶邑人華重慶至舟皆真倭惟賊首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名舟連帶十五日出海過劉家港羅參將帥舟師擊之沉五隻賊驚斷續而逝各不相顧重慶舟爲風所逐凡行二十八日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餘舟見草屢

知爲高麗地俄高麗邊將遣三舟卒百人還視矢石交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二十九日又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剿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九人冒死號泣而訴生擒至國都凡歷二千里半途有光州牧者卽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自元王收相遇審問見華姓無錫人卽問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得非汝族耶曰然蓋重慶之族祖名祭者也元歸以告王八月王賜宴陪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每人賞竹帽一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八

白布衣一件裙一條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尚書都御史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一十八員伴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送十月至遼東十一月至京禮兵刑三部會問明白次年二月抵家時年方弱冠高麗之臣以詩送行者二其一曰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派人還鄉若問東方事仰讀皇恩億萬春前書筵官吏曹佐郎兼監察御史朴啓賢贈啓賢字君沃密陽府熊川縣人癸卯進士壬子及第其一曰異國逢秋早金風落

栢鄉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折于戈地依稀覓夢
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衷丙辰早秋雙溪書夫荒
服之外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興之命一華
學士一介之使而餘芬庇其族人則知中朝之式靈
遠耳 洪武初倭連年寇于瀕海郡縣三年遭萊州
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賁其入貢王曰我國未嘗不
慕中國顧蒙古泣華以小國視我使趙良弼誅我好
語初不知其覘我國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
風霆飄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非蒙古比我亦非
良弼後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使遣僧
隨秩奉表稱臣夫日本以趙良弼之後而幾乎刃之
高麗以華察之族而委曲以生之宗族之係重矣

黃魚船

承平時黃魚船每年四月出洋時寧紹溫六小以萬
計蘓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
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浹旬之間浙人曝魚
成簍蘇人冰魚鬻解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于內港
賊來多不知竟登岸而已魚船出海則遍海皆船人
力整肅器械犀利賊望之而氣消勢阻自倭變後當
道慮倭混入禁止探捕職方唐公順之捧勅視師殺
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二十

約撫臺每府魚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
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收稅于
軍餉大有助而嗣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微矣淡
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對峙如門羊山在金山東南
大七小七之外其至劉家河順帆不過一潮此即黃
魚之淵數外此不盡有也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
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雖取無有蓋月出潮長
月沒潮長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故每十三而潮起小
至初一日而大十八日而極放船者潮大則出捕小

水則歸壩也牟山淡水乃倭人入寇必經之道黃魚
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天意假手于山
沙精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耳此魚又有三
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
蓋冬至一陽萌動其魚乃生前此但有子而已無小
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
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味全過二水後
子皆嚙矣但爲胞所裹直俟冬至乃生耳其時其氣
已散故味薄也諸魚之尾皆與燕同而黃魚尾獨總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世

稟天地之純陽也烏魚之朝斗者稟天地之純陰也
嘉靖四十四年倭賊于三沙受困遂出海由大衢
南行者甚衆由牟山西行者七十餘艘蓋欲犯蘓浙
也適捕黃魚船數百在洋協力與戰賊懼而去

海程

海中行舟以望山爲准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
霧障則如之何曰老于海道者其所憑在針舵更三
者而已蓋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一
不可必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
風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
針經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調舵之法耳
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
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于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世

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至何處
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爲一更必須
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爲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
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
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
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
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凡精于其術者其于
所過懸山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蛟龍渾不
可以發聲砲而戰孰爲可戰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

勢急緩營水辨味可知舟至某處有無暗礁伏沙皆歷歷在其胸中 海外之國來貢者明時皆設市舶司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處設在福建者專爲琉球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卽有互市耳占城暹羅琉球等處未嘗寇邊其通貢不待言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 使高麗錄云行海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熟蓋海上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不爾至洋中卒然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又行海當風急時則加野狐飄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于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又云海行患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游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胸填不可復辨游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者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 海王宅在姑蘇東入海五六十程小島之前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夜中望之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

莊子秋水篇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可馬云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焉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 天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熾焉水濊而不已惡熾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濊之而卽消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天中記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漚于此旋渦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四

彞堅志台州寧海縣東海中有一尾閭與海門馬筋相值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噴爲大渦者十餘處舟楫不可近舊傳東海泄水處 一統志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烟霧元史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深漁舟際此回者百一二 瀛涯勝覽瀕山牒餘國四面濱海僅如洲渚小國也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地皆以瀕名亦通舟楫餘小瀕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是也舟行遇風入瀕則水弱而沒溺

僧兵湖廣土兵

嘉靖中倭寇之亂以僧兵取勝此古來未聞不可以不有記也後復以湖廣土兵出奇故併記之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蕪淞海濱其兵民禦之敗而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傳始也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孫公某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營僧二百人于耶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賄酒于湯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

雜書二編

卷之九

七

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楊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踰上海太倉蔡公駐節于蘓走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

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速僧兵衆寡不敵之形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入僧自推入僧願與校技入人壽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遠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伏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藉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說青佛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圍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鎖

雜書二編

卷之九

七

木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
朱指揮議往入圍迎賊留提督僧無極于六圍下營
朱指揮先往入圍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台
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入圍賊
聞之卽走天員引兵至一圍之翁家港遇敵已申時
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于後見賊下
崖天員心覺其設伏卽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
包爲入扛餌我兵天員今日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
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手發財鐵棍隨鈞鎗而進擊死鈞倒之棍刀手繼之
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鈞蛇循而至不能
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
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角
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
龍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
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王妻也僧某
曉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
巡檢二弓兵卽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八

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鈞鎗手于其內
稍退一步鈞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
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鼗花一丸于口
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歸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
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于左右持兵仰天
而揖置衣包入扛于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
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
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殺
賊無刀亂砍鈞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鈞賊之足前

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
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
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
于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
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年而遍心閑氣足學
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 湖廣土兵承順爲
上 彭翼南 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其陣法每司

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在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一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九人橫列爲第五重若在前者敗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全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徵所屬照棟選宜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今日多士中敢有死衝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棄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標下十六人是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芑

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擾其鋒或憂其性難馴萬一生變何以制之嘗問二宣慰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棄世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爲不軌朝廷下片紙令降人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問其門帖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撫關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愆可以延年何必遙天尋洞府守身便是報國却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蓋可

占矣二種兵大畧如此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創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護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開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饒茂功以垂令範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田四十頃猶至今寶之 白醉璵言云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惶惶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笑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隱乃紫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唐初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 明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貳百于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砍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
以旣裹兵器離灰試開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
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闕至暮而息
賊衣污滿迷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

任環禦倭

嘉靖三十二年倭犯太倉操江蔡公克廉任城中卽
檄本府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
崑山見檄卽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
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各成一個是而已
更周身書名以決一死衆爲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
不習戰法遇賊一衝無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
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亦稍稍復集與同甘苦遇
曠野則教以戰守之法時賊方橫行無人敢格而目

中常接任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登士懼失公而爭
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踣而哀籲賊大
呼曰吾所欲殺任耳誰是者庖人徐珮應之曰我是
也欲殺則殺賊遂殺珮而去公收珮尸瘞而奠之先
是珮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冑裝束行野戒左右
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
溪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營被流矢墮馬兵衆昇
之而馳又遇賊水濱掖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
知公德感人之深人皆樂于效死弗忍害且憚之每

遇輒大笑曰任拚命又來矣遠而去之民有賊中逃
歸者述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其
後公遂屢敗賊兵事聞轉爲僉事又轉副使焉巡撫
林云捐生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任兵
憲環之樹績爲奇徐珮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死又
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記二館
人事而失徐珮之名予特表而出之 閩書晉江莊
用賓萬歷己未會狀元名際昌之曾祖以進士任浙
江僉事罷官時年方三十一嘉靖之季島倭內訌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郡城城門閉門擁不得入哭聲震野用賓分守一門
請開而納之身與弟用晦募鄉兵三百後先殺賊賊
大恨刻用賓父塚剖屍去用賓用晦徑走賊壘奪父
屍出用晦死賊中撫臣以聞久不報用賓亦卒萬歷
甲申倭寇朝鮮去用賓殺倭時四十餘年子鳳章詣
闕言狀 上方欲風勵有勇以擊倭詔贈用賓太僕
寺少卿官用晦千百戶予世襲然則當時官不至開
府一何爵之薄也 平壤錢云倭卽日本在拘邪韓
國之東與朱厓僂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總

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其人兇狡無信貪竊輕生好殺
人佩一刀黔面文身頭盡去髮頂上稍留少許趾如
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跟不着地以便跳躍
長于步戰怯于水鬪精于刀法鳥銃疎于鎗弓其鳥
銃實銅鑄成利錐研之成孔光潤不用木柄緊繫于
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竹弓長八尺以足踏
稍立發矢矢以海蘆爲幹鐵鏃濶二寸燕尾重二三
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
人好鬪有白番鬼黑番鬼卽古崑崙奴善鬪忘死倭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五
之取勝大都以此等人爲前矛

大將偏將

昔王晉溪瓊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
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
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
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
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
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
慶來兵所必駐之地暗掘地坑令二十八人埋伏三十
人登山瞭望以銳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就發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
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勲可見勝兵不在多
人造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愚謂選
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爲法 黃蘊生曰漢淮南王
安將反獨憚大將軍衛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弘以
下大將軍凡七擊匈奴斬捕首功五萬餘級一與單
于戰收河南地及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
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
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人所生得其才器

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
而于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于壁壘行陣料敵
出奇之法闕如也及觀青所以謝薦建者以爲非避
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則是謹身媚
上之人已耳于是併其戰陣方畧俱抑沒之而獨咨
嗟嘆息于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
過翹關曲踴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
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淮陰侯謂高帝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光曰爾不過將三千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

多則亂矣 劍溪漫筆云山東趙任少習弓馬有膂
力弱冠成進士授中書跡弛不羈衣緋馳馬試劍以
浮躁出爲縣丞縱肆奪官及倭犯朝鮮糾少年三百
謁經畧萬丘澤于遼陽時碧蹄新勦請兵一隊破倭
自効萬公不肯嚮之謂戰守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
兵輕許人環趙拂然辭去送山轅門長嘯一聲三百
人同時上馬馳若飛電蓋豫約諸少年覬萬公用舍
以瞞爲號也萬公悵然若失追之無及此亦不足當
偏將之任而顧棄之耶

外國詩文

外國之詩文唐承徵初新羅國女王真德大破百濟
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詩頗有唐風五代至
宋未占城國王楊普遣使上表詞亦可觀高麗國則
本箕子之遺風詩書禮樂歷代不廢設科目以詩賦
論取士朝鮮詩集傳之中國形影如也若日本國乃
亦頗以詩文著見其得于何教耶宋端拱初日本僧
寂然等五十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及本國職貢并年
代記各一卷不通華言而解隸書有問則書以對其
雅書二編 卷之九 三七

國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詩十七卷而中國典籍
頗多後請諸五臺求印本大藏經許之蔚然歸國奉
表來謝有云傷鑄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
亢魏氏之敵又云羣落日而西行十萬頃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林易過又云金闕曉
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窟瞻前拜聖燈于五臺之
上蓮花廻文神筆出于北關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
于東海之東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
述明春初到舊邑其語皆徵策云所附頁有金銀蔴

絹硯鹿毛筆松烟墨螺鈿書案螺鈿書几等物觀其
文房器具如此非漢于詩書者不能而宋咸平五年
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
藤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偕和詩來上
詞甚雕刻膚淺然而列朝詩選載日本詩僧五人一
見于宋學士集三見于沐公滄海遺珠集蓋洪永間
凡日本僧入貢者多謫請居滇南故也正德七年日
本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清天寧各寺駐宿雖
貴其越例亦以遠人慕化優容之八年六月使回迷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三八

失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河嵩藤嶺隨卽獲解遣回
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
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心懷北
關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
何日是歸年 萬歷三十九年海颶飛揚溫州參將
沈有容獲異船三隻皆交趾人中有一人名裴福寧
自稱爲校生通三場舉止迂闊大類老儒抑韻吟詩
有也知上國施仁義生養漢恩荷九重之句 湧幢
小品云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于守

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誠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

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楚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跡殊溺海唐下勃事異授江楚屈平 朝鮮

詩選中有許景樊七歲能詩號女神童兄詩筠皆狀

元茂進士之妹故以妹氏稱適進士金誠立壬辰金

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

存其四瑞風吹破翠雲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

龍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 又冰屋珠屏鎖一春落

花烟雨滿綸巾東皇近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元

又青花紅堂閒寂寂鶴眠丹窻夜迢迢仙翁曉起喚

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 又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

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又官

詞二首絳羅袂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絲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上侯家 又綠羅帷幄紫羅茵

香麝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

新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詩曰桃花開後杏花稀

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峯

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州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

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平壤錄云萬歷壬辰倭陷

朝鮮王京宮眷南轅官屬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

衆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

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氏翰墨交最密今存四詩贈

郎云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

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自適云虛簷殘漏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閒

簾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涓涓

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云無窮會合豈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四十

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

一年期 朝鮮孫谷詩不載姓氏毛帥文龍搜得者

曉行云水關西路聽鷄鳴嶺月初沉曉霧平人響間

聞茅店語馬蹄連上板橋聲悠悠漸喜鄉山近瑣瑣

偏知旅態生更下長坡說徒侶天明須趁及先行

落花生

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豈其花亦似
豈花而色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即結實于泥土
中亦奇物也實亦似豈莢而稍堅硬炒熟食之作松
子之味此種皆自閩中來然閩中又有一種花名滴
金者秋開花黃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
秋珠露滴成芽 物理小識云番豆名落花生土露
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壅葉虎耳藤
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窠冬後掘土
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孫愐曰
降鑾番豆也生喫有油亦致下泄 羣芳譜云滴滴
金一名夏菊一名艾菊一名旋覆花莖青而香葉青
而長尖而無極高僅二三尺花色金黃千瓣最細凡
二三層明黃色心乃淡黃中有一點微綠巧小如錢
自六月開至八月苗初生自陳根出既則遍地生苗
由花梢露滴入土即生新根嘗驗其根果無連屬
酉陽雜俎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夫
花落地而成子固已異矣至葉露滴而成芽成苗不

樵書二編

卷之九

里

尤異哉又有一種形如香芋蔓生藝者架小棚使蔓
之花開亦落土中結子如香芋亦名落花生 洞冥

記地花氣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
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又烏衣國有
掌中芥寔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
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中不經掌中吹者
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蹶地亦名蹶空草燕
昭王時有千葉穉穉于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
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此數種比落花之生更為奇
絕也 又漢武甘露池西有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
水上葉沉波下名青冰菱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
生菱菱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 羣芳譜云甘露子一名地環或云卽囊
荷根形長如聯珠色白味甘而脆葉上露滴地即滋
亂是以有甘露之名 錢問樞云山中有名栢背代
其根用斧碎斷之如鱗皴然三年後木腐生草而不
盡在木凡霜霰所薄之地一叢一叢或在地或在葉
或瀝于山石高下數十丈俱成叢矣夫風蘭之生于

樵書二編

卷之九

里

風襲荷滴滴金之生于露雷草之生于雷木草之生于霞然後知風雪露雷皆生物之具也 劉美之續竹譜云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擊一竿欲種則鋤其苗截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筍不二載而成林此竹似石榴楊柳可插而活亦生之奇者也 劉庭筆談云竹有三十九種惟慈竹爲上慈竹者發育蕃茂有如慈母故名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 有一友遊跡半天下言遼海之地有一種桃名落地桃花開後花落土中結實其下至冬遇雪其有桃實處雪融不疑置標其處雪晴掘之則桃甚大而甘脆異于常桃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候潮草

守宮樹葉似槐而夜則葉相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草間有英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夫脩煉之士以月之圓缺驗氣之盈虛以潮之長落察血之盛衰故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不意草木無知而亦有然者若十洲記云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魏文帝時有合歡草狀如薔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述異記云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西陽雜俎蟪蛄蚌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海物有數九者每九泥百而潮至異魚圖讚云物有招潮邇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羅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諡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没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怪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仗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考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新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墓公于赤石潭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真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明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紛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

道人多知道少閒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自早未易走今至難倒倒得未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跌坐云息淡非一氣坐久只單

跌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甕生白非初有懸虱如輪奈久何次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中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養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爲仙去有由哉 念庵先生

日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証然以三者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卽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念庵先生真得陽明正傳者 朱平涵曰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

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予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過詢皆如之淚以爲異始知仙遊去也 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無以加此卒年八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訥者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徧于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深信如此

百衲琴

萬歷間衢州祝海岳置琴精妙其材取于唐古殿之顏梁蓋唐時多以桐樹爲佛殿梁也皆以方寸之塊漆綴成之各曰百衲琴劉賓客嘉話錄云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李沂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蠟殼爲灰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乃知百衲之名所由始也

石和志有百衲琴見通考

東谷李之彥硯譜云石晉時有李處士能補碎硯百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哭

碎者資歸句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此亦可謂之百衲硯矣 烟雲過眼錄云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杭州瓷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 吳越國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後唐小周后

姚叔祥見只綱云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
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
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
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
拒太宗頰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
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
靖康爲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爲數人
擡擗人皆用帛帶刀有嚙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兇

以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
就又有持足帛履襪和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
有題云南北驚風汁城吹動吹出鮮花紅董董潑蝶
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兒是清
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琪此指宋元滅
金事也但琪不至穢褻至此曾讀大誥 高帝自身
歷戎陣以來未嘗污一婦人第納逆漢一妾耳比藍
王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王封涼國公仍
鐫其過于券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次考之正

史未見太宗幸小周后及孟琪亂金汴宮闈之事此

二圖不知據何野史而作也馬金南唐書云大司徒

周宗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後主繼室小周后乃昭

惠周后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嘗出入臥內一日立

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以寔告曰

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

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祝後下香階手提金縷

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但成禮而已隨後主歸宋

太平興國三年後主爲隴西公薨周亦隨薨殯藝集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平

所引龍哀江南錄云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
人例隨伶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
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此圖之所由作也昔孟
琪本傳史氏稱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
絕滋味其于滅金之役必無妄舉也明矣且理宗紹
定六年四月崔立降金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
王荆王及金主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其年十月蒙

古園蔡州孟珙始帥師會之蓋未嘗會破汴京也又
姚叔祥云有天興墨淚一書乃托名亡金舊臣志未
元破金之事其記污辱宮闈事不忍讀蓋必宋人借
此吐氣耳金人蓋遷宋宗室男女以行金之亡也元
人亦盡遷其宗室男女以行 明太祖不犯元之宮
闈及明之亡君后且同殉而闈又以敗遁無盡遷男
女之慘豈非天道昭昭耶 前五代之君強詐取國
又必誅滅其子孫殆盡繼而其身之子孫亦受其報
宋帝優禮降王刺史又有牽機藥之說蓋降王多以

樵書二編

卷之九

手

誕日毫受飲賜酒故也 洪武太祖獲元主嫡孫買
的里八刺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歸此千古僅見

代草元文字

古來相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試場中往往
有神助矣夢花洲間錄云祥符中蜀中二舉子赴試
夜宿張惡子廟風雪夜溪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
如晝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
爲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彫改既畢朗誦二人私喜
謂此爲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寫于書帙無一字忘
至御試二人分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
盡同東廊者憮然不復記憶前賦趨問西廊亦然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各率筆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奐既見印賣賦
與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 錢簡樸繪園所記云
萬歷初年毛鳳起爲茂才其父每晨入酒仙祠炷香
默祝曰祐兒成名重新此廟辛卯鳳起應薦得才難
一節題原本生疎惻然若睡恍惚有青衣少年連呼
日起起吾奉太上真命爲卿代草文字今年作解頭
誦聲如流鳳起爲畢遂絕聲響不敢增損一字榜發
果領解頭然而往時固平平文人也其年溫陵李學
士主文稱稱賞再三目爲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插

黃金花賜之于是監臨提調諸公夢剖以遺解頭傳
爲盛事云予嘗謂天子功名特達之人付之以錦繡
心腸足矣何爲臨時處辦而勞于代筆乎予已庚午
解元曹木上振龍于是年之元日其師陸夢鶴鳴勸
夢已爲解元而題爲博厚則高明借木上同課此題
夢鶴文先成木上讚不置口曰已得驪珠矣弟子不
必作若場中只用先生此文而先生另作可也聞中
次題果然夢鶴果另作木上遂爲解首若木上之才
學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手者以示功名之有定分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五

也此事較前二事更爲自然巧幻

洪武初待元紳士

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
義而抑其頑鈍無耻者皇明盛事云元楊維禎爲浙
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
武康尹入明五司浙閩文衡一考會試年九十三卒
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年一百餘
歲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耆德最著云爲元臣而元
亡以後不肯仕明而猶召之修史典文衡則其于元
臣也優之至矣乃亦有二事焉按閩書洪武三年庚
戌首開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式林文
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于
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已卯
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闈
中也姚叔祥云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
嘗訓富而好行其德時元之宗裔及大臣顯宦寧安
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耆齒不免醫
訓公悉收而塋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
格于上帝汝老子幼貴汝孫矣比讀何叔丘瓊臺

叢家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家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皆焚而瘞之于此也洪武之初天下既定以中原士民有背中國而隨之北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仕元爲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章造言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問之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高帝之意也此蓋奉行之過矣若九靈山人戴良于洪武十五年召至京欲官之久而自裁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昇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爲上者之不優容也 七修類藁云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致書徵至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宏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帝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晏澡浴病則賜醫沒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爲公卿無此寵遇 玉堂漫筆云 太祖命以官皆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泳化篇云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亂遂棄官寓揚避地松江之海上張士誠遣人邀之不至吳元年 太祖定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登元祿二十餘年棄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起之稱病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聞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後裕伯拜書入朝命爲侍讀學士二年改侍制後出知隴州莫知所終 野記云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王師至金陵命徐達湯和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訪秦元之致予欲見意旣而得之馳以報 上令某王以金幣聘從龍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久共謀畫溪見采納旣而上居元御史臺徙從龍居西門外謨議益密稱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

樵書二編

卷之九

聖

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上餞之郊外握手爲別既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塋厚塋其家 湧幢小品明 太祖于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 纂要云蔡子英永寧人元季進士累至顯官元軍敗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 帝釋之命授以官退而上書言終身不二意 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五

忠義之後昌大

李祁字一初蘭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遷江浙副提舉解職歸隱洪武初力辭徵辟一初爲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嘗爲廷心序青陽集自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因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僂仆道左總制新安余茂遣人昇歸辟正舍禮之歿而刻其遺文少師文正公東陽乃一初五世諸孫也楊士奇志贊善徐公墓銘云徐公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而好古時爲博士陞左司直郎後十年陞左贊善清介端重 仁宗以師禮待詩文皆爲改定及卒親爲文祭之徐氏世家天台宋之三其幼主趙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領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嫗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卽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由二事觀之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五

則忠義之人豈不克昌厥後乎 玉海云中元元年

拜鮑昱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使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

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曰吾

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孫復爲司隸耳

鮑宜子永
永子昱

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趙將廉頗之後也受業事博士薛

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

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

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

樵書二編

卷之九

无

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

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

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

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

名廉袁成哀間爲右將軍廉丹
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

張隨字子貞山西

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宗

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春米甚嘉嘆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

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張巡芮城人有墓

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以巡爲南陽人蓋自苗而

遷者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夢溪筆談云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慶歷中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

于殿中丞 一統志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來薄城

師旦且開門迎戰殺賊二驍將及數十人明日賊大

至遂戰死先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溪處一子始生

棄道上草中賊去後凡三日呱呱尚生人謂忠義之

感 朱平涵云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于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卒

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

人及第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于降也自中有子萍

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

辭官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病

却藥弗御而卒蓋亦賢者也 曹能始云宋將劉光

世之裔曰濠者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

起兵興復戰敗而死朝廷遣使至境糾察餘黨鄉豪

挾仇投籍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歸會大

雪因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醉翼臥小樓探袖

取籍錄其渠魁二百人懷之遂縱火樓下朝使脫走乃出懷中二百人名授之朝使馳復命只戮二百人存活以萬計濠曾孫卽誠意伯文成公基也宋末國子學正周恭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數號胸庵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炯謨今官官僚皆學正公之報也袁柳庄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死德祐之難全家俱獲凡十七人僅一孤獲免又百餘年而有柳庄云丁鶴年贈相者姜奉先詩云德祐忠臣好孫子爛爛目光嚴電業蓋奉先乃宋忠臣姜才之孫云

金陀粹編

岳鄂王第三子名霖其子爲岳珂著金陀粹編及續編所以辨之者極其精詳然有數事與近日所傳鄂王之事多不合如他書所載其背涅有盡忠報國四字中丞何鑄初亦効武穆及韓時飛裂裳以背示鑄見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遂明其無辜而編中無有也第二云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御賜札于旗曰精忠飛令行師必建之如是而已若此涅身四字果有之寧不誌之乎編中稱布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衣劉允升上疏訟鄂王之冤下棘寺以死今尙其像于朔忠祠中而續編乃不見允升之疏又有南劍布衣范涇之上皇帝之書其書亦慨擊允升上書而涇之又上此書耶此書旣上涇之作何處分耶滿江紅詞一闕送張紫巖五言律詩一首編中亦不載岳霖與珂父子搜訪至六七十年方始成書豈有遺逸如此者而趙寬記畧曰武穆王送張紫巖北伐詩及所製滿江紅詞皆王手書也云手書則又確矣但不知出于何年得于何人之手耳紫巖卽張魏公號

云 今臬司卽王之宅司治之左建有王之忠佑廟
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于此俗稱銀
瓶娘子廟井在廟東北有西蜀劉公瑞爲之銘曰天
柱絕日爲月禍忠烈奸險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
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錢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
井可竭名不可滅考此編孝宗初追復原官以禮改
葬訪求其後與錄用子孫祿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
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
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進武枝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
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秦檜之欲殺武穆也万侯
與武穆有怨遷爲諫議大夫附檜意劾武穆淮西
被誅而飛因稽嚴詔至舒斬而還必謂飛偏見欲棄
山陽章凡再上中丞羅汝楫劾武穆亦此二意反覆
論之章凡六上此檜之真鷹犬也後張俊令王俊告
許岳雲張憲謀還飛兵柄引武穆質對云其書已焚
實無佐證或告肉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
也肉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武

穆而武穆實無逗留之迹乃維定之以附會其獄而
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冤死則是與汝楫附會黨惡
之罪大矣而尚後以取相位汝楫竟三子羅頌羅頌
羅頌皆以蔭補官豈非賞其贊成殺武穆之功耶然
羅頌知郢州卒于官羅頌知郢州不敢入武穆之廟
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還卒于像前頌之
德政及民又妙著作實幹蠱之子而報應彰顯如是
崇禎年間新安呈坎羅氏族中往往有文學高才而
未得科第延道術清高者設醮告于上帝而道士伏

樵書一編

卷之九

奇

章後宣上帝之言曰爾羅氏之先附殺岳武穆安望
其子孫之科第耶于是諸人又再醮請曰以言于汝
楫之親枝則可已同族而非其一脉所衍安得旁及
耶隔一年而羅公枋果以癸酉甲戌聯捷噫亦異矣
然余考汝楫四子其二子皆以蔭補羅頌知郢州羅
頌知郢州羅頌朝散大夫皆有學有行長子頌反無
蔭官應先物故耳頌子阜臣奉直大夫阜臣子棟知
瑞州有善政頌子永臣昭慶僉幕陸臣承直郎南康
軍錄事參軍永臣子梓江州察推以廉稱又兄頌子

北臣登第有文名任安慶教諭孫鼎知海鹽縣士庶爲立生祠後倅隆興則汝楫之子若孫在當時固已奕代簪纓矣豈上蒼亦必久而論定迄今乃欲錮其子姓彼万侯氏又當何如耶秦檜妻妒悍嘗毀一妾有娠妻不容遂投莆田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檜既取王氏之兄曰王暎之子而子之曰秦煊者是也檜客曹泳獻計于檜欲取一飛歸爲己子故泳稱爲說客在十客之數然其事未果而檜卒其黨又欲爲料理王氏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史又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奎

載林一飛檜死爲檜子煊借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余按秦檜于武穆死後尚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以其與武穆同姓也設林一飛而果其子檜亦訝其與武穆同名而不願之歸矣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檜妻王氏万侯氏反接跪墓前嘉靖中兵使者范冰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然後人仍鑄張王之像而跪之倪鴻寶先生有云岳武穆之廟泥塑岳王金鑄檜禹人之欲不朽檜禹甚于欲不朽岳

王也此卽詩人懲創人之佚志之意而語亦奇丹陽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太學陳東也錢鑄汪伯彥黃潛善亦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爲南戶部舟泊祠下登堂瞻拜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平生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階石石爲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焉成駭異之孰謂錢像遂不知耻辱哉錢公希言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溪山中有剪頭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奎

仙人日止飲淨水三甌間用法水療疾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甕確中携歸而確盈煮服之疾愈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時萬歷甲辰冬十月邊地且凍見其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貌五十六七歲許髮皆黑髭起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便跣趺坐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日夜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軍民小法水者甚衆俄水不給以紅棗代之開府大帥

各送棗二石置于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
棗于袖中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私質其姓名年
紀默然不應已而強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
夕逸去不知所之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墜
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
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勸武穆爲白
其冤而檜乃改命万俟卨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
官入山而得道耳乃金陀編額天辨誣錄叙中止云
何鑄大理卿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罷大理丞李若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樵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宗正士僕以百口保任
而幽之閨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關而坐極典矣亦
竟遺周三畏之名與事又虞公集題武穆墨蹟云武
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于紹興
元年所著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併受
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然而此
文林君之名與字兩編俱不載則兩編之所遺亦多
矣 湧幢小品又載武穆王之遺事二則云安陸州
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後升州爲承天府祠

遂湮廢萬歷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關土下有積
石取爲周垣之用得一石碑光澤可鑑中有人影甚
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
露形也入夜役卒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
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冠迓之而入
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真主南征拜上公黃龍
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士錄之示
余于南雍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
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武穆到家云我爲岳某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于此
蓋再轉世矣杭州阜亭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
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住此亦六
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
月明忽大風雷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
而伯顏曰此岳公護本國現靈也亟致祭祝之曰王
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
卽飲兵北歸如只竭力謀和亦不能捨囊中物而爲
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宇皎潔宋無一

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觀此則王之靈爽耿耿長存天地間其在當時而汝楫之子粹死廟中在今時而汝楫之裔孫絕其科第豈不信哉又他書所錄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贈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動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縉紳之戒 徐愚山懸榻篇云鄆城有岳武穆廟甚壯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九

麗崇禎中金陵秦生某故檜裔流寓近鄉教授已十餘載矣一日入城過廟感而肅拜俯首至地雙睛忽自墮出若爲人所刮者不勝楚痛而返遂以瞽廢邑城張生目擊其異爲余述之羅汝楫之子去王死未遠忠憤方鬱殫之也宜秦生後王已數百年又其餘支遠裔而意外之譴乃至不可測權奸之餘毒流及數百年後之子孫是可畏也 龐元英談駁建寧監作院鄆江三衛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

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之謂岳日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竟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 說圖識餘正

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鄆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至冢上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碑陰 江西通志華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嘉泰初進士授湘陰簿時方侯崗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久而不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十

平元龍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方侯崗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安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時論譴之 王文祿述畧錢寧死後覓到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是宋何人不肯言 續耳談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法司未減其罪惡檜也

越王山

予家相去數里有山曰越王城山其山中卑四高城堦基址尚存邑誌云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又去予家三十里山陰縣地方有山曰越王嶧亦相傳爲勾踐避吳之地大抵此兩處山皆止一徑可上而又最陡峻故可保守按福建廣東越王名山者甚多未必皆勾踐之遺也福州府城內有越王山閩越王無諸舊城處也浦城縣有越王山上有越王臺漢越王餘慶之候臺也永福縣有越王山相傳越王無諸嘗遊此山沙縣有山俗呼越王寨山山頂有越王基延平府城北百丈山上有越王臺建寧府大潭山舊志越王無諸築城山上以拒漢史稱吳王六千戶屯大潭城此地也興化府莆田縣越王峰在故縣東南山巔築臺十餘層礎石儼然名越王臺漢書東越王更從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所歷地多有遺跡意此臺是也又蛇灣城在仙遊縣折桂里俗號爲越王城邵武府城西有越王臺爲越王遊獵之所嘗有牧童于土中得瓦有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羅紋雁翅之狀叩之鏗然如金石聲宋黃希旦詩荒

臺枕古丘伊昔越王遊輦路今何在淒涼草木秋建

寧縣北有百丈嶺亦有越王臺越王無諸嘗獵于此

泰寧縣有越王塚高踰十丈相傳觸之則有風雨之

異廣東廣州府府城內稍北有越秀山上有越王臺

越王井乃趙佗因山爲之府城北又有越王臺宋楊

萬里詩榕樹稍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吳王歌

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韶州府有越王山在府

城北六里俗呼白虎山南越王劉鋹之墓在焉大抵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福建多是閩越遊處之地而廣東則有趙佗遊處之

地耳若四川涪州長寧縣有越王山相傳因有越王

墓而名其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松合抱未

知越王何人也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

卒塋此山江西奉新縣西五十里有越王城相傳勾

踐伐楚屯兵其地又安南又安府東岸縣有越王城

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

舊都越地故又名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又石頭城

內有越王城越王臺斯則吳地矣何以亦有越臺哉

相傳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此臺以居焉周紫芝邦彥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肯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勾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要之此說亦齊東之言也越既併吳遂移都于吳此昔賢以爲范蠡之所營而名越城其中有臺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名越臺斯爲可信耳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二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廓 江西泰和縣有越王臺相傳越公楊素築故名 名勝志云湖廣雲夢縣有越王臺相傳楚昭王姬乃越王勾踐女女思鄉築之以望越王 福州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臺上可坐千餘人舊記漢越王餘善于此釣得白龍以爲瑞于所坐處築爲壇名釣龍臺後人呼爲越王臺 長樂縣東北有越王山閩中記云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戰不

利子弟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今漳浦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船其大千丈以童男女三千人舉之旣而人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而與船俱見一名越王潭 齊書盧愿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隱蔽雲霧相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則清微無隱蔽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有越王山 全州湘水之南五十里有越王城卽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漢建安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山零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陵憇于越城以却步陽者 建寧府伏獅巖相傳越王嘗遊其地下有越王潭 越王魚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有腹無口目有足三十如筭簪之形臨海土物志越王魚形似蜃殼赤尾如人爪形出惠州 北戶錄云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算筭凡欲採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池中不可取異苑云晉安有越王餘算越王將渡南海將黑角白骨算籌棄于

水中而生海藥其味鹹溫主治水腫浮氣結聚宿滯
不消腹中虛鳴 交州志云鰲鼉即越王鳥水鳥也
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黃白黑色光瑩如
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鳥鵲足長
口勾末如冠受二升許爲酒器極堅緻不踐地不飲
江湖不啖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可入
藥用 北戶錄云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
言是越王弩弦所化 柳樹葉如枰欄高六七丈無
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蠟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
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
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使客
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
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
猶如酒云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貢櫻桃

邑誌蕙琳山東蒙陰人由進士御史正統八年出爲
蕭山令邑產櫻桃歲入貢比年遣中官摘取餽遺需
索甚煩名曰索扛銀公抗不與中官故不時採之使
易壞欲以罪公公往詰之中官詞屈怒以手格公公
不讓肘之下水中官乃不採入朝奏之遣校尉械公
至京問曰爾知縣何爲手格吾內官對曰朝廷以口
腹之欲殘害百姓內官以朝廷威勢打臣臣是朝廷
臣子內官是朝廷奴僕奴僕打臣子甚壞朝廷體面
臣不得不反之耳上乃嘆曰此山東人過直發打五
棍放回做官公曰臣甘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民死
過半矣自後免貢嘗讀寧國府誌有王完奏免貢梨
疏云查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
新又用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內府分賜嘗考之
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聖祖定鼎金
陵每歲僅擬四十斤不欲多取于時如直隸河間并
山東等處有脆白等梨香美甲于天下而不以紀貢
者以地遠民勞而無益耳厥後遷都冀北于河間等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圭

處最近亦猶宣城之于金陵矣又何舍近圖遠責貢於宣城之雪梨乎貢此梨者每二十斤計五隻一隻之費雖百錢未了也僱船七隻支銀二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給盤纏三十兩園戶四名盤糧百倍于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幸而抵京則內官生事需索解戶往往死于獄中伏乞永爲蠲除予初以爲櫻桃紅熟經一二日卽糜爛不堪安能解至數千里之外及閱王完之疏乃知當時亦因建都應天而有此貢其後北平因之則民之受害甚矣唐開元時何益

樵書二編

卷之九

七

爲益昌令焚征茶詔書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還哉古之直臣乎 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轉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西湖志餘云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鱖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

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再渡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惻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燕翼貽謀錄云承平時溫州廣州鼎州皆貢柑子上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包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爲人害天聖六年四月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遠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上不能自節口腹之欲免煩百姓而區區禁其貢餘之饋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夫

則不本之務而務其末矣

不對策不著史

癸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楷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封策策問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詰主文劉侍中云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耶即揖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觸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壬九

石礪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主文多茂先之誼薦知藥城縣漫應之卽棄去後年七十餘謚爲元真先生金史傳之隱逸劉侍中名胥產遼成雍中狀元恣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元遺山續纂堅志所載名賢錄云處州鄭陶孫與兄滌孫皆舉宋季進士至元間陶孫徵至關奏封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實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南昌學提舉除官以其

前朝進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夫承亮業已赴金人策問之場矣陶孫業已承金人修史之役矣心有不忍遂明以告人兩人者真所謂不欺幽隱者乎然承亮揖出主文尚欲其附榜陶孫不書元祖反爲之嘉陞此又見天良之無人不具也 宋史劉宰爲真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晦庵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僞學人許今首正又書舉狀說不係僞學鄭明州欲爲潘恭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子

刊此語去然後敢受鄭亦從之 尹和靖煒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煒嘆曰噫尚可以下祿乎哉遂不對而出 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科第于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議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

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漢書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
 項籍籍死屬漢漢高祖悉命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則高祖
 之失也與處丁公季布之義異矣考唐世系鄭君名
 榮堯山堂外紀云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
 衍降唐主召蜀舊臣王錯等賦蜀主降巨唐詩錯等
 咸譏其荒淫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
 不覺降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如此幾曾歡笑幾潛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
 也賜之百段 金罍子云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
 安陷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士而樞遂脫復俘囚中欲
 擄之北復乘間投水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
 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
 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
 不强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
 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
 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閩書建安黃定宋末居六
 合爲兵馬副都監與元戰敗走居處之龍泉咬都攻
 處復隨州兵戰亦敗咬都擒定將殺之定女叩咬都
 馬求解咬都義之釋其縛使從掠地閩中權授忠武
 校尉建寧路下千戶命領兵擊沙縣定曰吾宋臣也
 不能死願泚矣奈何加兵向之引疾固辭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古樂府有鳳凰一母將九雛之語而古來相傳有龍生九子皆不成龍之說豈俱以九為極數耶續藝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或作承安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南彭山北石聖臺鳳凰現眾鳥過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眾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子差小或作大鳥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翼其旁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饑死者不可勝數村民疑臺下有異掘之三尺餘石鏽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飛散而去歐陽修集古錄載張龍公碑云張路斯頤上人為宣城令生九子每夕出

自戊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吾爭釣臺寶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終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投合肥中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然則鳳雖暫飛亦同九雛以行龍雖已化為人亦生九子之數則鳳將九雛龍生九子之說古人蓋亦有所據乎 宋志晉穆帝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鄖城飲于池中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天柱峰相傳梁天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監中九鳳翔集峰上又名九鳳山 江西通志豐城縣東九十里相傳晉昇平中有鳳將九雛于此故其苦竹村有九子池即鳳之九雛飲于此池者也 西京雜記鄒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一統志福建漳州府有九龍江在府城東北梁大同間九龍游戲于西江故名江水渙碧歷世見寶珠輝瑩其中宋時漁人網得之 汀州府清流縣亦有九龍灘焉 衢州府九龍山相傳雷雨之夜有九龍自穴中飛出 湧幢小品云白

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遠湧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三國志魏明帝青龍中帝建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然此九龍非一處一時而並見者也 城固縣西有九龍池 湖廣辰州府城西有九龍巖山形斗起奇石錯立物象古怪常有樵者遇黃衣九士謂曰吾九龍也居此多年矣語訖須臾不知所在 附鎮江府志丁元吉其母塋黃山去京口五里山顛有石梯數丈僅入鳥道又有石碁盤光瑩如玉古仙遺跡也其塋母時有羣鶴飛翔雲表盤旋不定而可數者九人皆異之丁築廬其旁名曰九鶴山房志異耳李東陽聞其事曰昔張九齡之生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陶侃喪其母有二鶴來弔于庭今丁氏事與陶畧同而數適與張合鶴亦仙禽故見亦九數耳

樵書二編

卷之九

金

禽言

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製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阿濫堆其聲不知何似意其近笛故以笛聲譜之耳嘗考諸禽言如姑惡喚起皆以其所呼名也淘河之呼提壺盧杜鵑之呼歸去好竹鷄之呼泥滑滑則皆三字成句矣鷓鴣曰家家布穀又曰脫却破袴鷓鴣鉤轉格磔而呼曰行不得也哥哥鷓鴣鳴鳥即寒號蟲夏日毛采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日毛落如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此皆長言可句禽聲之異者也戔眉山中有鳥如畫眉凡佛光將現則先依人而鳴其聲日施主佛現遂名曰佛現鳥九華山所誌數鳥尤異惜春鳥似燕而小春深見人啼曰莫摘花菓人目之爲護山鳥春夏之間月夜獨鳴于深巖幽谷之中啼曰克丁當人名之曰搗藥鳥又一種大不逾雀每春夏秋啼曰婆娑併焦俗言胡鬚怪 此又其特異于他處者耳王

樵書二編

卷之九

金

梅溪搗藥鳥詩云江南一嶽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
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克丁當僧希坦婆餅
焦詩云綠柳含烟烟不消紅榴噴火火無燒如何焦
却婆婆餅每對春風舌苦饒 顧潛山茶記山中有
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月四月鳴云春去也
採茶者呼爲報春鳥一鳥而鳴聲或異必聽者之胸
中先有異耳此或卽喚起之一類與 鸚鵡卽淘河
也水鳥其聲自呼故咏者指之曰提壺蘆沽美酒云
耳其鳥頗大而九華志云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則呼曰提壺蘆沽美酒此豈別是一種或爲志者好
奇之過未之詳考與 大中末舒州奏有鳥人面綠
毛背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此亦因其
聲而名之者也 武當山有禽鳥自呼我師常棲止
崖上

漢壽亭侯考證

程璜墩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考之史漢壽
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人詩亦曰
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
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
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
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開基若以漢爲國名則
不當錯置干職名之下陳眉公書燕云漢壽本蜀郡
縣名雲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然予考之
本傳曹操表封雲長爲漢壽亭侯在荆顏良之後此
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
廣漢郡之葭萌縣漢先主始改爲漢壽縣照烈之稱
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雲長所封之漢壽豈卽
費禕大會諸將之漢壽耶璜墩執此之縣名以證漢
壽則非矣意當時別有所爲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
今不可考矣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翼德封新亭侯
必當時之寔有其亭所在也 又宋許觀東齊記事

云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漁者謂金印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係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神祠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函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宋大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觀二年加封開公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考之秦二世三年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雲長公方一心漢室豈肯襲高祖之封號耶秦白起武安君生時所封也四川嘉定州榮縣建一祠祠蜀漢中郎將龐統名曰武安公廟此與雲長皆追稱者吾邑吳君振峯平時曾夢爲武安王捕官後謁選得武安縣主簿典捕事予時贈以詩吳君至武安縣果有大關神廟甚靈應卽虔禱焉後土寇逼縣吳君率衆禦之竟死于難邑人遂立其祠于關廟之旁

以祀以余詩刻于壁蓋其人好慈氏教善草書以長厚稱而數之前定如此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茂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其非關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吏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羽處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全

此爲近之

曹操不強孔明

劉先主爲呂布敗于下邳奔曹操程昱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關羽謂張遼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二事皆見本傳裴松之以

燕書二編

卷之九

全

操有王伯之度乃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刑法嚴峻果子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此事孔明傳不載穆川去魏未遙或當不妄操雖大奸亦豈尋常盜竊者哉蓋劉關諸葛皆在所包容矣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世俗妄稱開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真齊東之談也以子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爲

燕書二編

卷之九

全

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卽爲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宋羅隱議遺云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年記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朔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年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

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非庚戌朔即已酉朔是月內無庚子朔明矣左傳書孔子壬戌夏四月巳丑卒杜預註是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又孔子家語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此事頗與四戊午之說相類故并及之 書傳正誤云孟氏讚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生即今之二月二日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無三十七年若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則孟子生卒之日亦有不可詳者矣

神書

名嵩錄云蜀王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命黃筌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呈技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翼脅數四蜀王嘆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畫壁奇異記以旌之 蜀人蒲思訓所畫各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王公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靡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春末蜀王夜夢一人破帽故襦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堦跛一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空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書是前夕所夢之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思訓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祛疢疾者之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即命焚之 魏武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典圖之而帝自爲讚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典畫龍置于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日澍霽黃魯直云異哉李伯時說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

徂矣蓋神駿精鬼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王逢賦
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覓到紙氣方就豈
前代亦有此事 龍城錄云寧王善畫馬花草樓壁
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
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殆信神妙特與
變化俱也 祖鑒成都僧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
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闊計敏功爲作瑞像記 僧道
宏峨眉人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巾冠
改號龍岩隱者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猫則
焦書二編

卷之九

奎

無鼠 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
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
易以僧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遂繪夫
人真于中會昌間亦在毀例聞女啼泣之聲而止
宣和畫譜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
吳道子畫墮于僧房一夕而聞有踏徑迸裂之聲僧
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即騰驤而
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纔及二龍果雷電
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道子

畫龍則鱗甲能動每天雨則烟霧生或者謂道子卽
僧繇後身焉 又唐韓幹善畫馬時陳闕方以畫馬
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
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嘗一日有朱衣玄冠
人叩門稱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
立圖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
來此所以爲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賢者
毛色骨相醫所未見忽值幹幹驚曰真是吾家所畫
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蹶因損
焦書二編

卷之九

九

前足歸以視所畫馬本則前足有一點墨缺乃悟其
畫亦神矣米元章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
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過于是禱于中元水府祠是
夕夢神告以留馬當相濟遂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
止得渡畫今存廟中 天寶中明皇召李思訓畫大
同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 山堂肆考鎮江府城內
興國寺舊苦鳩鴿汚佛像張僧繇于東壁畫一鷹西
壁畫一鴿自是鳩鴿不敢入 葆光錄王耕善畫而
于牡丹最佳春日張于庭無間則蜂蝶萃至 李嗣

真畫品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踞齋長鳴如
索水草號爲畫聖 湖海奇聞云汾州尤孔昭後園
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
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
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
悅與飲留宿自是旦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
上畫亦亡 龔堅續志元渚善畫入神嘗至僧寺畫
一婦人乳一小兒子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
一日渚復至僧以爲言渚笑曰若欲止其啼乃舉筆
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
則鼠皆遠避又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瑯環記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
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
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踰池往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後思訓嘗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丹
霄志云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絲本求
者鱗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于舉筆人具絹素配
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卽成畫矣故人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矣

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又南唐後主坐碧落宮
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
延巳云有一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
進使隨其行諦視乃八人琉璃屏畫龔光獨立圖也
問之則畫源筆 又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
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杲恩間獨坐注視作山
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
中雷電交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
齋乃知畫石飛去意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
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卽知爲中
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
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過索海內藏之宮
中地上俱洒鷄狗血以厭之恐飛去也 又張舜民
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十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
短牘但未盡鱗甲耳芸叟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
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賣之買者命內人
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卽放去謂神
魚云 名畫記曹不興圖青溪龍張僧繇見而鄙之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矣

乃廣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王太清
 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後魏元兆能
 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
 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魑以法
 治之乃廣化寺畫壁鬼魅 康廣畫一龍方畢雲蒸
 霧起畫龍騰雲而上 楊子華圖龍于素卷舒之輒
 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 虞
 氏雜說明皇時亢旱一年將作少監馬紹正于屋壁
 畫四方龍繪事未畢覺黑雲生梁棟俄而龍拏攫穿
 屋飛去雨遂定

雜書二編

卷之九

癸

倚湖雜書 一編卷之十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嘉楠全錄

至孝心動

毒目毒口毒手

楚服吳言

娶婦容儀

一月

雜書二編

卷十目錄

一

倚湖小集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以蔡爲菜

棘闌見怪

三到堂

河伯

太公望

孫子無名

浙江曲江

浙水

蕭山冠山

獸禽異

獸有節義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禽木魚各有介性

奢儉受用之異

好相身後亦有知己

水之先兆

火之先兆

雜書一編

卷十目錄

二

倚湖小築

演蜀學宮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以人為射的

土香泉香異

黃為正色

工匠神手

缺

異類與人為偶

風水之說

石闢水圖

市

彩鳥為文明之象

雜書一編

卷十目錄

三

倚湖小築

至孝心動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孝經云至孝之極通於神明
矣曾子之母嚙指而曾子心痛豈非至孝之所感乃
後世亦有似之者不必盡衣冠讀書之人也 後漢
書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順
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少孤
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乃嚙其指順卽心動棄
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
宋書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人第以病報之報未至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
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卽束裝急歸四百里
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絕久之復蘊問母父所遺
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
而絕 梁書庾黔妻有至性嘗爲屏陵令到縣未旬
父易在家遯疾黔妻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
家家人驚異時易病瘳二日耳聞醫云嘗獲可知差
劇爲取嘗知且劇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
空中有聲微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

月杪及晦而易二居喪毀瘠過禮 又阮孝緒嘗往

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

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殺舊傳

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

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獲母遂起其恒所供

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異之

唐語林云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

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

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患苦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二

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日妖
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道驗之果然異之唐高祖因
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又裴敬彝父智周爲陳
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
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
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後以孝
聞累遷吏部員外 名賢錄云西安鄭崇義爲郡學
士讀書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日得無母有故乎奔歸
而母果病比卒結廬墓田郡境有蜺獨不食其

苗舍南水生連理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 西安
楊錚兒戲卽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曹
監時忽心悸遄歸而父吳果疾越十日死 山陰周
廷瑞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
遂侍湯藥晝夜不就寢 錢塘翁浩性至孝出告反
面不以有急廢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于
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居家感疾兩日愈
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卽見母病狀驚痛
復少寐又夢見如初 海鹽朱陳範裔出紫陽性極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孝父斑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
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
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
顏舉于鄉當北上瑣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
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
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
策衛衛冰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範
歸卽霍然人以爲孝感學顏終成進士 東陽張大
翰爲工部主事三年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

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殮悉如
禮 紀略云明瑄四川江津禪居僧有戒行嘗夜臥
心動謂其徒曰吾心未嘗動必吾親有他故遂夜馳
二百里至家母果疾謂瑄曰病甚恐不得見汝因咬
手指夢中恍惚有人曰瑄至矣今汝果來瑄剖股以
進母遂愈 閩書云莆田方其義字同甫工詩文好
關洛諸書嘗受業金壇王遂家一日心動棄裝徑歸
未入門而母歿終從事郎 周書齊場王憲太祖第
五子也所生母達步于氏茹茹人建德三年冊爲齊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

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母心驚
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周書劉瑋隨
蕭瑋在淮南瑋母在建康遯疾瑋弗之知常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瑋卽號泣戒道絕
而復賴當心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
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後起 南史梁鄱陽王蕭恢
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下不豫恢未之
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瘳 夢林應解云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鸞主簿嶺南瘴癘不遑將母留妻鮮于氏侍養而去尋被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顧念彌切常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旣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人謂孝感云 宋唐伯虎字長蘅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魘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吾心動矣起裹糧走供川舟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于家 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卽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命母嚙手暢卽歸

毒目毒口毒手

人之兇惡蓋有形質賦定而性且隨之而用非學習所能改者所謂下愚不移也抱朴子曰凡染彩者若令惡目見之皆失美色是其心未嘗欲壞天下之美色也而其目固已天定之矣靈樞經曰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咒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何以知其手毒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是其心未嘗欲害天下之人與物而其口其手固已天定之矣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六

然則世之爲惡目爲毒口爲毒手者往往而是爲君子者可不思洗心於密而藏身之固哉 按初虞世古今錄驗五月五日前齋戒看桑下有菟葵至五日中午時至桑下咒曰繁黎平俱當蕪婆訶咒畢以手摩桑陰一遍口齧菟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蟲蠍蜚咬傷者此手摩之卽愈此人工所造成毒手與天生成毒手又另一種矣 智度論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卽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此物之具毒眼毒口者

楚服吳言

史記索隱云秦莊襄王本名異人後質於趙而還呂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子楚史記又云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夫服猶是服也吾不知楚之服何以動人如是也魯哀公十二年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蔣衛侯之舍此出公子貢請束錦以請于吳大宰嚭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又悅其言後出公輒果死于越晉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有歸思語林曰劉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云劉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吳人以冷爲洵音杜甫云賀公惟吳語謂賀知章也唐德宗時王伾寢陋能吳語上所奏狎按伾蘄州人故吳語夫語猶是語也吾不知吳之語何以動人如是也按世說云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隋遺錄曰煬帝有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之詩又贈羅羅詩有幸好留儂

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之句蓋帝自達廣陵宮中

多效吳言因有儂語按漢記高帝六年封王子肥

爲齊王人能齊言者悉隨則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

在孟氏非寓言矣後漢書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

又高五寸以纓爲展筒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

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冠而繫者南冠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

近臣御史服此亦楚服之重于後世如此文獻通考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

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

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此亦吳言之重于後

世者如此中吳紀聞吳人呼來爲釐始子陸德明

貽我來牟桑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

以休繼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予按急就章來士梁作釐士梁蓋皇象亦吳人耳

娶婦容儀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綬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卺復垂簾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 李氏刊誤云婚期云本月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嬉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思論或寔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管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手流血腰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

長此弊俗乎近時亦有此俗考前二賢之所論可憐

然思矣 芥隱筆記云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

溪娶婦家詩云青衣轉璫褥錦繡一條斜 按段成

式婚雜儀注云婿拜闕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

杖打鞀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共戲

甲旁有樞比之爲獄舉置樞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

鬼薪又云女嫁之日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又娶婦之

家弄新婦 七修類藁云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

楚人娶婦欲矮善哺傭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

大抵吳奢楚儉耳

一月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而彼此造歷者各有所據天行以日躔斗建相爲轉移斗建于節氣上過宮日躔于中氣上過宮相去半月中國以斗建爲主則宜以日月會爲月初天竺以日躔爲主則宜以日月望爲月初並行而不相背也 溪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一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宛委餘編云五代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何其年數國號之偶同耶予所尤異者自太公以六韜三畧翼佐武王伐殷取天下而殷之後封于宋太公之後封于齊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九年宋爲齊湣王所滅通鑑齊建元元年宋順帝亡而齊太祖蕭道成代之及北宋之亡中原無稱帝號而劉豫受金之命稱大齊皇帝齊宋相爲仇讐歷世不朽其故何也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二

亡徵之相同也 七修類稿云史載宋以乙亥取江
 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
 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
 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諳其管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
 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
 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
 事報應不尤異耶 南史齊高帝將受禪時兼太史
 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
 十一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
 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
 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
 年咸以六終六爰六元位也驗古揆今若斯昭著
 劉元城語錄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今爲應
 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爲太
 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
 國家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
 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興

已一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
 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
 天河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以重九日陷
 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
 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古

以蔡爲菜

龍子翁云官厨中酒神祀杜康茶神祀陸羽至菜神乃祀蔡伯喈古今相傳以爲笑柄然宋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齋也上見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詔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真宗人間之帝告夢者必天上之神俱以蔡爲菜又安見蔡伯喈之必不爲菜主人耶 又江西某科解元蔡貴瑞州府新昌縣人是年貴于元夕行鏡聽法以下秋闈值一人自省下歸一人問曰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五

今年何物最貴其人答曰今年江西第一菜貴貴聞之喜是年果鄉舉第一南海解元袁公炳于嘉靖己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壓菜一窠奈何榜發不中而會元乃蔡茂春焉此皆以蔡爲菜之證也

棘園見柩

農田餘話載云至正庚寅浙江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予于崇禎壬午分校南闈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場開一竇疑有關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墻兩層外層墻有穴而內層墻無之遂室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于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人羣疑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六

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爲明之南闈矣豈偶然哉

三到堂

宋晉江魏國夫人陳氏龍圖從易女內翰蕝紳妻丞
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
從父至此邦次與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
山之勝東坡挽詞錫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二年如一
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定爲朝廷生異人弘治間浙江
山陰張景琦進士妻唐氏七歲時父彬爲廣東按察
使隨任于衙前手植荔枝卽生長茂盛及子元冲陞
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到堂誌之旣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
手澤流芳益遠較前事爲烈矣 青箱雜記宋李復
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歷
中其父邯鄲公淑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
公侍康靖題詩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
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
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 一統志宋
魯紹堯知泰州有美政子易占嘗知如皋縣孫肇知
泰州三世守官海陽有三至堂 記畧德清孫清簡

需楊州府學訓導孫子敏兵部尚書孫原貞孫登成

化壬辰進士循例省親時原貞尚在堂年八十有五

戲謂子敏曰古人謂吾兒不及汝兒以今觀之豈不

信然弘治庚申需爲浙江左布政使初原貞亦居此

職敏携妻侍養需實生于是解五十年復官于此人

以爲奇需後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按北史鄭述祖傳

初述祖父爲兗州于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

祖時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

岳先生鄭道昭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八

皆世美之事 唐李昌武宗諤子昭遠十八歲鎖廳

及第昭遠子果果鄉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

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衣冠盛事榜中最早少寬
佳花園會晏各

探花郎 閩書方輿從慎言之弟歷知弋陽懷寧同安

淮安導江蘭溪六縣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守漳之

日適慎言守泉旌旄相望二州榮之曾孫福殿中侍

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留取清

陰待子孫至大觀中禱持節按蜀郡學父老稱詩爲

賀亦世美之事也

安慶府志三至堂在府治東宋元豐間楊希元建希元之祖淳化中爲郡守父天聖中爲通判至希元凡三至郡故名 又考之纂要按鄭義字幼璘榮陽人渾八世孫仕魏爲中書令出爲兖州刺史表薦士類時論多之子道昭博覽羣書亦官兖州刺史孫述祖文雅有風采北齊亦爲兖州刺史充人歌曰大鄭君小鄭君相去五十載政治猶相同 陳眉公云孫北野錄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于庭有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樵書初編

卷之十

五

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人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以一筐餉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已獲其實矣

河伯

胡元瑞應麟筆叢云河伯非水神也乃當時諸侯耳竹書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閼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爲諸侯而馮夷非鬼神昭昭矣予嘗心是其說及考趙德甫金石錄所載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下一字不可識父卽位井伯右內史冊命錫赤帶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實用按左氏春秋傳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有井伯觀此則有河伯又有井伯皆古國名也世旣以河伯爲河神何不并以井伯爲井神乎 又金石錄載有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按章華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則同 夫河伯之辨胡元瑞引據甚明但不知何時加爵而侯耳余又考之博物志云襄築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

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
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
于是費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爲諸侯之名此亦一証
也 瓊環記云河伯晏伯禹于河上所獻奇寶不可
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六國年表秦靈公六年始以君主妻河則此時河
國尚存豈三老爲河伯娶婦之說哉 李廌師友談
說引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
伯曰水患息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
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然則河
伯之娶婦又至唐末未已耶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世

太公望

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有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
襪字無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
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
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爲望乎咎日唯
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
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信有之遂與之歸
以爲卿士按碑文與史記異文王之遇太公也史記
以爲兆之于卜碑文以爲兆之于夢然史記載文王
之言曰自我先君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先君太公
之言何所授豈非即夢乎但史記以爲先君之言而
碑文以爲天帝之言耳 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
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
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
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
曰吾夢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文王之夢靈異如
此又信而踐之如此此與夢太公望之事相合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世

孫子無名

宋葉水心云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閭廬時破楚入郭爲大將軍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顏考叔曹劌燭之武鸛設諸之流微賤用事而左氏未嘗遺況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焉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起語相出入春秋戰國間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制始改以孫武爲吳之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閭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水心之辨証可爲詳確矣乃予細參史記尤有疑焉其曰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閭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曰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斬龐涓破魏軍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則是有兩孫子之兵法矣而世所傳止孫武子十三篇何也又臏刑曰臏史記周世家記呂刑之言凡臏刑皆曰臏而太史公自序有云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則是斬龐涓

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涓所爲刑黥兩足而名之耳況其名曰武者又豈非以其兵法之盡善盡美而字之耶然則兩孫子功名赫奕如此皆傳其事而不傳其名何哉穀梁傳云衛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大疾者不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衛謂之輒然則衛輒亦無名以其足疾而因稱之與孫臏頗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

浙江曲江

錢牧齋列朝詩選云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得成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桐川按枚叔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而韶州張九齡取此爲號又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墜洲此卽長安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故名唐進士晏遊曲江者是也虞喜志林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居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夫浙江雖以折曲得名然未聞有稱之爲曲江者思復豈以引據七發指錢塘江爲曲江而得中式與考之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剎之巨江今寔發源于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剎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如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友人戲之曰此段家橋剎見却與羅剎江不

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僻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謂段家者瞿宗吉元末人故至正間事引之爲真蓋錢塘江爲羅剎江非以錢塘江爲曲江也其號爲曲江或別有意瞿宗吉又云思復號心白道人 郎瑛云錢塘江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剎石而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 今蕭邑誌列入景中有羅剎潮聲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浙水

浙水之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
予嘗疑之凡大水經行千百里未有不曲折而流者
黃河九曲不以曲名浙江三廻乃以浙者何哉河南
南陽府有浙川縣卽漢之浙縣也宋俞元德螢雪叢
說云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
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惟浙湍同川而
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如此則浙江之浙音
爲曲折之折字從挑才浙川之浙音爲分析之析字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從木旁按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析水卽水經之洧水
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洧謂之洧口又云丹水合洧水
則浙川之爲析信矣獨是浙江之水自富春達于錢
塘海寧龔釐兩山以入于海始名浙江其前此則浣
浦漁浦蘭谿桐谿不一其名也但浙江自富春而下
其兩岸並流之水不可勝紀而皆不入于江浙之西
若水滙爲霅溪入于具區浙之東剡溪合東小江踰
東江爲曹娥之水達于海姚江東帶慈谿亂于鄞江
傳于大浹入于海鑑湖有入百里之廻環滙合西小

江繇三江所以入于海是皆與浙江之水同川異流
本末不相犯者矣則浙江之浙豈亦不可謂之析與
予嘗經行楊子江其支水入江可以鼓舟亂流而濟
者凡數處浙江以一日兩潮泥沙灘漲支水不可入
江則是四瀆之水古人命名以其獨入于海也千百
年後下流皆已滙合浙江至下流他水不可滙合四
瀆視諸侯浙江其當方伯之尊與 丹水出上洛湍
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予考丹水抱朴子以水有丹
魚先夏至十日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網而取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割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水經曰湍水出鄆縣北
分山隋爲菊潭縣水旁生甘菊極馨有數十家惟飲
此水壽至百歲之上二水並流而各著神功異哉

蕭山冠山

予邑以蕭山名而有蕭山亦曰蕭然山予里則有冠山蕭山有二義舊志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曰蕭然自適之趣故名或云勾踐與夫差戰敗餘兵棲此四顧蕭然故名冠山亦有二義大目飛舞至錢塘江有浮山在江游面江屹立伏江暗渡至浙東則此山首出故名冠山又其山勢似眠牛正面望之前一層低後一層高似平鳥紗帽之形故曰冠山顧予嘗考之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兄弟十六人皆封郡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子九

公梁武受禪降爵爲子弟冠撰晉書自餘卷進之幼而好道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嘗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王笥初至清虛觀時杜元老已干清虛得道乃南齊故像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屋間今號蕭山是也壇鑪藥臼遺迹猶存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特委家人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于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寡獲朝臣子特孫儀

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形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還蕭山後遷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又沈仁衷撰感應塔記曰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王晉除會稽郡守將訪誌公決之休咎乃曰今之身命蓋還舊居請詢墨彥上人在彼香嚴精舍無何法眼早已驚心數日嶽陽適至學師先伺門首乃謂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曰弟子姓蕭名晉豈許玄度耶彥師于是延入虛室遠燕名香定慧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子

所加頓悟前因俄命同載適彼蕭山爰止舊廬遂禮遺像塔中舍利騰光仍于龕室之間撰出斧鑿之類悲喜再三別營雁塔不日而就夫嶽陽王于此地名曰舊廬則居之久矣廬陵之蕭山以蕭子雲所居而得名則會稽之蕭山寧非卽以蕭晉所居而得名乎漢地理志云弘農有析縣後改屬南陽又三十里爲蕭山因祀光武得名蓋世祖始封蕭云然則宇內又有蕭山一近浙江一近浙川亦巧合之至矣一統志云冠山在山西平定州西南八里金元好問鄉

郡雜詩五首之一云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迴連霜
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獻徵錄云
楊公傑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成化戊子鄉試中
式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
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士多從遊戊戌禮部廷試
俱高等爲庶常官至洗馬若予里冠山佛廬靜深亦
加之癸卯年甘露降于樹先叔祖相公路然先生登
鄉書天年三月神燈照耀山頂如織而先生成進士
列庶常卒至于大拜壬戌年予讀書其中而二月十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五山下有石發光如燈同讀書者共見視其石其
黑瑩處如鑑無物不照然則予里冠山其發祥讀書
人殆有加于平定之冠山矣 江陰縣亦有蕭山瀨
于江河鮑鱗魚咸出其所饒州志勝餘干縣見山與
冠山相對隋末林士弘退保餘干敵至市民避居此
山因而得免號曰免山後乃作冕冠山卽羊角山也
峰多奇樹怪石前瞰琵琶洲冠山嶺有龍池 朝野
紀畧正德中黃岩縣冠山常患虎居民相率鳴鉦揚
刃搜逐虎懼而逃有戴采者自負其勇躡而追焉虎

窮而反噬力不能支遂爲所傷虎乘怒挈其股而顛
頓決裂之衆皆驚潰奔突隣識郭表以素誼獨往救
之手刃虎虎釋采而向表表以刃自護不得近衆復
集虎乃去采弟雙平生游惰爲采所嫉視采注然出
涕躬負以歸亟謂醫醫曰殆哉惟所爲爛屋蟲者生
嚼塗其傷處有瘳乎此蟲出敗屋茅中似蠶而大且
黑雙旁皇逼索得數枚持歸細嚼之膏溢唇齒見者
蹙額掩視有致嘔者雙獨無難色若不知爲穢物也
采雖竟不可爲而卒雙一野人耳視世之爲朋友兄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弟遇小利害輒反眼下石斗粟尺帛不能相容者何
如哉 概此則黃岩亦有
冠山因并存其事

獸禽靈異

禽獸之中如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騶虞食自死之肉獬豸觸不直之人皆可以爲朝廷施仁惠而揚德威因讀馬端臨物異考而得數則焉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而腰尾皆長色青甚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此獸之可爲朝廷守邊圉者也又宋太中祥符二年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素質修毛赤味丹趾集壇側槐樹醺罷方去五年七月乙酉建安軍鑄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聖像所啓道場神爵五色修尾黃喙集塑像上九月庚辰復有神雀丹味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殿幕馴擾不驚此鳥之可爲朝廷知禮儀者也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自興工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去又泰山興工有鳥類烏味趾皆赤役夫稍憊卽飛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舂掃爭進將脯而去日以爲常目爲催工鳥 聞奇錄云僧子掇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于

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卽跑古寺基溪可

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死此獸此鳥之可爲朝廷知

工虞者也宋太宗閱太平御覽自己至申時始罷有

蒼鷺一作鷺自上始開卷飛止殿賜尾逮掩卷而去上

恠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

楊震方講間有鵲雀啣三鱸魚墮于庭亦同其應此

鳥之堪爲朝廷侍講讀者也 若夫符生旣立猛獸

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及六畜

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遂廢農桑內外恟懼建炎四年正月丁巳賊兵圍陝
鸛鴒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賊將嬰宿日城當
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則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則助
敵而不助宋乃禽獸中之禽獸與禱祝窮奇爲類矣
湧幢小品云工部徐謚興化人蓄一天鷺徐有往
鷺必從之或入朝則鷺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
以鷺卜其去住家有亭日問鷺 又同縣鮑氏雁媒
飛去年許矣忽聞空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
頭來也舉網合之則見雁奴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

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李適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
染瘴而死僕携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焉亦
一奇也 南史陳司馬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頗作
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又
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
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文武解體至于覆滅常晝
寢于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爲譖
賢之效也此烏不亦能請上方之劍者哉 纂要楊
繼宗會郡城飢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遂不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五

開白司道竟自發倉賑之有仇家韓某補本省叅議
陰拾其短劫敗之韓就任卽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
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白
巡撫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晴奮翅飛鳴若詈辱之
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韓紗帽
碎之韓方駭異返駕事因以寢 述異記宋元嘉初
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
擒歸獻王養之小者口爲人所裂不能飲食大者含
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

加精養大者羽翼先成每翥冲天小者未能飛大者
終不先出留飲飼之又于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
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隋書五行志煬帝大業
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
被水陸禽獸有堪斃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不可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
爲瑞曰天子造羽蓋鳥獸自獻毛羽 泰州志元祐
初張次山知泰州素多才辨常有鶴集戒石前若有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六

所訴次山諭鶴使先飛令兵官隨往鶴止一大木上
蓋降側有烹其二雛食之者卽以其人至鶴亦同至
次山爲斷治鶴始飛去 淮安鹽城縣有和嶺者素
好生一日遇獵人得鶴數隻將烹之嶺詢其所得乃
掩覆鶴而取諸巢中嶺倍價取而放之鶴方復巢覆
子成羣數月後翎集嶺舍飛遶哀鳴去而復來若求
報之狀涉旬乃去其後家益餘裕 婺源人江嘉以
醫名家理宗久不豫召嘉至一再進藥上遂安先是
城東有古木鶴巢其顛嘉見人緣木得所伏二卵而

下就買之復歸于巢微傷矣越月而鵲生忽二鵲俱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嘉視之有紅藤纏繞根葉猶潤乃栽于花盆中寶祐間公主得漏胎疾嘉以藤和劑進果愈命以官受居京師十年稱疾免歸賜宅一區此與耳談所載一僧見鍋中有童蒸熟鵲卵一枚命仍置巢中曰吾但免其哀號越月鵲鵲生升梯視之有直木一條而彩色甚奇取供佛前一倭貢船過視之售價千金曰此返魂香也 鶴林玉露癸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探巢之卒也街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以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窮神秘苑云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壅開墳爲閣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悅詔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其上故名其湖爲燕雀湖卽前湖也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七

歌有節義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着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寥宇記云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去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雜俎云象久識見其子皮必泣 明皇雜錄云明皇每賜醕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騷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睂目憤怒畧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七修類稿元有駕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林卿子羽有義象之歌內有云誘之既渡見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備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則此象豈供尋常駕列之玩已哉 懸榻篇云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許諭之死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死猶屹立不仆 世說桓公入蜀至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八

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
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斷公
聞之怒命戮其人 南史南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
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
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 墨客揮犀云僧悟空
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
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拔箭墮地而死射者
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橋邊
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三九

袍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
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見全
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搜神記臨川東
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後母自後逐至此人縛
猿子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搏頰向人作乞哀狀直
謂口不能言耳此人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
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天中
記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羣行老者在
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 國史補

云劍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
蓋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
之狀而人心也 蘓氏家語云魏程堅字謀甫南陽
人磨鏡養母母喪哀號樞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
暫輟芻草懸榻篇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
磔所乘馬駿甚威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
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王行甫云劉釗鐵嶺衛人
蓄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
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

見釗爲盜所殺棄死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墓畢人
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決
土及棺死棺旁 又錢良用亦遼人蓄一獵犬獵必
多獲忽一暗夜急躍起銜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
伏無聲已而胡騎至惟良用以匿免蓋胡騎氣動而
犬先覺也有蕭氏食是犬重貨購得之經年犬不爲
用復返良用良用貧貴費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
犬始爲蕭氏用常多獲焉 又浙西某子甲與某子
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食殘無已乙席父產稱饒而

甲常染願航航會甲中盜盡其囊去因誣乙謂其
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爲已贓悉乾沒而乙遂斃獄中
先是乙有高大善鳴墮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
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
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犬忽跳躍
上床墜其喉斷其頭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猶切切
有聲 又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搗
其貨重商又單弱乞施焉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
土中越二日有貴客游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逐出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聖
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悲號發
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于朝
諸僧皆斬是歲何當度僧以是罷不度 南史袁粲
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
兒方數歲乳母携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
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
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見竟死
見存時嘗騎一大髯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
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妾郎向所騎狗也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仕宦爲政惟其公而已然事有出于天理之正人心
之公行之于盛世則上下坦然而不疑若概行之于
未俗則人以爲口實而窒礙不前矣華亭張莊簡悅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先是爲浙江提學初校士命糊
名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遂不彌封而請托覲覲
皆不爲動見聞錄云莊簡公督浙學深得士心凡公
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
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 又陳恭愍公名選浙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聖
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元以監察御史提學南京試
卷明刻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信于人 漱石閒談云清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
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方其督學陝西時憶古者
學校之設本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考試時查係縉紳子弟文理稍通卽行送
學陶鑄或已故士大夫德業表表在人而家門凌替
有子弟堪入學者卽爲收錄而奔競之途不啓 王
忠肅公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事行贖罪法

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差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不輕于犯法

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于罪妻女死于夫非

殺也命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為將有名 肩公見

聞錄云少保胡公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

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

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抑揚之當難矣上是其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三

言不禁 張湛生文輝崇禎甲戌進士在益都令有

異政後值考選得吏部主政凡入銓之後例必嚴鍵

其戶杜絕知交公乃延客如初或謂之曰銓體尊貴

不宜稍褻且嫌疑當避謝之曰見知交即不尊貴不

見知交即尊貴耶且我不懷私雖把臂契舊容何傷

止談風月古人有行之者矣遂延客如初而清白不

愧古人

禽木魚各有介性

凡禽鳥草木皆愛其類故禽經曰林鳥朝嘲水鳥夜

啖志草木者故亦曰草木蕃植曰庶草蕃蕪又曰獨

木不成林皆此義也然而亦有間出不盡然者 羅

頤曰鷓鴣即戴勝即祝鳩也江東謂之鳥曰音小千

鳥能逐鳥三月即鳴農人以爲候五更則鳴曰架架

格格至曙乃止能啄鷹鷂 鳥鵲乃隼屬也古有催

明之鳥名喚起者即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

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鬪不已

樵書一編

卷之十

四四

遜齋閒覽云新州黃梅山有鷓鴣巢于山岩大木中巢

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

雌雄獨留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

飼之 鷓即博勞易林曰鷓必單棲蓋此鳥好隻飛

未嘗雙 山鵲能效鷹鷂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值則

搏 竹鷄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

媒其間而隱身于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之隨聲

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聞而網已起無脫者蓋日

既閉則不復見人 蟬史云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

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周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陸佃曰雉死耿介妬孽護壘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鳴 穀梁記云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胡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惟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詩緝云雉鳩類江東人呼之爲鷓鴣陽變化論云雉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性好時每立更不移處所謂獨立俗云雉鳩交則雙翔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十五

立則別而異處是謂鸞而有別

李時珍云桂爾雅謂之棖音能能侵害他木也呂氏春

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

死故云木得桂而枯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

徐鑑令以桂屑鋪磚縫中宿草盡死蓋桂性辛螫故

也稽含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巔冬

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別木 魏子才六書精蘊

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

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諸榆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

穀不植王南子云凡草木皆畏香聞南方有一大林中如出一香樹諸木盡稿桂丁殺木非獨味辛亦氣香也 名勝志云黎山中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行商在內者解取之其法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瘁其中必有香凝結乘夜月揚輝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抵林木凋瘁以香觸之故耳

鱒鮓魚赤目魚也孫炎云鱒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從尊從必 鮓魚一名鰈魚健而難取吞啗同類力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十六

取而啗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鰈池中有此不能畜魚

奢儉受用之異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
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
白寢所見其敝氈縑被帳布質素嗟笑久之亟令輦
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
謂貪權怙寵歛貲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苛賂異玩
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
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爲誡 歸田錄
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吳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晏劇談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厠溷間
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常燃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澠
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
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
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

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樂善錄云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肥肉爲臠坐客數十皆足圍鹿數百庖人
不暇斷惟旋剝取鮮腴以供膳一食羹凡二十品設
十銀鑊篝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
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日聊以視
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
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餉
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桶貯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吳

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
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唐餘紀傳云劉承勳以善
心計事南唐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
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
不用兵視他國最爲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蓄
以備兵用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勳
任其間出納頗置于是公肆攘竊保大後貢奉事興
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
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氍毹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費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居第乃衰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簪籍中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政不造宅假館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于其中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

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嘲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路公出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 側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運後遷謫卒于崖州 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牢不過數品駐蹕郡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各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百人躬行儉節語率執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食只麵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千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盒盒以朱漆銀鏤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招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爲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
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
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
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
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
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
夫而尚爲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寧非
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
非惜福有福哉 讀書鏡後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聚衆鎗于衣下如環
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
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畜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
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
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
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
士共哂其所爲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
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遂于吳中賜死
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惜福此何不可若吝

齋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
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怪耳而文
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獻
徵錄云劉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恩凌目中已無天子
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
成冬月不煖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
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旦侍坐
有興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誠兩帕四扇令
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還巷楊相
國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
此器耶遠菴有慙色自後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
號類菴一日過魯學士鐸邸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
誕辰將往壽之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曰
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當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
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
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壽祝
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叢說云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至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常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耳談張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美庄肥庫絕不私黨革鎮守裁閹寺清政本日與天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至三

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卽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返曾不以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張蘿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調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貲足遺云桂文襄公尊官爲大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夏文愍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臺雕題廣園曲池之勝勝侍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王

公既而上劾閣嚴嵩專恃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勲階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當嚴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需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籍嵩之家黃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至四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逸不少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矣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已絕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計報所及歎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錫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野俱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授其仲子歸墓會稽之附子崗仁恩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按史異云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買丞相德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己不可得已

蘇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葬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祀字高二分如鐫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奸雄固有好奇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謫降頭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願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已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宜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非先兆與 墨客揮犀云有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鵝卵因携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宜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貓火愈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七

熾其物愈大小頃卽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澥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伴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入獨州治存焉續文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謂當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日熊之爲先既當避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部焚禁亦火

乾清宮焚或問其故孟春日予不曉占書宋時永嘉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萬歷丁酉三殿門樓災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羣鼠盡出縱橫滿堂層累如積更乃畧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忽作風雨聲大以爲怪既而火作并爲燬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通考紹興二十年温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 式如兄云萬歷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八

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樓大廳聚斃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歎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震云烏傷李生兄弟皆列膠庠頗稱長厚已酉歲值督學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惓遣客賣序貢李長公序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廩生或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歲薦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干諸蠶結一赤

爾大如鷄卵持謂其奴曰如此佳釐另存其種明年
冬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
裂火出焚蕩室廬爲之一空蓋十七人遏抑其功名
之報也爲赤雀爲赤鸞豈非火之先兆與左傳所載
禪竈梓慎以融風爲火之始烏鳴于宋社曰出出
嗟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耳談云萬
歷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
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烟所着處千八
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九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
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且天而鶴樓後山
岸舊畝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緣放光如烟竟
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
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又隸章
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
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闔閭人無不見之數日火
發耳日記唐開元間衡州五月頻火時人見物大
如窰赤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
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
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諡文宣王
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
猶存帥袁說反別爲殿祀之常璩曰元封元年使
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投經學故
雲南有漢學基焉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
郡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
樵書一編 卷之十 卒
中甘露降白鳥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許叔
鄩單人以漢元和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
張志誠鄩閩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
教國人滇載記南詔晟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
子廟于國中晉江陳奇爲新泰教諭庠中有老聃
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
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爲配
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爲建廟于

魯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行于天下
庶于報祀之典爲稱 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
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卽署一胥
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卽判
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 名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
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深尺餘郡中童子
初學書必投肥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爲右軍
硯池也 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夷而夢見周公故勅
所在祀周公 羣居解頤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
樵書二編 卷之十 空

今役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衣之冊封
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爲配 予族侄潯江通判則
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
有中爲釋迦牟尼文佛跌坐青蓮花右則爲柱下史
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跌坐控麟轡怪誕不經
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
是亦吾鄙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 曹石霞云
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爲師逮至元中慶路總
管張立道蒞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麟象之設其
樵書二編 卷之十 空

在未置學宮之前也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鄴侯家傳十卷繁卽鄴侯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入潤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爲通州文公贈諸葛亮詩所爲鄴侯家多書掃架三萬軸者也其日行年餘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于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爲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奎

母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 鶴林玉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閭下者今年以來不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閭下親臨其家老好宿賊銷縮摧沮覓亡見喪影滅迹絕非閭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

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驪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奎四

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食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 昌黎集有再上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嘗張燈晏客牡丹會暨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羣侍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
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
退前後花典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
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
遊頓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
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
于襄陽傲睨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
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
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遺三尺童
子齋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
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頗以錢四十萬得
之寵吟弼溪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頓見其詩卽
以此婢及帷幌奩匣悉贈之又戎豎有善歌者頗使
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頓卽多以繒帛
贖行以書遜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
千古佳話也 調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

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勣
之弟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
有觀翟玉妓詩最爲淫褻 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
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
合彈琵琶箏既而更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
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
石未老身溘然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醉
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
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闢佛魏魏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孟子之後一人矣文名既盛其爲人所乞及上書乞
人未免詞多假借不足爲公譽也至悅聲妓而餌金
石乃通人之一蔽骨力如公而不能自拔反以速殞
其軀爲可惜耳

以人為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則是真設不寧之侯以爲之的而射之非僅曰中之可以服諸侯也 史記荑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荑弘乃明鬼神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事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

從而晉人執殺荑弘 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爲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君自待之 史記郅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名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像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獨異志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

俞更舉兵相攻并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狄校尉封都亭侯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狄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鄰聞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蔡床潘餘云在沙苑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傳道邊情警旋取柔餽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琬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忿執
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
躬也北齊書高隆之于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葉苑云葛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蕉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九

南史齊高帝本記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帝即蕭道成
帝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執帝晝臥裸袒蒼梧
王立帝于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欽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一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
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大笑曰
此手何如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
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不中
魏書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
相殺也卅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爲昂城羌首姜聰
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
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
軀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
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耳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一

土香泉香

名勝志雲南建水州樂梁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食喫婦嗜之以爲美 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衆疾又州西四十五里磨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漿蘸漿鹽梅和飲之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千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湏水昔西僧智藥經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薊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內水香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水貢民以爲病罷之太平清話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

叩公跳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潤庭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開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香如米 一統志和州北三十

五里有平病湯泉其水溪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疥者飲之輒愈 天中記下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列子云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壺嶺頂有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瀉臭過椒蘭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味過醪醴 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其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若七十猶以爲天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尹令縣月送水二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痺南陽恒汲水飲之此疾遂愈 列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應天府志湯溝泉西南三十五里水溫不寒有香氣昭明太

予常浴此呼爲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泉 五色線
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
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也 夢林懸解云秦
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
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破簪冠
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 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
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
散帝望陵流涕所需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
流水香潔 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清冽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甘宜釀酒

黃爲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爲最貴焉周禮保章氏
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鄭司農註以
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蠱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
黃爲豐是則雲色惟黃爲上矣 楊升庵云海船候
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
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爲上矣 湧幢小品云
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
吉卽易骸而墓白者凶黑大凶則墓骨亦惟黃爲上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矣 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生時胞衣色黃故
父命名黃圖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
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
雖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爲上矣 呂
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忍
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
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 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
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其形如人面者
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爲善也 宋志月若變色青爲機赤爲旱黑爲水黃
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
爲德也 仇池筆記云勃遜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
枝菊品尤多遜之日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七五

異類與人爲偶

廣異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
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溪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
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虎每持麋
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
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
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
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
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七六

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其家新婦諸
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
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姪憫而收之婦人亦慙
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 王行甫云正德間木
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
渡舟山遭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
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
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
來不可食虎雖虎也故相依坐身畔伺以乳高得虎

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嘴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溪而煥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窰燃火于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鬻于山中不乏蓄積餼糧生二子性俱猛虤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塋成塚曰虎塚云按廣異記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載利州婦人之配雄虎反不見生子此奉化男人之配雌虎反生而爲人豈其稟母氣獨少而稟父氣獨多耶更足異也 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暝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夕復風雨晦暝遂不復見 唐張讀宣室志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裝其背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女曰向者獨處有一夜父長丈餘甚猗異自屋上躍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憊且甚其夜父率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以將曉卽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者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窮其故夜叉曰牛者畊田爲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其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圖中得以歸 說類云博士邱濡說汝州旁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雨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爲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又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九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在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歛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悞犯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常設大會百戲

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夜又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彌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獲一名化陽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雜俎云名 或曰猯獲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猯一日馬化 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猯獲化之子時時相有猯爪者也 黃衷海語云石妖出暹羅峨嵋山疑亦陰精漳人有販舶者偕伴數十薪于山中

崖間石壁可盤漳人袒負石立俄有婦人從石隙出
姿態姝麗非蠻島所有漳人與語媚之迷惑忘反遂
仇讎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
乃導漳人莖茅以居繞舍時美竹踰時即長林蔚蔚
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嶽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
身爲蔽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嶼間也所閱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卽鄉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于中猱者俗云胡孫也老猱爲曾掠老番婦與俱國
人求嗣者必具酒餼祈于老猱猱食之餘縱羣猱食
盡少選猱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卽有娠不然無
應也 懸榻篇三子行脚過雍邱主僧爲述鄉先輩
李公海舟筆記李蓋萬歷間以給諫使琉求者內云
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
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
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馳勉隨去至一石
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又陽縣地多女烏新陽男
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
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
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李時珍曰獾老獾也生蜀西
微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
善顧盼故謂之獾純壯無化故又名獾父亦曰獾獾
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獾大如
驢狀如猴善緣木純化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
而孕此亦攫類而化壯相反者蓋獾能盜婦女以爲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三

妻獨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
物志則云獾生子爲人 一統志辰州府有永平洞
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溪遂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
有一雌者突入田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
臥起既而逃歸 又吳元夫鄂州人寶慶乙酉四年
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
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熊生一子皆人
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 神異傳云廬陵
巴邱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

著絳碧花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澗共
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
正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
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囊
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
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即與絳囊令裹之且云可時出
與乳于時風雨晦冥隣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
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其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碕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四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 後周書突厥阿史那別爲部
落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
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
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
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孥其後各有
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
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堽壑其俗乃謂堽壑爲突

厥遂因以爲號 樊堅志宋時一士大夫自浙西赴
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楊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
妻孥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
秩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
罷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饒涎
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嗅之不應黎明衆僧聚觀大夫
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
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
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畔數口水入水底爲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公五

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澁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
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
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
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熒煌花旛間列及
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
旋不肯返歸綠衣苦見促我故緊抱廊柱彼毆打天
曉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遂爲夫婦
如初蓋綠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兗擇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
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
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爲侍從官以侍從重職
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難
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
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公六

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
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爲祖父子孫原屬一體
安及體鬼禍及子孫理所必然即如周易一書雖曰
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
于象者爲多况以先人體鬼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澁
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墓之不慎至禍發而
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剝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
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遐平
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積徒殷勤而延

各手厚幣以聘高術卒之當面錯過牽釐千里至于
勢力擾掠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坐域或紊亂一
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已天且棄而去之何地
之能福人哉 按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
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降人曰秀才但行
吾遣妻兒往母處卹其矢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
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
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
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六七

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朝野紀畧云餘姚謝
木齋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墓祖父母值冰雪不能
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
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爲
各相欽名營墓卽此地也 蔡虛齋作何叔印傳曰
何叔印先生喬新爲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葬地
有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墓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
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葬吾
父吾不忍爲也 程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治起家爲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術延之踰
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之業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僞使其治之諫如張翁家議圖承若以禱者因
眺其山木之美而曰我治方乏炭此可竄以得貴張
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繕數月而畢墓事
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僭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
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爲直
當幾何曰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
邀張翁而館焉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張翁告歸復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張正堂燕之酒五行釐錢緡三百貫緣于篚酌酒而
告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
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于三萬過矣此惡敢
當國瑞曰不然塋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人
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諸張翁卒辭曰當時固已
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
耶詰曰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
致之密召其子昇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
者聽于天可已由何叔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 予又考朝野紀畧云餘姚謝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投福建布政司都事廉謹有守閩賊鄧茂七作亂欲脅漳州民號于衆曰不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怙愾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士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成歸已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州得免于難瑩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人以爲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墓之中途者應卽瑩也有人事然後有天助人當返而求其本矣 閩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莊夏墓父處相傳舊有墓者若有鬼物二壘而三推之便作人言曰此莊某墓及莊墓畢鬼大抑掄卽其人矣後于光宗時爲少師更名錦繡御書賜之 見聞錄云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壘期相值久不尅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洙談錄云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大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冥達者也 補筆記瀕海素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墓其親至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于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以觀見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常預薦推恩授假板立則連與十餘郡爲朝請大夫致仕立儀立賢皆朝散郎徙居廣州鬱爲仕族至今謂之龜墓梁家

石闢水閘

馬氏目眇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闐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闐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日沉汗池中以軸沉溪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闐于池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闐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礪或觸礪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異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輻輳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石能跳躍則其能闐可知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

平縣何衡里田畝數千百頃當舜天無雲田中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一水闐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還故處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日滾塘寨一日闐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俟旦其二水一涸一溢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

人始知爲水闐也 周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闐西征紀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闐而西流五行中和二年汴水入于淮水闐壞船數艘 文獻通考唐明皇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闐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彙苑天寶中有術士孫甌生者以技闐能使石自闐草爲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召入禁中 搜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嘆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水入建鄴

市

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藥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漢書王君公遭亂不去僮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注云僮謂平兩家買賣之價 漢桑弘羊洛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賈豎 漢灌嬰雖陽人以販繒爲業從高祖滅項羽封穎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終侯爲丞相楊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九三

非他處之比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值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 丹鉛錄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器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器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鬻鬻鬻以力爭鬻以口爭交市之地必爭故禁之則鬻之爲市其義從來遠矣茅止生叢談云漢時尚賤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以得商賈幸矣市人子孰不翩翩章甫耶 後漢書古者爲市一日二合周禮司市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孔奮避兵河西寶融請奮署議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三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謂之槐市 又楊州人無貴賤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 杭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 高士傳毛公薛公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四

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爲賣雞毛公隱爲博徒楚國先賢傳熊宜條隱于市南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九百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虛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瘡如瘡間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疾稱故止名曰亥 天中記梓州易玄子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于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買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爲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 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市有斷馬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驟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雜書二編

卷之十

九五

盡槐根高番禺海邊亦有鬼市 朝野僉載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嗣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家財巨萬入內梳洗被服極鮮屏風璫褥無所不美景陽曰主人卽快活何爲不能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師古曰僧者合會一家之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呂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舅也學于子夏 三輔皇圖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中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閭帶閣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開廟市非無所本矣

雜書二編

卷之十

九六

彩鳥爲文明之象

舊唐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
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
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
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而翼而鳴
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位殆不
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
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贖雖名冠一時但恨
其位不達耳拾遺記云吳張承家有鶴羣飛入雲

樵書一編

卷之十

九七

占者曰鶴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
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後承生昭元輔吳將軍
唐年補錄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
簷戶及長駢脊屋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爲留後
子孫相繼一百年邱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
予肄業學宮童子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池北鴈鴈而
小似鳬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門顧馴擾
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一友往觀焉謂之曰
此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予所謂隨

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

南隔山越河胡爲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濬果首舉

于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謚文莊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子陽旻

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二日李與

同輩入學晨容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

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一日乃去衆以文明之兆東

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

覽德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鶴志催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九八

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

倚湖樵書二編卷之十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嘉梅全校

孤經

菱花鏡七星劍

雨工似竿

善哭其夫

蝨斯

樵書二編

卷十一目錄

一

倚湖小築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嫵婦

婦人之笑

社燕社魚

髮

字義

多女少男

水之異候

冷暖泉

門生

秋

保叔塔

線赤豆神奇

不畏強禦

龍鳳亦有凡近者

水火治病

動植之物報時

諸葛武侯遺蹟

樵書二編

卷十一目錄

二

倚湖小築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戰勝不用兵刃

月因地異

以少少計勝敵

孤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書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穀傳爲小經此或以簡帙繁簡爲次第也近人以禮記春秋爲孤經蓋以誦習之者較少耳然孤亦有大之義與唐語暗合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

樵書二編

卷之士

一

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于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閱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朱平涵云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摘一十六股配題頭緒茫然至刻程文簡畧殊甚名

雖搭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稍左卽便點落永嘉教諭雅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崖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臣道每至挾一二新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是也如舊爲宰庠則易宰周公之類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競向給事乞題卽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春秋傳題以傳語而配

樵書一編

卷之士

二

之以經以傳之年月爲主不從經之年月也若位置一差則習經者無繇識認而難以行文矣天啓甲子春秋傳題錯于位置習春秋者閱稟監場御史御史云此時無啓簾請問題旨之理各以已意行文而命分閱者勿拘可耳崇禎己卯章給事正宸以鄉會麟經之魁出典湖廣試命春秋題亦錯如此其難也康熙庚戌蔣太史超具題革去傳題止存單合然後春秋之舊藤廓然一清

菱花鏡七星劍

古人以鏡爲菱花或云鑄鏡爲角者六以象菱花之形然何以鑄鏡獨象菱花之形乎且右軍所書扇名六角不聞卽名菱花扇也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爲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形頓生所以取義于菱花也仇池筆記云菱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故芙蓉而菱寒耳 凡鑄劍者多然其文爲七星意謂取其借北斗之形以壯威耳然而亦有說焉斗杓之所指爲建建之對爲破凡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兵之法須坐建以擊破不可坐破以擊建故鑄劍而飾以七星者明乎劍鋒之所向人不得而逆之耳

雨工似羊

孔子辨兆雨之鳥曰商羊穿井而得土之怪曰獫狁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中見一羊持其鬚得珠而食之還問張華華曰羊乃癡龍也異聞錄云柳毅于涇陽見婦人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牧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也唐五行志云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然則主雨者果多似羊者耶白澤圖曰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四

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夫羊不見雨而雨工反多似羊又何解也

善哭其夫

左傳及檀弓齊莊公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植即杞梁華還即華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明日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植之有罪

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

與下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夫不受郊弔而返于室此

所爲善哭其夫也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于路

黃尚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樵書二編 卷之五

也夫舉動合禮而感于人此所爲變國俗也自孟子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之言一出紛紛附會列女傳齊

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

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投淄水而死

崔豹古今註曰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植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

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

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經傳並不載

城崩之事卽樂府諸書所云城崩亦止杞都城耳宋

吳邁遠杞梁妻詩所謂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

微貫穹吳高城爲隕墳是也後世轉相傳說遂云哭

倒長城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今四海枯

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

烏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

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覓飢覓相逐歸陌上少年

莫相非趙武靈王築長城秦始皇大築長城皆與杞

梁之死後數百年豈相及哉 左傳齊莊公將伐衛

爲車五乘之賓杞植華還不與植耻之歸而不食其

樵書二編 卷之六

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美

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

食乃行觀此則杞梁之死義乃其母溺而玉成之矣

杞梁妻既死之後其妹朝日復能寫之以新聲而傳

之久遠抑何閨淑之萃于一時耶人知杞梁之有妻

而不知杞梁之有母又不知杞梁之有妹也故表而

出之

蝨斯

蝨斯之咏止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乎推而廣之陳藏器云蝨斯與蚯蚓異類同穴爲雌雄五月五日候交時收取夫婦佩之令相愛媚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可以補關雎之未及矣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則漢之廣江之永可以補汝墳之未及矣予觀詩人引物入咏但取一節之似而不深究其全體如麟趾麟定麟角以比公子公姓公族似也蝨乃蝗蝨之類春秋書以記災是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下至不祥之物也但以生子衆多而况之后妃之不妬忌自後人觀之不幾擬非其倫乎青蠅以指譏人鵲以指哲婦似也若貝錦是亦天下利用之物也但以文采外炫而即况之以萋菲之罔極不亦過乎狼之爲物無一可取凡書所稱狼顧狼貪狼藉狼戾狼狽總非善狀以狼之跋扈彘尾與周公之碩膚赤烏以其相反者而相參也若後世咏及螭龍而欲以罪東坡又何爲哉

蜘蛛蚯蚓蝦蟇蟋蟀

王荆公字說云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李時珍云蚓之行也引而復申其蟻如丘故曰蚯蚓字說又云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所雖或退之常慕而返故名蝦蟇卑雅云蟋蟀陰物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蟹帥之爲蟋蟀帥能帥陰陽之悉者也知而誅邱而引退而慕悉而帥四義似巧鑿寔出天然他如知君臣之義則蟻字從乎義調聲音之和則蜩字從乎調效小火之焚則螢字從乎焚皆堪深味者也予又推而廣之蜘蛛常能孕珠守而抱之不脫且其腹亦圓如珠知珠如知縣知府之義故名之蜘蛛蚯蚓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而通經絡其屎爲六乙泥堆積如蚯蚓而性復引氣下行故名蚯蚓三足蝦蟇入月則退而慕之兩字亦可以概之月令夏至之後反舌無聲反舌蝦蟇也若反舌有聲則倭人在側蝦蟇擲糞自其口中出此于倭人宜矣蝦言其聲蟇言其形倭人可惡亦如之蟋蟀率百物而入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八

悉七月之詩曰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鵲振羽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
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其身
漸漸自外入內不特帥百物而入之卽人民婦子亦
悉帥而入之矣 又推而廣之李時珍云蛺蝶輕薄
夾翅而飛葉葉然也蛾美于肩蝶美于鬚俗謂鬚爲
鬚故又爲蝴蝶 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蜂有禮范故
謂之蜚蜂造蜜螳而皆成釐故謂之蜋 蟬蟬俗傳
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此妄言也蟬名齊女亦云是齊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九

王后怨王而死故化 蛭螭兩臂如斧當敵不避得
當郎之名其子輕羈如綃故名桑蛭蛭 蛭音蟲在
案鵲好食窠中之子故名鵲苑

嫫婦

異物志云昔有婦嫫織姑媯之死爲嫫婦歎其膏以
照讀書紡績則暗若晏會歌舞則明此獸名嫫婦者
也酉陽雜俎奔鯨一名謂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
丈若鮎有兩孔在腹下如人取其子者岸上聲如嬰
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嫫
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
則暗照飲樂處則明此魚之名嫫婦者也古今註嫫
婦一名秋吟蜚秋初生得寒則鳴吳濟南人謂之嫫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

婦此蟲名嫫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蕪草見之則令
人睡一名醉草亦呼嫫婦箴出南海也此草之名嫫
婦者也是何世間嫫婦之多或爲獸或爲魚或爲蟲
或爲草彼催畔之鳥絡緯之蟲守宮之槐護門之草
相去又何如哉予以爲本草凡魚獸脂爲燈皆損目
歌舞飲宴其用力者少故覺其明若誦讀則字字
關心紡績則絲絲經手則眼魔而燈暗矣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嫫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
維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是真此獸之惡力作者矣

此傳者之溪文也段公路北戶錄云鯢魚如指長七
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 北戶錄睡菜五
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爲鹽
菹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
亦名却睡草

婦人之笑

唐人詩云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京白玉床言龔
光好笑而麋鹿走于姑蘓也又云回頭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言楊妃好笑而輦鼓動于漁陽也
乃妃已不好笑必見炮烙之刑而後笑褒姒不好笑
必見烽火之戲而後笑吾又安知不好笑之爲是而
好笑之爲非如息嬀入楚不言何況于笑而唐人詩
曰細腰宮裏露桃新默默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下綠
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蓋責俳諧者之意也予謂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二
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婦人之笑多在于笑也史
記箕子過殷墟欲哭則不敢欲泣爲近于婦人是婦
人之性多善于泣也諸笑人以一笑而傾人城杞梁
妻又以一哭而崩杞之城是婦人者笑又不得哭又
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諸婦人以長舌而喪
人之國而息嬀又以不言而喪兩國是婦人者言又
不得不言又不得左氏云尤物移人又曰溪山大澤
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則但問其尤
物何如耳不必問其笑不笑言不言也

社燕社魚

陳藏器云嘉魚出于丙穴李善註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鴿知夜半鵲知太歲蛇知巳日魚豈不知丙日乎予嘗考之燕春社來秋社去故名社燕而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是燕與嘉魚皆能知社者矣按立春後第五戌爲春社而稽含社賦序云有漢下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是取社之法各有不同以戊日爲社故云燕知戊巳以丙日爲社嘉魚知社豈不可云嘉魚知丙哉戊可以兼巳故言戊遂可以不言巳丙可以兼丁故言丙亦不必更言丁耳從而廣之魚腸謂之乙燕呼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燕尾豈不可謂之丙燕與魚其共溪于天干之學者哉 雷敏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淮南子云燕入水爲蛟蜃陶弘景曰食燕肉者入水爲蛟龍所吞李時珍云燕或蟄于井底而所禱家用燕召龍他如燕窩之聚于海濱石燕之飛于雨候燕之與魚其相得而益彰者乎 夏小正註云凡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三

氣在背故升陳眉公云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益州記云嘉魚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嘉魚固與衆魚異趨哉來子曰此嘉魚之所以爲嘉也 燕知社魚亦知社謂魚與燕類可也雁隨陽魚亦隨陽謂魚與雁類可也 柳州有燕泉以燕來時泉生燕去泉涸則此泉亦可名社泉也 說畧蛤有三皆生于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故梁元帝謝齊蛤蚧啓曰崔文始化燕羽猶在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四

周吉甫云予市上見燕子魚與燕無異不敢買食問之老漁曰每八月或網獲之不能多得其味甚美則燕與魚果有合而爲一者矣

髮

陶穀清異錄云世有十樣物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
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觥七泗魚漢八打狐人
九禿瘡十酒禿十樣禿首皆謂之佛不知何旨按瘡
臺山九邊考云土魯番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手
髮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又陝西通志云
髮塔在山丹衛治東南隅洪武二十四年取土築城
得鐵佛五石函函內藏髮又有石爐鐫文曰髮塔因
稱之以削髮之地而山留其形于髮刺之後而石函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于塔就謂釋氏輕視髮乎 昨夢錄云滑屋南沙嘴
立一塔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
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
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抄漸殺焉使兩人對牽
之人自其中往來無礙 異苑云月支國有佛髮盛
以琉璃髮 酉陽雜俎云萬物無不化惟淤泥中漆
筋及髮藥力不能使化又解州鹽池投之各物無不
化爲鹽卽牛馬與人骸投入亦然惟人髮不化而本
草又云人髮化鱗魚則髮又非不化之物矣 南史

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
長一丈二尺帝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便往迎致之先
是二年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
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
如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又三昧
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
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北史于闐國王姓
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其年必儉 志怪
錄云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六
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聞奇
錄云瑯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扁鑰
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下有一穿穴可容人臂
滑澤有踪跡乃作繩懸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
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字義

萬盈數也萬在下爲厲萬在上爲萬無美辭焉是以君子貴乎持盈也一始數也一在下爲上一在上爲下無定詞焉是以君子貴乎慎始也 仁字從人故慈愛及人義字從我故裁斷在我董仲舒亦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 讀書偶見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田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位故農字從辰 維園鉛摘云說文直正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見也從乚從十從目徐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說文眞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乚從目從乚音隱八者所乘載也徐曰眞者仙也乚者化也反人爲乚從目鹵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宋景文祁筆記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新論以金昆爲銀三國志以天上

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石刀爲劬

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有二首六身 古文

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

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比猶

別也 蜀都雜鈔云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譌如

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嘆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

梁武陵王敗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

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

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八

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湯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

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

耶後世臨文亦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唐

以廣明建號而或拆之曰唐去丑口而入黃遂兆黃

巢之禍宋以宣和建號而或拆之曰一日宋亡遂有

北狩之事李順反于蜀中而或拆順字曰居川之旁

一百八日吳曦反于蜀中而或拆曦字曰八十二日

我乃被戈其後皆如期而驗其偶然耶其天實爲之

耶

多女少男

周官職方云楊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前漢書地理志云初淮南王取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近時天下之娶妾者皆歸之楊州豈楊州果多女乎漢書又云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是又以多女少男之言而附益之者矣 異哉班孟堅序地理也曰鄭土陞而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曰趙中山地薄人衆猶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九

有沙邱紂淫亂餘民大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躡游媚徧諸侯之後宮曰燕太子丹喜兵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賓客相遇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燕丹遺風也曰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曰吳自淮南王好吳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夫芍藥贈而伊和謹彤管貽而

美且異風之所靡匪朝伊夕豈必大力者負之而趨哉若僕逐牛飲下效于上行敝筍狐綏風移而草偃所謂從惡如崩下流衆歸者也乃燕丹忠憤養士豈易水之長虹爲蟬螭之莫指淮南好客昇仙豈雲中之鷄犬爲鶉奔之無良而顧以習俗之移人爲一人之作偏乎 後漢書倭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二三女不嫁不妬 尋甸有野蠻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數十妻持木弓以禦盜 抱朴子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

最天下女數多于男焉 埤雅云麋十百爲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交十餘牝小史集雅云狐不二雄麋當十牝 象一牡膏牝三十餘牝者牙纔近尺供送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其穴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 李時珍曰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雄遊牝百數麋鹿屬也海陵間最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齊東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姐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

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 異物志云
高魚似鰐即石斑魚有雌無雄而性姪春月與蛇腎
交化 本草云天下之兔皆雌惟月中兔為雄故昔
中秋望月而孕 范蠡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為池池
中有九洲多蓄菱荷水草壘折為之求懷子鯉魚長
三尺者二十頭壯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三月上庚
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 凡民家蓄鴨一二百
為羣皆雌得一雄鴨游泳其間則皆孕而生卵凡犬
羊豕牛之類皆牝多而牡少鯉魚鯽魚皆雌多孕子
揚州多女少男已哉

雜書二編

卷之十

十一

水之異候
天下之水有以冬夏分氣候者水經注山陰縣西四
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
丈五尺冬冷夏暖 寰宇記梁山縣多喜山有浴丹
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名雌雄井各
物雌雄 一統志知時泉在道州城望仙門內鑿石
象龍以導其流夏至則盈冬至則涸 靖州有燕泉
在州城西以燕來時泉出燕去時泉涸宋折彥質居
郴州剪茅為亭曰燕泉亭 見社燕社魚則中 有以一月分
氣候者寰宇記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黃
衷海語云占城國出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
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乃海
中潮汐之變 華清宮下水左右四竅應朔望不爽
內江鍾影山在縣西二十九里有二泉更流迭至
與晦朔之盈朔相應 有以一日而分或一潮兩潮
三潮四潮者 南漳縣西有潮水一日止一潮 蜀
青城山有延慶宮西有甬道觀其南有六時水于陽
時則洒然而下陰時則無晝夜凡六時洒水雲爰七

雜書二編

卷之十

十一

蘇云黃帝命甯君爲五岳丈人獄神一月再朝虛中
洒水以代刻漏一日六時洒水上無泉源下無流注
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祝而引之自東自西
隨香而洒可移數步之內 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
湖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 吉安永豐縣
有泉曰沙井一日三潮湧水移時復乾溉田可數畝
號曰潮田 饒州鳳遊山麓有石竅可尺許日常兩
潮其出洶湧其收盡涸 贛州府治興賢門崇真堂
其水每日三潮滿溢井口 江西興國州有三潮泉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一日三湧 侯官縣應潮泉在雲峯寺廣一二尺水
纔數寸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少差 京山縣有潮水
泉隱于石一日兩潮潮則有聲如雷水卽汎溢候頃
聲息水退 郴州浪井在黃岑山其水一日三潮
又潮泉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一日三湧三退若潮候
然 湖廣寶慶府新化縣黎山有巖每日三潮高起
數尺不爽 廣東連州城南有潮泉其泉晝夜消長
與海潮相應 九華山有潮泉一日三至 廣西天
河縣有三潮水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可以旣

田民受其利因名聖水 巴東縣有三潮水石澗之
中一日三次如潮湧者然 南川縣有三潮泉早晚
應潮候者三每潮至響聲如雷春秋分其潮倍常
雅州北百四十里山谷中湧泉溪不可測一日三潮
風浪如雷 綏縣有三澱水卽羅甘溪也其源出于
古井每日辰午申三潮不爽 武隆縣有信水在峽
口其泉如沸水與江等日有三潮每至則高尺餘
雲南安寧州西羅青山上有海眼泉相去數百步一
日三潮 張佳循遊記云予遊滇安寧州溫泉聞西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時正午
時亟渡溪而陳其所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澗土人謂
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
見耳 廣西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
麻哈州西銅鼓山麓有水晝夜三溢不愆其候 馮
時可云滇中曹溪寺有碧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
午酉三時水必漲滿 鷄籠山下澗中數十處累石
若人功朝夕湧泉如潮 廣東始興縣東有潮水月
朔卽漲至晦卽減 漢中府城固縣桃溪澗在縣治

西北水自洞出一日數潮其聲隱隱如雷 貴州婺
 川縣龍泉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
 漲卽渾濁人莫能測 廣西思恩軍民府有湧泉井
 其水一日三湧 若福建遷安縣白鶴嶺有龜鏡井
 潮退則泉滿潮長則泉涸每以爲驗此又應潮候而
 與潮正相反殊可怪 至于水經注涇水東流與斟
 水合水道源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十
 竭信若潮流卽始興記所云斟溪也 貴縣有潮泉
 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饗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圭
 神爲澄瀾公唐設瀾水縣于此至宋廢 劉汝楫云
 聖泉在平壩衛西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登五里許當
 疊嶂巖中一泓自罅中迸出匯爲方池每日潮汐
 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之半而
 止通晝夜凡百次舟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
 貴州漏鈞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外有四川瀘州
 安樂山其泉有形無水遇旱祈禱則泉湧流或一壺
 或二壺得泉卽雨 婆婆泉在思恩州北五十里其
 泉常隱不見行人渴呼婆婆則水湧出不更奇乎

袁半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
 穴各天井土人于春首視水之盈涸以下歲之豐凶
 見水溢以爲吉其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
 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一泉出焉一溫一
 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冷暖泉

水經注含涇縣南湘陂村有圓水圓廣可二百步一

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緣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

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溫涼亦異 南昌奉新縣九仙

山北有溫泉池池上有亭其湯一溫一沸湧出道間

往來皆得浴焉 寧縣黃龍山有冷暖水其泉共脉

一暖一冷相去數尺 廣博物志廣陵城中有一井

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而甚芬香

一云在吉安府城中

南雄府城北三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一熱 南康建昌縣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其

溫可以燂鷄豚冷者常若冰壺流出數丈外始復爲

一雫都縣東紫陽觀內一泉間日甘酸甘日汲以釀

特美 大庾縣涼熱水同源而異性熱水池圍二丈

餘深尺餘流四步而合涼水東入章江 都穆云茅

山法堂東有陰陽井予往觀之井二穴而其一水以

其氣分寒煖故名 羅浮山過水北得白水山山有

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

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

之然後調適可浴 登州招遠縣治東二泉並發一

寒一溫好事者登石爲池引二泉注焉以便沐浴搆

堂于上名曰德新又寧海州東四十里有龍泉文登

縣西七里湯泉東北六十里有溫泉皆寒溫二泉

並發者 句容縣有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

熱熱可滷鷄皆有魚魚交入輒死 崇寧一大井以

片石開二竅羣其上一竅汲以造錫一竅汲以爲染

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 登州福山縣有奇泉

從石孔湧出味甘美冬溫夏冷 平涼府保巖山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八

陰有溫冷泉半溫半冷有疾者沈滌卽愈 清水縣

東東山之麓有湧泉二脉其上泉甚溫下泉甚熱

真定府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湯池俗傳昔吳王經

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旁卽有冷泉噴出至今兩

泉一溫一冷 巢縣東北一十五里有二泉名半湯

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

冷觸熱則急回唐羅隱詩飲水思心知冷暖濯纓人

足識炎涼 丹陽縣東南二里有雙井最古相去數

尺南者色赤北者色黑又有沸井共四井二清二濁

鴈湧滾沸晝夜不絕 池州東流縣東歷山上有二

池其一嘗乾雖久雨不停其一嘗溢雖久旱不涸

撫州府城西三十里有池池中有伏石分爲二流其

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 衡州府桃源縣西北湯泉

常如沸湯旁又有水泉人謂之陰陽泉 廉州感縣

有溫泉夏月則冷冬月沸熱風疥瘡氣飲之者皆愈

湖廣荊門州有二泉源出峽山之麓分爲二派北

曰蒙泉南曰惠泉蒙泉常寒晝夜兩潮水溢數寸惠

泉水常溫 江西上猶縣溫冷泉泉自山溢達于江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濱瀧而爲二一溫一冷 圓泉在郴州永興縣中暖

半冷冷處極清暖處極濁 四川開縣三潮溪水日

常三潮冬熱夏涼頗爲神異 攸縣東溫水泉其水

冬溫夏涼 耒陽縣湯井有二泉其水春夏溫和秋

冬滾沸

門生

霍韜行實云霍渭崖韜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爲座主

後已丑文會試考官亦不認三百人爲門生其言曰

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

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陳讓字以禮晉江人舉

省試第一尋第進士推官紹興諸生素詞其文及至

爭進門下時有禁有司不得私受門生讓嘆曰吾豈

以是阻士子嚮往之心哉欣然延接躬訓迺之得其

指授多成佳士讓後拜御史疏劾巨俠劉東山之奸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又諫阻獻陵遷葬直聲大震爲時名臣 筆談云晉

崔洪爲司空薦郗詵以自代因事劾洪洪曰此挽弓

自射矣詵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司空哀逢舉荀爽

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由霍渭崖陳以禮二

人觀之一則不認門生一則直認門生而皆不害其

爲正誼也由郗詵荀爽二人觀之一則不認舉主一

則厚認舉主而皆不害其爲正誼也君子惟其正而

已 薛方山云羅景明因李西涯處于劉瑾張永之

際一言願削門生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今言

云方遜志在翰林寵仕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
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喉人論西楊子
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
武功爲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
永嘉貴溪亦類此王行甫云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
自負者爲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故欲以
垂戾自明其無德于斯人其視陳戶牖之于魏無知
何如 讀書鏡歐公與尹師魯薦子美俱出杜祁公
之門歐公雖貴不替門生之禮柳子厚云凡就門生
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
誦此言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秋

月令四月之第六候麥秋至杜子美云歸路翻黃
陂塘五月秋是以夏爲秋也竹譜竹根曰竹鞭以鞭
行時分芽露白月爲春及于外苞內實冒土而生爲
秋故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六月爲臘李
太白詩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是以春爲秋也
椅錄云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以歲八月入日爲小
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旣而諸橘已黃千林已盡乃始
傲然冰雪中着子甚繁春三三月始採之亦可愛此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亦以春爲秋也歲中會計一年之禾黍大熟謂之有
秋是以冬爲秋也管子曰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
事且作請以十五農夫賦稅鉅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纈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然則秋具四時古賢蓋先有
言之者矣詩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是以日爲秋
也凡物始生爲春成熟爲秋故一年謂之一秋唐以
太子生辰爲千秋節是以歲爲秋也而列子之荆南

冥靈以五百歲爲秋莊子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
秋焉詩含神霧曰秦地當仲秋之位是不特天有四
時而地亦有秋位矣

保叔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叔塔因錢土俶入朝作此以
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保叔不知者有保叔
緣何不保夫之句予嘗疑之錢王俶入朝時尚有復
歸之望且國主何得遽以名稱塔卽云尊天子豈有
非君前而卽自名其主之理及考西湖志餘此塔名
實所塔乃吳越王之臣吳延爽所建九級後崩咸平
中僧永保以目背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
有戒行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蓋原名寶所而以保
燕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師叔重建寶保字音同而以叔加之耳 紀畧云吳
延爽建保所塔屢復屢燬弘治中僧可勝重建一夕
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斤腹中白子
數十枚

綠赤豆神奇

綠豆一物載于本草其性甘寒而解毒一切瘡腫之類傳之則有効非有大神奇也 蓋臣羣芳譜云同年友唐公諱之襲號抱一西粵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某江轉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之一家煮豆氣味四達兩隣對門患病人聞其氣輒愈此一綠豆耳而何神異至此拾遺記云東極之東有傾籬之豆見日即傾葉食之歷歲不飢豆莖皆大如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指而綠色爛熳數畝此非又一種綠豆而神異者與杜陽雜筭云靈光豆類中國之綠豆其色殷紅而有光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鷄卵其中純紫重可盈觔啗一丸甘香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此非其類綠豆而神異者與 孫公談圃云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菜豆兩粒服之遂愈則負菜豆而神奇者矣 晉史郭璞行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收康不信璞促裝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

統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諸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毋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田家五行云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煮赤豆粥大小人口皆食之在外之人亦留分以俟其歸謂之口數粥亦驅瘟鬼之意歲時記云某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赤豆粥厭之龍魚河圖云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勒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日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癘神驗又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疫亦不染夫豆既可驅之爲鬼又可食以祛鬼則豆真神奇物哉

不畏強禦

西樞密談錄云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
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
爲僉都御史其卒也爲誌其墓 正統初范理爲江
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
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
爲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見世之得志乘時而
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宣德錄
云王忠肅公躬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三

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閭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
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
賢之 予師劉乾所先生饒長以部官忤魏奄及中
貴兩謫賜環後主楊州鈔關時謝青墩陞自南冢宰
轉北冢宰氣焰甚赫其紀綱押行李到關關法必序
舟先後之次紀綱欲稍先焉先生卽朴責之既而予
省浙江提學催陞司官各舉其人陞曰浙江主學政
須強幹有力者去手書先生名而定之蓋兩有古人
之風云 又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

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

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圭未嘗形于詞色

正德甲戌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吏部尚書楊

一清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

不聽貶昂休寧縣丞到任未期月陞應天府推官時

右都御史王雲鳳上一清書內言雲鳳在山中聞留

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

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于人一等矣 鄞縣居大山

知吉安府時王尚書在朝諸子稍橫于里中大山悉

樵書初編

卷之十

三

收其蒼頭助虐者置之法諸子後亦折節改行爲雅
士尚書深德大山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于人數
不蔑吾宗者屠使君之教也人以是兩賢之大山爲
福建布政使時旣寧家宰李默爲祭酒買田將樂爲
將樂人逋租過半默囑將樂令爲治之而今故不爲
治默怒囑大山切責令令素以強直不阿雅爲大山
所知大山曰令實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益
游揚之默亦服大山能守正不阿數薦大山人又重
大山之誼而服默之器量 嘉靖間泉州林一新爲

江西僉事分宜相當事家僮作犯一新直杖繫之及入賀見相府中相飯一新且謝曰徵公孰爲我家正法者轉雲南參議同安王三接以戶部主政樞北新關建安李肅愍家孥過檀開關門三接追而窘其奚奴肅愍因此益重之 湧幢小品云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周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 灑水燕談錄云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樸陽主簿陳堯咨庄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嘆曰張子一主簿而如此他日當薦爲御史使召之昭及竟不見 先進遺風云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侄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咎門役門役庸想于州守州守怒封鎖其門薪米不供二孤令從者踰垣乞食于知交徵行去州守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及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其嗣後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于守乃公故禮遇之有加

復特薦其賢能于朝又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進上尚德恒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公在京日諧于公所余一日謂公意爲解之以尚爲余同年故嫌于措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矣予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如此 耳談桐鄉龍翔寺古柏干霄時胡梅林爲督府方以軍興法繩所隸其客某公談星者因請伐作棺具用移文下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爲動忽見請者探首窺于簾內尹大罵無耻貪夫敢擅乞官物吾奏汝胡公竟不能有加 張相國請還江陵尹徵人魯公來謁路上帝旣出藩臬大僚皆會無敢上席者聞尹如此以爲言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父母側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擢

龍鳳亦有凡近者

龍爲鱗蟲之長鳳爲羽蟲之長皆天上靈物希世應祥然亦有凡而可作耳目狎玩者或亦其另一種與鐵圍山叢談云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六七尺痴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鸞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欽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嘆曰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里

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 爾雅翼云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猱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鳳凰杯 桂林有烏鳳如鸛而紺碧髮頭有鳳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谿洞中廣西又有山鳳狀如鸞而鳳喙巢兩江溪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留一竅取食子

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音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野客叢書云漢宣帝記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裴覽翔州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夫鳳所以爲異者爲其罕見且難得故耳今其數出至于萬與燕雀何異安足貴耶 黃衷海語云山鳳出退羅喙首如鶴項足率七八尺翅闊過之能吞衆鳥敵人而啄其腦若刀斧然于大如柳曉 蘓東坡云羅浮有五色雀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里

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僧耳亦常集于城南所居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燭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西事班云嚴林在太平之模村 今廣西崇善縣 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

盤伏良久乃去問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爲獲神之貺若侮褻之雷雨驟至 伊川語錄云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嘗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 戎幕閒談云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若殿奉貞觀中勅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黃冠之徒就詔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嘗捕而脯之亦竟不能神也 沈大招云龍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長僅三寸目睛炯然腹有丹書而無化牡蓋蜥蜴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絨二龍于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聖

器獻之閣下中道風雨僅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宋史程顥調鄆上元主簿常捕其龍而脯之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 唐德宗貞元末資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皋匣而獻之百姓縱觀三日爲烟所薰而死 湧幢小品云慈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龍水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稼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召吏訊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燒故漂浪

爲水望祀河澚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升岸漸近漸縮至于几筵纔長數尺尚發一矢衆矢并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梅傳字元鼎邢臺人萬歷辛卯孝廉知登州因大旱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呼噪罵罵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霑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 湖海搜奇云

樵書二編

卷之十

聖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其地 求雨必召師人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一孕婦踰澗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其妄言婦亦自辨我坊村小民某甲之妻寧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于庭以籠焚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龍自躍開婦已失去楊主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死雨則立降

水火治病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輝頃在泰州見有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殺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近日邊外熱瘧每病則牽人水邊以桶水潑之即此意職方外紀云哥阿島國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各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爲邪氣所侵

雜書初編

卷之十一

五

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昔先君子有言醫亦有奇術但須曉得陰陽二字病有陰陽脉有陰陽藥有陰陽知三者之陰陽思過半矣如前此二術一則治之以水一則治之以火水火亦陰陽之妙理也近有陳姓醫人不問何病專用石膏時人呼爲陳石膏此近於用水者也宋之石藏用專用附子治病時人語曰藏用担頭三斗火此近於用火者也然未免有偏焉六帖云石藏用劉寅俱善醫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

劉寅匣內一壺冰 建康實錄注云元帝渡江時有

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于祖母王氏傳此火并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不能禁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所居爲聖火巷又南齊志云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齋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京師有人病瘳者以火灸數日瘳隣人笑

雜書初編

卷之十一

吳

曰病偶自瘳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願問瘳病以凡火灸之如前復以聖火灸之愈後梁以火德興 一統志河南河南府永寧縣聖水井其水湛碧飲之可愈疾漢中府洋縣治西有聖泉病者飲之輒愈又醴泉在扶風縣唐貞觀中復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慶陽府合水縣有聖公泉能愈百病又溫涼泉在靈臺縣東南保巖山之陰其水半溫半冷有瘳者飲之即愈聖水聖火待美其名稱耳華佗以冷水灌入十斛氣乃蒸出露露乃穴溫床臥而冷汗出瘳瘳之

愈徐嗣伯以水澆房伯玉百斛背上彭彭有氣吳中
名醫葛可久有人患傷寒疾不得藥比可久往視則
發狂循河而走可久就捧至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
出之屢以重繭得汗而解 桓譚新論言漢元帝被
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
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衣裘寒戰而仲
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暖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
環以十爐火亦不言熱此卽莊子所云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水火不得而侵
無書初編 卷之十一 四
之矣 唐史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
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
人往汲若飲病者戒勿食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死
而水斗三十千好人益他汲以相欺詠往者日數百
人德裕爲嚴勅津邏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
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
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 高昌卽交河逢節日
以銀或鎗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
謂之壓陽氣去病

動植之物報時

千歲日至可坐而定況一日之時刻其漏點分寸纖
毫合度固有極人工之巧而天且勿能違者然而天
地自然之節度有不假于人爲者人亦不過因之耳
開元天寶遺事云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牘書
決獄訟常餐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急鳴
耀卿目爲知更雀又于廳前大桐樹一枝至曉則有
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
焉 又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樓書二編 卷之十一 四八
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
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
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考名勝志云值子午二時
猿卽鳴啼 洞冥記云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
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鷄在
影娥池北 雲南南甸宣撫司產叫鷄書夜應時鳴
張佳胤云予遊滇中大華山入聚星堂後爲叢林
香閣閣前老椿圍二丈蒼幹入雲蓋千餘年物是夕
宿香閣上松濤四起宿鳥驚棲忽喧忽寂至一鼓清

林大審如百萬楚師夜鳴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叫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爲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鷄啼蓋謂是也

鳳尾十二翎遇閏生十三翎 空同子云雀孔雛

四月四子五月五子六月六子 猶咬鼠初一至十

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虎咬物亦然 虎每

月望前耳能聽而目不能視望後目能視而耳不能

聽 驢馬駒月初生者行在母前月半生者行與母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兎

並月末生行居母後 象膽隨四時春在前膊左夏

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鷄子日中則正日晏則

偏 白毛烏骨鷄每日以子午卯酉四時其毛翻豎

戟立 猶目睛日暮圓其午豎欽如線鼻端嘗冷惟

夏至一日煖 食物本草兔尾歲生一窠 蛤蚧之

鳴大月三聲小月二聲 蟬蛇膽上旬近頭中旬近

心下旬近尾 蚪蚪月大盡先生前足月小盡先生

後足 人身諸蟲上半月頭向下半年月頭向上

金陵瑣事云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見佛几淨水碗中

一石遂問責否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即賣回回次日

携銀往來兩三度輒增其價主人謂石久塵埋回回

尚與高價因磨洗一新數日回回又至見石磨過大

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

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

天然得也今已磨損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

北戶錄云南中有十二時蟲亦蛤蚧之類大者一

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

愚嘗獲一枚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樵書二編 卷之十 手

此卽所謂避役蟲與然彼云見者多得稱意之事此

云毒人必死又何相懸乃爾也 採蘭志又云南中

有避役蟲狀如蜥蜴一日十二辰其首倏忽變易爲

十二辰狀脚長色青見者多得稱意之事 鼃聲如

鼓夜鳴應更加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卽再鳴也謂之

鼃鼓亦曰鼃更人聽之以占雨 採蘭雜志云薛若

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此卽告之曰夜半不臥

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曰潛心傳

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

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待漏魚 香魚出雁山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盈尺則于潮際生子生已輒稿一名記月魚雁山五珍此其一 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月滿又退之 鰕魚鬚刺凡十二以應十二月每月一骨有毒 鰈魚騰春夏近上秋冬近下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至

黃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有自然水從崖上洒入澗底勝覽云六時洒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洒陽時即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鐘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 名山記云太原府平陽縣有轟轟澗其澗東南有廟下有潭深不可測廟後有石洞澗中有穴望前壚而出聲望後殿而入聲其聲如雷故名 郝郊入蜀紀見云大邑鶴鳴山山如覆釜有石如鶴上有一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洞口約闊三尺深不可測至一氣則一洞之竅開

餘皆不見又有七十二穴應七十二候 驪山泉出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 蔡陵山有風穴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無風 昆吾陸地鹽月滿則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

燕昭王時有長春樹花春色碧春盡則落夏色赤夏盡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 名勝志云洱河上關河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以應月數遇閏輒多一瓣相傳仙人所種更無別種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至

唐詩記事云段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強記多奇篇秘藉嘗于私地鑿池得片瓦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也 陽谷漫錄云張堂言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周俊叔家嘗得十二時竹一根植之家庭歷十餘年節而竹者纔三竹連節而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 芋每月一子每年芋十二子 藕每月一節閏月益一節 棕相應月生片遇閏則生半片歲長十二節遇閏則長半節 茨菰種

水中一葉取十二寔歲當有閏則十三寔 朱草日生二葉朔日至十五日共生十五葉十六日後一日落一葉 梧桐按月生葉一對不增遇閏增一葉

說畧云唐文宗朝有十二玉棋子以按十二時字置水中逐時浮出不爽 徐鳳縮節杖如筆管二十年每年生一節後每年減一節 清異錄云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如辰時花草間皆蟻龍轉已爲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尚在 書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蕉云范文正公家古鏡中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爐器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不可曉 佛林國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于衡端候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釐無失 續纂堅志云周益公在京師見一茶店具紙書岳州圖譙樓十二時牌能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 瑯環記云南蕃白胡山出貓睛石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遍身俱白

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

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曰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會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卽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遂多猫睛而猫睛卽一名獅負仙女上明皇獅負二枚卽此明皇藏于牡丹銅合中以驗時 泰西國人所製自鳴鐘以銅爲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中藏鐵輪盤若干時時轉動一小僧人在下至其時則捧牌漸漸而出其一老僧人栽柱在懸鐘之側凡小和尚立起老和尚卽擊鐘子時卽一聲丑時卽兩聲至亥時則擊十二聲而止此其巧思非人可量矣

諸葛武侯遺蹟

諸葛武侯之事季漢忠之盡義之至宋賢亦許爲王佐之才而稗官小說敷衍或反失其真如借風錦囊之類往往入于神怪非所以尊武侯也其遺蹟流於後世余因歷考諸書之可驗者彙而存之焉語林云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其張翼舒鷲形鶴勢聚列分布宛然尚存映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混漾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碓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

雜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慎蒙云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平野鑿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四方陣法也在牟潤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某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楊升庵云嘗放舟過夔門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陣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溪淵水落後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

右武侯八陣圖

紀畧

雜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次飯卽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四字鄉民以中有寶物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

右諸葛釜

語林云陸法

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

右諸葛鏃

本草云諸葛武侯所止

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日取其甲可生啖一也葉

舒卽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致

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

也今三蜀之人呼蔓菁爲諸葛菜

右諸葛菜

劉焯筆談

云會稽李彭山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扛

竈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

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軍竈

幾字貯府庫尚存右諸葛竈 七修類稿云廣西全州山

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于外手舊曾聞

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右武侯兵書匣 金陵瑣

事云四川趙雪岩先生曾任太守往瀘州江行阻風

數日乏薪令人上山樵採山頂險峻人跡所不到有

鐵船一隻露其半中皆大錢有無字者有文曰諸葛

之寶者因取數羅回忽大響一聲山遂合船不見矣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五

行一兩日岸邊人眾洶洶泊舟訊之乃鑄孔明像者

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告成右諸葛錢 瑣

事又云金陵裕民坊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下

有驅魔二篆字相傳為諸葛武侯所製病瘧者枕之

即愈彼此轉相借用久之遂失 紀畧云武侯初平

南燹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眾各與一磚曰若

輩久苦行役欲過歸耶枕此而臥詎期抵家矣從者

果然今雲南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家也又

天順中太倉州武孟有詩各營為武岡州幕官因鑿

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鼓

聲次第不差既聞鷄鳴亦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孟以

為鬼怪令碎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以為孔

明鷄鳴枕也右諸葛枕 續耳談云雲貴土官堂後中門

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

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焉又苗民家家供祀武侯

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武侯俾終歲

勤勞弗敢居間思叛也若春米則頭作痛云右武侯遺法

湯幢小品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鐫刻此間經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蝦蟇其數皆四蠻中諸葛銅鼓有劍蝕而響亮者為

上上易牛千頭大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借

號為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

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

之者右諸葛銅鼓 雲南府宜良縣有諸葛洞武侯常列

營處嵩明州西南有漢人所築金城城南有諸葛亮

與蠻人歃盟臺潞江府河陽縣金山有諸葛營乃建

興中丞相亮選拔酋長治故之所曲靖軍民府南寧

縣城東有八塔雙井皆諸葛武侯建鑿以厭勝也定

遠縣諸葛山一名獨立山世傳孔明過此令掘斷山
岡左右以厭勝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意
總一事而分紀于南寧定遠 大理府有武侯祭天
畫卦之所名祭天臺又名畫卦臺趙州昆彌山兩崖
間有古刻文印篆世傳爲諸葛孔明之印通志武侯
旣服孟獲回師至白崖立鐵柱紀功 天威逕自龍
關以外皆得名之取孟獲公天威也之語而名之貴
州亮寨長官司在黎平府北司治西有諸葛武侯古
寨因以名之趙州有迷渡市設巡檢司昔武侯築城
其處今呼諸葛城和曲州有諸葛故城丞相初遇大
雄河即駐節于此今遺址存姚安府大姚縣有武侯
土城在縣左却江馬鞍麓上有鐵椿相傳侯開路時
物又賓川州有諸葛城在虎踞山鄉應龍詩何人築
此爰除城營壘猶傳諸葛名 諸葛村在永昌城南
七里舊記云孔明旣擒孟獲移師永昌即金齒司也
司城南西山之下侯嘗屯兵其間迄師還民相謂曰
吾儕皆諸葛公遺民也乃構祠祀之雨暘疾疫者應
其禱滇載記云永昌城外七里有舊漢村其人言語

衣服皆類蜀蓋征南時留居者又其村前小海子內
土阜一區周遭三十三丈隨水高下雖巨潦不能沒
傳爲孔明豎標臺錫慶軍民府有諸葛泉在治南百
四十里武侯駐師之地劍川州有諸葛池相傳丞相
每飲馬其中滇畧云隴川麓川也有諸葛孔明寄箭
山 諸葛草廬在南陽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即孔
明所居舊爲祠以奉蒸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
而移之遂寢 諸葛井在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綆
渠百十道數竟不能盡 武侯遺令盡定軍山因即
地勢不起墳墓溪松茂柏攢蔚川皇真知墓堂所在
山之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
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其表請近其墓立祠沔陽鍾士
季征蜀枉駕設祀營東即八陣圖遺基畧存跡號難
識陰雨聞鼓角聲 右諸葛遺址 蜀記孔明征蠻中十里
刻一石人△形爲之路尚有存者隄爲縣存其一
右諸葛石人 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
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今爲乘烟觀杜光庭錄異
記云成都讀書臺坊曰侯宅內乘烟觀內有古井井

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湧相傳其井

有龍

右諸葛讀書臺 滇考云隋遣太平公左領軍史萬歲

為行軍總管帥眾南征爰就從越萬進兵經馬湖番

山自蜻蛉川過弄棟次小教弄大教弄至于南中賊

前後據要害萬歲皆破之行十餘里見諸葛武侯紀

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遂命左右仆

其碑碑下復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過此為

我立碑萬歲惶惑再拜重扶其碑立之 廣德初鳳

迎蔡拓東城孔明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空

南方民畏誓常以石指梧之 古蹟記云宋建隆二

年曹彬為都諫伐蜀謂孔明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

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

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類敗拆去祇留其中

以祠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

土尺許彬遙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

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

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祀之而去

右諸葛名賢錄云崔與之帥成都授洪谷夢籍田令通判成都

府咨奏命蜀人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告之曰母事

仇讐而忘父母 永昌府志勝云永平縣打牛坪相

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訓農耕

遂以名驛云

右諸葛故寔 宋書殷孝祖傳御仗有諸葛

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祖

右諸葛鎧帽 諸葛武侯征孟獲奏凱回日至瀘水風

濤不能渡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常例必殺四

十九人以祭之則怨鬼自散方可渡也武侯曰吾班

師回都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乃雜用羊豕肉

和麵為劑塑成假人頭名曰餓頭

右諸葛餓頭 通志藝

文畧載武侯著書數十種漢書音一卷六王類苑一

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

武侯誠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

貞潔記一卷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郭冲撰又總

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右武侯書 桂海虞衡

志云南方曰蠻亦曰西南番其蠻首自謂大保大抵

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

尚為武侯制服

右諸葛遺愛 一統志云夔州府有石鼓

在八陣圖對面世傳武侯教陣法處

右諸葛石鼓 一箱領

曰孔明廟中有大桤木相傳是孔明所植故人多採以作藥其味甘香異于常桤卽杜工部所咏孔明廟前有古桤柯如青銅根如石者也梁式如手抄云此桤圍數丈長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然無敢伐者宋乾德五年枯樹再生人咸異之右諸葛廟桤夢溪筆談云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蒼鳴鉦蒼卽古落字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像今術士所畫符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奎

怪則鉦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右諸葛廟鉦緬甸國有孟獲城內有武侯祠又有雪山武侯征孟獲到此名曰剽村石碑至今猶在 李邁庵記云過金沙江則非中原有矣北渡金沙向木邦國武侯設碑路傍有異日皇帝過此句 永歷至此應其識後征緬師旋雷已碎碑 研北雜誌云漢中之民當春月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鼎錄云諸葛孔明終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于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

又于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孔明行軍見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右諸葛廟鼎馬君輝征行記畧云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兵收服騰越州二十五過南甸追至孟州離騰越百有十里爲雲南迤西盡界外卽三宣六慰緬甸二十日班師距蒲縹數舍有深谷相傳武侯燒藤甲軍處次永昌過可瑞山踐踏有聲過娘娘叫狗山以武侯迷路聞老姬叫狗得達故名 蜀古蹟云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乃獨立廟在雅州治東夢林玄解云諸葛武侯出師至蔡山夢見周公故名其山爲周公山立立憲廟于其上 促膝談餘云諸葛武侯手長入尺形細面粗猶如松柏皮膚枯槁文理潤澤 武侯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投而去行人莫測華陽國志亮以南蠻之俗難化乃畫蠻圖以賜蠻蠻其重之武侯子瞻字思遠善書畫見蜀志父子俱載張彥遠名畫記中 張岷峨云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鷄鳴聲適輶軒使者必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銳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奎

有鐫字皆諸葛公手書即索指壘摹勒以上復見曰
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鷄犬皆曰重下寨
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 陝西通志興勢山
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孔明
管戍兵于此後魏置興縣以此山名又定軍山是黃
忠斬夏侯淵之所有諸葛巖 又諸葛壘在秦州東
俗謂下寨城旁有司馬懿壘俗謂下寨城魏大和中
亮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梓潼縣北有葛山
孔明常屯兵此山故名 雲南永昌軍民府諸葛營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奎
其東東嶽堰內土墩週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
下雖盛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碧里雜存云明
高帝削平羣雄兵器精利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
一用餘不復事又有連子弩最為利器天下既定即
收藏不以示民其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
上有鐵挽子挽匣使卻則弦隨之內墮一矢于弩面
乃機則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
刹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
易此諸葛武侯之遺 按三國志孔明損益連弩謂

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雲南
過海縣東南有諸葛山孔明南征駐兵于此 永昌
軍民府有大諸葛堰小諸葛堰 落星村在五丈原
即諸葛營處 沔縣北蓮池畔有武侯讀書臺每遇
花時縣人遊賞 襄陽府城西諸葛亮宅有井名葛
井 黎州安撫使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
鼎新榜曰天威廟又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武
侯所築塚壘壁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平茶洞長官司有諸葛洞在州治南石崖屹立旁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奎
有石洞數丈孔明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 諸
葛嶺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備收荊州遣孔明督零陵
長沙桂陽三郡調賦屯駐于此 諸葛亮廟在襄陽
府臥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 四
川納縣縣有板旗山云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
名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瀘峯每歲蠻人貢馬必
相率拜于廟宋劉光祖詩蜀人所至祀遺像蠻微猶
知問舊碑 靖州城西有諸葛營孔明撫諸蠻駐軍
于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孔明建以誓戎蠻故名

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有諸葛井相傳孔明欲通井絡王氣故爲此井 七縱橋在雅州孟山下孔明擒孟獲而得名 山堂肆考云衡州耒陽縣有石碑乃是諸葛孔明斬雍閭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曰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于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同立碑于右後爲雷所擊惟存斷碑 講事堂在新野學內昭烈與徐庶談訪孔明于此 華陽國志孔明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卽古劍閣道也 萬花谷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七

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門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時之遺址諸葛武侯掘之方驗有篆字曰盤叢氏有國誓蜀之渭以二石柱橫理連接貫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歎燭觸燭時人莫曉後蜀伯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歎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濁字記主兵災申酉歲濁字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周禮有不可通行于今者

周禮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不肯飲藏者聽人取以儆之按松漠記聞言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陞春饗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僕之類次則携壺小亦打樵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女願留則聽之是則仲冬之與孟春金俗亦可謂有周禮之遺意矣不大可嘆乎 黃東發云周禮秋官之屬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其曰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既書于士矣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自相仇殺耶金鼎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肝江何氏註謂民有貨物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償以授之還本後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突

充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畢竟
是漢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朝野紀畧正德中
館閣諸臣論及引鄭玄註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
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修
撰楊慎曰此言何其迂且謫乎苟如此則皇后一月

修養家言有晦
與期御女之禁

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期與晦耳
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乎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充

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
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
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况古者
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禘祫蒸嘗爲禮
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乎是齊
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
經類多難信如此 文獻通考曰王莽興造必欲依
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
所爲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借泉府之說立

五均之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
技藝各白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
貢則是直攫取耳 胡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
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此非武王周公之法也日用
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
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珠襦玉食長夜之飲
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楊
升庵云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
矢直也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鈎金束矢而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丰

後聽之黃米發云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武周酷
吏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
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
氏夫刑不士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 周
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註日誅及三族古者罪人
不孥豈有外三族者之令典蓋漢人下盤室額耳
會而禮不傳亦謂之遇娶而禮不傳亦謂之奔仲春
二月會男夕于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
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夫先王之意矣

戰勝不用兵刃

凡戰間以兵矢之犀利爲上故曰兵甲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矢盡糧絕而張空魯冒白刃李陵所以興嘆耳乃有氣蓋千人勇敵萬夫不待兵刃而出奇取勝者此則孫吳之兵法所不及載也 太平御覽云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耨者是其矛戟也簞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鷄狗者是其鉦鼓也 後漢書桓帝延熹二年燒當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弓折矢盡且闔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擊破之而寇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于是弭定夫斬級至于如是之多豈可謂之不用兵刃哉當其弓折

矢盡割肉食雪之時固已氣吞胡羌所恃不在兵刃

矣予序戰勝不用兵刃應推此爲首也 三國志許

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十家共堅壁以

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敢力

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

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

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

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

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 抱朴子云三國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主

吳賀齊討黠欽山賊賊固懸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每交戰刀劍不能投弓弩還自向齊日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者五千人先登捉楮擊賊賊不知備所殺萬計 呂東萊云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爲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 晉書劉琨在晉陽賊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爲奏胡笳賊流涕歔歔不覺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遂棄圍走 晉

書云劉時常避亂塢壁夏胡欲害之者百數時投胡
笳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
去 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初還巴陵王衛軍司馬隨
鎮會稽時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南史張洸
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
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
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北齊循吏
傅郎基字世業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徵率衆攻圓
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圓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
之日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固
之思何以過此 周書王褒字熊羆齊神武遣韓軌
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冀熊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
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關外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
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 北史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
吹篪能爲圓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
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姬吹篪而乞諸羌聞

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危耶
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姬吹篪 隋
書云達奚長孺擊突厥衆寡不敵長孺將兵二千突
厥十餘萬衆遇于周盤軍中大懼長孺神色慷慨且
戰且行轉鬪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
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俱焚屍慟哭而去 唐書
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吐蕃拔其軍
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
靡于是名蓋軍中 朝野僉載云太宗時西國進一

樵書二編

卷之十

七

番善琵琶作一曲琵琶絃聲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
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徧而得謂
番人曰此曲吾官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
黑彈之不遺一字番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
聞之降者數十國 玉堂閒話云蜀師戍固鎮有巨
帥曰費鐵嘴者本于綠林多使人行劫而納其貨一
日劫村庄繞合夜羣盜至村四面壞壁而入民家燈
火尚熒煌丈夫悉遁去惟一婦人以杓揮釜湯潑之
一二十輩無措手爲害者皆狼狽奔散婦人但秉杓

據金畧無所損旬月後費部內猶有面如瘡癰者費
終身耻之 獨異志云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
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于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
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首掩耳不
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曰若中
賞汝千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
歡呼城上飛動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從唐應順末
自河東改鎮常山承詔詣關會少帝失位與數百騎
欲奔鄴夜與少帝相遇獲嘉東遂俱入衛郡泊郵舍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圭
中時劉知遠從行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
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話方坐于亭廡知遠遣御史石
敢袖劍立于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
推晉高帝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知遠乃解所佩刀隔窓授晉高祖既出有數卒逐知
遠知遠時無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而
擊之人謂其短兵也遂敗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隔垣
聞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知遠審其語則帝所親
騎將李洪信也知遠因呼而召之曰太尉無恙也

坎垣求出其垣剗然顛落有神助焉 夢溪筆談云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
塞圍之數重時塞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
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
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半夜解去

月因地異

月照萬川處處皆同乃光之所射有因地而異者又有因中秋而更異者皆事理之未可易測者也朱平涵云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過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按志云馬陵井每中秋夜月輪正照井底陰晦之夕殊有月光若天時晴朗以幕蓋之光微其下 七修類稿云杭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板地高數丈將顛有一竅尺餘名日月巖惟中秋之

樵書二編

卷之士

七

月穿竅而出他月則斜出竅外 林泉隨筆云浦江有月泉其水晦日即涸月生明則漸湧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故名日月泉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有朔水月朔即漲至晦即減故名與月泉相類 名勝志云雲南永昌府永平縣花橋河水入于銀龍江去縣治東半里每歲十月天曙時輒有白氣橫江上下充滿月色相映蟠旋宛若銀龍有昌平橋跨之長四十二丈高二丈五尺廣二丈瓦亭十有二亦曰太平橋又龍泉在汝州城西南其水瑩潔中秋之夕陰雲蔽

月俯觀泉內是形自若前人詩云我欲龍泉觀夜月崆峒烟雨阻人行 山西澤州五門山形若城墻有門凡五雙門之上中秋望月注射其間故為圓朗他處所無 蓬州資聖寺有金錢井每月明輒有金錢影浮水上 南溪縣桂輪山昔涪翁書大桂輪山四字于其崖壁是山惟中秋見月故名 五臺山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帛障面目下視或見月在水中 荊州興山縣有水月院有潭水每遇天陰月影常現故名 西溪叢話云會稽天衣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為佳處李紳題詩云殿湯全身塔池開半月泉紹興愚禿法聰鑿開沼名滿月殊殺風景可惜也 咸价人嵩門山記云宿盧殿寺曉過嵩門此門每至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頃門若半吞之如手擎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即多斜掩門左右不全見故為特奇

樵書二編

卷之士

七

以少少許勝敵

衆寡之不相當勢也孟子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人如謝玄之破苻堅韓世忠之扼兀術虞允文之勝金師彼衆雖數十百相信然在我猶以千計以萬計也若寥寥數人而頓成大功則誠古今所難焉 後

漢書光武初拔邯鄲拜吳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勸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留以漢無備出迎于路漢即搗兵騎收留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主九

無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 公

孫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塞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入塞 三國志孫策攻劉繇于牛渚營又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

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蜀志關雲

長在曹操軍中袁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焉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中斬其首而還 五代時宋高祖伐范假胡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范率得此盤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來並笑之藩素善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返 後周書云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侯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榭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于原州刺史史歸

爲少太祖遣崇義歸乃星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于近處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于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 宋書孫恩亂遣劉牢之往討以劉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覓賊卒遇賊衆數千與裕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唐書太宗爲秦王時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覓賈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于

樵書一編

卷之十

全

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方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于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斃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遠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 隋唐嘉話云禦建

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驍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取之上曰輕敵者亡以一馬損公非我所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王世充子偽代王琬也帝旌其能將馬賜之 唐書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身以五百騎殿已入三城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謂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 乾符二年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時錢鏐爲董昌偏將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此可一月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
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
屯八百里矣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
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五代梁霍
存初從黃巢果破歸降太祖果立戰功蔡賊張郢在
汴北存以三十人夕犯其營破之 周書劉亮以功
拜大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推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
悅平悅之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
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首以拒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公西

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僞亮乃將
二十騎先登巖于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
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
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羣命二騎日出追
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于是諸州羣賊皆卽歸款
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
祖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本名道德乃賜名亮
并賜姓侯莫陳氏 達奚武委心事周太祖太祖進
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卽便交

朝六級獲三人而返齊神武趨沙苑太祖復遣武
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
潛聽其軍號因上馬入營若倣夜者有不如法者往
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 楊
忠武藝絕倫從魏孝武爲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襄
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
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北門者日今大軍已
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
長生乘城而入弩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金

斯纂以狗城中僻伏後從周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
猛獸左挾其腰右扳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
拞于因以字之 周書韓雄字木蘭爲徐州刺史東
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
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于
募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
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畧首 後周書
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魏玄率儀同宇文能
趙乾等步騎五百于鹿盧郊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

獨孤示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也
之卒與之遇卽使交戰殺傷數十人遂獲馬并甲稍
等永業遂退 南史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
寸便弓馬仕魏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奔宋孝建元
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
爽首與世梟猛成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
反時人皆云聞公斬顏良不過是也 蕭摩訶果毅
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業蔡路養起兵拒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侯安都齊兵入寇武帝遣安都北拒安
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
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
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大建五年衆軍北
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
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
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于弓矢弦無虛發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彼

軍奪氣若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
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
弓兩端骨瑱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
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
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銑正中其額應手而倒齊軍
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師退走九年
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
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
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橫奮擊斬敵甚衆 唐史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
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元和元年討蔡詔使當一
面光顏壁潞水明年大破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
衆不得出光顏設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身
如蝟時光顏子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劍叱之士爭奮
擊賊乃潰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光
顏先敗賊 南史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
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
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拔

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矣盤龍不知乃東西觸
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
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
帝嘉盤龍功送金銀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
卽周公阿杜 唐餘紀傳云鄭彥華福州人少隸節
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攻
福州主將遣卒李典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慕
生得通者彥華請行及絕出城外伏濠邊詰旦典登
車指弘義殺罵彥華操長鈎鈎得典挾以登城城上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 宋史王德字子華通
遠軍熟年若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師姚古會金人入
侵懷澤遣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
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
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
遂呼德爲夜叉 青溪寇軌云重貫爲江淮荆浙官
樞使移師南下征方臘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
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溪據嚴穴爲三
窟諸將莫知所入韓旆王世忠時爲王淵裨將潛行

林谷間野婦得徑卽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
殺數十擒臘以出并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
皆潰 范公過庭錄云忠宣謫于信陽時漢上有巨
賊曰羅斬據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僅三十五里
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僚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
假之衆秦曰無益也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晏
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紫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
問秦曰你爲誰胡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全

耳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
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坦膺謂賊
曰爾敢射我乎賊等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小關
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
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竄走林谷一境獲安奏功于
朝進數官 明之初花雲貌黑而驍勇絕人已謁
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向無不克常遇盜數百獨
戰三日乃擒殺之 永樂中盱眙侯端授金山衛指
揮有倭寇至端與邵指揮分兵出戰邵全軍覆沒賊

入城斷橋兵不能渡端躍馬渡河入西門與賊被箭如蝟轉戰未休賊掠染家布橫于街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之得馳出東門招散兵焚賊舟絕其歸路賊遂大敗王聞祿庭聞述畧景泰己巳也先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舉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任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加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落虜首舉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卒

刈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我知子冠志云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猓狹革里眼等數憚之革賊大管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馬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

兵四起用撓鈎鈎取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一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回提歸二將之殺以祭報國群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聞矣

簡湖樵書二編卷之十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元孫

族裔大夏翔燕辛



取民之法流弊

尸諫 梅梁

農家測天

層樓之外另有虛市

天神現形

樵書二編

卷十二目錄

簡湖小築

自然符印自然方藥

浮山浮墩浮田

化石

有志之士

投崖至孝

泉石草本公而不私

物有本小而特大者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雷能生物

知道者不言命相

古今勝蹟尤可追尋

茶與韭墨相反

因敗爲功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以設官爲戲

遺骨之異

人之元神

樵書二編

卷十二目錄

簡湖小築

取民之法流弊

取民之法多端雖流弊于後代而實濫觴于古

古謂金

疊子云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野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貨物于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充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此法雖出于便民然而流弊遂有宋人青苗矣 洪容齋云隋書志晉自渡江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十一

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人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入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定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于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惟謹至于奴婢牛馬雖著于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值除立歲月坐是招激訴訴無已時矣此乃近日稅契之濫

應至有奸民生事所立文券未幾而卽以匿稅投告

官或謂其有利已而行紛紛多事不堪言矣 通考

日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十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十二

尸諫

史魚尸諫古今流爲美談漢武故事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勿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冀萬一以屍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 嘉祐間殿中侍御史陳洙字思道同知諫院司馬光上疏乞選宗室爲皇嗣仁宗令以所言送中書而光欲出自上意洙曰若俟上自言當在何時遂上疏極陳東漢建儲不早之弊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三

杜喬李固徒取誅戮無益于事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卽仰藥死以自明其無所冀奏下大計遂定司馬光疏陳其事仁宗賜洙錢十萬元祐初尤復言乞除其一子官以旌忠義哲宗從之 永樂間董阜民字德之德興人明經任工部主事質直方毅不爲容悅時同官有被譴繫獄者阜民疾篤恐其罹刑置諫疏于懷死都門上憐其死諫命禮葬之遂赦被譴者夫明主不自開悟而致其臣以死諫其情寔可憫若其事遂行則忠

竟猶瞑目于九幽耳余故列誌數事以見千古原不乏史魚也按裴晉公傳臨終自爲銘志帝怪索之得半稿以備貳爲諫則庶幾乎語不及私者矣若林逋所詠茂陵他日求遺稿尤喜曾無封禪書則又以不諫爲諫者焉

按韓詩外傳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彌子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四

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彌子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三國吳邵曄字溫伯山陰人爲郡功曹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邊遽無以自明曄進曰時今在明府何憂遂詣吏上曄詞皓怒猶盛曄恐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時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時以等皆

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
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
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寔由于疇謹不敢逃
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吏收疇喪得詞以聞誕遂獲

免詔嘉疇節義詔郡國圖形廟室 後漢書靈帝光

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

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飲天下田每畝十錢以修宮

樞書初編 卷之十一 五

室又令西園驛分道督趣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

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

當之官皆迫遣之時北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

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

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

書極諫當世之失書奏即吞藥自殺帝爲斬絕修官

錢 漢哀帝時丞相王嘉以薦梁祖又封還益董賢

戶事帝怒召詣廷尉嘉不肯咀藥自詣廷尉吏詰問

嘉嘉對爲國惜賢無所私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
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
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
死此乃真有史魚之風云

樞書初編

卷之十一

六

梅梁

霏雪錄云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洋洋滿焉如駭異之乃以鐵索鎮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墮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創存故事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七

耳非舊物也 會稽志云梁季修廟忽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爲梁乃梅梁也 金陵覽古云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水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梅梁殿舊州記云淹梅溪昔有梅樹吳國采爲姑蘋臺後忽于此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云名勝志太湖夫椒山東有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至春自則水面生花今之梅樹其可爲梁者甚少而況作太極殿之梁與姑蘋臺之梁乎若夫梅山之樹上

可作禹廟之梁而下作他山堰之梁猶長三丈許固是神物不待其闕龍出血而始爲異也 按會稽志

漢武帝時民以愆旱災蝗祈王筭山輒應乃相率至觀既搏殿少中梁忽一夕風雷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千段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至魏武遣使取之去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而去則會稽勝蹟又不特梅梁也 湧幢小品云梅

湧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時作姑蘋臺伐以爲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木臥湖

樵書初編

卷之十二

八

心水涸不露人由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鼙吼聞數里土人相傳梅龍顯于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至明堂豁見古梅其材中梁取以還都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卽此木 述異記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農家測天

處雨霜露之事老農諳習已久其所測天時止于保
章望壺爲尤確切蓋由來傳習而徵驗之故也 後
山談叢云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
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 鵲助篇云江南人謂社日
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漫瓦次日果大雨 陸象
山云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
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晚徵今
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 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

焦書二編

卷之十一

九

後解凍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
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研北雜志
云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
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則有年極驗
馮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水一瓶以秤水水
重則是年江水大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湯懞小品
云春雪不宜過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
雪報最傷農 羣芳譜云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
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若霜降一日前見霜則知清

明一日前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
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也田家出秧必待霜
止甚驗 十月霧爲沫露主來年水大相去二百單
五日水至須看霧看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 朝野
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二百十日霜必降又曰
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降 三月雪不消則
九月霜不降 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
日皆晴雨則皆雨 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
冬晴此古諺也又有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

焦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

一冬晴康熙丙辰九月九爲戊子是日又無雨故一
冬皆晴 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
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
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
時節節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
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 研北雜志云冬
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鶴林玉露載范石湖詩
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
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爾古來占涉沲說者類賦詭飛雲走羣羊停雲俗三
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燭石燒成香汗曉潤如
洗還婦婦能拙穴居狸有智蜥蜴叩冰雹蟬蛸若春
杆埤鳴東山鶴堂番南柯蟻或加陰石輒或議陽門
閉武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驚與象龍聚訟非一
理不如老農諺影掣旋如鬼哦詩取誇博聊用醒午
睡予乃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甃蓋諺
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有云月如懸
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召自下 夏雲起自西南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十一
者雨必多諺云西南陣過也落三寸 上風雲雖開
下風雲不散主雨 初下霜一朝即止者謂之孤霜
主來年旱連朝以上者豐上有鎗鏃者吉平者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二言此日宜晴也有穀無穀
但看四月十六言此日宜雨也 伏裏西北風臘底
船不通 六月一日一天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順
亭生子沒殺二亭二亭生子早殺三亭

歷樓之外另有虛市

沙門島相聯屬有魁礮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紫翠巉
絕出沒於波濤之表真神仙所宅也蘓子瞻云海市
現滅時在數島上吳興懷蒙曰海市春夏見秋冬少
見大霧後天晴見天陰不見微風與無風不見大風
不見風微急其見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
蘓公見之于歲晚故長歌以志喜懷公見之于孟夏
故窮奇盡變作爲記而淋漓曲暢焉乃亦有不在于
海不必于蜃而平野之中能成墟市亦學者之所當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一
溪考也 太史公天官書固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
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歐
陽公嘗言謫官彝陵時舟泊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
言歌嘯老幼男女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賣果餌之
聲若市井然追曉方止翼日步于江詩曠無人跡但
遙見一蕪城其址詢舟人云古隋地也 汶上縣石
橫泊在縣西四十里周迴三十里每秋水泛漲一
望無際遙觀村落如烟波杳靄中又常有城樓人馬
之狀出于水上謂之水市洵奇觀也 關亭在南旺

詞中高皇六七魯自隱桓以下皆葬于此至今水際
時見烟雲樓臺之狀 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縣今爲
桃城鋪鋪旁一邱高可數仞每陰雨後隱隱有市井
車馬形土人以爲蜃市云 避暑漫抄云嶺表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夜
半爲市正可與日中爲市相對 拂菻國西海有市
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亦此類 廣西名勝
志云瑞象山在來賓縣西瑤光臺記云郡之西山聳
秀葱翠四時寒暑陰晴變態不一當其天宇澄霽修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一

爾與徐洪日朝曉遊雲間出悉爲白象之形宛若生
成奔逐飄逸于西山 說圖識餘徐中行翔恭政
廣西出象洲計此必多象舟人云此絕無象及早行
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趨或臥其狀不一舟人
曰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及日出象果散滅無一存
者 七修類稿陝西郊外忽日起煙霧漸有人物車
騎之形又聞松江春霽時亦復有樹木屋舍 歐陽
少師又言爲河北都轉運使時冬月按部至滄景間
于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聲幾達旦不絕彼處人云

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時有之 郎仁寶云毛翔登
州老醫言土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往繞舟
見城散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
猶可識水際腥膻膈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擒之所
得其多歸語人往查不可尋 山西名勝志定襄縣
或云夏后氏所築又曰趙襄子所築俗傳朝辭時雲
霧之中呈現樓堞 繁峙縣東百里鹵城故廂都也
周圍三百一十一步正東及西南東北呈現樓堞門
內似有人馬現則多兩人在西則現在東不見遠則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十二

分明近則隱沒近東五里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
復見見則幽 名山記五臺山有乾闥婆城卽化城
也每于日欲出時城乃現 自微篇云唐開元未登
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烟霧象籠人衆填雜若市
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
見拾得青黛數十枚升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
式如手抄云建昌府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時幻
出樓閣簾櫳種種諸狀中一少女橫榻而坐畫清人
仙稚穉半開丰姿妍冶代所未有或加足于膝以邪

幅纏之微作約繚迫林之狀紅襦宛然人若迫視則
漸移身即入幃中久之漸隱少頃都無跡矣主人以
爲妖竟錮其室後不知如何 五燈會元有無邊際
樓閣雲 湧幢小品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
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閩書府寧
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南海
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隆巒突兀上有草木人
馬往來貿易閩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
市現于登萊海中而偶見于福寧州海中者如此

雜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閩書寧德縣隱仙嶺地名冲裏中有石室號鬼洞年
豐則鬼嘯景泰二年有彭翁者醉行過嶺睡臥亭中
羣鬼相語具燈燭送之扶翁以歸邑人會同令陳瑄
記予以嘉靖四十二年壬戌四月在筠竹棚蕭家夜
方就寢下床人曰今夜更鼓響亮予傾耳聽之正發
插定更也是夜心事淒涼亦不成寐聞其更更傳遞
甚明至五鼓鼓播俱如誰縶然筠竹去冲裏十餘里
鼓聲在百步之內此予所親聞也非又一墟市與
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建昌軍新城縣永

安村風雪大作夜半若數百千人行聲謔笑哭哭雜
擾勿遠而凝寒陰黑咫尺莫辨窺之無所視明日雪
淡有人畜鳥獸跡流血污染十餘里入山乃絕 後
漢書光武建武三十有二年封泰山封禪儀曰車駕
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
成宮闕百官並見之 月令通考汝南臨汝縣南十
八里廣成陂西垠有小山曰崆峒若九秋三春晴麗
必有毒霧起山崑崙巨數里樓殿輻輳花木爛然數
息而止時謂廣成子化城 嵯庵小乘長沙益陽去

雜書二編

卷之十二

六

府治三百餘里益水中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
可審辨或停駕移晷乃漸散滅 高郵州有一寺講
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輿悉透壁上衣紅紫者
影中幽莽可辨壁厚數尺辰午之間則無 唐國史
補凡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
原以北晨行則烟靄之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
皆天宮雲所說雲氣也

天神形現

帝王之道天監曰臨降左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其道也豈必空中真有其形像哉

清波雜志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訂定九域圖志編類玉章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承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綬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蒙宜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此是何處臣對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果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七

見雲間樓臺閣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卽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曰見人物否臣卽見有道沈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聚約千餘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放于東方稍南人物異

當旌旗翻翻飄飄所持幢高數丈非人世所觀移刻

或見或隱又頃乃隱此蓋陛下恪祗祀事神明昭格

示現伏望宣示史館布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

百僚稱慶隨降詔以其日爲天應節時政和二年

又通鑑載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

臣同張淨盧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于正午時黑雲

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

香再拜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蛇龜不見

但見一巨足塞于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立元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十八

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率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宜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

南史南昌滕曇恭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一桑門曰我有兩

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訪桑門不知所
在及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
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門
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
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

樵書二編

卷之主

十九

自然符即自然方藥

立方合藥以治病此岐黃之傳而醫者之常若夫道
術胡僧符祝法水加之而痛者止臥者起則上古亦
有祝由之科未足深訝至于不假人力而天成之符
篆方藥皆具抑亦異哉所聞矣 吳船錄云自瀘州
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紋有
符篆 名勝志云博羅縣雙髻峯有劉仙壇石壇高
百丈許唐劉瞻修真處其旁生竹葉符鎮壓蛇虎
日華瑣碎錄云峽州玉泉鬼谷子洞前有叢竹葉有

樵書二編

卷之十

十

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 鬼谷先生傳云
楚有清溪在遠安縣下溪千仞其水靈異即郭璞詩
清溪千餘仞者溪旁有寺竹葉上多生符篆文俗名
鬼谷符 名勝志又云雲南縣清湖之西官道中有
石成文如古篆猶色如丹砂號曰地符行人謹避其
敢踐之 丹鉛錄云莆田陳巖山有自然仙篆以紙
摹形類禹篆 四川名勝志云廣安州篆水在州東
北五里渠江曲尺灘下石積平坦冬月水涸積露中
春水生積沒沒不盈尺日光照映金波透徹其年若

登則致究成象猶濛濛波面其見不常那人以之下

歲 丹霞子記湖廣天岳山有石壁篆文 近點蒼

山有赤文島云是大士賣地券字如蟲篆不可辨

南溪縣平蓋山漢真人劉景鶴隱此至魏武時始跨

鶴仙去有石洞深邃不測中有小穴圓如盞有水出

焉山上有木生葉其紋如篆名符葉 合江縣安樂

山有天符葉樹一夕大風雨拔去後得於容子山葉

如荔枝而長上有紋宛如蟲篆或以爲劉真人仙跡

吳天璽神識碑東觀令華駁文皇象書其畧云于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臨平湖邊得石璽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

帝四字于是改元天璽云然則璽亦有自然而成者

豈特符哉 湖廣安化縣有印石方廣百十丈上有

印文遇雨卽現 湯幢小品邑宜以西南丹諸蠻皆

居窮崖絕壁間有獸曰野豨黃髮椎髻跣足裸形上

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

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

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岫嶠神書鼠印合歡註云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

印兩腎相對有符篆朱文九蓮者尤佳以十一月

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面北向子位

刀剖取陰乾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

上入見之無不懼悅所求如心又治烏腋下鏡印

述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慶郡墓廟前一池魚頭間

有印文謂之印鰓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海語云

印魚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拆如解頤

之嬰腦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披餘然上有

黑文儼如篆籀島纂間有獲者必珍藏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雲仙雜記幽燕思先驛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園試摘

服之往往療疾有驗 各勝志云漢夏侯詵侍母疾

衣不解帶者二年徧覓藥方不得天降仙藥于其屋

後桑枝上按訖河南寧陵縣人 扁鵲墓在湯陰縣

伏道村鵲秦人聖子醫爲同輩所嫉刺殺于此祠堂

碑刻列于墓左墳上土可療疾瘡而求之或得一小

丸如丹劑服之旋瘳揮塵新談又云扁鵲墓在任丘

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以攻卜

之許則其從某方取藥如言取出果得藥無勿愈者

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明日俱平壤矣

潞安府襄垣縣仙堂山上有龍洞及仙堂寺山岡有琉璃巖巖中有石如人又有石九圈如車轆環水其中雖旱不涸前有隙地生石子藥丸隨人采取去則復生 將樂縣玉華洞石函有五色石丸光瑩圓淨如梧桐子是赤松子採藥處遺藥救人旋取旋有

登真隱訣云委羽山天下第二洞天號大有空明之天青童君之所治也地所產石無大小百辟皆方煮湯服之可以愈疾 文獻通考云勃泥國有藥樹取

樵書二編

卷之五

三

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夢

溪筆談云國子博士李餘慶強于政事果于去惡死葬于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其墓土着床席間輒差 談藪云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紙墨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印模而出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

浮山浮墩浮田 附浮屋

山靜物也而有浮山浮則動矣墩與田附地而靜者也乃有浮墩浮田浮則動矣世人知靜中之動然後知動中之靜也 名山志云浮山一名浮渡山在桐城縣東週迴五里高二里其西南獨峯直上千仞大江環繞其勢若浮故名按符音同治浮亦音符與治通用浮山者自地視之如蓄自江視之若浮不峻不麗巖壑相屬其中石能屈曲殊觀有巖三百有五十峰七十有二焉今屬安慶府桐城縣 水經注云邱

樵書一編

卷之五

三

水出浮岳山山驛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今在詔州府始興縣 名勝志云浮虛山在香山縣七十里海中隨波上下故名今在廣州香山縣舊經云羅山脈自大庾嶺來距番禺東二百里上有桂樹神湖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即此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自會稽浮海而至與羅山合而爲一今在博羅增城之間吳元頴古跡記云浮邱山在海內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 名山記云肝貽縣浮山在縣西一百

四十里北臨淮水一名臨淮山山下有穴去水一丈
淮水泛溢其穴卽高水減其穴還低頂上有浮空亭
桂林府東北有伏波山突起如柱去地一線不合
俗傳馬伏波試劍于此山故名 山堂肆考云浮槎
山在廬州府城東相傳自海上浮來昔有梵僧過而
指之曰此耆闍一峯也 此與桐城浮山當是一山 侯官縣更有
浮峯山屬光俗里每潮盈則山浮 慎蒙名山記云
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水隨波往來王異
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工作笛吹此笛則兵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
之至孝昭王加號萬波波息笛今亡 拾遺記云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
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
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令人難老雖咸池
九招不得比焉 廣西賀縣浮山挺出江中雖洪濤
泛漲此山不沒 一統志揚州府城西南隅有浮山
高三尺長四丈五尺濶丈餘其狀似鐵不生草木以
其浮于地上故名上有夏禹廟 又泰州西北五里

有羅浮山在澤藪中不爲水所沒蓋望如羅浮故名

又平陽府有浮山因置浮山縣相傳洪水時其山
隨水消長故名 荊州府境有地以荊州濱江西
岸洪濤常浮不沒故名地肺 湖廣府城南浮玉山
離城五里玉湖中巨石如積坡陀硯石不以水盈縮
爲高卑故名

南康縣西有浮石形如覆鐘水環其外東坡詩浮石
已乾霜後水 湖廣府在善化縣西四里上多美
橘湘江中有四洲夏月水泛漲惟橘洲不沒諺云湘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潭無底橘洲浮 江西上高縣蒙山洞有兩洞上洞
不可遊下洞可遊溪不可究又有石立岩間上下無
所附謂之無根石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
石高可丈餘水大漲亦不沒唐白居易詩浮石潭前
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 臨海縣有飛霞石古老
相傳仙人上昇于此石累三層收壁戲于其上以手
搏之不墜

湧幢小品云蘄州封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
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然天建炎狀難

潰兵欲伐之圓石如雨乃止亦靈境也 宋方勺泊宅篇云河陽三城南北皆受水患惟中澤屹然如故相傳此澤隨水高下如浮玉地肺之類榜嚴經以乾爲洲澤濕爲巨海是也 慎蒙云雲南洱海有四洲其鵲洲隨水升沉 名山記云建安縣有浮石洞蓋溪中小嶼遇泛則與之俱浮人未嘗見其沒相傳漢梅福煉丹前山其徒陳先生者每竊食焉福怒拔劍逐之遂逃入洞中福曰此吾丹之功也遂釋之故又名逃奴洞 名勝志云靈洲在廣東封川縣廣一里

無書二編

卷之十一

志

長五里江流四合雖洪水漲溢不沒古傳與水相浮沈故以靈名上有荔枝庄

水經注云交趾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田 閩書薤菜蔓生花白莖中虛摘其出土壓之輒活一名薤菜遜齊間覽本生東萊古倫國蕃船以薤盛之故名薤菜漳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水上如萍根浮水面莖葉皆出于葦筏孔南方奇蔬也此亦浮田之類 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諱訴云前夜亡失蔬園今認得在于某處詣

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夜或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浮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

河南確山縣有確山世傳何曾見此山有日杵自動有聲取之不出又謂之浮石嶺

名勝志

湖廣黃岡縣

崎山有大小二崎小崎有飛來石其下石柱推之可轉而不仆 餘杭徑山舊志有方僧與國一禪師說

無書二編

卷之十一

志

法僧曰此有頑石汝能叱之使下乎師曰吾能使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上復喝之石隨而下近年縣令王某以絲線微度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染其神異如此 候官縣城門山有飛來石其大可高數丈餘離地二三十寸有數小石如鴨卵支其下默而推之則動或預語往推雖數十人共力不動也 同安縣薛嶺臨海有動石在貧賈港口潮至則自動又有浮沉石潮漲其石不沒潮退則石沉海底人以爲異 漳州雲溪龍洞山有風動石虛

出絕崖極之即動剛風亦然正德志云山頂有風動石高五丈潤一十八丈下有石盤閣之此石四面均不偏倚其下適兩尖相當故風來則動

廣德州建平縣舊有浮城其城中有古樹莫能名斧之則淋漓如血其地極窪每夏潦暴漲諸圩悉沒惟此城巋然似浮在水

慎崇名勝記朝鮮萬瀑洞上有峯曰獅子岩洞有普德窟鑿絕壁架板立銅柱于外構小屋三楹于上名觀音洞拘以鐵鎖釘于岩石浮于空中人登則搖中

標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置佛窗外施鐵網以防手摸夫張志和所云浮家泛宅浮于水上有水可憑此屋浮于空中斯爲異耳耳談云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于壁上鑿孔橫攢巨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絕裝上接于天下不着地所謂空中樓閣復在巖唇半爲所覆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修真天下大巧而奇觀也架棧曲屈爲道而上番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

化石

化書言有情之物能化無情夫至于石則無情之極矣顧徵于古則化石者甚多品類焉 儋州昌化縣峻靈山本名朝明山上有二石如人相傳有兄弟下海捕魚化爲石號兄弟石又有石若冠帽乃二兄弟所遺及石池石船皆其所乘遊者 涇水所經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 方輿勝覽云三石在廣

標書二編

卷之十二

三

西永安州城南十里偶漢時有兵入靖江過此黎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視之石也已而人犬與鹿皆化爲石鼎峙道旁今一石尚有瘡痕南甸宜撫使丙弄山有石和尚相傳昔大理一僧來南甸坐化于此久乃變石 地圖記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爲三石錄異記乾符中天台有僧與同侶從臨海縣得洞穴行數十里其俗素習瘴氣同行者飢甚請市肆乞食人曰若能忍飢速還無苦若啖此地食必難出矣

食畢其啖食者立化爲石 二酉委譚云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母其旁有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見一女子買猪肝一二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說法因各化石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

宋史紹熙元年崑山縣工採石而山壓二年六月

他工採石降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其家鑿石

出之見其妻喜日久閉乍風肌膚如裂俄頃聲微燐

雜書二編

卷之三

三

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又金罍子云有道者化白

石半題勝日修羊公 十六國春秋云晉末雁門郡

吏賈相入句注西歷見一老人言四十年後聖人出

于北方時常大樂老人隨化爲石 東陽志云與三

衢相近日谷車山上有石周三百步高三百丈有賣

薪者每五鼓適市過之如聞梵唄聲後十年山磴破

岡湧起二石僧踟蹰而坐衆大驚異因建石僧院以

祠之 懷蒙名山記云石婦山在廣德州衆山環繞

中一峯獨高有石高二丈許如婦人狀舊傳計氏女

介潔有守登山化爲石藤蘿辟荔繞其上如衣被之狀獨露其面樵者不敢採

豫章記云仙人王子喬駕白象遊于高安之荷山其

象化爲石 山川記異云河南府有象莊漢時西域

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 湧幢小品云昔有神

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半牛來斯日

驟而鑿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見老姥問曰見

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

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破因忽不見惟羣

雜書二編

卷之三

三

石存焉 普寧州西十里牛戀村相傳有異人牧牛

滇海邊牛夜入水戀草忽錫報曉牛盡化爲石水中

石像若牛形 名勝志云雷州遂谿縣英靈下村有

石牛南朝時客陳姓者驅牛過此土地堂前牛悉化

爲石石皆半爲牛頭客因家于此卽雷種之祖地

廣州城爲五羊城裴淵記戰國高固相楚時有五仙

人乘五羊各持穀穗一莖六出衣與羊色各如五方

遺穗與州人騰空而去半化爲石至今猶存 神仙

傳黃初平年十五家傳人羊有道士見其長謹將至

金華山居石室中四十餘年兄初起行索初平遇道人引至山與弟語問年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見白石因叱之石起成半數萬頭其石至今存金華山中名勝志云石馬井在徐聞縣東五里相傳昔有馬常夜食人禾爲人追急入此井只留石形似馬故名今有碑刻石馬之人四字 岳池縣老君山舊碑載唐天祐間有道士乘馬至此馬化爲石道士亦不見漢志越嶲郡遂久縣有石猪圻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葬昔牧猪于此一朝化爲石遂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事

今葬人不敢往收

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蛸常在地中食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蛸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雌雄止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後光武起于南陽

三秦記云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越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

三十里 又有鴨山昔人見雙鴨飛入池化爲石唐乾元建陽山寺

雲林石譜云通遠軍卽古渭州水中有蠱類魚鳴或作覓覓之聲土人見者以挺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爲石或長尺餘價值數十千凡兵甲刃經此石磨治者青光而不鏃 祁門縣西赤嶺其嶺下有溪溪中魚能飛相傳古有爲梁于溪以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乃張網山上待之魚飛不過皆化爲石遇雨則赤 廣輿記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先生于此得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語

道所乘之鯉化而爲石 崖州臨川水源出黎山其水產石鱗只是常鱗以年久被水沫相混因成石每遇海潮卽飄出石鱗味鹹寒有毒主消眼翳 海槎錄云石鱗生于崖州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鱗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置之几案能明目

輿化名勝志云神僧智廣禪居仙遊九座山太平院有巨蟒廣至其所蟒口如屋廣柱錫坐其中蟒化爲石今院東三百步有石盆廣造碑文曰棲真嚴

嶺口巖者是也

名勝志云澠池縣北有雲門山其寺曰雲門寺西北有王喬洞山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產枝葉猶故其舊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 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遂寧府轉運使衙內後園有松石外猶松樹而中化為石 重慶府永川縣有石松坪在來蘇鎮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然不過相望數山有之俗呼雷燒松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續神仙傳馬湘字自然唐建中元年至永康延真觀前指松樹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松皆化為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皆在 唐書僕骨東北千里有康干河投松入水三年化為石其色青有松紋名康干石 墨客揮犀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進至私第 夢溪筆談云延平永寧間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中得竹筍一林凡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 花史云南康五山上有石桃故老

云古有桃樹生于嶺巔殿淪之士將大取其寔因變成石

宋宣和中東陽資福院燬于火獨藏經首變為石卷軸宛然叩之有聲

傳大士名翁字元屈于義烏雙林寺行道山多猛獸大士每齋竟輒持餘飯飼之自是伏匿今名倭虎岩餘飯化為石可琢數珠是時有陶氏子資給大士甚勤因什燭之曰此石他日磨汝子孫今惟此一家能琢他人放之石乃穿裂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三

述異記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質而為石張侍郎追虎鞭之虎死化為石 昔有星墜水化為石當彭蠡灣中俗呼落星灣

有志之士能瘳奇疾

人有奇病抱之終身而不可脫必能忍痛施療而後轉危為安更立功名垂于竹帛也三國志註云長山

即金華

人留贊字正明少為郡吏與黃巾戰一足被創

遂屈不伸久之謂其親屬曰英雄並起而我屈楚在閭巷間與死何異今欲割引吾足死則已矣幸不死而足伸庶幾可見用親屬難之贊乃引刀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怖甚曰業已爾其伸足遂伸及創愈凌統奇之表薦為屯騎校尉隨諸葛格征東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三

大敗魏師晉書云魏詠之家貧嗜學生而免缺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資數斛米授仲堪造門自通仲堪為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詠之日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遂處別室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為仲堪客後竟踐其位斯二人蓋所謂有志之士卒以愈疾而顯其功名又名賢錄云浙新昌人吳希汴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歡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

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于色會有善接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果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籲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此則至孝之極通于神明非特立志之謂也宋僧癡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騷故名癡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癡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襯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息不

樵書一編

卷之十一

三

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癡海拜不已一日睡于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于世永嘉江水寺碑其手筆也纂要云魏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瘰欲割之太祖惜之日千人割千人死逵猶割之竟愈

投崖不死

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在兵法為制勝之計耳君子守正則不立巖端之下若夫高岸懸崖投身其下自分必死人亦信其竟死而全身無損此誠孝所感其中有天焉非可常情量測也 通志云楊氏女名細秀金谿人父宣避危疾幾殆女年十四籲天求以身代或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捨身崖下則愈女偕祖往既登岸躍然投之祖意其死扳援下至溪谷聞有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王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三

山野記云景泰初祥符民袁海從幕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到股舐之即愈後復病婦齋于空祈玄帝祐願進香武當以謝即夢神與母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是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旁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覓者見鞋大慟而已俄而姑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王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甲

李濂云予至王屋山訪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以母病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咎云初墮時但如行清化鎮上鎮在河內縣去山百五十里忽有蛇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罔知飢渴天壇老道士聞其捨身竟而得之特降寒俾之附火右足悉墮其指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 閩書吳景文妻鄭氏洪武元年木溪寨寇至舉邑驚走鄭及女伴十餘人避難山谷棄其週歲兒墮上草中寇進迫之自高崖投下衣絁于棘身

久復甦不死而石足折一女同投者衣無所挂蠶粉
矣寇退瑾亦無恙人謂天相而邑人稱同投者曰投
崖女子乃建寧府政和縣人也 又松溪縣李述之
母黃妙銖至正丙申青田寇侵縣妙銖方盛年與羣
婦逃出郭門被執據地哭卒不行驅迫之投高崖下
寇舍去至暮述父跡得之而猶生也 徐仲光孝童
記云童子姓孔昀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謂不可
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以續母壽既
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身往耐母許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聖

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巖高不可測童子呼從者導
往臨崖頓頭奮身自擲而下從者無由持救且絕無
根迹可尋覓是日泰安州守將有所適過山麓見空
中片雲結集若有人影蹻之搖颺上下守以爲仙也
歛髮望拜已而雲益近閃忽之際欻然墜地乃一童
子詢之自言氏籍及捨身報母之意不知何自有雲
扶擁至是守贊美爲給貨遣吏送歸時癸巳初夏也
按聖莊漫錄云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威見之曰
公在胞胎中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

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
天雨新霽路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墮崖下矣
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繫
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卽應乃
以衾嚮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夫幾而育器之後
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睹溢于外百醫莫差一
日有客云某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已陞
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
有之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以藥傳時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聖

上軟綿繩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卽止及開時已收
入內眸子瞭矣又耳談載一女子隨父宦蜀墜棧道
中無可爲計三年宦歸投一近崖之寺將追薦亡者
見佛案前一花非世所有僧云一仙女飛空至常以
是花供佛于是候之至來則卽前女也亦因麻蘿藉
護而不死食藤花實久乃能飛與之歸復無異恒人
焉此則無心而墮乃亦有緣而生俱非意計所及
原化記京兆韋氏名家女適武昌孟氏唐大歷末孟
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中錄事

秦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忽然馬驚墜于巖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拾去韋氏墜下約數丈在枯葉之上體無所損悶絕而甦經一日飢甚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于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

樵書二編

卷之五

聖

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其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于溪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經三四日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曰約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取舟中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韋曰某即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

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任數日矣韋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遭厄顏色瘵瘁殆不可言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

樵書二編

卷之五

聖



泉石草木公而不私

孔子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予考泉石草木多有止給公用而不應私請者豈真各有神司之而造化主崇之與 長興顧渚山產異茶採取充貢名勝志云其山有泉在沙中號金沙泉泉不常出惟將造茶太司其儀致祭頂卽清溢供御者畢泉卽微減供堂者畢泉卽半減太守造畢卽涸或還旆愆期則有風雷青蛇之變故事湖州進紫筍茶以清明日至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按元史唐時用此水造茶宋末屢涸

集書二編

卷之十

聖五

沼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靈壁縣磬石山其石專給公家之用民間私採者則無復聲 搜神記漢武徙南嶽之祭于廬江濶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錢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事畢卽空崖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錢自敗 于寶晉記云空桑之地今名爲孔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酒掃以告輒有清

泉白石間出足以周給事既已泉亦止 史記註霍

太山有岳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 水經注湘東陰山縣有侯曇山上有靈潭潭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

集書二編

卷之十

聖六

物有本小而恃大者

史異云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鈞爪黑尾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鋼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北史高昂傳盧曹率其徒自剽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獨體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一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

郭頡世語云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 纂堅志云趙鼎貶珠崖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罕

帥張淵道遣使致饋自雷州浮海風力甚勁顧見波濤中紅旗相逐而下使者疑爲海寇舟人搖手令勿語急入舟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股血滴水中凡經二時乃相呼曰更生因言此巨鱗也紅旗者鱗鬚耳使與吾舟相及一展轉舟則淪溺是時舟南去鱗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 又按毛詩義疏蝦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奇物也 兼明書云廣州獻蝦頭杯筒文將盛酒

無故自墮故不復用

續表錄異云劉洵者曾登海

船入絕樓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條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于孟孟也 王隱交廣記三國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不信其人復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罕

又有巨龜其大不知幾千里昔有商者見海中有洲島上生樹木因依以採薪及作食不知爲龜久在沙嶼泥土積其背而樹木生焉龜忽入海死者數人元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海中 農田餘話云高郵湖大蚌珠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席珠大如拳 交州記云徐聞縣多大蜈蚣其皮可冒鼓取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長數丈能噉牛葛洪還觀賦云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廂可畏惡越人臘之

內如

續言異物志云常有人遊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
託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盡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
墮地視之乃蛟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八十斤
噉之極肥美

杜陽雜篇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有鸞蜂蜜云其蜂
之聲有如鸞鳳而身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
于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
二三合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螫人則生瘡以石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聖元

上菖蒲根傳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于白玉梳表
裏登微如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
應時而黑及沉疴跛眇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抱朴子崑崙大蜂一丈其毒殺象

又續博物志云馬緒請潮得巨蟻長尺餘墮漬之歸

誇北人

黃帝時大蟻如羊大蟻如虹

七修類稿云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于夜隱隱見
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殆近馬首由然未去

也悉以爲祟舉鞭擊之其視之一大蟻耳

拾遺記員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
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
濡投火不燎 說畧云園客與妻收蠶繭大如窠纒
一繭六十日始盡

酉陽雜俎云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
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
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海語云海蜘蛛巨
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溪谷不伏也遊絲溢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辛

中牢若短鏡長輝照耀光燄奕奕虎豹麋鹿間觸其
網蜘蛛益吐絲如縞霞纒糾卒不可脫俟其腐斃乃
就食之舶人欲獲蠶者率百十其徒束炬而往遇絲
輒燃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蜘蛛潛藏邃密惟恐其及
金文靖公北征錄中記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

述異記云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猪中者如兔小者如
常鼠頭悉白商賈經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物理小議云凡鼠食亡人自睛則爲王劉敬叔亦
云釋道安常親至鼠王國鼠大如狗鼠母長三尺馬

野牛尾如猴有乳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獫狁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十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爲裘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 湖海搜奇云衍聖公庾原中有巨鼠爲暴狸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日西商携一猫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爲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爲猫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起嚙其喉鼠哀鳴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猫躍起嚙其喉鼠哀鳴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季

郭璞曰合蜀山卽岷山中有大牛重千斤曰夔牛舒梓溪云永運庫有大陽湖管其籍曰鴈翎可容粟五斗餘 墨莊漫錄云王黼搜求四方環奇之物以充玩好有奴以桃核半枚來獻容米三四斗其間題咏字滿矣李端叔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遺不亦信乎常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舒梓溪云內承運庫有蟠桃半核可容粟五斗大司馬林泉山作五石瓠文言弘治間常目擊之 南康建昌縣有大果寺寺有梨樹結子大如斗故以爲名洛陽伽藍記魏高祖孝文立報德寺其里有園珍果出焉有合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錄異記云陝州山中有梨一株甚偉貞觀初有風止此梨其後結實大如合掌狀圓窠轉有赤黃異色聲香脆美爲諸果之王世名鳳接梨 白馬寺有大桑林實重七斤 馬韓出大栗如梨 寰中記云天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三

季

數千丈兩兩同根更相依倚仙人食其糖體作金色

山海經東北海外圓丘之南有三桑木長百仞無

枝 淮南子云扶桑在陽州日所拂 漢書地理書

志註敦煌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

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瓜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廣東名勝志云羅陽溪在雙髻峯下羅浮諸峯之水

西匯于此溪旁產龍葱竹一名龍公竹徑七尺圍節

長一丈二尺唐永泰中有竹葉流出大如芭蕉隨水

流出 韻府云頓丘帝竹一節可爲船 盛弘之荆

楚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事

州記云臨賀山中有二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

丈清滑如棋局二竹屈垂拂掃石上絕無塵穢未至

數十里風吹竹音如笙簫隨水出焉流合賀水 永

昌府志勝云永昌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

斛許 神異經云南方荒竹有節竹長數百丈厚八

九寸可以爲船其筍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癰 嶺表

錄異云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溪入第十三嶺遇

巨木萬千連直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二十九節節

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爲筏會赦宥遂率以

歸有人得一笈奇之獻于太守李夜乃圖而紀之

隴川宜燕司蹲鴟有大者長一尺二三寸 水東日

記云嶺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

癸未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頗

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皮漬之可調湯 相貝

經云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

穆公以遺燕鼉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楚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事

物有本大而或小者

名勝志云有交趾道士年近百歲渡海船壞結庵于廣東海陽縣之金山養一鷄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綠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出戲衣褶間海鏡一名海月廣人呼為青葉兩片合以成形殼甚瑩滑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蛤腹中有蟹子甚小頭黃螯足俱備蟬出拾食解飽滿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燭子即走出離腹腸立斃或生剖之

樵書一編

卷之十二

聖

蝦子活在腹中遶巡亦斃 瓊山縣有蛤之屬日刷其腹有小蟹如榆莢剝開甲食則蟹亦出食剝甲合蟹亦還 暖姝由筆云曹方湖為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為戲士人名粟子猿 崇安志云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盧與齋言粵東見石猿如拳 張世南云龜老則神年至八百反小如錢夏則遊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其息有黑氣如煤烟在荷心狀甚分明人見此氣勿輒驚動但潛含油管喫之即不能遁形 滇中錄谷寨長

官司產小雞鵝形矮小鳴經晝夜與中國雞聲異

北戶錄云鷺毛腿出恩州顯藏之其味絕美其細如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北史高句麗出三尺馬所謂果下馬也 宋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甲有光 史異云唐武德五年高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生拂林名拂林狗 冀越通云漢中洋縣出九兩鷄山谷間百十為羣重者皆止于九兩

樵書一編

卷之十二

辛

紀畧云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子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携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洋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眾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但聞作啾啾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埤人國人也 柳子厚詩埤人長九寸 酉陽雜俎云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頭髻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國人

博物志云西北荒有小人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
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
辛終年不爲蟲所昨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
楊升庵云千人捏似蟹大如袋殼甚堅壯夫極力
捏之不死 墨莊漫錄云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
僅如拳破之黛色味甘如蜜頃歲入貢或以其子蔣
他處輒變而稍大味亦頓減 襄邑今
睢州 姚令寬西溪
叢話云許昌節度使小廳是魏景福殿基殿前有小
李子色黃大如櫻桃俗謂之御李子卽獻帝還許時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五

所植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
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

王麟洲二酉委譚云往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
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近同僚徐方伯云修甘州城初
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
尺啓視鬚髯儼然老人也衣服不同大抵多紗帽紅
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葬
之竟不知是何物何緣得葬土城之內張大猷亦云

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或云是妖狐所
化然妖能靈異寸生時豈死而不復其木質則益不
可解 王行甫云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曰姚氏之
門爲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尺許棺內男女枯
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覆瘞之 予家繼山憲副
在松潘浚城墮得尸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
三代以下皆具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三

六

南聖閒居錄云丁謂有小山高纔數寸蒼翠嵌空盛
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晏有客相水酒之
線掛雲霧中已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
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雷之生物

雷爲天之號令其威赫然而其意實主于生物也故
曰帝出乎震 埤雅云孔雀聞雷而孕 十一月雷
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雉雖雉鳴也 雷始動雉
鳴而雉其頭蓋鵠鵠以足相勾雉以頭相勾故鵠鵠
從句雉亦從句 南越志云象聞雷聲則牙花爆出
遂巡復沒釋氏書言象牙生理必因雷聲 法苑珠
林有七事受胎其六則聞聲受胎如白鷺鳥悉雌無
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涅槃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經芭蕉故無心何以聞雷而長 集靈記云有僧在
蒙山頂見一老父云蒙山有五頂仙家所謂雷鳴茶
者候雷發聲并手于中頂採擷一兩祛宿疾二兩當
眼前無病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蠻貊志云覺林
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葇葇帶
供佛以紫茸香蓋驚雷莢其中平者也 張七澤云
桃有名雷震紅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葦最爲難得
日詢手鏡云廣西橫州有雷菌味鮮美雷過則生
須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蘊烹甚佳 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六

鴻漸云茶譜言雷聲萌春夏山雨後生茂草中如蔞
菇味亦相似 酉陽錄引相感志今浙東生土芋狀
磊塊自實若天雷頻則多生 椒園雜記云香草惟
溪山至陰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草棍
就溪山下砍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
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乃徧山每經立春後地氣發
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 閩書建安縣武彝山御
茶園種茶進御者也園中有臺名喊山臺上有亭亭
旁有泉取以澆茶有異香每歲驚蟄日有司致祭祭
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口茶發芽于是井泉既
滿用以製茶上供其泉名石吼又名通仙又名喊泉
又名呼來泉也此亦取雷生物之義 福安縣有雷
驚竹 崔豹言蝦蟇聞雷則尾脫而脚生然皆脚具
而尾始脫 埤雅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實雷之精
也善療婦人難產及令人有了 玉真先生曰陽氣
爲雷陰氣爲霆雷有聲霆無聲雷性善霆性惡雷好
生霆好殺如此則雷之生物昭矣 蕭大亨彙俗
考云其俗最忌無過于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

弟妻子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身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豈以雷能生物而且辟不祥故患痘之後必聞雷而後夫婦如初耶

知道者不言命相

命與相古今相傳有之然知道之士行素居易而已置而不言可也晉顏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卒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相尤重之薦于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人然恐命薄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乎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 北史魏耿立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立輒拒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 又楊敬仲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 冷齋夜話徐師川曰陳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到日者說命此未免顛倒也 閩書宋廖德明字子晦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

業朱文公始德明諸生時乞夢大乾廟見懷刺候謁
題曰宣教郎既舉乾道五年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
慨然不欲赴文公曰成毀有數凡物則爾人則趨向
不同禍福隨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吾子事也又何
疑夢德明拜受教至縣有聲累知潯州選廣東提舉
刑獄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 見聞錄
常德蔣正學先生諱信號道林王陽明先生赴謫龍
場驛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夫携其復春詩卷
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
生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常語人曰如卿實便
可作顏子矣
南史徐陵入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長老
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唐孔若思
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神清韻遠
可比衛玠而詡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季詡
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可驗矣吾以此知風鑑
之不可憑也

閩書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寫永嘉
彥才與檜不調也後檜再相竟以年老註邑連江彥
才與檜生辰偶同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
年月日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
檜徙知泉州 彥才唐德宗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
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
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又邵康
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
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爲難也 晉穆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王彪之云禮無忌月

古今勝蹟猶可追尋

荆溪錄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此山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也子驥其字耳傳子驥採藥衡山溪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固一閉一開者

樵書二編

卷之三

奎

水溪廣不可過或說此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遠失道從伐木人間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可得大類桃源事 宋鄭至道劉阮洞記云予求劉阮洞按圖而至護國寺僧介豐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隱于榛莽人跡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常采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 名勝記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長老言常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扣里人

門求水火里人富胡之進運從洞中去里人以爲怪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皆流離他處識者以爲厭穢仙靈故也自是仙女不復出 常德府桃源縣蟠桃巷宋大中祥符間邑人開地見土龕光色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引漢武內傳及博物志以爲蟠桃 偃曝餘談云趙文鑑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遊見山中二立鶴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啻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

樵書二編

卷之三

奎

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鶴也汝何幸見之 留青日札云具區東山有井淵溪巨淵世呼柳毅井卽唐所傳洞庭君女柳毅傳書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橋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汲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橋袖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煙霧却前而吟曰橋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

明欲闢地祠之鋤下鏗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
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方輿勝覽閩縣東山有榴
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一石
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
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
別恍然若夢中再往不知所在此與桃源人又別是
一種人家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六

茶與非墨相反

舊傳茶有百損惟益于目非有百益惟損于目予謂
二物同食可以損益相資而壺居士食忌云苦茶久
食羽化與非同食令人體重則與非之相反而不爲
用者有如此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一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子瞻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好醜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
公以爲然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製墨欲精藏墨欲燥用墨欲潔茶見日而味奪墨見
日而色灰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是茶
與墨相反而又有相同者如此然未可定也 趙東
坡云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
茶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暇
之此又用茶用墨者之相反也 按茶能損人固矣
唐新語某母旻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瘳氣耗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災蘊東坡亦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六

損人殆爲不少顧歷考古來用茶不特愈病而且以延年并鬼神亦歆其佳味者則又何哉

茶譜云蜀之雅州有蒙山山上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以多爲貴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卽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因以換骨四兩卽爲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年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李九

市人觀其容貌常若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惟中頂茶木繁茂重雲積霧蔽虧日月鶯獸時出人跡罕到矣 神異記云餘姚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問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子他日有騫轡之餘乞相遺也洪因設奠祀之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茶譜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平生苦爲詩而嗜茶感子

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抑強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有致矣生後遂工詩

異苑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欲掘視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身朽壤豈忘鬻桑之報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貫新耳 廣陵耆舊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其器不減所得錢盡散路旁孤貧乞人人或繫而繫之于獄夜擎賣茗器自牖飛去 李太白云予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

樵書二編

卷之十二

李

山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香清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令人壽也予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狀如手掌號仙人掌茶蓋新出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特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以上數則合觀爲仙爲鬼皆好飲茶未可盡謂其能損人也 天台記云丹丘出大茗服之能生羽翼陶弘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集要云蜀雅州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其生最晚
當在春夏之交方茶生時常有雲氣覆其上若神物
護持之 瑯環記云昔有客過茅君時常大暑茅君
于手巾中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常
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
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蔬服之不飢謝幼貞曰摘寶文
之初葢拾穆陀之墜葉 南部新書大中三年京都
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王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
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圭

一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五十
斤令居保壽寺 水經注交州平樂山多龍穴旁生
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
越不偃而拔輒凶也茶有神靈豈非亦有神靈耶
諸葛孔明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葵韭不入園以
婦人之性葵韭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茶不再移移他所輒萎而非亦有同耶

因敗爲功

古來名將因兵敗之後反成大功者後世多置不講
緣其氣餒一敗則不可收拾亦暗于兵機不能料敵
故也近時頗講求其事惟行師之久而諳練精透故
耳蓋勝則驕驕則必怠敗則憤憤則必銳惟漢于兵
機者可與言之 左傳成公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
伐宋宋將鉏樂罷敗諸洧陵宋師舍于夫渠不做喜
覆而敗之于洧陵獲將鉏樂罷宋恃勝故也 三國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圭

追之詔曰不可追必敗繇不從大敗而還詔曰促更
追之必勝繇曰已敗奈何復追詔曰兵勢有變往必
利繇乃急收散卒復追遂大勝繇還問曰吾以精兵
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後以敗兵擊勝兵而公曰必勝
何也繇曰此易知耳將軍兵雖精非曹公敵也曹公
雖退必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
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既破將軍速進留將斷後諸將
亦非將軍敵故戰必勝也繇乃服 晉史盧志爲成
都王頌謀主趙王倫反頌起義兵而前鋒爲倫所敗

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獨曰敵兵新勝必有輕我之心今宜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類從其言遂破倫 王銍默記云宋太祖爲檢點時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戰于滁州清流澗隘路周師大敗村中有鎮州趙學究普者教學多智太祖微服往迓之學究曰我有奇計可以因敗爲功關下有逕路人無行者乃山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彼戰勝而驕必謂我不敢躡其後慢不爲備可以得志太祖卽帥師夜出小路浮西澗橋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主

以逼城暉果不備奪門而入暉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 宋史姚平仲謀刦金人之寨欽宗以詢神彘叔彘叔持不可甚堅平仲敗彘叔乃請連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金人所笑奈何再擊彘叔曰此其所以必勝也 五代梁史晉戰五柳坡晉兵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閭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卽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失之時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昔賢有當時無名而後世反得其名者

古賢之以事功德行傳而其名反泯沒無聞者不可勝數孔子曰作者七人而紫陽子註之曰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此則絕大識見而可與考古者乃有當時無名而後人往往著見其姓氏謂之何哉其間未必無訛然亦因而存之矣 梁伍安貧武陵記云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真既出曰太守劉歆遣人俱往則已迷路與陶記畧同但附止稱漁人而不言其名戒菴漫筆云史止稱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主

楊王孫耳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史止稱文翁耳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文名憲字仲翁史止稱壺關三老耳荀悅漢記云壺關三老令狐茂 高似孫緯畧云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瑯環記引玄虛子仙志云臨邛道士爲明皇致楊太真者其人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而長悽歌註中失載其名 古今考云後漢章帝記祠太上皇于萬年縣注太上皇名煇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亦未可信也 廣川書跋云歐陽

公嘗言國始孫叔敖碑言叔敖名饒非此碑人幾不知叔敖名饒矣余求于書自漢安順後諸儒競爲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如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 吳袍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楊世昌者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按王局文云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卽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然則吹洞簫者又另一人也 書蕉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宜明陳留襄邑人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云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孔氏叢說云鄭子真名樸 莊周字子休 嚴君平名尊 杜康字仲宜 伯翳名墨信字公允叔齊名墨智字公達出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左傳第言介子推而無箕云王光號介子推 青藤路史云毀卽墨及譽阿大夫者其人名周破胡

子英乘鯉魚有翅翼角見事文類聚子英上無姓是一國君見路史子卽姓耶湯之姓爲子 徐偃王名誕見嘉興志 巨靈劈華山自古傳之矣而法苑珠林云雍州郿縣南繁頭山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世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大華右足踏中條太乙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非法苑珠林則不知巨靈之爲秦供海矣

三十六七十二之數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故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此大
三十六之數也一年有十二月十二節氣十二中氣
此三十六之數而又有七十二之候焉三十六倍之
而爲七十二又倍之而爲二百八矣八卦成而共爲
三十六畫重卦錯綜反覆之而六十四亦成三十六
是云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萬物及人事多有不能離
乎三十六之數者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山
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

樵書二編

卷之三

孝

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天下共有三
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武彝山峯大者三十六
陝西鳳縣紫柏山有七十二洞異人多隱此 彭湖
嶼在泉州府東出海舟行二日在巨浸中環島三十
六 湖廣三十六灣水在湘鄉縣南本湘江北流至
縣門逕江口乃分一派東流爲三十六折唐許渾詩
縹緲臨風思笑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溪吹笛移船
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名勝志廣東龍川縣北百里
有霍山舊經云高七十餘丈周圍三百六十里峰有

三百六十可是者七十二其最著者曰太乙巖 廣
西賀縣北二十里有七十二峯巒奇競秀其中多楓
是曰橘山 袁宏後漢記李催郭汜繞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
孟津楊彪曰臣以農人知自此以往有三十六灘非
至尊所宜登 吳江東門外長橋有七十二洞舊志
垂虹橋東西千餘尺橫跨淞江前臨太湖乃吳江絕
景也

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

樵書二編

卷之三

戎

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
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後漢書徐偃王好
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後漢英雄記曰漢陽
王國等起兵劫故信都令閻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
車騎將軍 漢書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書聞天子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二十六軍往擊吳楚 後漢書
班超以假司馬使西域與其吏士三十六人縱火圍
匈奴使青超手格殺三人其吏斬其使及從士二十
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帝遂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受使實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後果威震絕域按超所率吏士三十六人其後所通者亦三十六國 又耿恭守疏勒孤城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酋長望見號哭而去朝廷從司徒鮑昱之議遣王蒙等救之蒙已勝車師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等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五

兵二千人與羌從出北迎恭遇大雪火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畏爲匈奴兵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呼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相隨俱歸匈奴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三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關惟餘十三人 徐溫傳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後都揚州 宋史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七郡官軍莫敢犯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此宣和三年事也而小說家演之以三十六爲天罡星七十二爲地煞星共一百單八人而宋史止言三十六人淮安文獻志有載三十六人名號而各爲一贊乃龔聖俞作又寔天勝語言宋江潛至李斯家題詞于壁有六六雁行連八九則似真又有此七十二人者矣宋嘉定八年淮浙江東西飢都昌飢民聚爲盜者三十六黨 元史至正七年集慶路沿江盜起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戍將非人致賊繼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六

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急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財賦恐非國家所有也 輟耕錄云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健聚茅山一宮縱橫出沒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兵無數朝廷召募鹽徒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後此天下之人視官兵爲無用 四友齋叢說云嘉靖乙卯倭賊從浙江錄嚴衛過杭州歷徽寧太平而至金陵纔七十二人耳南兵與之對兩陣殺二把總指

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後漢書明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

將軍部帥有數千餘萬皆著黃巾分爲三十六方大

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同日反叛 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敬仲所記者十有二焉

蘇東坡詩云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

誰能識其全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

心知口難傳 名勝志興化南木蘭山下其水自泉

州西南而下合澗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于此宋李

樵書

卷之五

全

長蘄陵溉田千餘頃莆人賴之 鯉魚無論大小皆

三十六鱗 天中記天有九天每一天俱列置三天

合爲三十六天玉樞經曰玉霄一府所統三十六天

長沙志衡山軒翺聳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

峯 天中記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

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有一月風雨晦暝土

俗云是山與江神會也 麻姑紫壇歌女媧鍊得五

方石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

處其位 天中記神農嘗百草一日百死百生其所

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 秦始皇分天下爲

三十六郡 柳子厚遺何蕃書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芻然則曾子之徒亦七十二人耶 人有三百

六十骨節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

果賦云三十六園之李 安慶府志浮山在懷寧縣

東九十里一名浮渡山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峯可居

可遊

樵書

卷之五

全

以設官爲戲

設官分職無非代君理民觀周禮一書設其官而命之名皆有深意非偶然者後代多有隨意命官而近于戲者夫天子無戲言而況于設官乎因彙而考之
曹操時置發邱中郎將 南齊書虞愿先事宋明
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着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
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開愿爲其官 南史牟
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二帝亦好奕與賭郡
玄保戲勝以補宜城太守齊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全
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中書侍郎王
湛與太子石琚沈約尚書承都郎庾珪彭城丞王抗
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
王塵集云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
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開元十年十二
月太子中允張惟允知搜訪舊書史天寶中徐湛充
搜訪圖書史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思未能
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 草木狀云漢武帝時
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三國典畧二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道邊

郡君以梁肉食縣邑常于馬上設登褥以抱之其御
馬皆籍以瓊屬被以金玉食物有十餘種號爲駁龍
儀同其將合此壯則設青盧欄帳牢甚過于諸王婚
禮齊主常親視焉又以鷹爲凌霄郡君 五代史劉
晏據太原與契丹約爲兄弟契丹以黃驃馬爲聘後
與周世宗戰高平敗獨乘黃驃以歸遂與黃驃治厩
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金主亮常所
御小驢號小將軍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十四

遺骨之異

人之精魂既化而遺骨未即速朽淺識者以爲冥漠無知之物然亦有不可褻視者成化間宦官來定飯于海子口楊樹之下見樹邊一骷髏以生薑一片置骷髏口中問曰辣否隨聞應聲曰辣定驚懼跨馬即歸隨聞辣辣之聲入耳不已臥病數日而卒凡江濱沙澁有骷髏暴露于地者牧豎虐戲溺小水于其口中爲之作禮則骷髏隨其身而滾行以石擊碎乃已則安可以其無知而欺之耶夫掩骼理齒見于月令

雜書一編

卷之十一

全書

古之仁王于鳥獸之遺骸尚收掩之況人爲同類漫不經意其可哉 鈞玄云秘書郎喬中山言至元十年自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于道旁有人骨一具跌坐若自生成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眞人骨也然何據而稱爲杜少陵之骨乎 尚書故實云公常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于常然何據而稱爲昭明太子之骨乎 文昌雜錄華岳山張超谷巖石下有僞屍齒髮皆完

雜書一編

卷之十二

全書

春時遊人多以酒酒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褻慢耶 明道雜誌長安有安姓者家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甲于長安遂爲巨族後其家析居爭鬪懷遂谷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一統志武彙山有巖巖中半壁有石室室前有黃心木如橋上列置蛻函中藏仙蛻皆赤小而紅色世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悉于此蛻骨 山堂肆考云武彙山神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在崇安其山卽人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兩岸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挿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有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蠻獠所居而漢所祀者卽其君長而傳以爲仙也 述異記陳留周氏婢名興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乃見朽棺髑髏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卽于其處得一雙金指環

天中記稽叔夜康少嘗亞寐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二里林中爲人發露如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餘遂收葬之復夢長人來授以履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 幽怪錄元和初建陽縣界山中墜仙人棺棺中脰長六尺青瑩如玉 上清宮雜記云龍虎山東偏岩巒舊有三棺巖壁峭立深溪中非人跡可到往記爲仙蛇墓此或壞因風雨雷電則復如初或云堯時民避水遺跡又云元至正間居民聚樵書上編 卷之十一 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鈎斷二棺皆拂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見宋洪芻明危素諸記至今一棺猶存製若床厨以有門可開闔色若淡黃檀香或方如木匣長如木屑坐落各岩隙 猶圖云武彝山接筍峯下有歷朝以來說仙共一十四軀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歲遇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說仙夜中自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如此又武彝山有廣信府說仙宛然若生 天中記會稽有防

風見屢見城邑常跛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橫湯公賀籍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夫吳王發地而得專車之骨以問孔子孔子對之以爲此防風之骨矣乃得有鼓雷門上而脚垂至地者又是防風氏何哉

人之元神

仙傳拾遺云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勅之下佐于國而沉湎于酒汨沒風塵間二十二年袁天綱相其將死教之隨騎牛老叟入山叟顧見之謂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召汝即引入宮闕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使人送之別院中觀其門則姓名在焉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立于前日我輩皆先生五藏神也先生酣酒流蕩瀾辱于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于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心智明悟并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貞觀中累居大任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微命無復留也翼日無疾而終洛中記異云唐高祖起兵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南部新書河東裴章者其父曹常鎮荊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其所重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聯太原竟棄妻于洛中過門

樵書二編

卷之十一

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桓譚新論揚子雲于成帝時上幸甘泉宮召使作賦子雲爲之卒恭倦卧夢其五勝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少氣病一歲而卒眉公見聞錄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童子曰吾乃汝之五臟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飯強之食始破齋血未幾下獄

以蠱爲吟

陸璣廣要云蠋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又謂南人照蟬取而食之冀越通云雲南廣南順城諸府俗好食蠱 漢書尉佗獻文帝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注桂樹中蟲漬以蜜而食之蘇林曰漢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 老學庵筆記廣人于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公醬此卽禮所謂蜚醢三代以來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蠶祭宗廟曷怪哉 朝野僉載嶺南苗彝好食蜜唧卽鼠胎未以通身赤蠟者飼以蜜釘之筵上嘔嘔而行以筋夾之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可談云瓊管境人食動物凡蠅蚋輩蟲蛆蠅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 乾展子云劍南東川節度使解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蟬蟲每令人散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甚佳 詞林海錯云曹大家東征賦登巢椽蠹胡人獵蠹中國亦有取蜂蠶爲醢者卽古人登巢椽蠹之道意 陸璣疏云蟬蛸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中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咬之樊光曰是糞中蠅蟲隨雨而出朝生而暮死 前蜀志云劉隱者成都人也少時常賣四川監軍使書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棘貴賤皆杖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迓之有一

龍內掉手前往凡登山谷俱絕

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

見結腸 置盤器間

爲聖龍非

孽而生嚼之如得未嘗若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
杯中頂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
栢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掙掙蛇涎鬚鼻之際
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者異人恣意飲
陷似有盈味嘗曰蜈蚣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
味又次

貴諸蟲中惟螻蛄不可

家飲更不殺食

或宿

倘湖樵書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有讀易隅通已著錄是書初編
六卷二編六卷皆採摭唐宋元明諸家之說以類
相從排纂其文而總括立一標目或襍引古書而
論之或先立論而以古書證之微摭繁富頗有考
證之處而細大不捐蕪穢特甚亦多有迂僻可笑
者如論經篇中引名賢錄所載宋章樵遇李全之
亂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冠至斂刃而退事又
引宋濂集所紀宋鄭霖講中庸一篇使冠退不敢
攻城事以爲讀經之效勝於修齋其他引讀經却
鬼治病事不一而足然則以孔門聖籍爲二氏之
符籙經懺矣

博學彙書十二卷(一)

〔明〕來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倘湖小築

刻本

博學彙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
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暫棄去既又
為雜記其耳目所見聞者而不就
時備書步河間堂誌元成先生聽先

序

一

生諱謙每舉一事必批根尋源窮諸
派末無後以漸互引依類以見今古
事與今事而串貫之為之括其異同
而析其是非然且宛轉觸發左右旁
及條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
之牘如自訴肌膜所有懷如數壯貝

竊聽之輒存之藥也者累日今世乎
余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談者且二十
年也今年夏在京師旅邸移讀先生
所著文竊物先生甘以如是之學令
難舉所聞而識之編之表之乃亦或
而果以所著名彙書贈予論叙予受

手序

二

而讀之一如當日而談議者書之
干編之若干卷形不部類門目之任
取之類之中一目之內臚其事一可
相後者鱗爪擲以凡夫見手龍鮪集
先生釋畢列其若干而附于書後後
讀之者時而顧細時而首肯時而心

聞之意釋時而舌橋並不能下時而
低者決背拱手跼足夫作抵之讀
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通三十車今其
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尤思窮搜討
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得之書三
賦先生弄書重屋三克物上之凡繼

手序

三

閱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
睹記參互緯繆參攷斯編之所稱傳
序無方又曰傷於傳學而不窮殆謂
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之則
集事以資用一則考蓋以資辨故黃
覽類苑之後在唐時名臣集群書杜

聖作及事資今白傳列陶家餅于書
楹區不門目集以記以資六科試帖
用名曰上帖此集子實用形自
始而王仲壬修論衡則實創為考覈
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人為稗官
家者雜記之亦須有論說如筆談蕭

幸亭

曲

書隨筆及議諸書亦可為談據焉藉
如形跡考蓋資辨者之書並有有
之類事今亟方比蓋以廣異世誠代
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色風推
與識者三人一為二鴻博一為五十
一子伯其一則多也予之事包燕

而先生以偉年長志不交將自
廁載後聞字之列乃歸就老色三
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耳

今

云子方獨文章昭回歸物微天下博
閭強識之士以是著作既已殷趣矣
甘聖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多事

幸亭

五

方悔先生之謝不能朝夕聆談議而
獨多實獨餘之既廣昭昭度歲如累
時著雜說之能為其類之不可得夫
時是編而不堪十年不讀書者寡矣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周色西河淡

學子可齡頓首相誤并書



年

六

惜學自序

海晉孔明讀書時視太玄洞淵
明化王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
不求甚解此二人書以古之第一流
人物而云云不可垂為後世讀書之

自序一

疏也一則熟業鼎沸意取高
義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尋章摘
句為所未遇耳一則恬淡清強
勇於正靜若曰子將隱矣為
用文之化士森然森然持文字而

何如一枕夢。且蘇子不禁夢。情
先君子讀書之不窺園。而面
之。就夢輒命探索之。探索而得
則豁然。開朗眉宇。能動探索
之。而子乃問。侯問。侯曰。富貴悅

自序三

疲。此是書習以爲常。主之就奇
子柔之。心靡刻。有忌。邇來見之
必。則典本不吝。和。究。盡。錄。必。速
終。卷。而。後。快。亦。不。自。允。重。所以
然也。大學。列。八。條。目。而。愈。東。以

一。曰。三。言。是。以。以。備。子。乃。在。此。不
聖。矣。有。禮。有。用。之。學。不。令。後。世
盡。言。言。域。之。故。乃。又。品。道。而。並。馳
是。乃。講。誠。正。致。極。分。資。有。高
下。不同。功。有。淺。深。之。互。柔。推

自序三

豎。拂。恍。惚。之。氣。而。縣。不。可。究
諸。伯。子。偏。方。以。見。涉。以。子。情。諸
來。茲。所。謂。二。學。上。達。知。家。至。至
是。然。八。條。目。見。言。肯。之。以。物。極。而
後。愈。愈。極。物。至。最。先。物。至。大。極

極力為大體大用之學而極物之
生體生用之學朱紫陽夫子補極物
致心一而曰心之靈是不動心而心
之物是不動理惟于理有未至能極
其心而不免此數語者破泥沌

自序

之寂而見之也心之既已而物自
有極之可極者亦儘有極之不可極者
於其可極者極之則神會既自化
之文辭之書悅然寓于乎而上下
于不可極者而亦極其極之乃為則

必上窮碧落八披黃淵而為一番心面
亦直貫古今而為一種存而不論
之必斯之又能自終自始而用之
略有是為焉身文孔明出師一表
助漢以來推為第一文字淵明傳

自序

乎一陸六朝以來推為第一文字至
胸中若蒙炳然以口中自為文章一物
之理不過繁至錯列一佳句賞故
肺腑中沐出大文章能雕瑣碎平
悅之可尊第一此所以成之也

古之第一流人物也衆物之表裏
精義無不至焉以全體大用
世不的斯為其儒勉為實學亦
可借彼第一流人物或志於通或志
於通而不求其終極觀大義者
自序

為以實也情學書既序此語
以示沈罕須正各信志學自為
中是句而深本不可蔽其極不
可逐其跡即物而窮其理乃可
文豈矣為徒耳郭清狂以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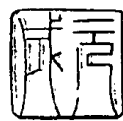
曰市城誰合青山瘦老日耐
不斷烟青山瘦老日耐
蘇不已世乃心為形役了老如紀
泊于墓垢糠粃而不色色
伐柯伐柯王公不遠志家流

自序上

心之也龍于卷也時

康熙壬戌十月來集自誠於

萬山堂



博學叢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諭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誦聖經之益

士大夫居鄉

草木各物仰違朝旨

忠義強直

正人之後便宜

叢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當湖小築

功業忠節

南北士有定限

雪不為瑞霧霜不為毒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珍寶之樹

草木雌雄

各物雌雄

鳥之胎生人與獸之卵生

鏡光有所借

金寶天降地出

洗桐洗竹

附洗水

歷方

夢想

遺像靈異

樹蔭

牛思黯之女

義虎

雁臣鳩婦

叢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二 當湖小築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諸物皆有鬼

世降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大過至夫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步始正之云。願養正也。大過顛也。垢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

彙書初編

卷之一

一 尚書小序

女歸行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繼以王省惟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井觀瑣言。尚書詞語聲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于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詞。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

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

彙書初編

卷之一

二 尚書小序

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意有所未一也。傳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推蓬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昇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昇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宋程榮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

讀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備訓小集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朱景為隄石刺史。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景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又向栩為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典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書侍張讓譏。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豚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讀書初編

卷之一

四

備訓小集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思副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江西通志云。江陵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爲江都令。是縣。縣每有祟禍。泣政者。每遷于別縣。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袍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說願云。北齊權會任助。教嘗夜獨乘蹕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樂書初編 卷之一 手 倚湖小集

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吳均齊春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禳厭而多所全護。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陵疾豁然。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

成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乃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文用昭云。唐碑豫章太守下教。築水門有物輒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強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說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孺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淺。名齊孫奭。居喪不

樂書初編 卷之一 六 倚湖小集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顧篤。老學菴筆記云。曾文清風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名賢錄又云。宋昌化人章樵。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微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劉瑄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刀而退。與閉門修齋。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此見宋文憲公集中。兩浙名賢錄云。平陽人章永。事母誠謹。比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爲宜。

子承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吾聖人所以教孝者

南史吳郡人皇侃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性至

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獨異志

傅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吐火以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

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

僧作法于是跳躍索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

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陳

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瀚湖小集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于是母子感悟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日桐

棺足周身外槨足周棺欽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

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金樓子云吾之亡可以

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口自隨外此珠玉

不入銅錫勿求田園讓求墓西門豹側杜元凱求墓

祭仲家邊曹子臧求墓遠伯玉側梁伯鸞求墓要離

塚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

明倫彙編

舊唐書肅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

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逮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

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

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

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

吾儒讀五經反未欽手莊容敬禮存想其獲戾於先

聖何如哉味肅言之論可以憬然思矣東觀漢記

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立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

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

叢書初編

卷之一

八

瀚湖小集

丈一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士大夫居鄉

金鼎子云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守溪筆記云王玆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玆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玆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既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沉默而養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隣之誼。或高岸以養遺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母相碍也。行之說願云。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

讀書初編

卷之一

九

倚湖小集

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籍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于很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讀書鏡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其惟求人。不識耳。又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讀書初編

卷之一

十

倚湖小集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既退居。有園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聽雨記。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予謂卿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爲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東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御師河北歷此。三軍渴甚。遇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扳之。井忽傾倒。水溢。今碑甃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扳倒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扳倒者。名勝記。萬阜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繫馬觀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金樓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爲變色。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詐稱上花。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獨異志云。唐中宗爲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子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獨異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常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靚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迎徹。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土堂石有古槐一枝似龍形。枝幹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太祖徵時避暑具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新而伐之。斧斤力加疾作而止。名勝志云四川廣安州秀平山昔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軍治其像卽自墜云。語諫云宋眞宗朝寢殿側有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眞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捐其枝。時以爲瑞。宋眞公王欽若新喻人嘗代眞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諫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雖宦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

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畧無存者。旣瞻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墨莊漫錄云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抱其二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陰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盛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遇密之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眞宗遇密之時花枯癭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旣而復茂宋紹興中皇甫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虛庵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廬山中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神

星一字賜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于庵側穿一小井方施春鍾而泉已湧。景物畧云昌平州駐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觀野燎而獵。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頂至今白存。庚巳篇。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顯。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集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暫造屋。爾輒據之耶。顧囑之出。語訖而蛛遊從此遂絕。宋景濂云。滁瑯琊山有柏子潭。潭正深黑。卽歐陽公賽龍處。皇上帝龍飛屯兵於滁。會早曠。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柏後剝小。遺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憑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知是高皇玉輦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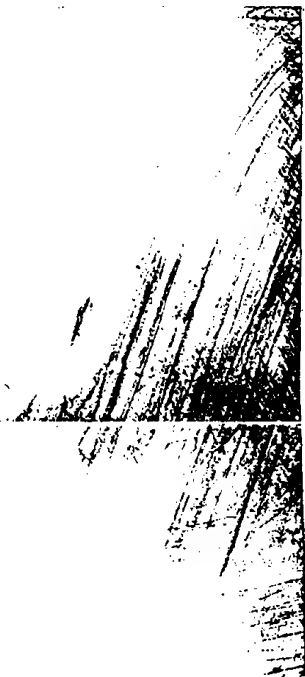
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行。又北平平坡寺弘治年間勅建。曰大圓通寺。憲宗駕幸之。見金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一夕火起。金剛毀焉。客燕雜記云。積翠下有圓殿。中大松偃蓋蒼葱。萬曆年已枯死。封以都督之官。踰年復生。

叢書初編

卷之一

六

倚湖小集



忠義強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舍舊迎新。未免依阿卑遜。乃有忠義強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爲太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闇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砍纂。中額。

纂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築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魏徵本傳。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聞我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釋其直。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

太子矣。解兵而逃。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其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歔。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嘆。出牧南海。以清節著。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侯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纂書初編

卷之一

六

倚湖小築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羞。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復詣樞。

密陳喬獻書。喬異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督。
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順。久之乃降。宋太祖問
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江西
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
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
屢覆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
雖陛下親征。臣亦殫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
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
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名止江救兵。璣九書也。
洎頓首曰。實臣所為。然失矣。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
多有。上壯而釋之。閩書。吳舉字太冲。永興人。學春
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為彭澤簿。曹彬下江南。時
彭澤令以城降。舉責令曰。吾能為李氏死耳。乃共殺
使者。為煜守。煜已降。舉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
者。舉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舉乘
去不暇。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所在。始赦遣。
至京。官同進江令。終廬陵令。傳通錄云。靖難兵。

宋書初編

卷之一

宋 倚朝小集

金陵寧波知府王璉。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送
京。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
耳。上義而釋之。得還川里。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
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
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脇洞數
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繫于軍。其日上駐蹕于鼓樓。翼日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
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
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震澤紀聞以
為保兒與上
小兒。

宋書初編

卷之一

宋

倚朝小集

正人之後便宜

菽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貨。道過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悉令認留。不取而去。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嚴。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唐室勲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全唐詩話。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斯笑。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忠臣。憲宗深然之。燕翼貽謀錄云。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請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爲招州文學。大中祥符四

葉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年八月丙辰。以段公秀實孫亮爲三班借職。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爲隴州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仁傑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子儀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于賢者猶爾。况襲用之乎。姜南云。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按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曰。彈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條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問之。奏爲侍御史。又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夜中。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而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卽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諗父虔。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宋史司馬池以進士歷知諫院。子司馬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

葉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次卽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厄。朴嘗偃二首。問同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聞公名。德曰。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獲歸。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卽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耶。卽日辟爲西曹。老學庵筆記云。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庄。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庄。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詔訪其後。得于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諸牒告身皆存。然宋立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其人

家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集

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宋史。劉溫叟重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絜扇。視西舍封識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雍熙初。子照罷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鼓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照以溫叟對。太宗愀然。以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而次子炳。三子燁。並進士及第。燁子几。歷任至秘書監。致仕後。又詔詣太常定雅樂。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年至八十一。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世牒俱存焉。

家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集

力業忠節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后所刦。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滂滂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漢書初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集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族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獠種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王弇洲云。方正學先生在閩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諸生葉君名琰。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

漢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皆沉沒於獠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美耳。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葉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灣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濱。島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沙岡。耆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岡。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礫約丈許。天井階闌次第如故。五代史。南漢劉隱據有南海。好禮賢士。有李衡者。李德裕之孫。唐右補缺。以奉使往辟置募府。待以賓客。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為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強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為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塵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于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焉。江降幾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願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為樞密使。必奪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稱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鄒等過多。以為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授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為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擢
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珠江
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寇萊公以方隅
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誰謂其野渡舟橫之句。有休
休之度耶。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
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
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
少居此職。緒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
常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
不競。非復一日。可齊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
士。第一甲得王夔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論曰。永
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
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
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
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
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
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

彙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後於時者。亦甚多也。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
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
元禎得與云。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
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枏爲第一。而主者置之
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太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
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
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躋
之爲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
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國史皆載陶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
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
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寢不知所在。
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通鑑宋真
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
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
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
曰。爲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彙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雪不爲瑞霧霜不爲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管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嘗煥。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爲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嶸州甘霜甜雪。仙藥有依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搗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

藥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名環丘。有冰盞。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采五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授火不燃。堯時。海人獻以爲黼黻。則霜固有不殺物而生物者矣。霧乃陰陽之氣。亂而爲霧。馬援曰。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重霧行。一飲酒。故無恙。一飽食。故病。一空腹。故死。且騰蛇乘霧。凡山中蛇。見霧莫不動躍。是霧之爲毒明甚。乃蕎麥最喜霧。若開花時。大霧連朝。則收穫倍常。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堦。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

藥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築

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溪殿裏。舞人齊插玉龍髻。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傳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微子食霧氣而成仙。陶答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則霧又有不爲毒物而爲成物者矣。漁隱叢話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謂人曰。吾嘗客華陰。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



竹實桂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爲考列數種于左。留

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定。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穗。而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爲餅餌絕佳。古人以爲荒年之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鸞鳳之所食也。該聞錄云。江南餘干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蕪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枵白而已。博物志。止麥山多竹。長于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藟。

青芝。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開元十七年。

駐州獻竹實。元李材解醒語云。元開闢真人常於

帝前稱天台山多仙菓。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取金

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鵝珠棗三十枚。甘竹實

四枚。贊寧筍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

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鹽之以爲果

餌。

拾遺記。開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

韓衆採藥四言。開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而老。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千株。天神清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鸞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洞冥記云。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路。拾得桂子。大如狸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路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墮。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穠華。雲無纖迹。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種林中。一種即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而不白。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宜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宮故事云。宋文帝爲

聖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倚湖小集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鵝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宜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卽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礪中。翼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威食之可仙。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物也。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茁。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寔。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把朴子云。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寔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聖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倚湖小集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興歸之于山。夫象之以木。銅之以璞。然後精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爲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闐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况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寓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爲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築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焉。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真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熊太古冀越集。予嘗見蜃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止下。樹生于石。蜃人

鑿石得樹以求蚌。甚可異也。山海經云。開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玉樹。琅玕樹。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栢。葉皆爲珠。遊山記云。于五臺清涼寺下山。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真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築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林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蘇頌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珊瑚爲火樹。宗奭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齒。一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桂。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藥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倚湖小築

曰。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而中有葉如榴。裊裊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未。僉事熊希程賦詩記之。以比康于。斷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此卽抱朴子所云。石桂英耳。海邊有石梅。枝幹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各勝志云。獲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脉理縱橫。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又云。普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顏色絢妍。有若初粧。

此豈人巧能爲之耶。閩言。霍童山辟支巖。巖下寺。

辟支佛所棲。辟支佛。闍生佛也。二月三日。降生巖前。

生成五百天。人石上生成。石龜。石桃。能生能落。邵

武府志勝云。烏君山。高二千一百餘丈。其椒有二石。

高十餘丈。形皆蒼黑。鬬葉分枝。狀如雙夢。謂之雙石。

松陽縣。卯山有怪石。如樹之有枝葉。贊寧。筍譜

云。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巖。生石乳。其峰

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

卽銀筍。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囚人下窺。百餘

藥書初編

卷之一

早

倚湖小築

旬後。見洞明煥。遂手攀之。得三數莖。疑是此。浴聞

記云。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工馮義得

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十洲記。影娥池有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西

京雜記所載。又有白銀樹。黃銀樹焉。杜陽編云。元

藏機大業初。爲海使判官。遇風飄於滄洲。洲方千里。

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有四足魚。

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燦。與真金

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山海圖贊。文王珎。琪樹贊。

云文玉耳。琪方以類聚。翠葉倚菱。丹柯玲瓏。玉光爭
煥彩。艷火龍。服常琅玕。樹贊云。服常琅玕。崑山奇
樹。丹實朱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伺。通望通顧。吳孫
皓天璽中。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木際。得石樹高三尺。
餘枝莖紫色。詰曲靡麗。有光彩。周南林纂要。紫劍
樹。出真臘國。呼爲勒佐。亦出波斯國。長一丈。枝條纖
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
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卽出紫劍。波斯國使又沙利
深所說。並同。崑崙國者善。波斯者次之。又淨土樹
藥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倚湖小集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爲。區以別也。草木無情。亦
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
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爲雌雄牝牡。第人不能
盡辨之耳。唐本草云。鷄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
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者。
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斅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類
小雌者大如山菜萸。各母丁香。入藥尤勝。觀此二說。
則鷄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藥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倚湖小集

李時珍則曰。雄爲丁香。雌爲鷄舌。則又混而爲一。何
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鷄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
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
不實。釀之爲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物
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
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
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斅云。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陽人
使陰。陰人使陽。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牡雌

雄者不實。鑿木幹作方寸穴。取雌木與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爲果。其核
兩頭尖。三稜爲雄。二稜爲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
乃結實。成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
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樅木有牝牡。牡者花
而牝者實。棟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亦有毒。
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
毒。入藥當用雌者。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梗。又三月
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實。數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皮白。葉有梗。又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採去
子。蜜煎作菓食。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
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徐玄扈曰。雌木無用。
而衆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衆雌間一雄。
結實飽蓬蓬。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
可死毒蟲。說出周禮。麻黃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
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
收莖陰乾。雷敫曰。用澤蘭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
皆圓。根青黃。能生氣調血。爲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

尖能破血。通久積爲雄。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
莖紫節大者雄。莖青節細者爲雌。寇宗奭曰。木鱉
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
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經定。及其生也。則去
雄者方結實。李翱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
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巴
豆卽剛子。緊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
峻利。雌者稍緩也。波菰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
叢簇不顯。雌者結實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易浸脹。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李時珍曰。大
麻卽今火麻。有雌有雄。雄者爲苴。蘊頌曰。農家擇麻
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
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
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冬瓜。凡瓜蒂
灣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桔樓一名瓜蒌。圓
者色黃皮厚。蒂小爲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爲雄。
陰人服。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
嫁桑。卽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卽盛。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敲。聚李等樹。謂之嫁樹。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文昌雜錄云。朝議大夫李冠卿。言楊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結子。適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真爾。詞兒。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藥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倚湖小築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浴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清井在長寧縣治北。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前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盛弘之荊州記。猥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銅者雌。鐵者雄。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黃生山之陰。故曰雌。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爲雌。已足者爲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爲石。造化有夫婦之道。故曰雌雄。閩部疏云。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石。狀似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醢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曰相思。亦曰雌雄石。本草謂之郎君子。名勝志。雲南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者爲雄。小者爲雌。能愈眼疾。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

藥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倚湖小築

鍊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爲兩段

有凸起者壯銅也。凹陷者牝銅也。酉陽雜俎云以牝

爲雌劍。壯爲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春

雷初起其聲硤硤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

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爾雅注云虹

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河圖括地象荆山爲地雌上

爲軒轅星。兩航雜錄云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

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早徵也。徐別駕光訓問

其故曰今日日爲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徐曰子爲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水

阻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雙

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

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

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

陰多變不能信也。近峰聞略云雀巢名白丁香左

旋爲雄右旋爲雌。辯而用之。蝦蟇置地上東行者雄

陽物受生氣也。已瘧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

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藥書初編 卷之一 宅 倚湖小築

鳥之胎生獸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

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餵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

好食魚蝦。啄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

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

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

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

化。則胎產也。陳藏器云鸕鶿鳥胎生。從口出。如兔

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鸕鶿鳥。或作鸕

似鸕鶿而色白。人誤以爲白鸕鶿是也。雌雄相視。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鵲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鸕鶿。蓋

鸕鶿各鸕音意。白鵲名鸕音相近也。大戴禮注引

韓詩內傳云鸕鶿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即九

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皂鵲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

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

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藥書初編 卷之一 宅 倚湖小築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爲獸屬。可異耳。
眉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鵬窠站。
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爲
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
咸指此犬爲鵬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爲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
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
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爲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也。博物志云。徐君官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
于水濱。洲孤獨。母有犬鵲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
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
長立爲徐君。後鵲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
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
變化之莫測耳。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
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彘肉同
食者。立爲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
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

樂書初編

卷之十

覽

倚湖小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王。鄉俗呼爲雷祖。及長。涉
獵書傳。辟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
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瓊州定安縣五
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故名。
黎葵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
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
人之祖。故曰黎母山。又洱海邊漁人得鵬卵。破得
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水土爲
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雕。飛集高興寺。不知
所止。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避禍漢于臨
汾。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
是有韓媼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
檇兒。時已四歲。乃白媼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媼從之。
檇兒乃變爲蛇。令媼持灰。隨後遺誌。謂媼曰。憑灰築
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檇兒遽化爲蛇。投
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
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
皆無尾。尤爲靈異。投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卽玉

樂書初編

卷之十

草

倚湖小築

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寢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
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
就于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
爲已子。義卽卵中兒也。湧幢小品云。隆萬間。緬甸
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鷲。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
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
殺之必見不祥。閩書圖經曰。鰲魚。今南人但謂之
鰲。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文獻通考云。高
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
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
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
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
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
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日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
麗。以高爲氏。

叢書初編

卷之一

子

嶺湖小集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卽借光于日。萬物盡借光于日。
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
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蘇
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旣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
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
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
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
在屋壁上。了了分明。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
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
鑑。闊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兔形。甚精巧。
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
究其理。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
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
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干寶搜神記云。
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
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叢書初編

卷之一

子

嶺湖小集

火于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水火之鏡。異聞集隨御史王虔有寶鏡大業中胡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乃寶鏡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酉陽雜俎云荀諲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溪澗先有佛現焉其聲如云佛現此鳥鳴則佛光隨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荀諲之鏡其又借光于峨眉山之佛光者乎。

樂書初編

卷之一

畫

仙湖小築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云得之金谿山嘉祐間知撫州王周于臨川盡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輩下轉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樂書初編

卷之一

畫

仙湖小築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蘆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于滄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邕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諦視皆悉而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爲真松樹也爭以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茲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乃水爲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譴衛帥之水晶茶盃爲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雲水品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清波雜誌云政和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成白骨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爲石還其故物耶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去外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邵上表云稽覽國史政道得陰物變爲陽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爲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石變爲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潯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與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墜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頒賜公卿 福州名勝志云閩清縣留錢山在縣西南十六都唐乾符間一夕山上有錢爭爭然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建陽縣熊家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爲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時有賞賚哀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天忽雨錢三日始畢葬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隸得者悉化爲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于此速止林氏福也應聲即止所收已鉅萬矣今三事觀之墓餘而

入之官仰天而祝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
受也。他人得而化為土。應其祝而即為止。見天雖極
賞善人而卒無濫賞也。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
南溪橋中涌出開元錢。背有闕字。或福字。居民取之。
明甌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
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文獻通考云。黠曼斯國。
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
常以輪突厥。唐垂拱二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
十丈。宋建隆二年七月。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隨
水流。出方二丈二尺。其重七十斤。晉書五行志。元
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周南林纂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獨抱
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酒掃其下。沙中獲錢
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
其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
獲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
乃去。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倚湖小集

洗桐洗竹 附洗木

列朝詩選載姑蘇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
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
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薄草窓
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齋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
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
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
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致
稿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
葉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倚湖小集
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閣前
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褥可
坐。兼遇落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
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為撩疎
密遣蕭條。已繁不用僥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
清音開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逕。正
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
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
為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朝思暮想。

若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嘲二子之洗桐耳。元劉斧青鎖詩話云。韓魏公鎮真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爲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究。爲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也。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畧洗。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簪裁冠添髮書初編 卷之一 倚湖小集

散逸。玉芽修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下書。此亦洗竹之詩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髮止癢。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方中通曰。泉本出溪。溪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歸下。江水自浮上。先候泉水之高下。疲甕至此。洩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清坡雜志云。惠山泉亦可致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

睡方

唐鄭徵君雲叟有詩云。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陳白沙先生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弼爲守。餞之金龍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龍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得。鷄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聞之。撫然。同此一睡耳。唐之徵君。欲賣之而不得。明之徵君。欲買之而不得。古詩云。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客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既。有方。則亦可賣。亦可買矣。予謂半山翁有詩。細書妨老讀。長簾懶昏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少年。此一方也。癸辛雜識云。余習懶成癖。每過晝。必須偃息。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荆公嗜睡。夏月嘗用方枕。或問何意。公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者。未易語此也。此又一方也。東坡詩云。一枕清風值萬錢。誰人買得北窓眠。清心暖胃門

冬飲須用東坡手自煎。此又一方也。蒙齋筆談云。予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胃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窓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鷄初未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無一異者。夫睡時胸中既無纖物。睡足又無餘情。而輒以爲人生之得意。此又一方也。清異錄云。馮翊士冠朝。常

彙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倚湖小築

侍華山陳真人得睡之崖略。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笑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何譜記。垂範以筆墨塗紙滿幅。曰。混沌譜云。卽此是也。夫睡既有譜。安得無方耶。師友談記云。東坡謂廌與李社言曰。某平生于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用安排令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

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頰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未可比。二君試用吾法。當識其趣。慎毋以語人也。此又以見東坡之睡方耳。老學庵筆記云。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頗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

彙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倚湖小築

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遼世宗初名元。欲更名阮。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或曰。睡帝。夫陳搏得稱睡仙。安丁世無睡帝以配之耶。白白曰。李林甫一夜數移臥處。雖求一夜之夢而不可得。曹操爲疑塚七十二。此雖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式如子曰。錢武肅王軍中。用圓木警枕。又令人中夜投鐵於階中。驚寐。是又捨已之黑甜鄉。而惜人於帖席之眠者。黃貞父寓林清言云。予病中不成寐。因寤一法。

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着。如觀鼻觀心之類心向內內無
法。如丹田數息之說不想清淨樂適身遺心大和樂。

讀書初編

卷之一

空

倚湖小築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為真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慕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宜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算丹。一年胡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輝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劉溪漫筆云。雪竇為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懸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真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棄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

讀書初編

卷之一

空

倚湖小築

海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館微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真境與

梁史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謁天子既覺心異之即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并書工奉表獻王盤等物因華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嚴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爲

夢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築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爲尼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憩亭上勅遣內官王越賓謁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爲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即取以竣越賓詩云碧塢烟霞畫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滁州寶應寺唐大曆中李幼卿以右憲子刺是州而爲僧法宗

建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略云幼卿爲僧法

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

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冥契乃賜額寶應

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

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

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

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

跡也慎蒙名山巖洞記云眞賞亭在安吉縣西三

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間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夢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築

往上方寺循行而南經此與昔所夢無異遂建亭名眞賞蘓子瞻詩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實是廬山鎮江志勝云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无外者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即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所著有沈存中夢溪筆談

遺象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既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而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既無威之可懼。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已。美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响。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人皆畫元崇之真神祠焉。求之有福。又按玉堂閒話云。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寺奠饌。仁傑方朝。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暇粟日抄云。薛稷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稷對曰。臣今日降日。邳人或奠酬耳。帝卽遣使徵訪。果然。菽園雜記云。蘄州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

彙書初編

卷之一

奎

倚湖小築

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昇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令句容者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入爲繕部主政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卽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強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不藥。曰。有正命在。寢恍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奪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斯則與蒼喬先生之靈感相符。

彙書初編

卷之一

奎

倚湖小築

樹蔭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書。唐書高顯
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
當出貴人。後頗至宰相封渤海公。蜀志先主宅東
南角雖下有桑樹高丈餘遙遙童童若羽葆車蓋。往
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
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葆羽車蓋。齊書太祖宅
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
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桑書二編

卷之一

年

倚湖小築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玉庭。湊初庭湊冒
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
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驚而僕者以
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路山人也。向見
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
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
樹婆娑暗比舍矣。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樹
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

三人曰。石日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橘樹。婆娑異常。
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隣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
宰輔者。里吏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
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
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
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溪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卽有
人入相。俗謂之音聲樹。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
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顚。

桑書二編

卷之一

年

倚湖小築

歲月既久。榕膚包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
年陳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頰鄉
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慈名其軒曰瑞榕。而
爲之記。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爲衣錦
將軍。昆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弟迨遊讀書外家沈
氏自茅山坎屋墓有二松結毳盛蓋。旣而兄弟舉
學洪詞。括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
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
垂蔭一畝。恭帝旣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復

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升水中如覆錦紛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自邢蔡號等州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井東之祥亦非空應。幕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鎖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回。啓戶執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章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壯。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憚蔽之。不欲人見。期年之後。漸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廊。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歟。亦甚異也。樓守晦云。東陽梅山趙家祖坟。一古栢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栢枝爲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蔚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續書一編

卷之一

主

倚湖小集

牛思黯之女

胡三省云。琵琶記。蔡爲牛婿。絕無謂。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爲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頗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率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候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輩竊窺直入。卽出牛氏居。嘗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蔡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敬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爰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敞後官至秘書。高則誠所謂牛相。當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稍異耳。藝苑卮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蔡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未蔡生歿。以

續書一編

卷之一

主

倚湖小集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幾人耳。攷僧孺二子曰蔚曰聚。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微。聚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蔡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王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敵前所娶李氏。善書。敵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詩。亦彷彿似之。但予閱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情。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爲友。婿則無所謂蔡生與鄧敵也。獨敵後仕至秘書。則秘敵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于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洩貢院。謁于相門。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勵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僮。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佩高談。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數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

羣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集

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坎壈。不復振舉。旋丁家故。垂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于垂成之冬。道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按牛蔚僧孺子。屢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牛叢爲諫官。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待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二人足矣。牛微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益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貞討楊復恭。果有功效。貞偃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十卷。又按武宗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壻源道。故相竇易直子。絨。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勅崇

羣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集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巖一人。餘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壻。又不止前四友婿而已也。

義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歐寶者。後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遇于神明焉。法苑云。鷲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于歐氏。唐傅亮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應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興有郎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姬前。看之。有竹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而去。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慕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龔堅志云。婺州根溪李媪。子死。媳嫁止餘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畏飯

哺之相與爲命。方春時。姥與兒偕里中數人。擷茶一虎。躍出林間。衆懼駭。登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戲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瞋目弭耳。若慚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墨客揮犀云。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太史陳善作拜虎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倘湖小集

崗記曰。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嶠。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嚼吾肉。噉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家。

貧授徒海濱。以方嚴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鵬祝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劇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鵬去。歸而父果病已憤懣。一鵬至。則急趨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鵬曰。異哉。兒之歸也。寔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又博羅何孝子。字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遠迓爭購之。發引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輓車屈道。隨在輓晴。旣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字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字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視之。若素參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蓄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倘湖小集

虎苑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醫薪爨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嚼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姊壻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

彙書初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母故也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雌而晴呼雌者鳩也洛陽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暑移蹕上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晉穆帝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遣降符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則可謂燕臣矣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人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薪爲業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擗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鳩婦乎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多

彙書初編

卷之十

七

倚湖小築

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鳬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侯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倣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元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洪武初。慶王橐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文皇令歲一至常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濕。水泉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文皇。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時此亦有鴈臣之意。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資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傅說。宛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傳說。而不知文王之滅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凌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真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青字漢臣。初遷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砦下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七遷陞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入朝。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全

倚湖小集

會寇逼邊。俾圖其像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于是有敵萬人之稱。明國子祭酒宋訥。剛正威嚴。高皇待之極厚。君臣之美殊解倫比。上燕閑之際。嘗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命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幙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者亟圖以進。明日朝罷。上謂訥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此時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既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
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
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已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
考古而徒憑弔之哉。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
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眩。臥幽閣中。覆被輒面
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
諸賢之上矣。北史。柳晉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
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晉嘗入侍宴。
讀帝與妃后對酒。或逢興會。輒召晉與共榻同席。尤
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開機。能坐起拜伏。
以像晉。每月下飲。輒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
焉。後從幸江都卒。此又妃后同坐。則待以狎客。木偶
拜舞。則近于兒戲。非禮賢之道也。卒至君臣道盡。其
及宜矣。獨異志云。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
帝每思諸王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
如對其面。隋來獲兒大破高智慧于浙江。窮其餘
黨。帝命圖其像以進。唐文宗畫王起像于便殿。稱爲
今之仲尼。龍城錄云。唐明皇初登極。夢一龍騎符

雜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尚湖小集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
宛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
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卽姚崇宋璟當爲宰相兆矣。
上歎異之。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
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盤屋。迎至興
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方鎮編年云。錢鏐鎮
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松江號鸞手
校尉。何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厚
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面
有銀光。奇士也。卽時召見。宋史。神宗朝。馮京爲呂
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
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
詔。有清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
則以正人入夢。猶庶幾焉。遼史。張儉性端恪。舉統
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
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愧臣境無他產。幕
僚張儉。真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
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卽召見。詢時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尚湖小集

務三十條自此顯遇特異。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弗獲以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新淦祥符觀道士得一適遇鄂郡津到闕下召對俾住太乙宮賜號冲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鑒義時道官有仕于州縣者卒擾于民得一力為請于上一切罷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畢而出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按問道

人奏曰今日伏觀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噩入見帝視其手範如舊識曰卿昔仕平舊曾面朕乎噩曰臣往年上朝王帝瞻視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青牛何在噩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又王老志濮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真人授內丹要訣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築

曰多年退罷老公人于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按摠得一枝枝上有冤冤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放遣至京師蓋老志見上熟視曰願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讀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官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

詔庀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靖康勝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于正也夫黃齋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千鈞之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薪者而得伊尹夢後文王夢天帝賜汝望王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夢帝賁良淵皆所謂神與天通者也高唐兩夢行雲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郎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而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謂一皆親見其形貌既聞其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一

金

倚湖小築

字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遇其何足以救靖康崇
塵之禍哉。宋濂之對高。帝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僧集。使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人言。天下欲太平。何崇作
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愚。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
友人贈之詩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國當衰頹。
卽夢而不能自踐。可慨也夫。南史。侯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
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誦佛經。因謂左右王慧淵曰。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乙卯
日定計。帝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惑
者已。宣和書譜。韓熙載多好聲妓。專爲夜飲。賓客
孫維歡呼狂逸。不復拘制。江南李主惜其才。置而不
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縱。然欲得見其樽俎燈燭間
觥籌交錯之態。乃命待詔顧闳中夜至其第竊窺之。
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此亦豈
所謂求賢之像哉。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
殺鷄埋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
上。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
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相問之急。乃曰。實不見
有鬼。但見一白頭鷄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
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
故。敢以實上。此驚有鬼也。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
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至桂林館。爲羣鳥所噪。王稹以石擊鳥。中腦而墜。死
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
先行去。戒遙遞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
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
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
推司。筆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乃是鳥鬼
報仇也。則是鳥亦有鬼也。西樵野記云。隣人夏傑
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
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奏之於野。蹕蹕于地。復作鳴鳴而去。王行甫云。越
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
夜常見鳴鳴。指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不得。然在
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
呼爲鳴鬼。爲刊木戒昧者勿捕。此鳴之鬼也。

四友齋叢說云。有關翁者。言其隣人有良馬。牧於沙
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奔馳
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輒不見。三水小牘云。河

東裴光遠爲滑州渭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雖九

葉書初編

卷之十

牛

倚湖小築

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駁健能馳。竟以暑月不
勝其役。而斃于厩場之內。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
子大順。辛亥裴遭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
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若
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
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駁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南越志云。綏安
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十石。以童
男女三千人牽之。旣而入船。俱墜於潭。時聞呼聲。

有曉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

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

犬名黃女。爲圻奴所殺。其冤忽于主前。昨其奴。此犬

之鬼也。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

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

奮往擊之。旣至。無有。收鷹上韉。行數十步。復見鬼走。

又不獲。如是者三。卽命芟草以求之。得鬼骨一具。蓋

鬼之鬼也。異聞總錄云。宣和中。董秀才如廁。見白

衣婦人而爲所懸。教投資之。且扣其所有曰。但遺一

葉書初編

卷之十

牛

倚湖小築

和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踪跡焉。一
老圃曰。向者小童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
今白衣而出。豈其鬼與。呼道士行法。咒黑豆投于井。
怪乃絕不出。此羊之鬼也。抱朴子云。滕永叔常畜
一獼猴。鎖着牀間。犬忽齧殺。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
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座上。不悟是
鬼。驚指曰。獼猴何被傷。血流斷鎖足乎。永叔方悟。乃
知猴死亦有鬼也。南史梁武帝攻郢。郢城有數百
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明且賊降。

世降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費用盡備。或有聚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忽見沙門。龍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備諸供養。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纔一嚼齒。便卽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啻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濯。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洒掃。設像肅敬。筆記云。石藏用各用之。高賢也。嘗言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効。張端義貴耳錄云。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

叢書初編

卷之二

奎

荷湖小集

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闢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值。邇年以來。有司狙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嘆也。修眞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閨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

叢書初編

卷之二

奎

荷湖小集

涉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
 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頃頃不停。亦復
 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視之。若日
 影過庭。分毫不差耳。鐵厚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
 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傳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
 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
 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
 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大然。十年之後。
 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
 籬書初編 卷之一 奎 倚湖小築
 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
 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
 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
 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能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
 疇覺之哉。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
 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
 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
 若此。詎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冠式不同攷									
女將軍									
寶母鐵母									
鼻息如雷									
合歡									
有情之物開花									
籬書初編 卷之目錄 倚湖小築									
塔影									
影									
發私柬									
花草之形異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麴樹									
題心									
種銀種金種玉珠									
種牙種痘種鬚									
種血氣之物 附種蠶									

烏祥

魏南齋一號平齋

避晦日之說

東坡詩文

東坡之妹氏

堯母墓

暮年再起

觀人之法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彙書初編

卷一百錄

二

倚湖小集

明太祖脣斷

墨仙筆仙

方卵龍卵

陰功神助

甲申十同年圖

帽製

堯山堂外紀云杜清碧本應召次錢塘諸公其門顧淵白琛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蓋用紫色樓藤縛帽而制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按此今高麗貢使行道中所戴若往時之涼帽式與今之滿帽稍不同農田餘話云至元中胡石塘長孺召至京見上奏曰臣曉那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頭上箇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此所謂笠應似今之滿帽矣元末丁高士鶴年嘗作別帽一律云雲樣飄蕭月樣圓百年雄麗壓南冠黃金綴頂攢文羽白壁垂纓間木難刺繡尚期平敵壘簪花曾夢舞仙壇一從吹噓西風裏誰念蒙塵白髮寒此則的似今之滿帽式耳蓋庚申主旣北而丁高士借帽以追念之也餘冬序錄云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笠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農民之家許著細

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其所謂雨帽。是何式樣。公差之笠子。是何式樣。農民之斗笠蒲笠。是爲貴重之飾。亦不知是何式樣矣。王伯厚漢制考云。縹布冠各一匳。註縹布冠。今小吏冠。其遺像也。匳。竹篾名。今之冠箱也。疏縹布冠。士爲初加之服。冠訖則解之不用。庶人則常着之。故小雅都人士之詩曰。臺榭緇緇。此是庶人常服之布冠。而漢時小吏亦常服之。
朱子註云。臺。夫須也。緇。縹布冠也。其製小僅可撮其髻。夫冠僅可撮髻而亦名之爲臺何哉。

樂書初編

卷之二

二

傅勣小集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爲杜曾所圍。欲求救。下故吏平南將軍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請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解圍。漢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婦覽戴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爲都督。員爲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吾明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暗中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以佯許之。故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翊平時侍養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哀。乃除服。薰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當視視。不復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佳戶內。使人報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覽員首以祭胡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爲廣冠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冠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漢書西域馮夫人名嫫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東觀漢紀東海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彙書初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倚湖小築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其首祭子塚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曉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還出于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冬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綱寧州頗歲饑疫五冬蠻強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梓潼路塞停住父州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上嬰賊守城中糧盡炎鼠拔草而食之伺釗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目名勝志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湧幢小品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厥吳中作亂母爲軍司馬厥復以已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繩三丈許繫髻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彙書初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倚湖小築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鏖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幃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二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緒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睽慨然代行服甲冑韃囊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吳誠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燕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燒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乙刺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榜曰孝烈將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唐書。唐初。薛仁果將旁仙地者。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即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夫人。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辰。傾城出遊。即任夫人也。楊鐵崖古樂府。濮州娘序云。朱鬢氏掠女婦。擇白脂者一狎。即付湯火熬膏。爲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顏殺復與裸飲。焚醢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營。遂擒其衆。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樂書初編

卷之二

六

倘湖小築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名勝志云。有名夜梅者。焚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於順寧。兵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有險可恃。土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田土知府。陶姓正統間。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曩率所部禦賊。斬賊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人。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矜。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賁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匿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重賁埋沒。使得從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擄。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樂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倘湖小築

撫之乃釋并難辦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
潛起駢藏之馳騎至里以策過家門歇馬中堂坐索
故夫夫出旬旬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
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
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清波雜志云政和五
年四月宣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
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
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
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
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
天下幸甚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
節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
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
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
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歸者甚衆晏助不給者
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
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樂書初編

卷之二

八

倚湖小集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
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
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
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爲寶
會各鬪寶物生出此石示之衆驚異禮拜求市此寶
價屢加至于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
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
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中有巨鐵在街名寶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
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寶鐵祠括異志云有人得
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索無相斷處
掘之見之以數十十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
久引上必有金杜陽雜編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
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
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
歲上曰若碎小冠如斬殺犯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樂書初編

卷之二

九

倚湖小集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烈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農耕錄云。杭州張存于蕃中獲聖鐵一塊。厚濶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撮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菽園雜記云。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蹏視。

彙書初編

卷之二

十

倚湖小集

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裂。識者云。此靈物。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祭劍出鞘。則預爲之禱。是以寸刃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煅煉而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眞臘國人。身嵌聖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爲害。鄭邦章暗記云。暹羅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卽于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眞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千寶晉紀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割犀。柔者可以繞腹。然古宗鐵不易得。買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飾。取媚。無當於用。香案廣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彙書初編

卷之二

士

倚湖小集

水隱步自閑。路旁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白湖志云。錢唐間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被。隱如杵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非常鐵也。北齊書。慕容懷文以道術事高祖。能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銑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劍。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然不能截二十札也。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

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

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毀矣。常附胎于柳子檳榔

果殼之實內。通謂之聖鐵。鳥龜能辨之。以爲奇寶。夫

咸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

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廣志蕃嶺之中

有聖鐵焉。舍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焉。一

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

能破之。誠齋雜記。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刀斫

之不能爲害。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

造。又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鑽鐵。出西番而上

有花螺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簪簪之。則

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鏤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

者。名水鏤鐵。造器犀利。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

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

銅母耶。

叢書初編

卷之二十一

主

倚湖小集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

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

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

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

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孩

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

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

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叢書初編

卷之二十一

主

倚湖小集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

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

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

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

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

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

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

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

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道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停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藥書初編

卷之十一

十四

倚湖小集

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于城下。

人情惻惻。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背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張南軒云。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其終日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大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定。不被挫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遼。寇萊公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徽五

藥書初編

卷之十一

十五

倚湖小集

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直置勝敗于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好水川之役。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覓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然則張魏公之鼻息如雷。眞符離之敗於度外。吾不知其設心何等矣。避暑錄話云。唐末有道士程紫霄者。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道士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既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別觀矣。後山叢談云。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解睡矣。澶上開談云。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繼史張元道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鄺瓊之語。亦是潘遠記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患在其爲心法哉。張魏公于進取爲甚。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鄺瓊不當殺曲端非辜。此大失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甚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張魏公亦奏。胡瑄筆削東書。顧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瑄追勒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瑄則李綱客也。

叢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湖小集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之公言。理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子。東亦無憾。勅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避暑錄話云。魏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齁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云。

叢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湖小集

合歡

稽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礪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寔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忘人之愛則贈之以丹棘即宜男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填錯爲肺癰取合歡皮煮服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椿名合椿木

藥書初編 卷之二 大 倚湖小築

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蘸暈線上半曰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卽今之烏堇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聚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

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此出顧太初說略考合歡頗悉故具錄之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拾遺記云魏明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薔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劉英之續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杜羔妻趙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藥書初編 卷之二 九 倚湖小築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餘頗瘁相傳云明皇泊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他枝則不復合歡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玩上曰此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于是促坐同食焉因畫圖傳之于後陝西通志云樂遊花自生玫瑰樹下首帶一名懷風賦在其間常

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時人或謂之光風茂陵
人謂之連理草又驪山玉女殿西有雙皂莢一帶兩
角其背相合華清宮之樹亦此類耶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
輪金翠焜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
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
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鷄
鷄兩度見之一見于曇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
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
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
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瘰癧又能已瘡二川
稟書初編 卷之二 手 倚湖小集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聞
雷聲則牙花暴出遂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
角象爲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
石蜆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
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蜆賦注云亦有足
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蜆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筋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
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爲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曙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集

常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蘓入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奏聞。文廟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窓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

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扇。梟爲之礙故也。若鷺飛空中。其影隨鷺而移。或中間爲窓隙所束。則影與鷺遂相違。鷺東則影西。鷺西則影東。又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梟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蕩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孫一之刻溪漫筆云。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于異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方沒。嘗聞太史薛魯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爲之。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一

三

倚湖小集

躍然後臥疴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談謂中間爲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也岳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解泗蕪蕩棄豈其應歟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僧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築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爲東塔寺徐光祿振德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層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墅談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藝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廂屋則凶此一則又塔影之異者也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築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仰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爲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爲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高僧傳釋惠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龍馬言曰。冰蠶絲綃。月下無影。太陽

影所謂天中。

卷之二

重

倚湖小集

則正明耳。蓋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一統志。信豐縣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苗至。周昭王二十四年。東曉獻二女。一日延媚。一日延媚。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湄。恒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

其名智廣。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食

五穀。日中無影。桂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荆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齊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見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召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卷之二

重

倚湖小集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那吉驗影之說不虛也。抱朴子云。韓衆終丹法。漆密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拾遺記。漢游之北。有勃髻之國人。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迎立時。猶豫不決。遂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影不移。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雞肋云。宋太祖徵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

錢數十。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龍泉木。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各物皆稱。三日而止。甲乙刺言符堅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名勝志。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唐大曆末。漢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金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范成大記云。游峨眉山。侯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集書初編

卷之二

毛

倚湖小集

將大現。堯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酉陽雜俎云。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題題。三名漢節。四名尺冕。五名索關。六名鬼奴。七名竈圖。一曰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辨。又云。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淡。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凡蠅虻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爲病。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酉陽雜俎所言蠅虻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蠅虻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集書初編

卷之二

表

倚湖小集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馮新子。補弘文生。
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頤。頤謂使者曰。相公誠條
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頤得以志之。炎不意頤
賣也。即署名托封。頤即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逼臣以
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
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即欲決
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行營雜錄云。慶曆
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爲聞達于朝。鼎臣即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
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
爲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
屬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清波雜志
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併以
將王滂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
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滂之所業
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爲
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爲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樂書初編

卷之二

手 倚湖小築

監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徵王荊公
私書。學乎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
監荊南鹽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
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
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薦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
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
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噉粟日抄云。蘇頌在
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
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托書札。公笑
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議
本字允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願。毋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
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如此。朱平涵云。
近日某官以事聞籍。投書給事李某。李發其書上聞。
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宜置
之不答可耳。何足漬君父之聽。亦不過摧枯拉朽舉
動。非有大關繫。而票擬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
紀錄。李後亦以考察去官。

樂書初編

卷之二

手 倚湖小築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藤。一枝數葩。石蟬花生
蜀中。始生。其莖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
與蟬甚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贊云。
有若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庚巳篇。
云。正德己巳春。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
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
爲翼。二瓣合爲腹。二鬚垂爲足。而蒂橫出爲頭。兩旁
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鵡。
藥書初編 卷之十一 詩 倚湖小築

山茶。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
花麴塵色。形如飛鶴。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媚草。探眼
以代面。歷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
媚蝶。能致其夫憐愛。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
大毒殺人者。一曰鴟。狀如雌鷄。生中山。一曰內童。狀
如鷄。亦生海中。一曰鳩羽。如雀。黑頭赤喙。後漢五
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脰靡臃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鵲
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元和中。伊祁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維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莖
三連。五色重疊。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毛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藥書初編 卷之十一 詩 倚湖小築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二本。類仙佛像。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益部方物記。鸞鶯草。春葉
晚生。其稚蘗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翔。贊曰。翠
蘗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入採
爲拄杖。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樹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實似玉。煮一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捲。呼爲鷄。縣本本草云。惟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子庚辰夏五侯。碩膚夫子飯之。備有榆肉。乃邊將所饋。榆樹上生之。即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陸游源黎床潘餘云。榆肉榆車也。產口外。腴脆無比。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隅之山及開明東北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簪筭。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雞木瓊樹雞及雞臘磨菰。芋肚菜。雞縱菜。地雞。皆其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城。顧太初說畧云。有麵樹則

南中桃榔也。酒樹則榔也。肉樹則德慶州瑞溪猪肉子也。其樹各榮。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柳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頃遜國樹葉汁。取存之數日。卽爲佳酒。樹樓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不可飲。此乃眞酒樹也。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其地熱。衝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寔。中有酒能醉人。煎藥書初編 卷之二 儀 儀湖小集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烟葉本草未載。舊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崇禎先帝禁之。至于殺賣烟者以儆之。而州縣貪墨之官吏。借此名以破人家者。不可勝計。晚年帝始悔之。始諭內外弛其禁。言此烟可以代酒而不損人。當時至以大辟處貨易者。何在廷之無直諫耶。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卽醉。此則眞酒草也。韓退之答鄧道士寄樹鷄詩云。軟濕青黃狀可猜。

飲烹還喚木盤廻。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垂龍左耳來。稽神錄。建康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矣。唐肅宗與張良姊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鷄爲子。不欲有聲。後漢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脅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晉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下。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花木志。桃榔出典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麵百斛。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確中。懸樹下。割其寔。使汁滴確中。卽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卽貝葉也。都勾似柝欄木。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桃榔。偃曝談餘云。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荅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桃榔。亦有麵。朝鮮酒巖有酒流出其下。

叢書初編

卷之二

毛

倚湖小築

酒譜云。嘗有人造在助松酒者。劉香爲辨其松字之誤。松音陳。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爲昆崙之墟。其南而浮爲蓬萊。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顧遂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誠酒類記。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臂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叢書初編

卷之二

毛

倚湖小築

迴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緘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知其惡耶。李定資溪鞠藭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溪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嘆息不已。此出王鞏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南部新書云。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之。便忻然改容。卽取其子布算。忘其恙矣。

彙書初編

卷之二

魁

倚湖小築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嬰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云。襄越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嬰敬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宋脣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茲息無極。如用則真金也。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首。諸面時人呼爲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遇一道人坐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而首如玉。再往。遂授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窠。取藥置窠

彙書初編

卷之二

魁

倚湖小築

中有頃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唐徐浩之怪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併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食采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種矣。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晉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卽玉華山。南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耒理小園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類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是珠亦可種耶。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鴛鴦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真可種耶。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潤者。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則成真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邵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放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爲神授。皆妄耳。必山子曰。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卽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卽有一惡須易新丸。痘出不善。以火焯而過之。宋周必大子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額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能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

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北史李諧傳。諸子庶生。而天閹崔誑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雉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誑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談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諷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彙書初編

卷之三

四三

倚湖小集

種血氣之物 附種益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間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嚼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龍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楚石大師云。大漢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啖茄。

彙書初編

卷之二

四四

倚湖小集

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隻。吳淵穎西域種羊皮書。壽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脰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杵聲。則羊子從脰骨生矣。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躍而出。此又血琦師所見少異。劉子觀量篇云。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植羊。謂剝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又按葉隆遠志云。其先一主曰晝裏眠。呵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芋。然何以速長成如是耶。博物志云。青泥殺蟹。得竟復生。將蟹剉令如基。搗赤芻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蟹成蟹。王元順云。蟹切塊同莧菜。與老母猪食之。則瀉出皆成蟹矣。此又一種法。臨海異物志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鹹成水。洒田中。一點爲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壘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不一。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壘沃。謂之壘田。壘蚶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卽謂之種。白蠟。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壘之以糞。候雨過氣。蒸而米粉皆化成蠟。如蟬蛻狀。取蠟成汁。和粳粉蒸成乳食。甚甘美也。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礪于礎。以爲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是礪亦可種也。老學庵筆記云。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渡從此出。海粉卽所漚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清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卽生。此真種鹽矣。文獻通考云。海鹽非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興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鳥。名曰鵲。或曰神鵲。見之者吉祥。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鳧。云。鄭玄言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遂卒于鎮。唐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造明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岐人謂之神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獻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空同子云。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彙書初編

卷之十一

星

尚湖小集

鐘鼓鳴。則烏鵲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之國。舟泊龍江關。鳥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陵符生家。舊稱老鵲符家。言環庄樹皆鵲。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鵲亦不之來。世人以烏鵲之聲爲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鵲鳥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鳥。而非可以概諸鵲也。酉陽雜俎云。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有喜。是烏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拔貢開科。如大場側。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鵲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一。因考諸書所載烏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鵲象之兆亦附焉。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時。鵲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鵲。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鵲盛集。又覺鵲象。純如昔時。心知聖

彙書初編

卷之十二

星

尚湖小集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賜爵聖駕。豈不亦爲祥耶。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新唐書路敬潛爲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若百步外。不必聽也。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鳥集不設御史則鳥去。鳥豈非祥物耶。周書宗慄南涅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慄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詔。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爲孝感。此鳥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纂書初編

卷之二

庚

尚湖小築

教坊記云。鳥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院曰。昨夜鳥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都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鳥名孝鳥。又名吉鳥。皆祥之之稱也。朱敬則兄仁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鳥巢所居樹焉。曾子至孝。而有三足鳥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叢葦上有小鳥。如鴛鴦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鵲。月餘五色成大如鸞。馴擾開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曰兵曹鳥。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凶。宋王元之移新州。聞鳥聲。問土人言曰。此新州鬼也。大惡之。果卒于新州。此卽禽經之所言白脰鳥耳。

纂書初編

卷之二

辛

尚湖小築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入念人之生死。猶日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况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矣。故預爲爾輩之囑。倘至瞑目。慎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及諸親舊。賻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屬至囑。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父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昔號南齋。今日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彝實所。書初編 卷之二 至 倘湖小集

書初編

卷之二

至

倘湖小集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才。答盛時。欽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盡當爲。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焚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爲得體。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其敕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批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遠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賈廟皆據寔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劉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爲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除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

書初編

卷之二

至

倘湖小集

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滌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令方隅無事。悉廢又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祓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穡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彙書初編

卷之二

書

簡湖小集

德宗移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滿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曆象千年正。醺醺四海多。貞元八年。試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歡。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鈞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忌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閩書古田縣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彙書初編

卷之二

書

簡湖小集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秋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韻韓偓胃者。剝其壁。函盛以獻。至錢塘江瀾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弼扁墨君閣。姑溪李之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取違。訖後。予問僧其石安在。曰已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廩後塵土。湊數尺。稍曳加。

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麗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問馬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蘓公之忠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蘓杜瓊有詩。集書初編 卷之二 聖 倚湖小築

日重華南去不南還。三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蘓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僧耳。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創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閨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災。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勛作。凡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化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佗得祠曹牒爲僧。劉挺筆談云。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蘓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圯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蘓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集書初編 卷之二 聖 倚湖小築

地下哉。集聖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德。何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蘓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蘓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在。巨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肩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境出見。蘓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蘓子瞻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別駕。讀書鏡云。紹興二年。皮冠謝達。隱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宰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燬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蘓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毀者甚衆。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五

倚湖小築

東坡之妹氏

世傳蘓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蘓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蘓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蘓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耶律楚材夫人蘓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弱之女。蘓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命真君召已。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難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闕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孀。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一孫。則謂我舅。其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五

倚湖小築

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熬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閨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閨。考坡集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軾。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客。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遺骸家。一卒送歸衡。蘇軾初編卷之十一 倚湖小集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卽令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嘉。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諸書皆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駘氏曰姜原。生稷。次妃有娥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人妃有阪氏曰常義生帝肇四皆妃而姜原稱上
死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譽之墓于傾丘而近
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
之必不合葬也。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
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
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銅。非攻鑿不
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攻別隊以入其中。卽往
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
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葬書初編 卷之二 卒 倚湖小集

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
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
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
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
蘓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爲
一室。獨蜀人爲一墳而異藏。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
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
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古。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嘉靖二年二
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
恐有震驚之虞。賈詡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
無之難爲。卒祔葬茂陵。後漢袁賀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祔爲煩耳。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
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
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李肇國
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
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
公爲舍人。以此讓之。談淵云。張邵公士遜三入相。
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
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垂方。物議罪之。方引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蕭索當衙並命
時。兼葭衰朽倚瑤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
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郇公詩云。蕭索當
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
夫君鶴露蹄。聞者無不大哂。癸辛雜識云。宋鄭清
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
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
人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
而清之薨於位。初清之之再來也。有作詩亂之云。

卷之二

金

續編

續編

卷之二

畜

續編

未嘗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
賡節初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
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
巷誰爲司馬哭。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
可惜角巾歸去遲。閩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
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
仕班本品見在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
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勅文武
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卽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修古弟修睦
出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剛母疾。委州印于佐
北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瘡過禮。服除判泉越二州。知
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驕
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
京。旣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
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
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
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園池。

石置書冊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溷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能行之。兄弟兩高矣。楊遂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于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旣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叢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倚湖小集

二孫陪茶。楊大憲而出。此玉堂叢語所記如此也。范守已。肅皇大謨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伺久之。健帽敝。噴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旣茗飲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戴弁登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今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不復顧。楊覺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也。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夜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車杜輓。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覲玄。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徘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叢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倚湖小集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年。閱年七十歲矣。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之。已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卽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卽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平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海寧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所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集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小集

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後果罹禍。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人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歔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蘓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

集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小集

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歔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喫。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此等相又當別觀。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泰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入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黃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青箱雜記云。盧樵貌陋。常以文章謁韋曲。韋氏子弟多肆輕侮。詰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明道雜誌云。蘓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辭別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之相也。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集

言無遺策。問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吳處厚書箱雜記云。余粗知風鑒。大率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氣。觀諸君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

叢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集

則豐盈固賢哲相也。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者。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善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問善行之。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二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以上有亦須大官。蘇東坡云。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長者言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朱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諛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狐鼠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劉氏雜志云。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

禮賓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鬱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訥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鄒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見知于子貢。羣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陳于陛意見云。世有外

叢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築

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爍。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觀矣。歐陽公曰。凡治民之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問晏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某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栈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可戶參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惡而死。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臣處之。則大獄不解矣。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皆殺之。我終日背劍。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相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止。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慶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揮塵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燕翼貽謀錄真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以上聞。至皇祐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鼓爾一培塿。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讀書鏡云仁宗常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讀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湖小築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燕舞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官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瑞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讀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湖小築

太祖脣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
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
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
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
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
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
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
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于是命禮部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七

何湖小築

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
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
在旌表之例。詔從之。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
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
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
郭巨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方遜志論
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
太祖之脣斷。高於千古矣。又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
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

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上疑

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

殺之。二人懼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

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

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

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

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七

何湖小築

律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

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

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

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

天道乎。江西通志云。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

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

歐陽招以御史侍班。上秉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

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

陛下不可。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況實有寬仁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剔去一齒誓不二節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慙累其母上疏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有復其官俾終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入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寔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相當國李刑部鄺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謂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托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即活出之又高唐令唐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繫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子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徇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為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能仰體為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待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請吏。濂謂曰。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除湜福建布政司叅政。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註誤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蠶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棄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集

煦曰。吾旦夕死已矣。母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屏牆于門。爲部民奏訐。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太祖斷自睿衷。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董黯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瘳。隣王

棄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集

奇家甚富。縱酒無行。一母相見。各言其子。奇聞而銜之。伺黠出。歐其母。黠還而母在牀。黠跪而言曰。黠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奇辱耳。後竟不起。黠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斬奇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烏程人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市利錘。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朱朗。永興人。今蕭山。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頤所殺。朗志在報仇。未間頤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吳興聞人虞。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錢塘人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墓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琨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

續齊初編

卷之二

金

倚湖小集

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卽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憚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順憐其孝烈。表不加罪。許之。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駭議。以爲開相殺之端。又輕侮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穆宗長慶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洸。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洸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續齊初編

卷之三

金

倚湖小集

父以涖角無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錡擊之。首
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沼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為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慶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繼
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議。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細者所知。吾賴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
至有弱媳代其阿翁。紀畧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
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
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
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忬。奏知州徐孚敬妖言。
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
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
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讞軍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全

倚湖小集

全其孝。世皆後為美談。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
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公以縣學生。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
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
極懇切。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
難。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為同縣常法
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後
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
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免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全

倚湖小集

方卵龍卵

採蘭雜誌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雛猴譏大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璘欲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取將何以進乃止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彙書初編

卷之二

金

倚湖小集

新塗縣相傳秦時有溫姬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放之江姬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姬死壅程溪將圮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賜額曰孝通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巒表高入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斕光彩民刈蒿薪以歸數少年搜取去卽煮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騰于山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彙書初編

卷之二

金

倚湖小集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置藏之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置藏予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雜卵大若五升甕舉之至輕惟空殼耳懸笥瑣瑛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鰾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泊泊作聲水也又甚重氣暖而潤澤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剗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紀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于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談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說圖識餘云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

工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鷄卵同。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其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洗至殼日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塩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為何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龍能湧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溪。嵩世廟時。內閣檀樾。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沒入貲產。所籍中有金鑲雙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卵壺一。金鑲龍卵酒壺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

藏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築

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切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淪盟。臣寮言。切謂陛下。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觀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騎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八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刻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常奉冊爲帝。泊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寶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藏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築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制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

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旣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中

尚湖小集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鄭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齊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予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奉文威。保民

伐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効力。實鬼神陰戮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又陶仲文曾請帝設玄府鎮法壇。以視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以諸酋款塞。欲撤之。忽報酋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一日。卽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酋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勅禮部擇日。告報

彙書初編

卷之二

中

尚湖小集

玄祀。冬十月。獲朵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爲遊徼卒所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瀕吉告謝。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仰賴玄威。雖已殛死。卽剖棺剝尸。斬首梟示。三十四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視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寇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立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也。乞卜日修祀。用答玄貺。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舉謝立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日仰答玄貺。則曰。加陶真人祿秩。至仇鸞既死。而知其逆狀。亦曰。玄威所殛。不亦填乎。帝之威靈。兵部禮部。卽欲執評。而無從也。幸而國祚靈長。天眷未艾。帝之雷勵風行。自足以震攝之耳。藉東坡在元祐間。復見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明在天。難逃不漏之網。斯言未嘗不歸功于神明。然先之以將帥。則正而不阿。真君子之言矣。史記。漢武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漢兵起。王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符堅。其後八公草木皆兵。陳川場云。蘓峻之亂也。庾亮于自

藝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倚湖小築

石祠祈福。許寶及駿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興國之舉動也。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尅。又于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其所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唐元載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瓊。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威虎駕雲車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板術。上刻玉清書。有美撰真士。囊中得秘書。自茲三醮後。翊我滅殘胡。七修類稿云。天寶

藝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倚湖小築

開西蕃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諸勅道立像。故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乾元三年正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內云。頃見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軍吏夜聞橋下關。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已北百姓數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皆聖德所感。神人合符。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鹵至太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南史王僧辨進師潯陽。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侯景。同夢數十百焉。

靈書初編

卷之二

聖旨

倚湖小集

虞道園碑記。宋徽宗封道真王文卿爲侍宸先生。蓋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臣當以神力相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退。而道君悉歸功于侍宸矣。曹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曹景宗章叡救之。騰于山。蔣神來助。神報許之。于是廩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千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寶器械。城山積。凱還之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視焉。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道進。追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薰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靈書初編

卷之二

聖旨

倚湖小集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
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英之第因爲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爲之
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
周徵名軾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有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
松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英名珪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畫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浮梁戴公建珍名珊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蓮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
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爲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爲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閱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爲朝中之
大老閱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一歲曾公又少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雅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詩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者
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景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畫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陳文誼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効
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効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舉人于八月次年憲
宗皇帝御極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
化二年也今崇禎癸未科亦因避愍改會試于八月
次年鼎革又次年爲順治丙戌科中雖易朝而兩科
之人功名特盛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王鳳洲先
生題甲申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爲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別歷中外。位丞弼。著篤秉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僅一焦泌陽。爲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仰窺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翫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懷耶。然是九君之賢。僅足以奏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

東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湖小集

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又可慨然而思。微也。甲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海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陸公漢玉堂漫筆云。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已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蹏從南巡。時同年忝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

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則石峯邵公。正統五年。楊公士奇真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條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溥六十有七。交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做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得從容爲真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真熙朝之盛事哉。

東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湖小集

墨仙筆仙

蘓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譚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素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定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卒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資于文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高郵人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習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于舟中。轉運俾左右取而還之。盡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割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墨仙筆仙

卷之二

李

倚湖小集

詩或得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鄒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文房之具。是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真子。隸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稱回道人。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華帶麻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灑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癒。年逾七旬。貌若處子。一日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東平人榮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

墨仙筆仙

卷之二

李

倚湖小集

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謂之則爛爛成金矣。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墨人間毘陵邵姓士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仙也。名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爲武陵郡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鄴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芒鞋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軒。

藝書初編

卷之二

一百

倚湖小集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神物有異寶物

鳥獸昆蟲之有寶

珠之所出不同

魚腹所藏

朱雀白虎之仁

雷擊元祐黨人碑

藝書初編

卷三目錄

一

倚湖小集

女國不同

知赦而斬罪人

生于空桑

東方生氣

陰陽

鴿傳書

尼站狗站

地名天定

馬殉主人

觸邪不止獬豸

尚白

象虎象龍

龍食

城始于禹

俗語箋釋

體香

藥似人物

人之精靈成物至今不朽

彙書初編

卷三目錄

二

倘湖小集

桂菊之性喜清涼

桐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籍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漢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殿前。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續藝文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插寶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廨合歡樹上。衆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題。

以鐵。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隋大業二年。鳳凰來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爲名山。頂有玉液池。爲龍爲虎爲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異物。龍以鬪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成之劍耶。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畧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賢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耶。

讀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築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畜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赭丹隨身耳。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卽致風雨。本草。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人乃喝迫。卽墮下水中。如鷄子黃大。取得陰乾百日。重疊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碍。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黃。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買似道悅生。趙杪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爲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脉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治瘡毒。七修類稿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

讀書初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築

如鷺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李時珍云。鮮荅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膈之間。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鷄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斬州候屠一黃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不知咒者。但以水浸撒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咒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鮮荅。大者如鷄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日札云。羊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類稿云。羊哀形如湯茅紙。又有馬黑生在腎。或曰在肝。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為利。又李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驢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異花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生物簿云。孕環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藥書初編

卷之三

四

倚湖小集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鹿帶玉而角。斑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麤金。出功婆塞江。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午日。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瑤而償其值焉。蓋取以為媚藥也。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乃越山航海來獻。帝得此鳥。蓄于靈禽之圃。餵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為戶。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為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

藥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倚湖小集

之而獲剝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孫奮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海諸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二人將卽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畏鹽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二快馬卽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攻日西山下降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沒潭觸石崩隕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踐踰尾端毒沫時時射潭水色如油潭面火發尺許熟視自蜈蚣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遲明下視蛇踰跡死衆曰畏鹽之夢寔神貺也以藤纏懸巨鐵鉤出平野皮厚如黃牛革節中壅曰醃肉滿船腹島獐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船主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乃龍也其皮鞞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鼓卽儻今值肉以爲鮮貨于國中且不知值又幾倍矣船主恨恨自各其不善買也

集書初編

卷之三

六

倚湖小集

珠之所出不同

全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盡也。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鳴珠。置于庭。拾而懷之。照于天下。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圍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雜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祖母綠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鷄。乃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鹿。鹿腹中得珠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漢劉鋹時。苑中罕吐珠。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見一半。捋其鬚得珠而食之。廣異記云。唐劉全白乳母子衆愛。有一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腰。便成老狐。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常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偕用小甌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

集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猪肉炙于甕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甕。候炙
冷復下兩瓣。狐涎沫久之。炙與甕滿。狐乃吐珠而死。
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唐文宗太和
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山海經太
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猢猻。其鳴自呼。此走
獸之有珠者也。

山海經。濫水有鰐鰐之魚。狀如覆鉢。鳥首魚尾。音如
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濫水有珠。鰐魚狀如肺而有四
目六足而吐珠。鰐音鰐。此乃魚也。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

藝書初編

卷之三

八

倚湖小築

鰐。金樓子。舜攝政時有鰐耳貫胸。民獻珠蝦。蝦亦
有珠。又交州記。蚶蚌似瑤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
鰐魚目。即明月珠也。故鰐魚死而月皆無光。三秦記。
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
求去鈎。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斲索。帝曰。豈夢中所
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
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鰐魚尾中有珠如栗。色黃。
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
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為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

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絕世。
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
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木居如魚。
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即出珠。龍溪縣九龍江。以梁
大同間有九龍游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
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圓潤三寸七
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捕之。輒被嚙死。
後入一大貓。兩相嚙。三日始寂然。及啓視。貓鼠皆死。

藝書初編

卷之三

九

倚湖小築

鼠較猶尤大。日久鼠腐。一童以鋤鉅碎鼠。腦中一珠。
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
羣兒據石為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
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曰。
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
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即數千
人出征。每人畧啣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
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為

商耗拆貨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各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貨對。主人噴噴。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問人在。謂曰。吾觀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強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袱。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卽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爲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續纂初編

卷之三

十

倚湖小集

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卒持斧挺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鶯卵。圓融光彩。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宦之舟。若有一絲明顯。懸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岸無虞。衆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續纂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倚湖小集

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則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廣異記云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有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懸甚矣又云懷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爐此是蟲之有珠者也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鎰額上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鎰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割額得珠貨與商胡胡云珠

藥書初編

卷之三

仙術小集

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工爲佛額珠又洪州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令此子主船載麥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斲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積神減耗而卒家亦銷落聽說增記云妖僧羊角禪師能前知善咒人死有張知縣擒而治之杖之百無傷其夜大風搖屋公曰是僧所爲正衣冠坐待曙升堂呼僧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慄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妖術書公取二物焚之僧即死然則人亦生珠耶白湛淵十詩其四云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買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梁書梁大同中常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此珠又安從生耶

藥書初編

卷之三

仙術小集

元李材解醒記云至三元間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

城其貢有蝦蟆百類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丸國有蝦蟆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灘上土人俟其去取之洞冥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

自丹州而來脚青沙珠積成隄阜名曰珠丘今蒼梧採藥者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晉

平公鼓琴有雙鶴下脚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一

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有屍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屍袁尋煥歷世

至宋猶然不捨此又水戲外之一案矣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為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廛

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謂為怪談者夫莊周說鯢水

擊三千猶曰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

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况夫波濤

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為之吐吞風雷憑其駕厲又安

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

于左以備考焉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

中得玉璽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列仙傳齊人涓子

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

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法秘閣

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艇

船兼三死人衣服猶備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

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職至

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

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

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

滾聚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

副貯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卽當相還耳。刀主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柳公權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稹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雀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亡去。眉公見聞錄。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垓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西陽雜俎云。平原高花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算袋囊偶墜于水。囊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異苑云。桐廬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刦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瑫。義熙中遭事在縣。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湖海搜奇云。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內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肉類也。中熱腹腐。是以死耳。白醉璵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厭厭有氣。以乳滴口中。卽活。主人僱乳母。乳之名其子曰天賜。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既半載。李邀張設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
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
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
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
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
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
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宮亭
廟而乞靈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遑遽不敢應俄
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
簪更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
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
開元三十一年衡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
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
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
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伏罪曰舊印爲惡
人竊去其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
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賞

搜神記 卷之二十一 衡湖小集

歸縣人罕知之 鄞人邢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
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
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昨得原金于魚
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
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視母遇風不
便私禱曰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
以簪投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
願同舟者曰適已投簪復買魚何爲關曰投簪權也
今幸得魚何爲不買剖之得原簪人謂孝感 記事
珠云寶曆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
買歸食至脊上出金奴一隻長六寸 藝堅志 淳熙
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
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潑刺不止士人愛其
腴鮮擬到日砍餚延客適天色微燠慮餚腐使僕作
鮮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
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筒至都城旅
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
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即付

搜神記 卷之二十一 衡湖小集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
爲下直車中。覘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
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
謁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
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鑄德基字甚工。建炎已酉。避。
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
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西漸。
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
黃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卽一事。彼此。
異記。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明終銘。
馮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
魚而金見。府中懼服。則魚腹又爲奸宄之匿藪。可不。
慎哉。

雜書初編

卷之十

年

飾游小案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
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而。
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潜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
物。色又屬青。其爲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旣飛揚。朱。
又喧炫。虎旣咆哮。白又慘冽。恐非休美也。考之禽經。
有云。朱雀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濟。
火流而爲烏。其色赤。越王返國。丹鳥夾王而飛。陶安。
公爲治行。火有朱雀止治上。鳴曰。安公安公。治與。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
思玄賦。繼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
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
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
是其幼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已老故也。演孔圖云。湯。
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者。
舊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
之。道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
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鳥。

雜書初編

卷之十一

世

飾游小案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黑章。食自死之獸。逸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般吾白虎。晉宋時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朝野記。景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名速麻黑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遭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兔三十有七。赤鳥赤雀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爲瑞物矣。吳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鷄之

藝文類聚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文曰。漢德無疆。廣乎唐虞。黃龍見。今白虎仁。神異記云。漢時健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黑虎隨之。不傷人物。卽王褒所謂白虎仁也。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𧑦。胡計反蓋騶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麟鳳龜俱爲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琅邪有白虎。史臣俱以爲瑞而特書之。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饒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愷悌之風。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生。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虎紋。爾雅所謂彪虎耳。服虔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山海經西山圖讚云。彪彪之獸。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郊境。

藝文類聚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國書。陳葵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蔡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耶。但崇寧九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從以下。如蘓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二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

二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

兄子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逵等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待從之調和。則所爲雷擊元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民不肯鐫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爲奸黨可知也。雷震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爲奸黨可知也。趙東山云。元楊璉真卿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義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真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甌浮圖尖之若瓠壺者。從

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真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以真龍之悅或存焉。而與牛馬之幣雜之故也。然則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孫氏談圃云。司馬溫公陵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毀。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工匠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毀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唐義士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羊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是兒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官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集賢初編

卷之三

集

何陋小集

諸般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此載。無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填。亦人所意計不到者也。在蔡京直欲使諸人遺臭千古。故金填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真是流芳百世。合當御書金填。惜終毀之耳。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蘓黃不作文章客。重蔡翻爲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毀。雖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填之當矣。揮塵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曾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蘓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已。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爲廣西僉事時。碎之。穆自記于渠頭。郎仁寶以爲德祐航海時所載之物。則過矣。此

集賢初編

卷之三

集

何陋小集

乃當時奉旨州縣皆刊此碑。以其僻遠。當毀時偶未之毀耳。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塋也。勅諭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巨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植。繪圖傳之。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咎。殺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唐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既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冒胡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出帝。即律應光遠。晉使人召承勳。責其劫父。衛而食之。以其次子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壽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誅罰焉。豈區區轟薦福寺石。徒因貧士而已哉。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之沙門辯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三國。其一爲菟伐刺拏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金。故以名焉。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大女國。乃在波刺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聘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棄逃。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溪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遠。擔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投寄邑人。皆哀愍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憤悲。往來村邑。暴害人物。王乃率兵擒獵。師子震吼。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

不可曰彼國高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于是乎親愛忘怒，乃割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福。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毋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中止。其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舊曰：波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拂標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畧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標國，故拂標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
陳壽魏書云：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

師鑿之宮，奔北沃沮。王願別遣追討官，盡其東界。聞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柢馬國，又南至耶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靺，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一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獻詔書報獎，併賜錦屬等物。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已死。

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二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綿二十四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與倭相近。卽所謂東女國也。稽神錄云。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各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萬。集書初編 卷之三 倭小案

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飲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頭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倭。屬之東。稽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

陽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羌。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又按職方外記云。迤西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最號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日。厄弗俗。卽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文獻通考所引女國亦有二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陳書云。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聲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墻。其形圖。其戶如竇。其一曰東女國。卽稽神錄所載者是也。隋開皇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朝貢。武后時。

册拜其王欽臂左王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
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
曲江封其王。曳夫爲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
以男子爲王。其後有請劍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
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一曰西女國。
卽拂菻前作。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
觀八年。朝貢使至。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鵲山去餘
姚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
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
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
狀。則鸞鳥也。菽園雜記云。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
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梁四公記。燕公云。
海中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
墮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
信咀咒。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司
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錢崖之
西。狗國之南。羗彝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燕
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

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獼狝
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
置男爲媵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
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
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爲夫。夫
致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
出。台。應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
六矣。此言頗屬無稽。然亦一說也。海槎錄云。女人
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
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泊舟飄落其國。羣女携以歸。
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乃傳其事。女大遇
南風。裸形感風而生。山海經圖云。女子之國。治
于黃水。乃孕。乃字。生男則死。山海經又有丈夫國。
爲圖讚云。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卽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竟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參軍所殺者止一人朱夫子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纔畢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鼎革之時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爲盜仍死于法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北齊眞子融世爲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多爲人所糾齊主

稽神錄

卷之三

墓

倚湖小築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

中書舍人蔡暉其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骨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窮治則其人已應死矣乃法官觀望而不能執奏竟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冊

稽神錄

卷之三

墓

倚湖小築

歷張收逃竄得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已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殺人。此其情爲更海。若以其真情上請。必當案罪于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漢書初編

卷之七

表

倚湖小集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侍謁者。屬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在東郡時。治餽兵車。至效倣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乘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計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哉。後漢酷吏傳周紆。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諸廷尉。免歸北史。隋酷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爲襄州總管。乃酷吏之所爲。不足道矣。元史蒙古忽必烈既卽位。阿里不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如海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爲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漢書初編

卷之七

表

倚湖小集

會有詔赦至。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關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上曰。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宋莆田陳居仁。紹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瘰。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後漢書。蜀郡徼外有夜郎國。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小之不可生伊尹也。

羣書補編

卷之十一

罕

倚湖小築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

日出復舊。是則樹真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落之葉。非血肉之軀也。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

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瘰癧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

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卽雨。臨川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雨驟雨。則晴。

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羣書初編

卷之三

罕

倚湖小築

鬼。一云見雷雨。卽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曾有人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梵志。衛州。

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瘰。

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

七歲能語。因名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是則樹瘰之。

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

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鐘山僧。

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陸游。

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大人。長六寸。

如信狀。右祖而左跪。衣衾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真生于空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補彙堅志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集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集異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集

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欽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根葉甚茂。此又妖異之倫。不可以恒理論之也。林坤誠齋雜記云。菴羅國有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此又生于空桑之別一証云。瞿薩思那。唐言地乳。舊說于闐其王暮年往毗沙門天神祈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請神育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成立。

東方生氣

紫陽真人傳云。真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真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兼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

集異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集

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瀟江之濱。手携一鳥。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真人獨以日初出時。而東受氣。則其所得爲獨深矣。子後午前爲生氣。午後子前爲死氣。故素問金匱真言篇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

日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真人俱登于平旦後。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觀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博物志。有人墜溪。惘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礪上。卽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燕東坡仇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深不可測。有入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彙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築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

舊唐書天竺三

有傳。其俗。謂東以向日。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祖。考列仙傳。錢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入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爲之節文。傳曰。先生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彙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築

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耕錄

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隣。至爲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谷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天。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
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
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
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蘇東坡
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
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書曰沉潜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
天有六氣滂為六疾陽滂熱疾陰滂寒疾風滂末疾
雨滂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雨滂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滂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知之矣且為陽
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為
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
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為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
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
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
愈而接女人則女人病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
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視禱湯
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醫書初編

卷之三

吳

倚湖小築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
熱者蓋滂之為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為樂而
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漢武
故事云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
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
死而有靈其奴宛若名祀之遂關通言語說人家
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
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
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
疾篤上令為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
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
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
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
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
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
疑化去未死也上聞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
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醫書初編

卷之三

吳

倚湖小築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後徙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東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書。史記褚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方朔傳。則近入情理。可稱信史矣。而褚先生傳內云。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幸取婦一歲。朔書初編 卷之三 吳 倚湖小築

鸚鵡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鸚鵡。每日暮。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太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鸚鵡。其詩云。萬鸚鵡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得古人風刺之義矣。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鸚鵡。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鸚鵡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又波斯船上多養鸚鵡。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暇咍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鴉鵂。歸以供膳。于稍翎間得書一緘。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鴉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水匣面。鴉病少愈。抵仲賢官所獻之。仲賢戚然曰。畜此鴉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廣中廉訪使。三餘辭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乾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觀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信矣。鄭媛記云。昔宗義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我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義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撥撥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謂余欸。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寔有是事。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營右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傳二寸高五寸。有川陵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卽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視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督改祐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弋澤中。武因獲還。此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寔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

雁乃能遠離矰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鵲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自往返數次此又一

集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倚湖小築

傳書者不獨鵲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婿離家不歸已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授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一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迺視之燕遂泊于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嘆

集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倚湖小築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羣芳譜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三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康適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揆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鸞乃繫書于鸞頸徐視之乃揆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暇咈錄載高麗以北各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諸人性。站有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謫者。以供不

樂書初編

卷之三

詩

倚湖小集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諳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爲狗之行矣。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關地向南。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瞻。更爲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焉。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縣。時鑿井得甕。甕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因以名。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就之地。拓爲一徑。高千尺。溪僅五里。因爲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滅。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今漳龍溪縣。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

樂書初編

卷之三

詩

倚湖小集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
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
立於混池之先而書之耶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
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
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其平之置縣
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碑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
事豈偶然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
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甌
封錫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為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
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藥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倚湖小築

馬狗主人

西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駉常飲以酒每
于月明中試能陞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
而死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
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于
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
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卽去璋召馬
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墮我
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閹人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閹人以
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
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
馬亦悲鳴而死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克州將家也
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
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
死其家以鐵絙繫之園中適遇歲祠迎神聞金鼓聲
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
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

藥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倚湖小築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暗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驗養之。後亦
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
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
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驗識旗幟。急馳。賊覺
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膊爲盡傷。驗不復顧。
肩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李言續耳談云。吉水
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
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業成與
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其等
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勸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
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
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
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
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
而無意償值。楓旣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讀書初編

卷之三

表

倚湖小集

莖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攪馬驟嚼其頸。不釋口。復奮
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平。有司
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
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爲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
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朝野記畧云。天順
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
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
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
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逆歸。對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
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
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喘
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懸榻篇云。流氓
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
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魏畧云。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其
母哀哀號。櫪下有馬。聞哀哭。輒汨出。暫輟芻豆。

讀書初編

卷之三

表

倚湖小集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曲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皋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冠獬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蹏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蹏自咎是象亦可為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海大潭名鱷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皆可為獬豸也酉陽雜俎云狼嗙中有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掣縮是狼亦可為獬豸然以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雜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傳湖小集

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換湯其直者手不觸有罪者入湯即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冤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熟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鑽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宮三日後聚眾開封視之若手爛瘡其事不枉即加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其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臼以蘆葦為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候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智犯欲究情寃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寃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水圓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寃則石重人輕毒

雜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傳湖小集

則以一級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甦。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木若草。若木若火。若稱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解豸者矣。杜光庭云。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倣之徒。遺失之物。譁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問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黃震海語云。海鹽多出東海。狀如鹽。船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凝耗下垂。陰則皴結整整。以製臥裯。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簟。寃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幣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噉啖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史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齊則縞之。鬼神尚幽故也。至于帝王卽位。乃用白帽。湘東王或既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復讓表。衆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曰。事須及熟。侯景僭主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俊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爲歎。郭林宗遇雨巾一角。注云。今巾以葛爲之。形似帽。呂洽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七修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鳥身上白之謠。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古乃素服。凶則皂衣。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有尚白者已。剪勝野聞。太祖王師與偽漢戰于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壓之。及戰。王師大捷。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之尚白也。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有諱忌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譽惡人髮白。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姑

倚湖小集

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者。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南齊桓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文獻通考。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縹帛。以爲白紵。若合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紵。又毀辱之言。初魏造白紵。橫縫其前後。名之曰顏。紵。傳行之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紵。無顏者。愧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返。天下隗焉。按此皆服之妖。青衿之先兆也。非徒尚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奎

倚湖小集

白之謂矣。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嘗着皂帽。又云。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羅。謝萬着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忘者。蓋喪服昔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西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盒。蟬貂袖頂帕。而衣尚白。晝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南史。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孝武與豫章王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晏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侍焉。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謙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雜半。纁之。諸軍稍旛皆倣此。營壁城壘。旛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米元章書史云。韓長源字仲承。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又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瑩書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閭位乎。宣和書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爲受命符。唐王天下以王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鸚鵡白鹿爲獻者。蒙遜備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並無他旛。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參虎秦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參虎秦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宵宵不見有身。而牙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于梓人之微。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幼小。而至千雄壯。仍飲食居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真罕事也。陸粲庚已篇云。同年進士計宗道。惟中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長不盈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解後溪中。囑曰。汝母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讀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倚湖小築

意倚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輒奮

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山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贛州郭老。于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姓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養。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即于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比晚。郭出縣門。虎咆哮檻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郭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

讀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倚湖小築

○一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秦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刺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秦龍者矣。○又委餘編引吳炯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鯢魚。韓退之詩所云。衙時龍戶集者也。○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圓室以供祭祀。又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秦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成

彙書初編

卷之三

牛

倚湖小集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菓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面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模而鋸之。縛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伺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爲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鋸剔浸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招爲廣西按察使。纔舟江口。隣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彙書初編

卷之三

牛

倚湖小集

抱朴子使者世宗所奏西戎事云。方士能通見者。自泉而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即縮至數寸。乃收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間有旱虎。食齋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着潭中。復馬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蔡龍戶。視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倚湖小築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甕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魷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魷投水內。魚到水中相逐。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諗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擲入甕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華下。玉海。祥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寸許。極細鱗。腹如琥珀。手中覆卽無懼。帝作觀龍歌。

茅山池。碧里雜存云。左傳龍見絡鄉。魏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倚湖小築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獵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蓄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參龍。封諸釀川。釀氏其後也。及有夏孔甲時。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雖雉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蔡龍氏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蔡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旣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卽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石。頃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淵靈侯。龍復見于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高皇帝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卽以帟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矣。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儒鎮襄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參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山堂肆考判。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人。捕虎擊于臺前。虎苑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扁虎室中。五日方還。虎將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殺之。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置僕其內。加扁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啟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攝致山中虎耳。

藥書初編

卷之三

古

倚湖小集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兇猛而畏蠟。燮玉及空青而嗜燒鷄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百枚。以奉守珠之龍女者。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縣扶蘓山下。有一怪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時。蘓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霧。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石。大如碓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勅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藥書初編

卷之三

古

倚湖小集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于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鵞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鵞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媼遺灰。誌其後。謂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則築城所起為鯀為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鯀也。洪範曰。鯀湮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

集書初編

卷之三

集

倚湖小築

龍馬負圖。靈龜負書。皆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成。或以靈龜。或以龍。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矣。天中記云。鵞鵒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之。以鵞鵒奠祭。乃有鵞鵒飛升鴈上。因名鵞鵒之城。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鵞鵒縣。南林檎宴云。舍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晉張飭作令。有惠政。白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為名。

集書初編

卷之三

集

倚湖小築

俗語箋

𦔻𦔻 按𦔻𦔻本外國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

謂性劣者為𦔻𦔻。沙𦔻 雲麓漫抄呼洗為沙𦔻。

又曰𦔻𦔻。宋時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

軍行不暇持洗。以𦔻代之。又中原人以擊𦔻為篩𦔻。

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又為𦔻。又小轉也。

書傳曰養馬者為𦔻。以所執之𦔻為洗。曰𦔻𦔻。軍中

以𦔻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司警夜又可炊飯。取便

耳。𦔻𦔻 𦔻𦔻 𦔻𦔻 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

放誕不遵軌轍曰川𦔻𦔻。椒園雜記香草𦔻𦔻。

字原作甚。土音之訛。今正之。他本作蕒尤無據。蓋說

文韻會皆無蕒字。惟廣韻有之。留青日札選。

吞稠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即為𦔻。蓋方言。

度 椒園記廣西有度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

曰託。度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與。𦔻 𦔻

來切。註失志貌。蕒州謂無智術者為𦔻。杭州呼為𦔻。

韻書無此字。人多不識。阿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

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為

其來遠矣

弄

人呼屋下小巷為弄。南史

謝靈運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原

也。屏也。又作屏。字書又出衙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

也。透 晉王遜使將姚崇。崇拒李雄。將李驥戰

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甚衆。俗稱

小兒躍步曰透。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鵬抽劍斬之

凍瘡塊 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瘡。注皸瘡

裂也。瘡寒創也。皸音軍。瘡音竹。今人因冬間霜寒而

手足及耳鼻腫痛曰凍瘡塊。本此。莊子不搥手之藥

其注云龜手凍裂。與皸之為垢裂同。酒榼鼻 南

史廢帝紀。屬孝武帝為鼻奴。鼻音榼。莊家切。鼻上皸

也。今韻書不載。小乘 酒教 漢書李陵傳。媒藥其

短注媒。酒教。藥麴也。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𦔻

也。小 熾膩 熾耕錄云。言人進退不果曰怡。音

如熾膩。司馬相如賦。乞以怡。柳子厚夢歸賦云。紛

若倚而怡。促兮。阿瘡瘡 西湖志餘。武后時。南皮

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

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憐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

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又喚耕錄云。元末淮人寇江南。日于臨陣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瘡瘡。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鑽黃泥其鋒。名曰發燭。亦曰瘡兒。蓋以發火傳之。燭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清異錄云。批杉染硫黃。遇火即燄。呼為引光奴。其名頗新。今北人謂之敗燭。客作。暇耕錄今之信僱工者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少勤學。邑有大姓文不識家富墳藉。衡乃為客作。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髮廬音。考工記。弓人註云。廬亦黏也。音職。今婦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廬。正當用此字。骨董。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麻庵先生語類只作汨董。酥。楊彥齡筆斷曰。藏果實謂之酥。今酥柿是也。按酥力感切。凡柿未熟而澆者。今人以石灰麥葉而酥之。王八。今罵人曰王八賊。五代史。王建行入。素盜賂私販鬻人謂之賊。

王八。足下。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悲之曰足下。欺負。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子細。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客氣。人不平易曰客氣。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客氣也。長進。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言義。不長進。計較。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紹。晝地計較。經紀。唐書。勝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飲。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勝王蔣兄。自能經紀。不必賜物。點心。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家僮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奴才。水經注。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縛于人。豈不奴才也。又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飯粘。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今人謂飯之狼藉者曰粘。人事。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凡

男送馬匹轡鞍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

五百疋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餉人物曰

人事。**生活** 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

大可。**酒斃** 韻書無斃字。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

詩。大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笨** 笨奔

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儗肥大。時或目爲笨

伯。宋書王維傳。亦有粗笨之語。小兒時尤粗笨無好

里長。隋高帝從蕭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

人。**渾** 沙上新墾之田。俗名之渾田。泊宅編云。河

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黃河兩派。貫于二城之間。

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渚屹然

如故。相傳此渚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楊嚴

經云。乾爲渚渚。濕爲巨海。**流落** 孔氏雜說云。霍

去病傳。諸宿將皆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

今世俗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胡甌** 井觀瑣

言云。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甌。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

胡餅。又照通鑑釋文云。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

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甌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

酬。亦曰胡甌。然則壺字正當從胡。**滑汰** 東坡秋

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聲蹄滑汰如鳬鷖。汰入聲行

止。俗謂言行不顧者爲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

云容止可觀。史言劉瞻行止完潔。又陳萬年惇厚儆

于行止。今刑說載行止有虧條例。**胡亂** 當五胡

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皆倉卒爲之。不能完備。則

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整妮** 唐書

高仁裕討峽路羣盜。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卽日

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通鑑釋文云。妮音測

角反。謂整齊而謹肅也。後漢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

妮前行。注。妮整齊也。今人于整頓物件謂之整妮。正

是此字。**耐煩** 宋書庾炳之爲人。疆急而不耐煩。

賴子 北史高從誨世家。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

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懷奪苟得無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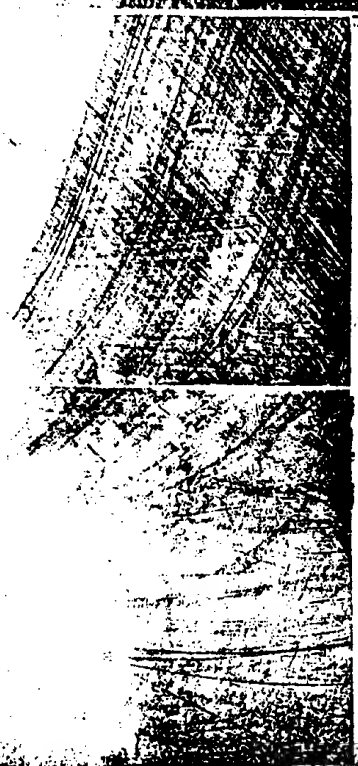
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

答颯 南史鄭鮮之傳。范泰嘗衆中誚鮮之曰。卿與

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乃居條首。今日荅颯。去人

遠遼何不肖之甚。解之熟視不對。〔方幅〕南史蕭坦之傳。帝賂沈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還耳。〔願〕暖妹由筆云。今人以誣罔指人者。為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為願。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願者。註謂不悔前過曰願。卽此字。〔狗〕楊升庵引廣雅云。狗多也。音遵。今人謂多曰狗。文選魏都賦。繁富駭狗。不可殫究。〔不濟〕今人謂無才而不能成事者曰不濟。鶴林玉露云。唐昭宗末年。朱溫篡弒已成。韓偓在翰林。蘓檢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旦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解願〕俗謂之。〔脫下頰〕癸辛雜志。漢諸儒語。匡衡曰。無說詩。匡鼎來。鼎說詩。解人願。言人講說。使人喜至解願也。今俗以人喜過甚者。謂光不上下頰。卽此意。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頰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喜而頰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喜則氣緩。令人脫頰也。〔不中用〕

希通錄。但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註。不中為之使役。〔利市〕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老物〕希通錄。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物。



體香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澆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吳儂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甕。用松枝洒于帷帳。滿室俱香。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窠袖。交趾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馬嵬坡上土。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卽除。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也。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運香者。國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杜陽雜篇云。瑤英之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彌望皆植素馨。

倚湖小集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也。越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奚囊橘柚云。女香草甚繁。纖婦如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子強。轉輒得成香。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穎州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遇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倚湖小集

感應篇註。陳傳敏公益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蘄州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微窺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喚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即散去。佛國記云。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侍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薦福寺。其頂上有一穴。常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室之。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全

備前小集

樂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赴。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擲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葵狀。馳獻闕下。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關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醱似此。其音也。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玄好道。約為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眾既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予皆得預。亦願力為一席。以答厚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樂書初編

卷之三

全

備前小集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蓬髮穢陋。更令諸丐掃除舍下。陳列簞條。營席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各以醢醢竹筴。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帕幕之。既撤油帕。氣煙燻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更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飢飽。亦有憤忿逃去。都無肯食。更縱食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更促問諸丐。令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天。十友剗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淺亦浸漸之義。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異苑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鐔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稽神錄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菴碗二十事。及七筴。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旣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檉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鋪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稍菟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雲笈七

卷之三

倚湖小築

雲云。麻姑。仙人遇老君。示以廣除災厄法。姑方妙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集仙錄云。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滿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還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殭矣。視之如草木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甑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甕中之物。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卷之三

倚湖小築

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開甕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羣芳譜云。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陶隱居曰。茯苓大者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微茯苓贊云。皓苓下居。形絲上蒼。中狀雞鳧。其容龜蔡。金陵記云。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率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于歲松四邊枝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為青人。青牛。青羊。青犬。伏龜。壽皆千歲。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飛節芝。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中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肉。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二錢。并塗之。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播。

叢書初編

卷之三

名

倚湖小築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羣芳譜。昔有獵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為白犬。又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園。薔薇花太繁。欲分于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為玉雞笛。埤雅。商陸根如蘆服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海壘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師子鸞鳳仙人之狀。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木。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為獅子木。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龔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占老相傳。初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弘行至華嶽廟前。忽悟墮。前進不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痛

叢書初編

卷之三

名

倚湖小築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為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以櫃鑲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郡人李佳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羣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禽。沈子王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筍譜云。治陵相思崖有桃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篋。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故號湘妃竹。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湮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王竹根生石上。細莖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簪。葉書初編 卷之三 采 倚湖小築

越王棄餘筍而生焉。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辟蛇行者。捨廬山之竹成匾。出筍便匾。名匾竹。越志云。阮梵祖師禪修越嶧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捨竹。歪縛多態狀焉。外紀云。蕭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酒竹上。而枝葉皆有墨痕。所生新竹皆然。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筋化爲竹。而舂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筴。其妙。幾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有村姬。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挿于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之精靈成竹者也。幽怪錄云。鄧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汲根勁節。騰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閩中賦。竹則簞簞涵入。桃枝育蟲。建安有簞簞竹。節中有物長數寸。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蠅等耳。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竿。雉頭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葉書初編 卷之三

采 倚湖小築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馮勝花如藝粟。桑柘之枝。各天下。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植之法。然後覓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耳。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高墜于枝。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種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煩。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在海南。藝菊九晚。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遊齊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菊性宜冷也。

集書初編

卷之三

菊

倚欄小集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寔也。實故絛中有木聲。宛委餘篇引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不面日為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日濁而暮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恒與雨暘寒暑相應。採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酣飲。着簑笠入溪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為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微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為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絛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消暑筆談云。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集書初編

卷之三

堯

倚欄小集

桐譜云凡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作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鄢陵云輕是桐重是桐難砢亦是桐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沈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李沂公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畜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南部新書韓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于下振響山谷有金石韻戒縣尹伐之取其餘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金色線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遂爲二琴大爲大忽雷小爲小忽雷大忽雷獻德皇小忽雷獻親仁皇

琴譜初編

卷之三

音

荷湖小樂

博學彙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精誠之至

君子國君子營

鐘異

一言成敗

瞽目復明

瞽珠復生

琴譜初編

卷四目錄

荷湖小樂

再世爲姻

兵

待秀才之異禮

凡物之能人言

土有蟲名

禽名

醫術之奇

金玉銅錢能飛

風力

鬼能進疏告狀

物有異飛

將威將度

草木靈異

雌雄不相離

亭名

地動日食

蛙鳴之異

爲將者貪

集書初編

卷四目錄

倚湖小築

情誼之至

烈士傳曰秦昭王令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

使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囗中亥順目視虎背裂血出

膿虎虎不敢動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

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讐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

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

亡水經注云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

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决壞尊躬

率吏民投沉白馬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

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隨足而止公

私其勇節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

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朗罵水神

風即息又云吳郡王闓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闓

拔劍砍水罵伍胥風濤得息而濟水經注云樓蘭

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

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更名

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
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勸字彥義有才畧
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
蘭屯田起白屋召部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衛
注瀕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勸厲聲曰王
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淳沱不流水德神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譟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
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漢永平十八年耿
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疎勒城
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
絕澗水恭賊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
竿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
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爲吏士禱
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
神遂引去 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
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溺
暗覆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海然波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二

倚湖小築

浪浪浮查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
祚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
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
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
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
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卽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墮淚郡縣
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
順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
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隣家失火初匍匐上以
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于蜀范迎父喪歸葭
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釣求得之療救僅
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
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繞墓號
哭羣鳥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殯次野火延及
殯廬丙與子慈按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
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
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二改爲制服三年二朝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築

立杖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栽松。牧長號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于所犯松下。牧悵惋瘞之。猛獸復至。牧前自撲而死。牧益嘆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宋書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四

備湖小集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述喪幾沒。述號呼。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獨異志云。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雁數行飛。唐書王陵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陵間行。

甲舍幕。起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陵事君不以忠爲天所福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陵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爲蓬棘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曬甲溪。昔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鎧甲盡沉。京怒。期次日擊石。鎧甲盡浮水上。故名。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光後。孝武入關。思政策西魏。後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五

備湖小集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楊蒲爲樂。出陵鍾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卽與之。諸將遍擲。次至思政。乃歛容跪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已。若此念願。實願擲卽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言訖。卽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寄更濃。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盧于所當決。吏民涕泣。

更說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又杜常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掃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掃上。掃潰水溢。至常坐而止。晉江傳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閭中。知漳州時。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宋孝宗時人

豫書初編

卷之四

六

倚湖小築

及過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隣西舍俱燼。陳號泣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燼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為返風。乃免。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片山求之。見二本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清。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元樂清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笑。輒以薄棺殮。數日

昆府。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仰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狠戾若是哉。盡舉飲之。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又永嘉王泰。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叔父求財不得。將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逆物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兒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擇其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潮水口中稍

豫書初編

卷之四

七

倚湖小築

猶能熱。至暮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湯幢小品云。黃岡杜傑。父僉事。子鳴。客死于澳。扶服萬里。將柩而歸。值暑灑瀆。大如馬。躍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顙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寧知縣。探木黃山中。一切取以信義。諸酋長咸為盡力。水涸木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洙丈許。
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明海鹽顧發。年十八。
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
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
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仰山勝錄。
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累
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墓畢。雨如初。
其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流涕。夜夢母告以墓所。都
翁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
卷之四 九 僧潮小集
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葬父。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聶氏早歿。
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歸。方
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刺其頸。同
樵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困死。女拾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南
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
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器
盛水漬其華。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

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齊不萎。七日瘞畢。花更鮮
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又南海王子
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
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
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
又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呼。母卽蘇。又魯
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彩跪兩耳
聾。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愈。又至虛之時
卷之四 九 僧潮小集
三喪父三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
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
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又蕭叔明母病風。積年沉
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
叩頭。血亦冰不消。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服。于時祿陵朱緒
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菜。緒妻到市買菰菜。

其籍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叔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將手自戮之既而曰汙言乃止又蕭嬌妻牟字淑緯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常有疾淑緯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孥猛獸行數里獸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郡縣表上詔勅其門五代史徐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謂信還過陰縱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歛骰子鴈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

卷之四

十

倚湖小集

倚湖小集

六子皆赤溫漸自以卮酒飲信搜神記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續耳談汪存欽東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千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風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不動蓋存孝所感云

卷之四

十

倚湖小集

倚湖小集

晉載記石勒

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晉載記石勒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平幽州。擢裴憲荀綽等還襄國。經此今訛爲子城。晉書成帝初。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宿衛。號君子營。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買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買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山堂肆考云。君子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亭有賢德。時稱君子庭。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巴州有君子泉。在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鐫有君子泉三字。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一里。同禧端正故名。又云。蓬伯玉墓在衛城。今汲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又有君子山。在陝西鳳縣。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崑。昔傳有隱君子居之。石孟石曰見存。遂昌縣君子山。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閩順昌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延平志勝云。將樂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山。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尚湖小集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登州有金泉在君子洲上。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璫卽舊址爲亭。扁曰君子亭。戴嵩詩。接樹稱交。謝連樹名君子。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曉女貞枝。宋史張齊賢傳。東師販績于君子館。未詳何地。一統志。台州有君子堂。在仙鎮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真宗常有君子人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紫直龍。

園閣趙陽字。又若常居此。以名。君子嶺在桂陽縣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則則爲顯達之占。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愛。登州有金沙泉。在君子洲上。風俗通云。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德在干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燕喜亭記。君子之池。虛以鐘其美。盈以出其惡。王烈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而返。有盜者不辭。則罰。但不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曰君子里。國初洪武時。立君子舍。入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尚湖小集

鐘異

金爲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爲鐘。取精多而用物宏。朝廷命司漏者。昏旦擊之以覺寐。而振聾。宜其靈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搜覽之所及者列之。余行之說。願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卽岸。設木駕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其上有鐫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上。今尚存。鄭胄師雋區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廬陵張文龍爲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誅以文而下。還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德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嶺。致兩位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瞶勿啓。爰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不滅。莫厭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太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曰。宣曰。暢快久鬱。入人心。爲爾銘功。鑒予中視。誅訖。遷鐘于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聲有聲。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太

備湖小集

自此大鳴。邑人異之。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

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忽失之。宋後有客言。比者文渾潭者。有一鐘。于夫。扣之無聲。僧謂天寶寺鐘。僧之。不許。乃約曰。扣之而鳴。則寺中物也。果。扣之。扣之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卽鳴。遂載以歸。至。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中。凡有聲。聞數十里。知縣。往視。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在祀之。其一。性而不流。挽出。上。書永安四年造。金號也。縣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樂書初編 卷之四 太 備湖小集 正德辛未。流賊攻城。鐘聲聞百里。太爲神異。成化間。大鐘二。置潭水中。聲。並。欲躍起。總兵陳統卽平江。伯祭之一。鐘遂止。令懸于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又。贛州田村。耕與寺相。有十八僧生。出。寺。太早。不知所往。但。上。有手寫經。八部。墨色烏金。光。非近時物。寺僧異而。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妨夜泊。餘潭潭水。後。乃。令。浦師下。探。于巨鐘下。得磚十八。口。視之。金。語。日。視之。則經也。後。有火痕。了無水聲。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太

備湖小集

顛人言此必弊真寺飛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鐘。未有鎔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火宅中也。僧圖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一巨鐘浮來。怒濤洶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鵝。鵝連呼曰。觀音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卽取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道教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七 仙湖外集

往某旬日。卽歸于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焚香迎之。汎就岸。重于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銷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壘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誰鐘。相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饗爲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各。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旣再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樂患無德。隨俗可耻。鐘今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蕭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溺相沿。懼而復止。胡梅林取各寺觀劍鐘製大將軍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七 仙湖外集

擊倭殆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微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相之。欲槌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入六甲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慎藥書初編 卷之四 子 備湖小集

象名山記云。祁陽縣白鶴觀。唐末有鐘數百斤。一夕雷雨。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野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有文祁陽白鶴觀鐘。乃載以歸之。五行志。陝州黃河有銅鐘。在水中。中央水大恒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一言成敗

唐詩記事云。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勣令別將赴平壤。糧不及期。萬頃作離合詩密報勣。勣曰。軍機切遽。何以詩爲。欲斬之。言狀乃免。勣令作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渌之險。莫支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鴨渌。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遇赦還。爲北門學士。會昌解頤錄云。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金人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金人已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金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灌吾軍。書到明日。金人卽退師。當時但知却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晁氏客語云。穎叔考一言而全人之母子。狄人錄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晏子一言而齊爲之省刑。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想使數見管絃。憾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蟬蛸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目疾遂愈。救國雜記云。當塗民邵某。事母孝。母病瞽目。每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蟬蛸蟲數枚。炙以奉姑。姑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警我也。邵留之終身。暇耕錄云。越楓橋里丁孝子名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汴梁蘭陵段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氏。

續書初編

卷之四

三

續書初編

續書初編

卷之四

三

續書初編

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南史云。宋齊問永興觀中聖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贖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樂善錄云。宋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一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俾日陪侍。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寐。手中果得藥。簡在卽左腕提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南史。齊鄒陽王蕭恢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疾病日久。廢視瞻。道人龍者得療眼術。願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

然則謂精誠所格。南史宋初吳郡人。隨
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常帶一簍。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收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
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
福。偶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額祝曰。天人師乎。元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
衆代聞。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針治其祖目。願
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
卽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一統
志云。廣東電白人陳壽。瞽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塋。
壽欲送柩至墳。人咸止之。壽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
土。寧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二里。雙目忽開。人皆
異之。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爲
州承寧州吏目。卒于官。春尚幼。隨母喪。三喪歸。會由
旅。區別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

明長子廷和已先。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日久眊。爲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養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既入相。訓之加重。邑城不同。守臣欲
爲慎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舉子。盍移之修城以
庇萬衆乎。城完。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閩書。晉江章起宗。生而孤。
衆書初編 卷之四 王 倚湖小集
母慈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緒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
旌。母欲開母節于朝。家貧假貲圖之。三十餘年垂成
矣。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
聞朝。目盲復開。母死爲土屋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
孤。缺于喪紀。重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
蟲大生。楸櫟食盡。起宗抱樹而號。墓前後樹皆不被
蟲。一日雨甚。聞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遽起。起宗得無
恙。鄰人以其里舊名合通。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
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綽髻如故。萬曆中。

門。又甌寧縣陳榮。少失怙。事母至孝。母目失明。晝夜扶持。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舌張可愈。榮如其言。一旦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大水。二子俱髻。飄入水中。抵福之螺洲。遇衝逢岸。隣家被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予族伯來士賢。萬曆己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賓萬曆癸酉。浙江鄉試中式。兩人為共祖兄弟。其祖母兩目久不見物。已卯榜後。子孫稱慶。眼忽有見。曰。列拜之中。其頂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燈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為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錐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餒。或值胸天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既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彙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假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香發。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淚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二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一僧在旁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寤。枯脰內已有物。若焉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集

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教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八六送還之兆。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紙坊街。有文昌閣。開圯。改闢帝廟。視舊址縮十之四。廟後有清真寺禮拜所。所謂回子教門中者。崇禎癸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庳隘。議擴而新之。復其故址。回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糾黨數百。毀垣攪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縣理。郡心直諸。難衆回子。模稜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以重賄中丞。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井。開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髭髮。刀剗其雙目。梓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昇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間喀喀有聲。家人駭視。綠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盃。胸腹稍適。次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

彙書初編

卷之四

子

備湖小集

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間痛漸止。次夜又見一婦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佳。又以羊眼盈掬。授之。擇接之。次二睛欽然而墮。姬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軻如故。生花聞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僕乘亂狂逞。爲衆襲殺。亦剗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陟名賢書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任初。最與同聲義者也。冬臘月十三日。益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授書爲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修未解。沉吟次。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八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內八天。關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右人。默也。又祐也。耳邊絲墜。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爲陳益修關公默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王道新在宏。亦同登是科。甲榜尤異。云。益修後調選。後得貴池令。

彙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備湖小集

官監司耳談。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

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約其項以死。

仍爪出其目睛。遂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

蓋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

其婦故。婦亦感悔。喊衆聞官抵罪。此事因先于陳公

益修者矣。西域記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寧渚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一作波捕獲。已挾去其眼。

棄于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

舍。悲聲起慈心。清風和煦。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

復得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

杖而去。因植根焉。夫神物幻異。先儒所不道。然陳公

益修剎珠復生。其事確然。法慧僧于都會之地。禱雨

感格上穹。則又共見其聞。非恍惚相傳者比也。若得

眼林之說。似可存而不論。願以二事較之。不可謂盡

無矣。名賢記云。嘉善人鄒吳。每年七十。因夫昶故。

哀慟喪明。吳延醫治之。不愈。朝夕泣禱于天。激水漲

之。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再世爲姻

和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

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

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

而卒。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

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者。後娶必我告。頃之夫婦

俱被掠。有千戶強使婦從已。婦給曰。夫在情不忍。乞

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即拒罵奮搏。乃被

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偕。因告故妻。夜夢妻云。

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

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郭象墜車志云。丹

陽牙校靳瑤。與其妻偕謁揚州后土祠。妻違心痛。輿

歸。卽死。那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祟。瑤哀憤。既歛

火化。卽具半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求見。

其妻曰。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訟于神。神俾

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城南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

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瑤拜再

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益勤。茅良久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即
書几。取筆速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
者。瑤如言。至則林茂陰翳。廟邃溪可畏。有青衣童受
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曰。騎此但閉目東行。
當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
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
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入。觀
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女。年十八九。某日當死。
我竟投其體而再生。然彼身則朱氏女。君往求婚。冥
數如此。必可再合。即送瑤出門。亦隨閉。迴視殿堂。皆
神佛塑像。所乘竹放在。復跨之。冥目。覺去愈疾。如行
三里所。若馬蹶墮地。乃在城濠側矣。至其日訪城東
朱氏。聞其女病甚。午後聞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
則女復甦矣。其女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
弟。但時問新瑤何在。再訪茅君。則室已虛矣。因托媒
氏通意。父母聞瑤之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新瑤

卷之四

卷之四

幸

倚湖小築

新瑤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新瑤。其家竟以
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惘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通調與李有舊。叙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厥歆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黑瘠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侍婢曰。女之托身。惟擇
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識
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
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
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
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
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李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
養貲。妻趣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
皆貯金五十金于小罍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

卷之四

卷之四

幸

倚湖小築

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滕侍曰。夫入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極慰之。歷言其本末。妻大勸曰。父母生女。不為擇配。此人醜老。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亡妻知之。疑其繫。

一趙耳語。趙起人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某年為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荀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荀入宅中。見一女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寔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迄蘓。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歆歔久之。須臾縣令亦至。眾客俱集。趙白其事。眾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眾共成之。于是成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孝子傳紀。適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適泣涕。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適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趙倒。忽有一狗直至。街適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二醉人適共酌于草中。適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適常寢。忽見一。

姓衛。昨忽暴死。天神於閭君無妻。故使相報。適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見有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述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適絕復蘇者數四。適年五十時。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此亦再。而非前曾配者。乃至孝所感。然事亦甚異。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老兵。王文度爲桓溫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諾。諸父藍田。即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奕嘗過桓溫。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三國志。

云。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悲。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寔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渺之日老兵。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爲後主之后。而劉巴渺之日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目。爲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
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
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
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
以爲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
廝養卒目之乎。必不然矣。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
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敷集諸將。
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
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唐

藝文類聚

卷之四

七

倚湖小集

太宗朝罷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
曰。大家與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
入院衣衾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
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齡筆談云。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
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襦拜于庭下。懷德據
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
汲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
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
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
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
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歡。既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公
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
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共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
無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
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珣
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終
具橐。元戎顧相彥則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
此。乃市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

藝文類聚

卷之四

七

倚湖小集

州有年驛秀才者。卽都校年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餽甚勤。甥姓同行。以爲年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多士豪。崛起斯乃衙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卽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乏。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爲民上者待秀才之輕重矣。書傳正誤云。晉書王祥年垂耳。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則秀才之名著于西漢。

讀書初編

卷之四

七

倚湖小築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萊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鳥上告曰。鳥啞啞引身射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爲鳥也。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啁啾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讀書初編 卷之四 甲 倚湖小築
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啾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典畧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爲大史。曉鳥語。謝承後漢書。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栗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栗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管輅聞有鳴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婦離妻侯。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
我有嫌。來殺我。晉。幽明錄云。晉司空栢谿在荊。有
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
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離鼻語難學。因頭向
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盜物。鸚鵡竊白之。參軍
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鸚鵡曰。以荷
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笞。後盜者以熱湯灌
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葉書初編 卷之四 聖 倚湖小集

人姓名殺之則止。霏雪錄云。友人某解禽言。見二
雀啾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
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告在東園樹林
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高僧
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入聰
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
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名勝志云。唐武
德初。有于藤州峽內灘邊。得馴鵲者。能言語歌舞。獻
之內庭。歲餘不語。性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
因以名灘曰金環灘。又云。麗江軍民府麥宗生。七
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見石盎有水。飲之。遂
知禽鳥語。一日羣鵲在林。有一鵲南來。哀鳴甚急。羣
鵲從之。哀鳴。宗曰。此雄者。爲白沙里人所弋。迹之果
然。及長。而百蠻諸方之書。無不通曉。元中統初。子麥
良內附。授以官。立功加陞。至元中。良子九襲職。朝
野紀畧云。泰興劉機爲子。矜時。郡有鷹神。乃一獵鷹
也。一日飛止機宅。以糗餉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入座。參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為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羣雁迴塞。時雁媒忽入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于庭樹。闔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墮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左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述異記云。吳太皇時。朱休之家大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犬。明年家人並死。輟畔錄云。元太祖提兵回回國。與速不剌追至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元主問耶。

彙書初編

卷之四

皇

倚湖小築

彙書初編 卷之四 皇 倚湖小築
彙書曰。此獸名角端。旄星之精。日行八萬里。其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宥此數。元主即日班師。闕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見此獸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中吃。前果有大槐樹。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大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語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晉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飢荒。翰府。

各談云白。魏年又見鹿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廣異記云。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張璠漢記云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木黑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御監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兄弟相毆闖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北夢瑣言左軍客使嚴遵美闔宦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客改常也顧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其猫犬之言。五行志云魏齊王正始中中山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其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叢書初編

卷之四

聖

備湖小集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緯畧云廣漢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馬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北夢瑣言唐路巖相移鎮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吉凶影響錄馮乘處蕩夜獵見一大鹿射之鹿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鹿而入卽時蕩死。菊坡叢話云跌蹄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云跌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禽獸決錄云羅

叢書初編

卷之四

聖

備湖小集

舍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王明清投轄錄云。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有萬里之役。無繇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行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肯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園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園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闢敵苑園亦廢矣。西湖志餘云。嘉祐中。沈遵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歎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舊朋乎。耳談云。嘉靖末。予家因葬事。家僮廷資鳴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資于股。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資云。如某命當盡。願速食我。毋久駭我。爲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予大

稟書初編

卷之四

里

倚湖小集

陳京其兄愚人。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黃。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爲計。因以所着油靴擲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丘之鵠人言。荆南之虎人言。夢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

稟書初編

卷之四

里

倚湖小集

傅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衣女子云。我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居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云。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凋。

花有異聲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其體人也。但有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綰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綰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大小相積。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篋之不祥。願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又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可為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視謝之。次目有人長。

藥書初編

卷之四

吳

倚湖小集

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屑齒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損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多。銜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觀。亦嘗見至禁中。由是繼頭賞資所獲盈積。自肇一詞云。海多風措。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場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溺水。諸魚救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藥書初編

卷之四

辛

倚湖小集

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籠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斫之為薪。既燃即爛。洞冥記云。元封三年。鄭過國獻龍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鑿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嗟。承桂露以飲之。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明而問焉。言無不中。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怨。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大日漁者。張公子橋下獲一幣。徑二尺餘。納之。買府不三四年。買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陰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後崩于沙丘。抱朴子云。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各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述異記云。合塗

集書初編

卷之四

七

集書初編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治世餘聞云。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鷄鴨卵。小者如鷄頭。實能人言。道長說短。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天中記云。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盡天下須臾雨也。晉書云。諸葛長民家。櫛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禍作。吳苑太原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鴈。子橋下。語云。茲寒不減。堯崩之年。和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其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

士而名之爲蟲

唐咸通年間。裴甫亂浙東。除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往平之。劉莊說甫曰。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寔。還修石頭城而守之。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

集書初編

卷之四

七

集書初編

未決。後式所遣將屢破之。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莊謂甫曰。婦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輅等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莊悉收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蟲也。七修類稿云。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上臨璧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夫士而嘲之。爲蟲其辱甚矣。然人爲羸蟲之長。況士業詩書得則爲龍之飛。失則爲變之屈。古人詩云。譬如蠹魚蟲。生死文字間。其況之于蟲也宜矣。樂府有男兒可憐蟲詩。存齊詩話。淮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士。

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
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襪兒緊札梢。頭戴方簷
帽。穿領潤袖衫。坐個四人輪。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
到了。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潤上尺廣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緣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于市肆焉。酉陽雜俎云。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官人衣。輒蒙愛幸。李時珍曰。鵲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鳥鵲。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蟲。其尿名五靈脂。巧婦鳥即鵲鵲亦名桃蟲。見于詩經。周頌小毖章曰。肇允彼桃蟲。攘飛惟鳥。淮南子云。馬蜚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纂要云。鷹隼類剛蟲。搏擊冬候也。

醫術之奇

切脈疏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外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焉。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痿損。拾遺記云。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瘡。積年不差。休祖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旣而鄉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放翁筆記。祖母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紉髻。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揆囊出少艾。取一輒灸之。祖母方卧。忽覺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及。祖母時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藥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倚湖小築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

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輒事。言訖遽遁去。過尋不

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

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

影治病。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

回醫官用刀割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

動。頃焉方死。亦適止。常求得蟹至今藏之。成式

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禪師。世號吉州空者。一弟子

允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柱鎖之。僧難輒愈。劉

藥書初編

卷之四

圭

倚湖小築

敬叔云。榮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脚患

癰。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

旣生。女脚瘥。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

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瘥。不出。有黃材潘姥

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卽時出。顯達目

中鐵亦出。名勝志云。洱河龍首關南石巖中。開一

小竅。深不可測。患耳疾者。以一海肥投竅中。卽愈。

唐末有楊樵夫者。南安縣人。採薪高田。遇二仙。奕子

之桃食其半。半欲遺母。中途失之。三日耳。歸家二年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王審知夫人病瘡。往聘之。以夫人不面。診用綫察之。初繫于木。曰木也。復繫于犬。曰犬也。最後繫于猿。立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朝野食載云。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三月一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蓋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見于此矣。水鑑仙人治百日兒瘧歌云。瘧是邪風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空。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兒生氣宮。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卽釘巳上。木生人釘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瘧之藥。天中記。韋敷遇釋子希道。渡于縉生術。能推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鐺白曰。貧道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鐺其半。及生。色若醫矣。凡三鐺。瘡不復發。座客所拔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靛色帶綠。

藥書初編

卷之四

壬

倚湖小集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牙。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螢火云。幽冥錄云。海陵黃尋家。先日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眞。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眞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掏之。可得數十而已。續齊諧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鈸飾之。每夜車輻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輻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輻上。乃知信然。帝

藥書初編

卷之四

壬

倚湖小集

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陰盛陽微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晉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王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驛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釋識而去明日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遂以。上聞。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僱錢而已。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忽自飛。王虛舟曰銀積久蟲食之前其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桐城雙港風吹錢過市方中履曰張繼隱集有飛鏰行言庚子歲穗城衆見鏰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廣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之飛下近簷兒童羣逐竟復飛去。劉同人景物畧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崩內古錢飛空如蝶。閩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家居積善貲產遜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政和進士。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陳後主顧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錄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萬曆八年四月寧德縣米穀飛集白鶴巖。七脩類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間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庭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稽神錄建鄉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中一夕間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窬戶而去發視埋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寶物因收置篋篋中自爾稍充足致富。吳地記

廣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爲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郡伯張禹木爲予言。有一友人家。積累至千金。其中未嘗有非義之取也。然寒儒得此。已爲過藏之。子甕置一室中。一夕夢其室中一白雀自甕中飛出。高颺而去。謂家人曰。此銀將動搖。俄而有索瘢者。以此物布置。甕空乃安。錢物之分限如此。貧夫逐逐何爲哉。又與一友人同葬銀二十兩。圍蓋之以磚。數月後再行掘。則已自開一路。離原處數丈矣。又一友人于園中種樹。掘深丈餘。遇藏銀一釘。皆十兩一錠。卽欣然取一錠。買牲醴酬神。切肉遂傷手血。腕臂完此銀而愈。後再往取一錠。又遇无妄之事。費謂其妻曰。此或非吾銀。更埋之。看後來何如。若仍存。則吾銀也。後半年啓視之。則開成一路。潛入大池之底。不可踪跡。銀之流動如此。

叢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樹小築

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逮夜。晷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毋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吾儒讀五經。反未欽手莊容。敬禮存想。其獲戾于先聖。何如哉。味蕭德言之論。可以憬然思矣。東觀漢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

叢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樹小築

以丈一竹簾。滿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風力

感通錄云。晉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因以白帨偏遣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趨。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所輿數人可舉。在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轎車牽拽。僅得上船。船覆即沒。侃遂聽還本寺。兩三入便起。沙門慧遠。迎入廬岫。了無艱阻。像今在廬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果復有大風從北。吹閣得還正。如舊云。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其高甲于江左。年代寢遠。而南閣久已歿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剋復之際。為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雲發七竅。云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築

輟廣廈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

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存焉。里中民庶多墜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為墟墓。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起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威。是也。祁州卽漢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王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仁壽一年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吉安府志勝云。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貢隍而面市。卽東山之麓也。有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風力。曾借六丁風雨催。水經注云。始興曲江之間有。

樂書初編

卷之四

三

倚湖小築

石今在廣東縣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者舊

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

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

靈石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

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

可鎮耶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

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

閩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渚南唐末天雨晦冥飛過溪

北遂以爲號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景

祐書初編卷之四 舍 倘湖小築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

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

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

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本

經三卷行世水經注云浞水注于熊溪南帶移山

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且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

名馬氏日抄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

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

死人不能救居東錄云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緇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落二百餘丈碑石皆在

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

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

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欹上面鋪簾布刻

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

風尚在其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繪圖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創立甚

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

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

飛雷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

測果應禪師之識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

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鎗俱開文牘

散不知所在元劉郁西使記云業滿城北有海

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遼史開泰七年節度

使勃魯里至鼻澀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

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

亞酒在地竟不移湧幢小品云溫州自夏徂秋嘗

觀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重凝滯密而不散則

以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闊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則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寺。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之。遲明塔正如初。瓊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任娶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娶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額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娶。至曉人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鑒察。有威權矣。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巖寺有塔。故十三級。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玉皇閣石塔。自元時塔六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乘雨飛去。今缺焉。大興縣故安村塔。萬曆初大雷雨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著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鄭仲夔云。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忽一日雷雨交作。坊後而東。首此亦風力也。郎報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見能進疏告狀

兄之還寃者。屢見于正史。稱官若其直。叩九關。登于朝。聽扣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顯然者。為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解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解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秉

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見。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為適秉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

理。言高貴不尚節。隴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

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文。鄙辱天官。臣不勝鬼

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去三十里。車駕皆滅。不

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

子兼為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拾遺記云。漢景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

遠聞。有所乘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

與帝連婚。時時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

忍捨之。緯因密構孝直。受賊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

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三百張。筆十

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葬如言。不

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葬如言。不

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

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

早忝官途。頗彰濟愼。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疵。不謂

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

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

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

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

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

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紹興郡志云。馬繫于禾

和中為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多淹家宅。有王

餘人飛章告。燕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

人。據籍皆是死亡者。南史。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即

安令。卒于官。甄法崇時為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通

來。謂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鄉人

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敝。不自存。故自

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即

承因狼狽輪還。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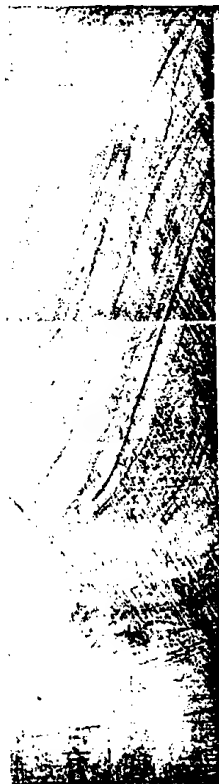
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獄王廟側。遇一故鐵匠。語其

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驅至。鬼視之。同匪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即應聲而滅。匠焚銀以酬。已而平安。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米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教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跪。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牟。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爲是耶。景字下爲小。祥字旁爲牟也。沈執其弟。一訊即服。乃知小牟即景祥乳名也。懸榻篇云。戊寅已卯間。王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

幸 倚湖小集

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吏喜過望。于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房爲實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此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幸 倚湖小集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薰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舉身音如犂犬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申山有當扈狀如雉以其鬚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鼯犬鼯犬者露犬也孫愐云鼯鼠能飛食虎豹鼯犬與鼯鼠或卽一類與星槎覽勝云亞魯國有飛虎如猶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連後足李時珍云蜺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翼

卷之四

生

海

飛蛤蜊亦然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則免故鱉各神守陶弘景云鯉爲諸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羣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鵠魚生東海形似鵠有肉翅能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鷄子魚嘴形如鵠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卽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又云文鰩魚卽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海鵠文鵠吳都賦

云文鰩夜飛而觸網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

多文鰩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鸞鷁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大腹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郭璞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西陽雜俎則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入羣飛遊翔翳翳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鄠縣湧水出飛魚狀如鰕食之已痔卽山海經滴木出

集書初編

卷之四

生

海

飛魚者也本草飛鰩能飛徐雲林云鰩鳥以足上申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日遊涸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涸流如塵沙足踐則陷其淺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仙人竄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竄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藥灼燦千載舒百年暫死何飛魚涸沙中有石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葉百葉千年一花拾遺記云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有黑蚌飛網不去于五岳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太知黑蚌能飛。此蚌千歲一生珠也。又云。溟海之北有勃觀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悲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風生獸即風翔。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蜩。風則飛行空中。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湖頭而墜。物理小識云。飛魚尺許。能於水面而飛。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各勝志云。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方輿記云。陸川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邢願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碩捕魚于五渠。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碩曰。須臾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碩與其食。惟覺出氣少腥。而衣衫多微。及去。碩送之以魚。固辭不受。去後。碩下網。果得大魚如鯉。碩以為異物。遂烹食之。俄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

處為飛魚山。江西志。晉吳隸為魚塞于雲湖。有大魚化為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暝。魚悉飛上樹間。因號為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徐廣曰。飛鵲。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云。蠅。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山海經云。柴桑多飛蛇。荀子云。騰蛇無足而飛。洞冥記云。翁韓國有飛鼯獸。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月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
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
者。終不取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
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葬苾何力。
西蕃酋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
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卽
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鶻鷁。太宗捉付何力。令自發。
何力曰。犬馬猶爲其主。況人乎。彼爲其主用力而刺。
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兇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
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汪度。爲將者。
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談圃云。儂智高反時。
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
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取。青曳卒馬前斬之。至廣
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
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
賊焉。

草木靈異

通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
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旣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
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裴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
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
長安。故以爲名。城中有棗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
引。俗謂思鄉棗。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
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
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
曰。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羌活天麻鬼臼。藤脚
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
州有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
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卽虞美
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
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蘇頌壠上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
師。其冢上樹皆西靡。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卽風茄
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

經子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
驗也。蕪湖龍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
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棘也。泊宅篇云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
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墨娥
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
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名勝志云東鹿縣紅
草坡在縣南唐裨將張興之墓草也餘卉皆綠墓草
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集書初編

卷之四

未

倚湖小集

多離合草似江離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
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
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黃。顧野王
志九華山有五級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
綜縷如羅縠納于金地藏自西携來種惟塔寺前有
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萊州府志
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藉現每禮敬之邑中
舊無耐凍花三丰自海島中携來一梓植現庭前雖
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即花舊說可愛歷今二百

餘年柯幹大小如初。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
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五
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
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永新縣三
株樹在縣西八十里溶湖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
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
人歷七舊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甥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
有喜怒。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集書初編

卷之四

未

倚湖小集

使趙時賞一軍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
爾作書有所徵發泚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
墨暈。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
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
神木。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
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
向。一統志鄆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慈悲履其
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
栗殼中皆黃玉。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在

宣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鱗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又云。剡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拾俗。比長。歷參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噉朗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城都多奇花。亦未嘗見。名賢錄云。宋僧行滿。聶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知衆僧茶寮。剡采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餘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異

客都屏云。莆田壺公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通至私第。祖庭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名勝志云。西零都縣產異蓮。其葉白雙捲劍脊。其花曰雙頭丫。譬三萼二十四葉。其實曰覆鐘金鉞。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零山倒影所致。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軸脂不可浣。相國東門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視曰。木我種爾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復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素公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式如手抄云。汝南府陝州治東有伯懋祠。棠樹皮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銀。紋理堅

舊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枝。高皇帝起兵之
年。則頂上一枝新發。貞彰聖瑞云。集異記云。京兆
田真兄弟三人。分析財產。皆皆均平。堂前紫荆樹。歲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即枯死。真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枝。間將分析。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解爲孝門。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
曰古度人。無子。于祠灸其乳。則生男。纂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桐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
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閣之間。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曉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曉
三世矣。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

雌雄不相離

墨客揮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
常相離。處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
輒歸。縱雖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嶺表錄
異云。紅飛鼠有淡毛茸茸然。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
紅蕉間。樵捕者獲一。則其一去。南中婦人賣而佩
之以爲媚藥。一名紅蝙蝠。出隴州。郡志云。南海郡
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
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箒間之。少頃。竹節自通。說
畧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蟆。兩兩
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
酉陽。見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若予鄉德興
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溪溪中捕之。名曰石槿。乃巨田
雞耳。則奇而非偶。物理小識云。鰲魚雌負雄。乘風
而遊。謂之鰲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鰲牡小
無目。得此始行。曰鰲媚。月令廣義云。對蟹蟹味之
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
大者如升。小者如碟。一統志云。廣西橫州甚多蛤。

蚺化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神境記榮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翅夕輒偶影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子草蔓上大于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九華山志云山有碧鷄每雌雄相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薄碧臆鳴聲甚清每歲翼一鵠羽翼成則舊者飛去湧幢小品云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慕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蟄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為水微云爾雅翼曰鰕魚皮厚肉緊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罾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掣而敗之常得十數頭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鰕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相如賦禺禺鰕鰕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行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鳬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鵠爾雅曰南方有比

彙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倚湖小築

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鵠鵠而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異物志云鵠生南海諸山雌雄常處不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下人書用夜歸此即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李時珍曰鵠鵠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注云鵠鵠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色口內含執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卽下卵如粟狀難得之物禽經云鵠鵠雌前雄後注云鵠鵠鳩也鵠大如鴿生關西為鳥恐急一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近日蕪杭間有一種俗名相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可以云鵠又別一種也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蟲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緬甸諸國多有之其婦不得于夫者伺隊隊于枕空中則夫婦情自洽合土目把富彞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彙書初編

卷之四

全

倚湖小築

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徵吳地記云。嘉興縣。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以越之君臣得名。君產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產一兒于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說類云。偶至嵯縣。問嵯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嵯。如四矢四馬之義。問其所出。云同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蕪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嵯亭生子。因名嵯。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云。越范蠡至語兒亭而生一子。因以兒名其亭。齊張稷至嵯縣亭而生一子。因以亭名其兒。天下事之偶有同者。予友曹水上云。西施入吳。到浙江岸。卽無言。于魚軒中間與隸侍衛女奴輩相語。習學其言。至嘉興遠處。忽發一言。則直似吳語之輕倩者。自一石磔勒西施開口處五字。則語兒亭似

應發言而名。則兒字屬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墮地卽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爲實字。然考之國語。則其地名繫兒。非語兒也。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

魯題西興驛綽楔上爲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

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酤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

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徬徨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甍否。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請公。更宰殺爲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卽唐之樟亭否耶。

地動日食

地動災異之大者。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圍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闢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瓦。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餘。如有地震。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而乃知。

漢書初編

卷之四

天

倚湖小築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如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災異之有。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欽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儀經一卷。按漢翼奉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嘗上封事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動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夢溪

筆談云。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爲之。自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爲無憑矣。然周禮救日之予。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傳耳。淮南子曰。晝蘆灰而月暈缺。許慎注云。有軍事

漢書初編

卷之四

天

倚湖小築

相聞守。望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闇亦缺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闕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既致之于物之間。豈不可禳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出見太卜曰。昔吾見繁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常伯鸞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莊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相薄。卽地爲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張衡

也。史記天官書鈞鈴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隸圻者乃地動之祥。又云辰星出房心間地動。又羣芳譜云四月初日值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屬火老人不安地震牛年死應來年正月極後四星曰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天官志曰房北二小星曰鈞鈴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關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鈞鈴間有星及疎墀則地動河清。又云鈞星直則地動星鈞鈴星在造父西

彙書初編

卷之四

牛

備闕小集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鈞鈴主地動鈞鈴出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即地動期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東園友聞云元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閤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朔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

彙書初編

卷之四

牛

備闕小集

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王築城為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徽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墮睡聞羣蛙忽鳴

爲浮髮響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響板也。奇
恍然。請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乎。遽
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曰。夢中
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岳一時齊。由是
益參究。洞然玄奧。夫元仁宗將有天下。則太后之旨。
卽可以禁絕蛙聲。與天師道人之待無以異。乃禪師
反借蛙聲以悟道。又何與。田汝成云。周禮蠲氏焚牡
繭以殺蛙。其法未傳。物理小識云。以芝麻磨碎
順風撒去。則蛙禁聲。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
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
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未知文通以何術
禁之也。一統志云。淨蛙池在安吉州西常樂寺。昔
肇法師厭蛙聲聒耳。驅而去。至今池中不生蝌蚪。宋
蘇寔治平間爲蜀繁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
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驚。已果不鳴。及湖
洞。羣蛙結聚成團。啓視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
焉。蘇令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長沙府
善化縣嶽麓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傳宋張依前

藝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書于此厭蛙聲。禁之乃息。南陽府新野東北有彈
子池。世傳漢光武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無爲
州西北有墨池。宋米芾爲守時所穿。初厭池中蛙聲。
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無蛙鳴。江右饒州樂平縣
永善鄉。披雲閣下有靜蛙池。馬廷鸞讀書閣上。苦蛙
夜鬧。戲以楮爲三木曰。再喧罪汝。自後池無蛙聲。聞
產蛙皆白頸。富好禮游峨眉山記。峨眉山黑水寺前
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
一蛙先鳴。羣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
鳴。如止樂然。湧幢小品云。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
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彛庚復浚之。以其土
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
春間蛙大鳴。彛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輪魁。有驗。
居士傳宗云。張九成謁權清禪師。云下有省。留蕭氏
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語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
偈曰。青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
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砂。

藝書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築

爲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以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母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送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閑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古

倚湖小集

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一晏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三萬貫。官供二千人。然食馬料五百石。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錢不與焉。又按唐書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晏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一百疋。爲子儀纓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

誇言未必然矣。畫境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纓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所勞各以千計。史懷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鄧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尤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萬。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古

倚湖小集

之過也。蜀志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奢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靈光殿賦。袁小修云。晉代吳之役。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暨曰。濬奢後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卒以成功。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造採蓮曲。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善琵琶。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

地陷得席上玉簪。勅資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資歌者。並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爲軍師將軍。區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衆長圍困之。時景得侃子鸞。執以殉侃曰。吾領家報國。猶恨不足。况計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吳爲侃子鸞所誅。周書李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諡曰壯武。遷哲累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卷之四

尚湖小集

世雄豪爲鄉里所平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綠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奄關守之。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飲。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五子王于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銀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爲名將也。北齊

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僥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祖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拔鞘以來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寬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燕間錄云。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新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吳玠與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六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樂書初編

卷之四

卷之四

尚湖小集

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問。即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又晉溪總二邊。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櫛盡撤去。散與從官。衆頭目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效命。蘇談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

樂善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時峒。或公溪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每出入。櫛之以爲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事以解政。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授之地。頃刻

古語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爲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向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伎。許唐之將略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蓋。司馬

樂善初編

卷之四

李

倚湖小集

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較優劣。視其所存所視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舜吾則奢。均爲齊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國老談苑。曹琛彬之子。爲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琛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絲金寸錦之

彙書初編卷之五目錄

蕭山 毛奇齡大可氏論定

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治家之法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自然之米

魚異

天然之字

自然之書

彙書初編

卷五目錄

倚湖小築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洛陽橋再修定數

蜂兆有吉有凶

濟瀆廟靈異

人能生物

閨題定數

水之乾濕靈異

撒賞金珠

草之有寶者

草木能奪天工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土木之像能神

人聲屬火

琵琶花

樹物靈異變化

同異異同

山海經諸神

日月之異

彙書初編

卷五目錄

倚湖小築

占卜異兆

治家之法

魏書源懷云。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細太仔細。譬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澄懷錄云。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開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晉史。孝子劉殷。有子七人。五授五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蔡虛齋清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窘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考。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讀書以滋潤之。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勿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

家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猶勿思也。鶴林玉露引周益公云。漢二獻王

皆好書。而其傳國最久。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熄乎。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各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股。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韋弦佩云。無此逍遙湯。治倫理難醫之証。寧耐一箇糊塗。一箇學塾。一箇正經。三分痴呆。七分和勻。用感化湯下。如前症未便。卽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幾分曉。便是糊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皆醫倫理之要藥也。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世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癰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長者言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

家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珍量。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衣食之源甚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壑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已上教訓長者言。皆陳眉公中語。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博聞類纂云。丘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計。桑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

家書初編

卷之五

三

倚湖小築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

古今來義烈之士。爲厲鬼以殺賊。決幽恨而報怨。如魏其灌夫之類。往往見於正史。而裨官所載尤多。至於已僵之身。正氣團結。奮其英威。直以殺鬼滅敵。具出意表。令見者色駭。聞者竄魄。則其氣可以不朽。而其事固爲甚奇耳。予因覽党一元之事。而併取其似于此者。彙列于後。豆棚閒話云。崇禎年間。陝西安塞縣党一元。以剛直爲團練都司。時清澗縣團練南正中。行多詭詐。強取一婦。有孕三月。爲之委曲設謀。其婦乃一元之妹也。婦不受逼。設崖而死。一元具交撫軍。撫軍遣役掘之。正中遂反。命李三竟殺老狗。狗賊營撫軍命一元征剿。正取勝。開狗賊擁至。衆寡不敵。一元被獲。嚼血於正中之面。憤絕而死。正中招聚羣賊。設飲以鳴得意。命其帳下卒。將一元所騎之馬。整頓鞍轡。扶其屍。仍跨馬上。取一元平昔所佩雁翎刀。插于其懷。軍中齊奏鼓樂。南團練手擎卮酒。謂之曰。党都司。往昔英雄無敵。何至落吾手中。今復能與我抗乎。澆酒于其面。忽此馬領鬃陡豎。大嘶一聲。

家書初編

卷之五

四

倚湖小築

秦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築

凡欲裂党都司遂肩舉鬚張掣劍于手直斬南園
南頭落而党屍墮地仆焉舉座失色其馬出遇李
三跪踏斃之馬仍哀鳴而死此崇禎末年事也異
苑云潯陽周虢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
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意虢躬治蓬陌謂使者曰煩
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
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
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虢屍歎迴
眸鬚髮張裂睛瞳明亮迴眸屬堅堅視而嘉稱厚加
賻贈綱目云晉明帝鸞建武元年九月殺都陽王
等七人陸超之者晉安王子懋之防閑也子懋被殺
子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
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手刃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等厚加殯殮
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漁隱叢話
云花卿塚在丹稜縣之東館鎮至今猶顯英氣按花
卿字敬定本關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

秦書初編

卷之五

六

倚湖小築

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磨戰喪其元猶操戈至東
館鎮下馬沃盥通過浣紗女曰無頭何以盥爲遂自
僵仆居民慕之溪上廟祀不絕塚廟記云黃巢之
亂廖中兄弟二人糾義兵迎敵賊斷其首猶躍馬七
里與戰今祠在湖廣崇陽縣上津渡迺吉錄云僞
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
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
生沉澗瀨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
經宿復上卓立波而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
竟得疾暴卒江西通志云南唐時豐城王子邳爲
御史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邳子邕統保社民
兵以衛鄉井而寇果入境子邳獨搏戰賊悉衆掩之
救不至遇害首雖斷猶挾足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
大駭竟以是去鄉人至今祭于社傳區云張千總
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爲伐鼓軍我師與敵
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殲敵兩手猶伐鼓不
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壯有加因轉敗爲功遂大勝
後以功錄其子世襲廣信所千戶吾學編景清本

姓耿。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叅議。成祖常晏之。尋召還。成祖卽位。相傳建文君出亡。志圖興復。乃自詣上。上厚遇之。清藏利劍。衣衾中。謀行刺。先一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色甚紅。明。明日。清果衣衾。獨趨入朝。候上出殿門。清直前犯駕。上驚。令執之。得所藏劍。清奮躍。嫚罵。上大怒。先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是夕。上夢清伏劍追逼。晨過清繫所。忽

纂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集

屍索自斷。前一二步。若張拳。冒帝者三。乃焚其先墓。夷九族。又肅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王行甫云。金陵金某。西城籍也。世販牛。往來江北道上。主于王庄某家。甚相習也。一日。主人覲金輜重。先伏二子。挾刃道旁。催金蚤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許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趨視之。隣居之子。與一無頭人持也。屍見人至。始解抱。而田夫盡知見之矣。聞于官。父子伏罪。輟耕錄。楊連真珣發掘宋陵之禍。起于天長寺福僧聞。成于

清福剎僧澤方。稔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恐。遂覺奇痛。一點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富不義之財。復倚楊光勢豪。奪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遇聞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

纂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

自然之米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其播種刈穫之功姑勿論。至以穀而成米。尚亦頗費工力。蓋天之示人以勞而得食也。乃亦有得自地中。不假人力者。豈記述之附會。或一時之傳訛與。黃氏日抄云。唐武宗時。淮南旱荒。百姓澹漕渠遺米。呼爲聖米而食之。菱蒲之類。食且盡。而杜棕鎮淮南反表爲祥。此雖民稱之爲聖。官表之爲祥。然總是漕渠之遺。則以豐年之狼戾。補凶歲之缺陷。未爲大異也。按宋史熙寧元年。潭州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色黑如炭。惠州府龍川縣有霍山。宋循州守林須霍山記云。太乙宮巖內有穴。唐會昌間。穴中出米。今時或有之。名勝志云。逢米巖在會昌縣東三十里。深廣二丈許。伏虎禪師駐錫處。有小竇。相傳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人鑿之。僅有泉流。宋眞宗乾興元年六月。蘄秀二州湖田生聖米。居民取以食。又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皆黑。元至正十一年。衢州東北雨米如黍。然則世固有自然之米。與至天降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九

倚湖小築

來麩大麥小麥也。見于詩經。倉頡造字而天雨粟。見于古

史。若夏禹時。天雨稻。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家則不雨。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又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九月。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宋仁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遼道宗咸雍四年六月壬子。西北路雨穀。方三十里。金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食之味頗苦。元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建寧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大雨震電。雨黑黍如蘆稈。信州雨黑黍。鄱陽縣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今之于前。則或從地出。或從天降。母煩播種耨耨。勤勤糞土之加矣。若夫扶海洲上。有草名蒹。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飲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此則雖云自然。亦理之所。有耳。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麵。五月。鍾離縣地生麵。占曰。民將飢。徽宗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數千萬石。名山記云。唐有裴頭陀者。鐵履渡江。居于福建永安縣山中。披荆慕創小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一

倚湖小築

庵坐側石罅。日湧米二升以膳之。客至則隨增。後人
大其竅。米遂絕。所居之地。名頭陀巖。名勝記云。濟
南章丘縣有天倉嶺。相傳戰國時。齊師飢。見巨蟻銜
粟。前過。因隨覘至嶺上。遇穴發之。獲粟以濟。因名天
倉。湧幢小品云。滋陽縣大飢。衆皆携老幼逃散。忽
一羽士。星冠挂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
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
氣。饑者捧而吞之。厥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覓至飽。
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
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此。俯地若有所拾。坑
已滿。再掘。成沙土。不可食矣。名山記。睢州石倉。在
彭山縣。半山石壁間。有崖竅如峰房。相傳竇中常出
米。屋上刻石倉米洞四字。閩書。萬曆二十年。福建
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時飢民食之得活。
聞奇錄云。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墜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林百斛。莫知其由。將以
釀酒。其味濃厚。雲仙雜記。引二賢典略云。無棣有
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取之不極。

讀書初編

卷之五

備湖小築

魚異

魚相依于水。離水卽死。不必刀刃也。乃有刀刃所傷。
尚復驗。鳴蠕動。得水尚復游泳。豈水卽是命。刀刃又
其次與。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
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
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
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
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瀝
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
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高皇食膾。庖
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
無根難信。然已剝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夢溪
筆談云。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
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深不可知。徐浩詩云。深
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
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
相傳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山遊。越中必有水旱疫
癘之災。鄉人嘗以此候之。華鎮攷古云。飛來山下有

讀書初編

卷之五

備湖小築

大如盆。無耗溢。有二鰻。文彩爛熳。相傳下通
海。餘姚客星山。山半有華清泉。一名旋井。昔有人
得一鰻于井。持歸。鬻而烹之。俄而失鰻。後數日。見其
游泳于井。而有鬻痕。疑其為龍云。奉化縣有靈濟泉。
昔有牧童浣衣于泉。得巨鰻。持歸。鬻而為九良。久失
去。急往泉所視之。而鰻成九節。復游泉中。每旱致禱。
得見此鰻。則雨立至。宋宣和中。立碑記其異。

諸書所載。非嘗之魚。併列于後。酉陽雜俎云。同陵溪
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于他

魚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魚。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
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杜陽雜編云。處士元藏機。
海舟壞沒。飄于一島。曰滄浪洲。內有良金池。可方數
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刑部員外
盧得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四足魚。遞齋閑
覽云。海中異物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海有
物。正如鞠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絲。其味極肥
美。人但呼為毬魚。霏雪錄云。安南國有一種魚。銳
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記云。鄆陽東南有堯母慶都之墓。上有堯母祠。繞墓
有池。池魚頗闊。生印謂之印鰕魚。一統志。陝西岷
州衛有齒魚。出開井。河魚有齒舌。余皇日疏云。海
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映青類人。首眉
目宛然。玄羅類人足。賊車類男。陰文。齒類女。陰文。齒
即淡菜也。又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並鍾類鹿。
鳩賊類象。木藻類鳬。更奇。名勝志。龍門江在安南
嘉興州蒙縣。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
三道。飛湍聲聞數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

魚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曲似鸚鵡。靈川縣水產鰕魚。四足有角。聲如小兒。
嶺表錄異云。鹿子魚。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南海
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
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
食。又興安縣龍嶺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靈水溪。
溪中魚皆修尾。足丹。其腹人不敢捕。捕則有風雷
之變。朝野僉載云。蜂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
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
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杭州

富陽縣韓珣莊掘井幾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東坡仇池筆記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溪疑。意予之誕。予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于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閩書石斑魚生南方。溪澗水石處。長數寸。白鱗黑斑。浮游水間。聞人聲則劃然躍入。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陷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蟄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灸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魚影落于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為鳥。其名休舊。竊精于春。傷墮在白。夜飛曳音聞。春疾走。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為鮓。六足鳥尾。總為之母。胎育厥子。南雍州記云。襄陽古魚井。內一魚無肉。惟骨相連。周南林纂要云。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鰕魚身小。首大。音如嬰兒。天下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脅中。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海中有魚曰鼠鮎。善食鼠。每揭尾于沙際。以給鼠。鼠見之。以為彼且失水矣。舐其尾。將食之。鮎即轉首。觸齒。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羣蝦皆食之。建同魚有四足。無鱗。吸水上噴。高五六丈。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于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就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蠟蛭。而無鱗。慘乃爾。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天然之字

郭相奎郡縣釋名云。岳州平江縣。本孫吳漢昌縣。唐置昌江縣。昌水在縣北。出幕阜。流至南江。其西南山澗中有巨石。水隘其中。環繞類昌字形。下流合汨水入洞庭。漢置句容縣。以縣東南有山形如句字之曲。處州遂昌縣有孟山頭。兩山前後如昌字。名平昌山。吳赤烏三年置平昌縣。晉改名遂昌。廣東樂昌縣有昌山。山二石相連。上小下大如昌字。故名曰樂昌者。以昌爲樂土也。陝西商州有商山。以山形如商字。一名商洛山。卽秦時四皓隱處。四川巫山縣南有山。形如巫字。卽高唐賦中所云也。巴縣有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李遠詩。巴江學字流。故又名文字江。巴字水。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又永川縣縣之水。三溪合而似永字。江津縣有凡水。卽岷江也。過縣下合涪水。而東當縣治處。形如凡字。故又謂之凡江。玉海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延平志勝云。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齊先生朱松爲尤溪尉。任滿假館于鄭氏建炎庚戌九月十五日考亭夫子生焉。先是文山在清印溪濱。隔溪爲公山。二山草木繁密。及考亭既生。野燒同時盡焚。山形畢露。儼若文公二字。成都綿竹縣有峯爲山。宋淳熙間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爲二字。故名。通江縣有公山。隔江形如公字。江油縣有山接彰明界。高聳亭亭。形如匡字。此大匡山也。瓜水在寧州。南志謂沅江之水。流自北角。思永之水。流自西角。轉而東南。丁矣。冲之俱會于茶部。冲形如瓜字。故名。又寧州有登樓山。蒙氏有國。封爲東隅之神山。形如文字。一名文峰。廣信志勝云。鉛山縣白石底絕頂上。有天成八字。極端楷。相傳呂真人逐蛇入穴巖中。以劍劃成。南豐縣有麗禾石。宋紹興四年五月十日風雨。晝合雷震石上。拆裂成大字。縱橫交互。不可識。乃鏤板傳觀。有道人辨之曰。此介嘉黍稷字也。旣得其譯。競熟視之。果然。自是郡境屢豐。寰宇記云。吉水。源出永安鄉。北會于贛水。古老傳云。吉水出有波文。成吉字。按志。十八灘水自泰和而下。經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府城又東北注于墨潭爲吉文水與永豐江水之橫
出者合有清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繚繞狀若吉字故
難曰吉陽縣曰吉水又曰文字水又曰文江 宋仁
宗慶曆三年十二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英宗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柏木板二有文曰天
下太平 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毀歛屋折柱木
裏有文曰天下太平 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
民折薪中有木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熙
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 元成宗元貞元年太平
錄書初編 卷之五 大 倚湖小集
路蕪湖縣進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正十六
年有忝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
下節云天下刀兵 太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
瑞木一莖埋成字曰天下太平 宣和五年福建順
昌縣交溪廖懋以奉議大夫家居役夫鋸柿木爲訖
有文曰聖元天何四字體製楷正墨色瑩然
洪武間臨川獻瑞木中有文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
白而文玄常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 東
魏孝靜帝天平 字六月壬申齊神武如天池獲

石隱起文曰六王三川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
月夾山縣民王誼得黑石二片丹文其一曰君王萬
歲其二曰趙二十一帝藏其石來獻 徽宗政和二
年玄圭始出晉州上一石綠色方二丈餘當中有文
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字居右
天正字綴行於左都堂驗視礪石三分而字畫愈明
又于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位置始均蓋曰天正
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焉建
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有文
錄書初編 卷之五 大 倚湖小集
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窮冥神見人形心言意
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晉史吳興戴洋
善風角庾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
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
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林陵陶
公亦勝入年土地盛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
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山堂肆考唐貞觀十
七年八月梁州松昌縣鴻池谷有石青質白文成字
入十八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

昭然曆數惟永又二十年。陝西有石成字曰李君。開元十九年。河南登封縣。石文舊有帝字。新生上字。廣西富川縣有碧雲洞。洞門石脉隱起。廣陽島三字。遠極分明。近視如擘絮狀。閩書。閩縣薛老峯山頂突起。向陽峯三字。周朴詩。薛老峯頭三個字。須知此與石齊生。直教截斷蒼苔色。浮世人才始眼明。薛老薛逢也。咸通中爲侯官令。與僧靈觀遊。創庭其側。人書其峯曰薛老云。僞閩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吐如數千人喧噪。旦則三字倒立。其年閩云。惠安

藝書初編

卷之五

手

倚湖小築

縣靈瑞山有員常院。院東北麓大石上。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怪偉可喜。政和縣佛字山。石上有紋成佛字。莆田嵩山在海濱。山頂有峯名文筆。其上石壁有苔文。宛然文筆峯三大字。刮去復明。連城縣有蕭坑山。萬曆中。令徐大化築北關。鑿石此山。石線中有徐欽徐昌四大字。連人異之。嘉靖甲辰秋七月。既望。沙縣大路旁有巨石一片。方數丈。忽暴雨震。電石旁數十丈。昏黑莫辨。隱隱雷鳴不止。約二時。雨晴雷止。行人見石上刻五十七字。大六寸。皆如將

篆之文。又有如禹刻者。竟莫辨何字也。今歲久糊模矣。千一錄云。萬曆己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沒。踰疾贅爵。晉書。張軌霸河西時。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昨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酉陽雜俎云。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蝌蚪。莫有識者。杜光庭錄異記云。唐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內有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又有

藝書初編

卷之五

廿一

倚湖小築

貞觀昌大聖。又有忠孝爲善等字。勅禮部郎中柳遂馳驛檢覆。不差。王行甫云。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柳塘先生題其峯曰卓爾。又瑞州高安縣字山。一曰龍珠山。峭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德化縣丁溪。俗云水畫丁。羅簪纓。宋時一夕雷雨決流。一縱一橫。成了字。邑人程楊林登高第。陝西城固縣西北合流兩水宛如文字。名文水。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

石若龜形有五丹書曰李淵石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徹高祖不信乃令水浸磨以驗之數日積而紅色磨之其字愈明高祖曰上天明命賜以萬吉以少牢祀祭石龜而爵送之人漢書昭帝時長安諸陵栢樹枯倒者悉生枝葉蟲蟲作字云曾孫病已立既而昭帝崩昌邑王廢而宣帝立宣帝一名病已智伯率韓魏攻趙時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其通口爲我以是送趙無郵原過以告襄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三

何潮小集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也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真州宋藝祖發迹地有樵破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

自然之書

字雖屢變其體然起於上古書則起于後代固未嘗不因天地之自然是以有自然之字則亦有自然之書其理一耳因臆而列之各勝志岳州慈利縣有花石在縣之武口寨石上自然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于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花葉應手而碎略加拂拭其花復見重疊非一史異云宋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釋元至正二十五年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三

何潮小集

二月辛亥汴梁雨水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朱葆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唐昭宗景德中滄州城塹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花與葉芬敷者時人以爲其地當有兵宋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水陷起文爲桃李花雜樹人物之狀宋太宗至道二年桂陽監鑄銀自湧成山峯狀如穆云河南新安有王喬洞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存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靈川懸

山在桂江之上其山九峯屹立丹崖蒼壁望之如
畫繪然。山堂肆考云大理府點蒼山白石質黑文
有山水草木之形溫潤如玉可琢爲屏又階州北峽
中有石青質黑理其文有松栢人物溪橋木石山林
樓閣日月之狀。朝野記畧云定海東桃州山寺相
傳安期生以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也。記畧云備柴墟壙于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
卒于南都其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殯于
墓舍丁丑十月啓而塋諸別城發視棺上變生黧墨
篆書初編 卷之五 仙湖小集

如阜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亦在伐中以其艱重難
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岸石水竹
童子鸚鵡之影纖悉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
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簾
置縣西門僧舍殿壁中衆共瞻禮餘一面不知所在
游卜朋近近刻阜目擊焉。陳承曰乾州乾陵所出
木徑尺者值萬錢。未齋雜言云肇慶岩洞中石乳
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蟹石
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在往
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畫。樽俎餘功云余尚書
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
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
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山東新城縣王氏科
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峯公公常夢仙人授丹訣自
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頃冷人失聲驚走公就觀

則二拳墮地。北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鸞雀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真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三柳軒筆記高州茂名縣黃沙大石嶺。理有崖樹景物。宋子困帥師桂林。以兩石致洪景廬。老榦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痕無斧鑿。過永石遠矣。王行甫云。姑蘇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且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又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其

猶湖小集

黃州一家藏有大理石屏風。黑質白文。成梅花一樹。繪事所難工。其墜瓣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下一異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

動植泉石靈異有時日可刻

各勝志云。廣州東莞亦有廬山。山上有湖。每甲戌日。輒聞鼓角聲。又肇慶府四會縣亦有扶廬山。世傳山上有池。每甲戌日。聞笙簫鼓角之聲。疑卽一山。兩府接壤。而分記兩處。密雲縣有霧靈山。每擁祥光如霧。以六月六日。現土人如期候之。贛州志勝云。贛縣黃堂山有石室。口方八尺。如數十間屋。上通天窓。下有方榻。二石人巾櫛而坐。旁有小石室七。所相通。悉有石人。室前有車馬跡。春夏不草。無毒蟲。林木繁茂。水石幽絕。山下居人。每丙日。輒聞室有笙鼓笙樂之音。蓋靈仙窟宅也。鄧德明南康記云。山角石子如彈丸。至丙日則不見。他日皆在。李元陽云。畢鉢羅窟一名賓波羅窟。在白崖川西山。巖壁聳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蒼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南蠻者。卽崖而寺之。捫摩巖壁。上有獨木橋十餘所。木如大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脚。樵子偃疾者。履之而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十五夜。換橋一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一新。無復舊木矣。世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其

猶湖小集

彙書初編

卷之五

其

倚湖小築

謂之仙橋。昔寺僧造大仙橋。斷後。屏大橋復完。入
蜀記云。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巫山
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挿江中。
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不可悉所見。
入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托。祝
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絳竹之音。往來峯頂。
上發鳥皆鳴。達旦方漸止。湘潭方廣寺。每四月朔
日。東壁見維揚官府樓堞。秦再思記異云。嵩山之
上有玉女搗帛石。瑩徹光潔。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
每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響。羣芳譜云。中秋
天色陰晴與外國同。蘇東坡曰。故人史生爲余言。常
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合合相問。陰
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
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方輿勝覽云。雍之
洋縣。念佛巖下有潭。如碧鏡。每歲五日巳午間。忽有
泡光出色。麗異甚。常時則無。文昌雜錄廣州大溪
山洞。端午開土人以紙墨手摸石壁。覆紙刷之。得咒
語藥方之類。見自然方藥條下。圖經云。陽江縣海

彙書初編

卷之五

其

倚湖小築

中有魚。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爲鹿。建水州南
回回村有龍井。每正月朔旦。水中輒浮雙魚。祁陽
縣北金冲井旁。有一竅。每日午水溢。緋魚遊泳。夜半
魚匿。日午又然。惠州志云。惠州南海有黃雀魚。常
以八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後復入海爲魚。泉州志
勝云。德化縣五花山有端午泉。每五月之朔。泉水溢
至橋。凡五日爲度。唐咸通間。蜀僧無晦至五花山。
鑿石築室。與虎同居。穴土得泉。湫數十丈。味甚甘冽。
端午日指井語曰。此泉萬古及此日。則溢而至欄。吾
化後以此爲證。今五月朔日。則泉海至。五日盈坎。院
挹注以辦千人齋。翼日如故。號端午泉。廣信志勝
云。永豐縣六石峰上有聖泉。每歲以立夏七日應期
而至。有聲如雷。則爲年豐之兆。過期則旱。冬至則泉
竭。蕭縣有天棗樹一株。枝幹蟠屈數百年。物正二
月之交。開小花結實如酸棗可食。四月初七日全樹
皆熟。初八日遂空。猗園云。五臺山有鐵樹。定以六
月十九日開花。羣芳譜云。青城山有杜母樹。高十
丈。花甲一週始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

之取花以回。七修類藁云：予友烏鎮王天雨，清
爲橫州州判。言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
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
厚。問之曰：此銀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
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慎蒙名山記
云：洱海之內，每於八月望夜，河漢正中有珊瑚樹出
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與云：珊瑚樹
月。河州鳳林關有靈岩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
聖柰，大如盞。鷲粟花九月九日及中秋種之，花必
葉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云：許叔微精于醫，云五臘蟲皆上行，惟肺蟲下行
最難治，當用鰾瓜爲末，調藥于初四日六日治之。此
二日肺蟲上行也。朱平涵云：鵲髮于七夕。短狐
上弩于孟夏之朔，短狐即蛾。四月一日上弩，八月卽
弩。徐雲林云：五月五日，蝦蟇必伏水草不鳴。七
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海中有甲物如扇，其
文如瓦屋，名海扇。三月三日，潮盡乃出。丙日嘉魚
出穴。甲子庚申日，玳瑁閉口不食。蝙蝠伏庚申
夜。鼠伏甲子夜。廣蟲逢中日則過街。燕噉泥
葉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呂云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
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蠟
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 鴈鵠飼子旦從上而
下暮從下而上 物類相感志魚始雷向下未驚鰓
頭皆向上 土附魚清明之前眼閉過清明眼即開
食菊之蟲朝在葉上午在葉中暮在葉下不特分
朔望也 天中記云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
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
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又鷺鷥人養之于池塘馴若
鸚鵡初編 卷之五 世 倘湖小集

家禽至白露日即飛騰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
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幾成編集 黃岡武陵記云
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鱉無不備者七月七日皆出
遊嶺頭矣類各別

洛陽橋再修定數

朱平涵云宋蔡忠惠創洛陽橋橫亘江中遇時發日
蓋基所向銀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
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險神
則來相趾石所累蠟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
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弁及神異夢
寐已俗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還
解口酉月廿一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名
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胥監
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
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
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
資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
酒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此以還復于
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
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
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

蔡書初編

卷之五

事

倘湖小集

仁和尚化民。宇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而生。卒惠
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化
民。然修復之。既起。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
日。人稱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
百年後。爲怪。海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
常少卿巡撫河南。卒于官。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
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端明之祠諡合。亦可異
也。然則端明之子我明。蓋兩次降身矣。或疑其數之
前知。而端明又未嘗以前知著稱也。按鍾化民萬曆
己卯舉人庚辰
彙書初編 **卷之五** **詩** **倚湖小集** **草**
進士。閩晉。泉州晉江李俊育。鳳池里人。以貴豪里中
而急爲義。縣洛陽橋。壯橋也。歲久海沙日積。橋趾下
沒。而風潮過常。水常漫橋。不得涉。守馮禎以委俊育。
俊育出貲。高之幾五尺餘。凡貲貲萬計。今其子孫多
衣冠。而鳳池之李爲華族。然則洛陽橋之于我。明
蓋三次大修矣。按忠惠母盧氏。忠惠於慶曆初爲
諫官。有除授非常者。屢封還。仁宗遇忠惠益厚。曰。有
子如此。母賢可知。特賜冠帔以處之。又忠惠子旬妻
劉氏者。員外昇之女也。忠惠故與員外善。員外以女

許旬。旣員外死。家益落。忠惠知福州。特就劉尋婚。劉
以非偶辭。忠惠不可。具奩送劉。命旬娶員外女以歸。
而旬天子傳方二歲。劉撫教之。六經子史皆使貫串。
傳以養母。早乞致仕。傳子櫛。出知泉州。爲忠惠舊治。
劉已封令人。白首康強。傳綠髮尚茂。泉州仙遊相距
四舍。許板輿往來。奉養珍厚。衆人榮之。忠惠有賢母
毓之于先。而其後有賢媳。有賢孫。有賢曾孫。洛陽橋
之造。留澤旣廣。食報亦深矣。閩書又云。泉州烏礁
四面皆水。嶼上可居民。砌石爲沉橋。宋寶祐中僧道
彙書初編 **卷之五** **詩** **倚湖小集** **草**
詢募建石橋。名鳳嶼盤光橋。長四百餘丈。廣丈六尺。
比洛陽橋長加四百餘尺。濶加一尺。此二橋海中相
望。如二虹然。道詢少遇了角髻道人。授以丹丸。遂朗
悟。內典。若惠安峯崎山之青龍橋。獼窟嶼橋。皆其所
建。當獼窟未橋時。與了角髻道人待渡嶼前。道人曰。
何不橋此。曰。風波日作。橋不易也。道人曰。患無真念。
道詢遂率其徒。成橋七百七十間。一日建庵。或欲於
之田。辭曰。世間田有數。我敢與人爭食哉。自障白沙
海墀田之。全其高處爲庵。其始障也。墀爲潮嚙。道詢

庵之曰海于天地間最大不能尺寸相讓耶遂立
退三尺然則福建之橋固有大于洛陽橋者而亦有
靈異如造洛陽橋者特洛陽橋以蔡忠惠益著耳

何匪我口沈存中言水以漳洛名者甚衆洛落也水
落于下謂之洛舊號洛陽九域作樂洋江後乃以洛
陽名之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
洲上有關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忠惠橋記泉州萬
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
二月辛未訖功繫趾於淵醴水爲四十七道梁其長

讀書初編

卷之五

美

倚湖小集

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
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余同年都給事
中劉弘寶者洛陽里人爲余言幼讀書祠下嘉靖末
有兵燹之變祠被賊燬碑離地四尺許石理橫裂斜
倚石垣之上居久之忽自端正意有神物呵護非偶
然也懸榻篇云丹陽人姜志禮字同節萬曆己丑
進士其爲泉州太守時值地震洛陽橋圯過半公鳩
工更塑造墩凡三十二經始之際波浸瀾漫公禱于
神湖不至者數日匠師因獲措手其上某石梁舟

水淺不克致公曰昔蔡忠惠公以八月二十一日安
橋爲需之至日有水滔天自東方至舟頃刻濟蓋忠
惠公夙有橋斷我來修之說衆謂太守公實再來云

泉南雜志按蔡忠惠所書萬安橋記共一百五
十三言字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聞之父老言
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撰之得後一石
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
碑時與江濤競響也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瀾
五里蔡忠惠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往來此橋及

讀書初編

卷之五

美

倚湖小集

接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岸左面山非
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蜂兆有吉有凶

朱平浦云。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謝承後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明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明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明不從。果見殺。王隱晉書。陶侃以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得還浦。遂沒海。中此蜂之兆凶者也。拾遺記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船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書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此其類也。爾雅。翌云。軍行卒逢羣蜂及飛。童多者。必驚於伏藏之賊。狀元考云。宣德癸丑。溫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斯二者乃武乃文。又何蜂之能兆吉如此哉。湖湘故事云。楚王遼奉馬氏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進達傘蓋。後遂戰敗。死。

彙書初編

卷之五

彙

倚湖小集

濟瀆廟靈異

南懷慶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線被二花銀。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否則視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此名勝志所載也。續耳談云。濟瀆廟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一二。祠前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投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于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盆盛之。投入。俄頃盆子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債也。盆外濕而內乾。其他類此甚多。予讀書至此而疑焉。夫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市道也。計之以子母。要之以約質。古道之弊也。胡神人之不憚煩而爲之乎。及閱李濂游濟源池記。而始知前所言皆過其實者。也。李記云。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人獻香祠下。

彙書初編

卷之五

彙

倚湖小集

云有借貸錢布浮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朝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紛還四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卽浮物之處。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有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行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號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卽西源。周如東池。深繞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涸。古今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于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池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之。咸三日內所投者。則向所聞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裏成藥。浮出

叢書初編

卷之五

罕

倚湖小集

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書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卽以浮沉繫之。試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于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盛之所爲明矣。予按獨異志云。韓晉公浞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填其數。混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曰。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詰責。俄然一縑浮出。波上遂以取之。名勝志云。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薨。吉安之隴岡。蓋其考崇公。官于綿而生。歐陽子官于泰而歿。此越國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明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附崇公之兆。塋後還穎。嘗于青州刻隴岡肝表。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肝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黃山谷爲文誌龍。頃之。靈龜湧碑。

叢書初編

卷之五

罕

倚湖小集

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錢取置西陽宮爲
亭以覆之後宮火獨亭無恙西陽雜俎云李彥佐在
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潯陽兵北渡黃河時十二月
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
寢食六日鬚髮暴白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請
公一祝沉浮於河憑公神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
爵酒祝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視史咸
秩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酌冰辭
已而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
靈書初編 卷之五 聖 倚湖小集

誠已達乃沉鉤索之一釣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
濕耳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
得非精誠之至乎夫江河與濟並大於城中江可以
浮出緡錢碑版河可以浮出詔紙安在濟不可以浮
出諸物哉江河之靈可以詰責之詞動之則濟之靈
寧不可以要約之參通之乎天下固有理之所無而
事之所有者此類是也冊府元龜云高齊太祖建元
元年鄆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悉
以爲纈湧幢小品云陳高祖生于湖州長興下若里

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宅有井相傳始生時
井中湧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
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其
上勒銘焉又洪武太祖初生三日宅邊水中浮出
紅羅因名其地爲紅羅障然則水中之浮物多矣不
得以濟潰廟爲怪也吳炳龍虎山記云宮南聖井
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輒浮投以楮幣則竟入苟不
虔則推出不納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又有余公井
嘉靖戊戌有獻菓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名山記
靈書初編 卷之五 聖 倚湖小集

云天齊淵在臨淄縣東南平地泉半沁土人名曰龍
池漢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顏監曰謂其中有異
如天之鵬齊齊記補遺云晏子曰吾聞江溪五里海
溪十里此洞與天齊此中曾浮出鐵瓦有天齊二字
魏永平中出木五齊天保中出木四皆五采類栢木
明朝弘治辛亥又出香木二焉朝野記畧云景泰
三年寧德縣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疏文未善極
之須臾別浮片紙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曰某
等俯陳愚悃仰竇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暇言念生

居在世。治本于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陽。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愚民。故降災定由上帝。爰深修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日。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頓回天心。大赦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涓滴于金甌。龜坼全消。需滂沱于隴畝。庸副定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祐我民。迂續乃

藥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築

命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又陝西太白山間。有龍池。遇歲旱。有司必于此祈禱。乞水一壺。意有不誠。水自飛上樹來。結成冰塊。意誠則水中浮出物來。持物歸。候雨足。仍納于池。成化中西安府同知張侃。往乞之。水面浮出古銅盆。又浮出觀音經。其池週四十里。四圍奇葩異卉。上干雲霄。每墮一葉。則鴛鴦鳥成對。衝出池外。不容渣滓于中。嘗有大魚通紅者。長丈許。或一丈者。浮遊波面。殊不怖人。山極高峻。官夫以繩牽。逐步附之而行。約二十里至頂。不容肩輿。上有神

廟。陰翬之氣。襲人最有靈爽。劇談錄云。咸通中。京城南有二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有草木。飄泛其上。或覩片葉纖莖。飛鳥必啣而去。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視授之。欸然而沒。紀畧又載。國初有金箔張者。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治金箔。往學於浙之杭州。歸而授諸鄉人。因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錢物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烏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與客玩。以爲戲。夫伏機于池底而發之。則無春冬之分矣。恐未足以破之也。又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晏賓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餽。及桌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借。晏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怪莫測。此又何說哉。輟耕錄亦集乃路有塞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學仙。常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沉之。祀口。神爲我霖。治爲期而去。至期復祠。則得成草

藥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築

河南通志濟源縣濟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谷元
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商泛湖至
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
至濟源廟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有石一塊擊
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
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
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再書致之漢蜀漢五代並
無通容紀年者乃知後人之妄作也且塑繼安像于
儀門像前置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爲卽若擊之石
也蓋做柳毅傳書之事而誕妄尤甚是因濟瀆之靈
異而更爲是說以惑愚蒙耳

集書初編

卷之五

臺

尚湖小集



火能生物

火爲至燠殺之物無復生氣而張子和云
破一鐵釜釜臍中有紅嘴細蟲趨走如飛 周吉甫
云嘉靖間金陵三坊巷吳璉開大葷店生意茂盛大
鍋晝夜火不停燄鍋底忽生一炮有乞食老全真云
此鍋旺氣方熾其炮不可動後值燬者慮其費柴鏟
去之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其家生道消滅矣

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狴狓獸人捕之斬刺不
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 本草綱目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哭

尚湖小集

載龜有山澤水火四種火龜則生炎地如火鼠類也
武周縣有黃水合火山水有火井火鼠楚經言燈
燭燄生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火以爲性命人
氣一吹隨吹卽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
燈燭此蟲獸之生于火者也 史異云宋紹興二十
一年民家竈鼎生金色蓮花 錢簡栖繪圖云嘉靖
中民人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朵朵六
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生蓮
花七朵是庚戌辛亥年間事陳莊靖公女嫁于孫幼

同莊靖侯佛既嫁持誦益虔嘗設觀音齋萬曆五年六月十九齋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菌萐下吐時尚含翠色如欲滴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嫺嫺無不讚嘆三日後為姪身人觸之而萎紇野馬川有瑣瑣木燒之火經年不滅不作炭婦女取其根作帽入火不燒建昌南豐縣白含鎮有康太保廟先是土人謝氏之居冬夜宿火地爐有香菌生火中亭亭如蓋次父神見夢曰種菌于爐中者我也子能祠我我當

樂書初編 卷之五 壘 倚湖小築

福子謝乃徙居為神立廟簡陋又云毛桐生浙東諸山中落其子種之多未必生土人取桐木燒作炭播之山椒則一炭一株易生如蒲蘆矣又鳳尾蕉以鐵筋燒紅刺其根則易長此卉木之生于火者也如鹿鼠食烟火龜遊微鱗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風生獸積薪而不燃鴉鳥啄樹而火出獨斗獸如犬食火而遺燬却火鳥如雀處火而散燄厭火如獮而色黑火出其口中皆理之不可解者也耳鼠能食火烟山啄木能食火炭蜀有火鴉能啗火駝鳥能食火炭

火雞 徐雲林引山海經嵎山有鳥如鸚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如鸚而赤足名曰嬰餘可以禦火崦嵫之山丹木葉如穀實如瓜赤符黑埋食之可以禦火印公之山有獸如龜而身首赤名曰蛇可以禦火器水鰕鰕之魚如鵲十翼鱗皆在羽端可以禦火翠山鳥多鵲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符禺之山鳥多鵲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小華之山多赤鷲可以禦火帶山有雕疏如馬一角可以辟火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青質

樂書初編 卷之五 壘 倚湖小築

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鮮山有獸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名移印見則邑有火已上諸物或以禦火或以兆火何所稟而然耶郡國志云宜春縣南鄉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熟水經注瀧水與雲水合處有溫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赤魚遊之不為灼也又廣州城東南火湧泉出石罅中大如濤湧前去二十餘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為衣合

名爭酒。佯失盃而汚之。解衣付于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燦然潔白。魏文帝不信。有火浣布。著論辟之。後外邦有貢火浣布者。試之誠然。乃毀其論。按火浣布有二種。俱載于正史。今詳之。魏書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遇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布。斯謂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銷。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悴。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埃汚之。便投火中。則更解明。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火洲。其上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汗則投火中。復更精潔。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按此布出于木皮者。色青黑。出于鼠毛者。色白也。宋滕景直家。廣中炊釜有聲如雷霆。家人走視。甌上生花。漸長如蓮花。赤色。俄頃卽萎。景直旬日卒。

聞題定數

棘闈試題甚闊。多有小房師各拈數題。大主考合圖而得之。卽在本主師未能懸擬。乃亦有一定之數。可以前知數定。而天弗違之。甚可怪也。宋孔平仲談苑云。學士王汾字彥祖。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夢中有人告之曰。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大于配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又宋張世南遊宦記聞云。先伯大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詣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能有濟。自以爲經古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就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宜。厲聲曰。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宜爲解首。龔堅志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

人鄭拯未及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盼東壁大書一詩。既而讀之。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焉。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明。萬曆年間。桐城吳公應琦。以甲午登賢書。計偕至臨清。聞降乩仙者甚靈。趨候之曰。某此行登會榜否。曰不知。曰然則何年登會榜耶。曰不知。又問不登會榜終作何官。曰不知。曰某聞仙示頗靈顯。故竭誠叩。可無一言見示。乃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好把中庸仔細推。老老幼幼平天下。此是男兒得意時。及甲辰科應琦捷禮闈。其首題爲不知命全章。則三不知在焉。次題爲極高明而道中庸。三題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豈題目于十年前可預定如此耶。萬曆丁未科人有叩乩仙以會場題者。批云。丈人章衆曰。必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二句矣。再叩第二題。批云。亦丈人章衆一闕而罷。後首

果然次題爲君子依乎中庸。蓋丈人章註中有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一句也。今康熙己酉科子郡袁公顯襄叩乩仙問今科浙江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則批一署字。又曰主司意重知。及入場則知之者一節。乃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四者字爲署。袁公因念重知一語。遂縱筆成篇。果獲雋。胡元瑞甲乙刺言云。萬曆乙未春試前一日。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予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斯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既覺而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斯道是切言意耳。及揭榜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前定錄云。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央一局。而來者白辰及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

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授負才華。不宜爲此變色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授以書判。不中第。授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紙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紙。不爾。當大各揆藏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授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于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集

竟可前定而添注塗抹。亦有數存。則題目之前定。又不足爲奇也。懸榻篇記云。近年來山左有李神仙者。以術數遊京師。頗能知來事。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從占得失。且密以試題詢。李謝不知。但笑曰。兩公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卜。及入試。首題則志于道全章。所謂道德仁藝者。實隱寓其字。而兩生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餽者。李曰。此何敢言。但題中當有五後字。四可字。他日或驗耳。其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有五後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節。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有四可字。乃嘆其異。又樵川諸生吳君善。凡仙之術。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臨樵。數友問場中何題。則書曰。尹字帶兒孫。心一旦題或近此。衆不測。復問二題何題。倘經乎。書曰。否否。諸生皆喜。謂非經。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已。搭至得見有恒者斯可已。乃知尹帶兒孫寓君子字。心一旦寓恒字。二題是樂正子強乎。曰否。三段乃知否否否者。寓三段中三否字也。同時武學諸生亦請問試題。仙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集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生茫然。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半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不獨前知之神。拆字奇巧。雖與黃絹幼婦。三橫兩縱之語。並存千古可也。相傳何公早。南直懷寧人。早初生時。其父夢門前豎一緯。模上寫吾未見好仁者一章。未解所謂。第誌其事于壁。已而早以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一節題入泮。以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一節題中式丙午鄉試。以吾未見好仁者全章。中式癸丑會試。平生得力果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備湖小案

全在此一章書。先君子萬曆丙午科。科試冠軍。補廩入場。先是有請凡仙問是科題者。批云。子路十三章。先伯玉衡公亦與試。性穎悟。解之曰。此必非先勞一章。必是子路問成人一章也。予以意問十四內數之自意問耻。至問成人。正一十三章耳。且子曾問于凡仙批云。子今有志問功名。丙午之年亦可成。固知必成人章耳。已而出題果然。

入水卽乾

石脾入水卽乾。出水卽濕。或曰。夫出水卽濕。吾得而見之矣。入水卽乾。其誰見之。考之本草別錄曰。路石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乾。日出獨濡。花黃莖赤。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莖葉陰乾。是則天下固有遇水而反乾之物。此則灼然可見者也。杜麻草。見日則濕。入蔭則乾。路石草實赤如麻子。意卽杜麻乎。神異經。荒外大山生不晝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西陽雜俎云。雀芋狀如

彙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備湖小案

雀頭。置乾處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隨走獸遇之。感應經名。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劍安冠延平。道出小當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或削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此乃正氣所不磨。亦復雨乾而晴濕何耶。名勝志。騰越州羅生山上有天應寺。殿堦片地。雨則曉。晴反濕。閩書同安縣

洲嶼寶月菴。旁有石如盤。俞武襄大猷作亭望海。頭有島。天將雨則明現。晴則日光晶晶。反隱不見。名其島曰雙山。名山記。冰山在慶尚道義成縣。大巖下有石穴。是爲風穴。又有穴在巖底。直下廣一尺。深可量十一尺。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霜雨則冰釋。春夏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春。是爲冰穴。拾遺記。古之圓山有林木焉。疾風震地。而此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獨活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以爲可怪。然而世又有有風不動。葉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築

之林木。鬼曰風吹不動。無風自搖。述異記。魏興錫義山生薇蕨草。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礪山在廣東廣寧縣南。高百丈。泉自石竇中出。東流五里入江。旱則流水聲聞數里。雨則寂然。又拾遺記。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郡。出落英之石。青質輕如毛羽。寒甚則石溫。暑甚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林公曰。白旃檀非不覆。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通志畧云。無風獨搖草。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寰宇記云。

興縣慈雲教寺有月臺。甃梵文。詎天晴沾濕。雨轉乾燥。相傳以爲異。纂要云。牧麻草。大毒之軍也。風吹氣所至。數里內稻皆死。李淳風云。牧麻草有汁。本清得水則稠。見日則濕。陰即乾。在夏微涼。在冬欲溫。又盧携夢人贈句云。君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不解其謬。後幾年。携大拜。庭下古椿一枝。雖狂風驟雨。不濕不搖。則樹亦有有風不搖。有雨不濕者焉。拾遺記。李夫人死。後漢武帝欲口之。李少君曰。黑海北封都之野。山潛英之石。其色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之。命工刻作夫人形。置之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近之。少君曰。此石壽可望。不可近也。

撒珠撒銀錢

宋史明道二年。注輦國遣使朝貢。進珍珠衫帽等物。使言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自捧銀盤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以堂堂天朝。而幾與戎蠻爲戲。甚非大體。清波雜志。祖母太夫人爲曹武惠燕王五世孫。暇日與子孫談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宮稱賀。盛飾羣立于露臺。人各許携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卽裂爲二。俯拾次多遺簪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捷慧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此朝廷與命婦爲嬉娛也。雲仙雜記云。唐玄宗于正月十五夜。御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闔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圍被。綠暈山。皇明通記云。天順間帝頗聲色奢侈。常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以諷之。客燕雜記云。往時宮中出遊西苑。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弄

朝朝小集

大要外小要外之名賞賜無算。臨晚用金銀豆酒

地。聽內監拾取爲笑樂。崇禎間悉罷之。易以胡桃紅棗等物。酌中志云。萬曆末年宮中偶興掉。讀作城之戲。于御前十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卽照數賞之。若落逆城外。及壓線者。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遂有撫順開原之失。亦其兆也。此朝廷與宮嬪內侍爲嬉娛也。文館記。唐景龍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祓河之戲。以大麻紐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崔休璟。以年老隨紐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其收之退宮人詩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長安客語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他一講官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弄

朝朝小集

學士一日。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散之于地。令諸生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蓋大臣位文武之極。講官有師傅之尊。路絕頓地。俯仰拾錢。褻體甚矣。雲仙雜記云。唐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收于篋。此則儉嗇而娛其歲年者也。又云。洛陽人有效樂者。三月三日結錢若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珍珠厚盈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謝主人。斯其爲娛樂者奢華之極。不可以爲繼。亦恐造物鬼神或窺之矣。唐高宗咸亨三年。太子弘因宴集命官臣擲倒。大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賜及善繒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注。擲掉倒仆也。猶相撲。元氏掖庭記云。至大中洪妃寵于後宮。七夕諸妃嬪不得登九引臺。臺乃後宮乞巧之所。臺上結綵爲宮。妃獨與宮官數人開焉。剪綵散臺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爲勝負。次日

設晏大會。謂之闔巧晏。貪巧者罰一席。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耻之。未嘗肯依行列。悅數散錢于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又散銀錢以日。昕乃取其一。其方正如此。泉志云。按舊譜。撒帳錢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爲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撒帳。勅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絹中。金錢每十文卽繫一綵條。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有學士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旣出。逢韋巨源。蘓味道。各執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是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撰平一懷中。盡而後已。先叔祖馬湖公作族祖姑無爲心。禪師傳。師幼許字湯氏子。湯歿。不受他聘。雅修淨業。竟從調染。一日豁然大悟。神運妙用。成化中以妖人之亂。後天下有道術者。有司敦遣入京。孝肅太后引見尼僧。手擲金豆。師獨片然不動。凡宮人有疾病。以手摩掌之卽愈。李肅肅以無爲師號。

瑯環記。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地上。令宮人暗中摸取。以所得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闔巧。

草之有寶者

保昇云。馬齒莧有二種。葉大者不堪用。葉小者。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有八兩。至十兩已來。然至難煉。當以槐木搥碎。向日東作架晒之。三兩日即乾。如隔年。又隨續子莖中有白汁。可結水銀。博物志云。積艾草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庚辛丑冊曰。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氣。石楊柳含銀氣。馬齒莧含汞氣。艾蒿粟麥含鉛錫之氣。酸牙三葉。發含銅氣。雲仙雜記云。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蘆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儲泳祛疑云。荷葉有水銀。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故曰椒目可以來瀕。



草木能奪天工

萬畢術云淮南子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置桐其中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相感志云楓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鬼天旱以泥封之即雨又注風楓賦云楓木葉厚無風自動天雨即止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柳先知之起氣以應故名雨師十洲記云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類林南海有草叢生如蔓土人視其節以占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舊曰知風草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荊下病雖危亦無害也本草云茈葫出銀州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綠鶴于此回翔是茈葫香直上雲間若有過往聞之者皆氣爽也又降真香燒之則羣鶴至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蒼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狼虎草無毒螫又曰上有叢蒼下有龍蒼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

卷之五

奎

倚湖小築

雲覆之感應類志云胡桃之券令鷄夜鳴蓋以胡

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遶之于鷄栖下則夜鳴不止史記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于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半滅故曰葭灰投地蒼雲自滅感應志云以榆化疑是灰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取迴風草插頭上令人顧見四戶之事迴風即旋風也卜宅書云栗木爲闕可遠盜青楊木爲床可驅蚤談薈云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鹿蛇脚草能續已斷之指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橄欖爲楫撥魚則浮風生獸死後向風便活以石上莖蒲塞鼻則死橫公魚刺之不殊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桐花飼猪肥大三倍園圃四旁種決明草蛇不敢入以胡麻麴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兼得三十餘歲椒目可以來頤構液可以膠丹裡灰可以鎔銅地榆金鹽可以煮石皂莢碎鐵鬼茨腐銅修天拒火紫背制金竹譜云永嘉大羅山有龍牙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人

藥書初編

卷之五

奎

倚湖小築

山則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
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
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通志畧云。蔣士先得疾。下
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藁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
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爲治蠱之最。藕東坡曰。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否。以
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然。大豐則
實凶。歲則不實。罕有三節並熟者。其得益智之名。豈
以知歲耶。詞林海錯云。黃精一名土竹。服其花勝
皆薄。

藥書初編

卷之五

章

倚湖小集

鳥獸蟲魚能奪天工

燕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鼃能吐霧致雨。
鳴鳴則大風。藝堅志。劉居中見蜎蜎大者百枚。在
山中長三四尺。光膩如脂。吐雹如彈丸。俄頃風雷作
而雨雹也。宗奭曰。有人見蜎蜎從石罅中出。飲水數
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數里。雨雹大作。故今
人用之祈雨。劉法師嘗在龍興府西山。見許多蜎
蜎如手臂大。一日無數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雹。
又嵩山有大蜎蜎數百能吐雹。淮南子云。朱紫浮
液必有大雨。李時珍云。鸛鳥仰天鳴號。則大雨至。
人撲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散雨也。俯鳴則
陰。仰鳴則晴。鸛鵲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鸛井可對蟻封。凡蟻封戶。天將大雨也。鸛有長水石。
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又墨子云。以丁卯日。
或乙卯日。燒三雉羽。揚其灰。風立至。若風止。又燒黑
狗皮。揚灰。大風立起。一云黑犬皮。灰止風。一云黑犬
皮。灰起風。此必有一訛矣。本草綱目引感應志云。
五酉日。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

藥書初編

卷之五

章

倚湖小集

灰揚之風立止。很糞為烽燧大風不折。江狎
 入火藥。逆風不同。驚驚鬼。鳩鵲厭火。孔雀辟
 惡。鵲鵲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啄木遇蠹以
 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鷺鳥不能見。
 鵲鳴在上。蜩反不行。燕噉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
 不傾。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則噉其中。鷺飛則蟻
 沉。鵲鳴則蛇結。竹鷄白呼泥滑滑者是也。白蟻聞
 其聲則化為水。或曰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故陶隱
 居言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鷄。可以辟邪。埤
 雅云。蛤者蛇屬。潛于神淵。能興風雨。淮南曰。蟻牛粹
 毛。宜于廟社。于以致雨。不若黑蟻。又蟻蛇龍類。有鱗
 無足。能興雲霧而遊其中。其行千里。因風而化。鵲
 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淨無雲。則運日先
 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淮南子所云。暈日知晏。陰
 諧知雨也。食蝮蛇及橡實。知巨木大石間有虺蛇。即
 為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樹石
 為之崩倒。虺蛇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
 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虺蛇時呼同力。

樂書初編 卷之五 禽 禽類小集

十聲。石起蛇出。江東人呼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
 以手搭腰鼓。大率蛇入口即爛。矢溺着石石爛如泥。
 一說。矢着石即變為雌黃。及生金。本草云。鵲鳥能
 翔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淮南子曰。鳥有
 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談蒼云。螳螂之
 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取玳瑁甲帶左
 臂。若飲食中有毒。甲自搖動。伏翼之血。滴眼見夜
 中物。鸛鵒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蒼鷹之睛。注眼見碧霄外物。猴孫毛置之網。則痛
 則多得魚。以鹿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象胸
 前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木出沒。丹魚之血。塗
 足底。可行水上。狒狒血飲之。可以見鬼。鵲鵲頭
 血塗雞頭。雞不能起。僵蠶末塗馬口。不能嚙人。亦
 不能食草豆。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鮭魚塗樹
 立致焦枯。而灌以夫脂。藥盛如故。牛膽塗熱釜釜
 即鳴。五月五日取蠅虎以刺血。用硃砂和牛羊脂
 食之。令其腹赤。乃取為水。少許塗處女臂。即有文章。
 指拭不去。男女交。其文即滅。此東方朔法。漢武以驗

樂書初編 卷之五 禽 禽類小集

宮人故曰守宮也。倭蚌之淚作膏。晝隱而夜見。烏
鰂之墨寫券。暫明而久滅。蜃脂和蜃為燭。其烟上成
樓臺。雷歌骨擊鼙鼓。聲聞五百里。海鵠風伯使。
白袋雨師奴。攷九競搏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
拾遺記云。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尾端有角。噴水為
雲。輪囷五色。鵠頗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以
為候。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
尾。文如豹。文武帝作觀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名
飛廉觀。大清外術言。蓄蠱之家。鷄輒飛去。五行志
乘書初編 卷之五 倚湖小集

天中記。鵠構巢。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
卯。端午日午時。取其巢。炙病者立愈。又鵠鵠令人相
思。取鵠一雄一雌。頭中鵠燒于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之。則相思。讀史事實云。宋神宗慶曆八年四月十
日。生于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乘書初編

卷之五

五

倚湖小集

土木之像能神

神鬼之附麗于土木像以降言禍福而坐享血食者。往往有之。然不過附麗之耳。若土木之像而自能神。則尤可異焉。搜神後記云。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皆見。留青日札云。嶺縣清風廟。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俱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鐵犯及。遂乃束手就戮。如有神助者。此則節婦正氣之靈也。太平廣記引神鬼傳。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云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竟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猪。因不覺忽在床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卽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猪之異。而垂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前去。宣室志云。初唐有神像。云周隋間有術士範金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局其數。嚴。玄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

侍上。高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聲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卽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動移時。仆地上。喜力士因再拜賀。上卽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王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也。劉楚記曰。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于途。安成山珉有念人盜已疏者。以里廟之神。類能威殛人也。亟迎至而露禱焉。曰。必得盜見。歸否則暴露耳。其神固木偶。大小長短。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大冠。儀狀儼赫。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明在地。門外勃窣有聲。其人以為必盜至也。從壁隙見之。見一虎至神所。以為人也。曳尾睢盱。旁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乃稍迫近對踞。注視久之。忽風颺神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齒。不得吐噓。虎搖首振脰。跳擲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蹙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次早里人聚觀。見

人狼藉道上無完膚。方疑神向威靈。何遂至此。其家故畜豕。不數日虎復來伺。夜躍入垣。內有虛窗。伏半側。虎失足陷窗中。咆吼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擊死。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相率兒虎祭神。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歸神于祠。盜亦遠絕。徐仲光神鉞記。庚辰夏。徽其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役母使炊。俟熟乃起。小不如意。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沸釜。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厨得刀。逐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旁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母具述其事。遠近喧傳。周將軍靈爽。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謝肇淛塵餘。吳人丁應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入古廟中。見土偶。歸然以爲人。攫之。偶踣而折虎。虎驚。翼日聞于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爲異政所致。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人聲屬火

洪範之五行以言配火。則人之聲原屬火也。予考記籍所載。凡水得人聲。則溫熱者愈溫熱。騰湧者愈騰湧。豈非水得火而相激致然乎。錄異記云。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而有魚龍洞。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至。驚懼奔走。物理小識。章莊峽程記。言急流有漩。緩棹隨漩乃得出。不與水爭。爭則舟埋水矣。海舟人言用蘆席稿鋪之物。投漩。漩卽緩。可出。若歸墟大漩。寬數百里者。不可聞聲。聞聲則船不可救。江陽城大翻小翻山有溫湯。下足便爛。不得言。言則愈熱。郝郊入蜀記云。巴縣不語灘險。其舟過戒人言。言則水勢噴湧。不語則平易。林水錄云。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口。口徑二丈五尺。根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鷄。洪濶百餘步。冷若寒泉。記義云。宣城縣蓋山有舞水。聞人歌湧出。論衡云。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鴟蛇治葛巴。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
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南越之人祝禁。亂效。
口舌爲毒也。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
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
立至。上有洞。卽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四川志
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有孔道。行者過
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曰。婆婆賣水來。初呼
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呼三五聲。其水如
漿。初編 卷之五 圭 倚湖小集

有樵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
石底。人有笑聲。泉卽滾沸。名勝志云。蜀馬湖府屏
山縣有雷番山。隋史萬歲南征過此。書雷番山三字。
鎮于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亦須
緘默。若或吐聲。雖冬月必起雷霆。又云。嘉客泉。
名珍珠泉。此泉在平壩衛西南十里。冬溫而夏清。客
至語笑。明珠翠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清瑩射目。客
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泉寡亦如之。否則已。殆
如酬酢。因名之曰嘉客泉。壽州北三里有珍珠泉。
淮南王鍊丹之所。早煥不竭。每聞人聲。則珍珠湧集。
或呼爲嗽泉。又呼應泉。在龍里衛。俗名叫水。泉脉
淤滲不見。呼之則湧出。僅足漱喉復涸。雖日百呼。皆
應。亦甚異矣。宜興張公洞中石乳萬株。異形詭狀。
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襟如故。稍
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江西武功水獨源。其
顛瀆潭噴沫如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益溢出。龍
虎山水簾洞。岩有祖天師煉丹爐。其溫丹池。萃日月
交化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洒。若珠簾玉箔。人嘯泉

下則水辟易其處。襄陽府南漳縣雙池寺內人于
 池旁踞蹠則四圍水湧躍如珠。歐陽公與梅聖俞
 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
 妄語笑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胡直云。峨眉雷動
 坪相傳雷神居其下一聞人語鼓吹聲則雷天作道
 有禁語古鐵碑二。富好禮云。相傳人至此語則雨。嘗
 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晴。
 八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犀泉在廣西富川縣東
 北泉藏坎中。坎在平地。深約丈許。長不下三四尺。積
 可七八尺。上覆綠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
 人呼則出不移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
 然。其靈異如此。桂平縣白石山有泉曰漱玉。始流
 微細。鳴鐘鼓則泉湧。和曲州武陵洞夾西山中。溪
 不可測。內有流泉。石人石獸。以火燭之。不敢語。語則
 雷雨輒至。江西通志云。玉山縣柳居山。其石有古
 井一泓。神龍所潛。歲旱禱之多應。井後有石崖壁立。
 遇人有語聲。激之則有泉迸出如瀉。西寧衛有泉
 聞人足音即沸。

句容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故名。又有撫掌泉。
 聞擊掌之聲則沸。湖廣歷城縣有溫泉。在京山上。
 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揚湯奮發。潯州西有雙泉。二
 泉相近。其水常湧。聞人聲則怒濤異常。荆南志華
 容有方臺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候雲所出處掘取。無
 不獲者。當掘時。忌有人聲。不則所得粗惡。

卷之五

湖南小集

琵琶花

耳談。莫廷韓過袁履善。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相與大笑。其令君續至道其故。令君倡一語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續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然而世實有所謂琵琶花者。唐詩記事。駱谷中多毒木。名山琵琶花。明艷與杜鵑花相似。李紳南梁行云。澗底紅花奪火然。搖風扇毒愁行客。元微之贈薛校書云。萬里橋邊薛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後人不識蜀中原有琵琶花。遂改爲枇杷云。若枇杷花。朴陋無色。何足況校書哉。一統志。廣東肇慶府果名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豈其形似于琵琶耶。此或是枇杷之誤。羣芳譜。枇杷一名盧橘。樹高丈餘。易種肥枝長葉。微似栗。大如鹽耳。背有黃毛。形似琵琶。故名。則枇杷與琵琶亦不妨互稱也。沈懷遠海物贊。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名亦嘉。開奇出聽。曾識鮑巴。則魚固有琵琶魚也。述異記云。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如琵琶。善鳴。因名焉。太平御

樂府初編

卷之五

琴

倚湖小築

記云。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雖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是其器則曰枇。杷用挑手在樹則曰枇杷。杷用木旁矣。按元微之詩云。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山花好時節。壓枝紅艷已全開。映葉青苞纔半裂。繁縷紅袖欲支頤。解絲纒初破結。金線叢飄繁蕊亂。珊瑚朶重纖莖。折因風疑結。褊片飛帶日斜看。目睛熱亞水依巖。傾側籠雲隱霧多。愁絕綠珠語盡身欲投。漢武眼穿。前書初編

卷之五

琴

倚湖小築

神漸滅。猥姿秀色人皆愛。恐媚羞容我偏別。此正題山琵琶花者。以況薛校書正其比矣。

植物而兼動物

草木之類植物也。蟲豸之類動物也。植物無情無性。動物則有血氣知覺。兩不相蒙。然譚子所謂無情化有情。如朽麥化蝶。朽草化螢。朽瓜化魚。稷米爲鯽。芋根爲鯽之類。不可得而究其理焉。交州記古度樹。不花而寔。寔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穿皮飛出。若屋正黑。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搖動。物理小識云。蠅蜂生南海陽春。附橄欖樹。雖有手

藥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集

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而得之。志曰。土人歲于筍篋中。以聲之清濁卜禍福。或云遇蟲。必鳴焉。酉陽雜俎云。百合花。盆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嶺南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大和中。田在寶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如鵲巢。巢在顛。拆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如皂筴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又大麻蠅。茅根所化。秀才韋翱。庄在杜曲。常冬日。掘樹根。見復育。蟬未蛻時。附于朽處。怪

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鄒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朽

木。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

杷子。每熟卽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

蚊子樹。瀟湘錄云。長安城禁苑內。有一大樹。冬月

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復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

火之照。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明年唐高祖入長

安。此其先兆也。北戶錄云。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

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

採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

藥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集

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筴者。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爾雅翼云。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化。泥蝦。相傳稻花所化。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本草云。白茅其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爲螢火。黃東發云。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倚湖曰。此說非也。腐草實自生。光而成螢。豈有子宿于其間哉。腐竹節亦成大螢火。又黃東發云。江之有鱸。殘魚越之有秦皇酒甕魚。

皆謂飲食殘魚之所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宜之
 琴高臺下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爲琴高昇仙時所
 棄藥滓化成。故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惟上已
 前後有之。他時則無。此又神仙餘丹所及。非尋常可
 比矣。文獻通考云。唐太和九年。鄭注藥篋中藥化
 爲蠅。數萬飛去。鱣是荇荇根所化。異魚圖贊云。土
 龍之屬。荇莖芹根化而爲鱣。黃白異形。按白鱣出交
 趾。劉庭筆談云。萬曆十年秋。寧德縣鄉民穀連稻
 草。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若馬。若虎
 葉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築

豹獅象之類。或飛過山木高處。偶爲木杪所礙。卽有
 一二穗飄挂其上。土人援木取視之。則皆腐已化爲
 蟲矣。巡道東陽王公親見之。述異記云。晉永嘉中
 梁州雨七旬。變化爲飛蛾。又晉本荊州久雨。粟化爲
 蟲。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
 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四川大竹縣邑志
 云。宋紹興時產大竹。竹中有白兔。因以名縣。海物
 異名記。海樹霜葉。風飄浪翻。如腐草化螢。厥質爲魚。
 名楓葉魚。西陽雜俎云。以盆覆寒食飯于閤室地。

入夏悉化爲赤蜘蛛。近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
 瓜子化爲壁魚。因知列子朽瓜化魚之言爲不虛。
 李時珍曰。古今註謂橘蠹化蝶。爾雅翼謂菜蟲化蝶。
 丹青野史謂綠裙化蝶。螢之爲物一種小而宵飛。
 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化爲螢是也。
 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
 一名蠹俗名螢蛆。明堂月令。腐草化爲蠹是也。搜
 神記云。朽葦之爲蠶也。稻之爲螢也。淮南萬畢術。
 風黍成蠶。蠶言以秋冬獲黍置溝中。卽生蠶。蠶也。莊
 子云。鳥足之根爲蠶。楓葉魚乃海樹霜葉。風飄
 浪翻。腐若螢化。厥質爲魚。故名楓葉魚。

葉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築



同異異同

驢父馬母曰驢。馬父驢母曰騾。燕以日出爲日。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日。日出爲夕。龜甲裏肉。鱉肉裏甲。烏向啼背樓。燕背飛向宿。鶴愛陰惡陽。雁愛陽惡陰。兔以潒爲鱉。鱉以旱爲兔。菱葉日舒夜飲。芡葉晝合宵炕。松木葉直而身曲。栢木身直而葉曲。樅木松葉栢身。身葉俱直。檜木栢葉松身。身葉俱曲。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賜必單棲。鶯必匹飛。睡連晝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夜卽

讀書初編

卷之五

金

倚湖小集

出水。太陽草曰鷄格。卽黃精餌之長生。太陰草曰鈎

吻。其葉有鈎食之立死。二物相類。柳性耐水。楊性宜旱。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猩猩啼而就擒。禺

笑而被格。鹿則比類環角外向以自防。卽鈴羊則

獨棲。懸角木上以遠害。蝶笑于鬚。蛾笑于眉。楸

葉大而早脫。謂之楸。榎葉小而早秀。謂之榎。蓼荷

依陰。葵藿向陽。鸞入夜而歌。天勝之也。乾臯斷舌

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蠅市于朝。蚊

市于夕。鷄晝明而夜昏。梟夜明而晝昏。

山海經諸神

山海經所載諸神。殊形異狀。筆之于圖。令人怪駭。何爲荒唐至此乎。然作者亦必稍有據依。豈盡憑空結撰。以誑惑後人也。按李元陽洱海志云。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鷄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此則山海經之一証矣。又遊皖山記云。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肅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

讀書初編

卷之五

金

倚湖小集

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

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此亦山海經之一

証矣。又按金史熙宗天眷初元。有龍見于熙州野

水。初見一蒼龍。良久沒。次見金龍。爪承一嬰兒。兒爲

龍所戲。無怖色。三日始沒。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

帶。如少年官。馬前有大蟾蜍。三時始沒。郡人競往觀。

湧幢小品云。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

樹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

戊子米貴。死者滿道。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小

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
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
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作。三舟俱溺。魏濬西事耳
云。廣西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
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餘。披髮
烏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
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神能變語。呼曰。合勿
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
喜拊手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此皆足
爲山海經諸神之証云。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宜
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各兩指。執一
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龍城錄云。開元四年。景
州水中龍見。一龍三頭。時鹵中大水。後一日。風自龍
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南史梁武帝聽魏
降人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千鍾離南起浮山。
北抵礧石。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費萬萬計。夏。疾
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
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濶九丈五尺。夾之

叢書初編

卷之五

金

倚湖小築

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列居。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
了然若在其下。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
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三吳記
云。吳大帝赤烏二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
時熱息橋下。忽見溪中有一小青童。長尺餘。執一青
蒲而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
四望。見海上風寒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
伏于虛樹中。天霽。又見所乘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
黑蛟耳。

叢書初編

卷之五

金

倚湖小築

日月之異

漢景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滿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占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四年三日復出。晉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太興三年五日旦出。梁武帝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

梁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西方。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見於東方。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兩月並見。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常照。又有三月並見。唐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四日並出而闕。三日乃不見。闕者離而復合也。五代周恭帝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旋有陳橋之變。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

南方兩月重光

近異錄云。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

見其圓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又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街。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嘆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日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弇州別集云。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

梁書初編

卷之五

七

倚湖小築

一夜者。其後一歲至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後漢書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晦朔見月之異。古蓋有之矣。晉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謂之側匿。則侯王其肅。乃劉裕擅政之應。雲錄漫抄云。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

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悟黑人為亮云。異苑周昭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采貫紫微。王南巡狩濟江溺死。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集

占卜異兆

隋唐嘉話云。今上玄宗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石林燕語云。宋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此非占也。而兆也。耳目記云。長慶初。鄴中有五明道士者。善陰陽曆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冒于財賄。民衆怨忤。時王庭湊為都將。遣使于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愈。因就五明先生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施不遠。兼有河山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庭湊聞言。遽自掩其耳。即辭魏帥而還。未逾旬。軍民大變。殺弘正。將校擁脅庭湊而立之。王師攻討二年不下。俄而敬宗崩。文宗嗣位。詔曲赦之。就加節制。庭湊既立。甚有治聲。閩書云。建炎初。林公武避地建安城南。時葉僊字

集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集

亂挺身持帛書詣臺招降賊疑問謀執而且殺之賊
取致卜神曰必立玟乃免玟下倚案而立賊異釋之
五代史周世宗在民間常與商賈跌販貨至江陵
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顛跌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
一著躍然卓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
記曾祖以來遺傳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
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
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揮塵錄顯仁在北地
未知高宗卽位嘗用象戲局子褒以黃羅書康王字
貼于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
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
皆不近后喜甚卽具奏徽廟大喜曰瑞卜昭應里
可無慮矣

梨書初編

卷之五

全

倚湖小集